

目 录

翁同龢《随手记》(上)

..... 翁万戈供稿 谢俊美整理(1)

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史料选

..... 樊书华 译(58)

辽宁近代工业档案史料选编(二)

..... 辽宁省档案馆 供稿(113)

章太炎在南洋行迹钩沉 汤志钧(165)

陈立夫谈三青团“C·C系” 鉴 岗 译(180)

朝鲜策略 黄遵宪 撰 郑海麟 校订(193)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

(1924年—1927年)(续二) 司马文韬(205)

公家与会牌——四十年代云南呈贡县

村落基层组织调查 胡庆钧(256)

孙中山先生佚文——《大光报》年刊题词

..... 刘蜀永 整理(273)

翁同龢《随手记》

翁万戈 供稿 谢俊美 整理

编者按：翁同龢日记除了《翁文恭公日记》外，还有若干专项日记尚未发表，这里辑校的《随手记》就是属于其中的一种。《随手记》全四册，时间起始 1895 年 2 月 22 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止于是年 10 月 3 日（八月十五日）。其所记内容涉及马关议和，三国干涉还辽，中日“归辽”交涉，日本强占台湾和中国人民反割台斗争，对日赔款的筹措，俄法借款的交涉细节，英国及俄、德、法三国借“还辽”一事勒索中国，法国强索云南猛乌、乌得地区，英国强索云南八募野人山地区的交涉，中英、中法四川教案交涉，中美古田教案交涉，清政府针对《马关条约》挽救民族工商业的措施，以及当时陕甘回民抗清活动等。由于翁同龢地位特殊，加上这些未刊资料在当时属于机密，外间鲜为人知，因此，史料价值极高。对于研究和了解甲午战后和戊戌变法前夜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案，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方便读者，在编辑过程中对文中的个别人物、事件、地点作了适当的注释。因原稿系翁氏手书，字体真草相杂，难以辨认，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随手记（一）

乙未正月廿八（1895年2月22日）起

正月二十八日

易俊折：盐商捐二千两准入商籍，二十万准永额一名，三人进学一名，五万中额一名，半者副榜。片：闾姓每元抽五厘，得彩者每百抽一两。

电：长、依、吴^①：均廿七日攻海城山口。长：请留舒之翰。王^②：祁口未见倭船。宋^③、吴：吴进扎三台子，距海城十余里，约依、长二十七日进攻。东抚^④：宁海、文登驻贼无多，刘超佩应否即行正法，抑解交北洋查办？许：典^⑤王胞叔病故，致唁。津海：澎【湖】见倭船六只，台湾水线已断。南洋：炽大^⑥借款欲添行用二万镑。未递。

旨：飭长、依、宋、吴将进攻情形随时具奏。准舒之翰留营。飭山东将刘超佩解往北洋审讯。寄福建将拨台之款设法兑寄。

是日李鸿章到京，枢臣同起见。合肥面奏，让地不敢允，若占地索酬费奈何。合肥与孙、徐二公^⑦访田贝，以勅书稿与商。合肥又云：俄既有禁倭索地意，宜电许使，令上紧催促。

二十九日

恩溥折：李鸿章以“权宜”二字上愚君父，下欺臣民，迫枢

① 指长顺、依克唐阿、吴大澂。

② 指王得胜。

③ 指宋庆。

④ 指福润。

⑤ 许，指许景澄。典王，指瑞典国王。

⑥ 指上海炽大洋行。

⑦ 指孙毓汶、徐用仪。

臣以无可如何，要皇上以万不得已云云。片：奉天王公祖产地甚多，毋为贼久踞。陈其璋折：浙西客民分党，有回与土客为难。片：临安县差役办粮扰民。片：震泽县图长害民，吴江无此名目。

电报：宋、吴：二十七日夺获大岩山，宋带队进剿。南洋：据王之春电：德与倭连，俄英调处，尽为德格，请连德。穆某亦云然。署北洋：关内布置，聂^①初二、三可到关。又，刘含芳报威海逃出兵民数千人。东抚^②：宁海城内空无贼。

电旨：嘉奖宋、吴^③调度有方。饬刘、王商酌聂军应驻何处。询闽督台湾军情，并设法兑银一百万。

是日，李鸿章、庆王与枢臣同见起。鸿章仍持不敢许地之说，欲其子经方随往○○，上允之。经方习日本语，与陆奥^④有旧也。○○命往德、英、俄、法各国馆，促其出为调处。

是日呈递勅书稿及致田贝信稿，皆孙公^⑤所草。面谕李鸿章让地不可，若还地酬款尚无不可，并云此东朝圣意如此。又谕著重俄使令调度。

三十日

李念兹折：严防埕子口。

电：闽浙：台、澎并无倭船。电线断已接。台绅林^⑥有积粮百余万。唐抚：同前，但云澎湖外似有三船。北洋：登州八角口等有倭船十三只。又，报杨用霖、黄祖蓬、陈景祺、梅萼、陶国珍、陈嘉寿、邱文勤、杨春燕、陈国昌阵亡。长：攻海城至栗子窪，于初二日丑刻进剿，贼占山头，未易攻。又，请

① 指聂士成。

② 指李秉衡。

③ 指宋庆、吴凤柱。

④ 指陆奥崇光。

⑤ 指孙毓汶。

⑥ 指林维源。

拨八十万，先领四十万。东抚：进攻宁海、文登。登州夏辛酉报倭船三只向登开炮数十。

旨：飭李秉衡，现宁海无贼，登州后路无抄截患。飭丁槐、李占椿相机进剿。又，依克唐阿请募西丹二万，著按一万人饷械，何日成军具奏，请旨遵行。民团津贴系地方事，应咨裕禄妥筹办理。

是日巳刻，李相、庆邸^①及枢臣七人集于傅心殿议事。李连日晤英、德、法、美、俄使，皆无实在相助意。英推诿，德语切直，谓不割地则迁都，无中立之法。俄允电本国而已。

有李提摩太者，前云有急救之策者也，今在南洋所索四事：立密约，彼此相助；改一切政事；收铁路煤矿等利二十年；商务。如约则后患可弭，目前可不失地。盖所言者英国交涉也。

二月初一日

电：署北洋：聂驻芦台，仍顾滦。又，登州倭船皆东去，夏辛酉尚得力。唐抚：倭三船停红头屿，火烧时旋驶去。广东抚：催张人骏先行到任。依将军：二十七日攻海城，各军出力，毙贼多名，我兵伤亡二百余，坏炮五尊。与宋、吴商而不及长。

旨：飭依慎进攻。

是日，李鸿章独对，略陈洋人所言割地事。军机见时，恭邸亦发其端。彼得日本信，伊藤欲再凑一万万元供战，议院同声称快。又预备兵丁夏衣。张樵野^②电，倭志在得地，偿款次之。

初二日

电：北洋：曹克忠带十八营，十二营在祁口上古林，驻新开路双井，顾津沽，顾祁口，南路尚可恃。吴：遣队攻海城，连

① 庆亲王奕劻。

② 张荫桓。

夜扰之。东抚：登防夏军尚固，海宁有贼，文登未复。又，李、万陆续东拔，新募三十营请于汉纳根购枪内，先拨三千枝。

洪良品折：军事渐顺，和议不可行。言山东大捷，各国调处可设词谢绝。复高丽，攻长崎。高燮曾折：田在田、李培荣贪庸，不可令回任，应予罢斥。片：飭各军力复城池。又，议和当令在烟台、上海。又，江西人朱子琴住东北园，以星相摇惑人，且有内侍往来。

电旨一道，飭直隶、山东各处严防海口。

昨语割地达请东朝，大拂○○○圣意。

见李相所具节略，先述四国英、俄、德、法使臣语，后总一按语，略言，各国既不能出力相助，而申珂所陈，迁与割二端，权衡轻重，岂能遽许？请宸断。

初三日

戴鸿慈折：严防歧口，调关外兵回顾畿疆。

电信：北洋：聂初一入关。宋：卅日在大平山血战，贼在山发炮，我兵伤亡四、五百；宋坠马伤腰，请严议。吴：报宋卅日挫失，现防牛庄。南洋：炽大可再借二百万镑，购枪尤急。又洋行垫办枪炮不必现银，或二年或六年，六厘行息。

龚^①：英外部金云：须大臣赴倭后知有索项，自有商酌，否则难干预。俄、法同此意。龚云应让何地？答曰已有定见，刻下不便言。又，俄告庆常，俄、法、英有保大局、杜侵占之约；倭说出索项，华难允，再出评论。京兵宜用快枪炮，宜防倭在奉、直登岸抄袭。法、英遣船赴台、澎，探倭行踪。英、法、俄现集战舰六十，不愿轻发。陈^②：津南北各有游击之师，余、熊亦可与聂、吴等合。安抚：郭宝昌二月起程。东抚：宁海收复，进

① 驻英公使龚照瑗。

② 陈澧。

规文登。现在悬赏十万进攻海城，李光久不能赴大高【岭】。

吴：吕、孙报倭踞三家子，请飭唐派兵往助。

旨：安慰宋庆，免严议，并令稳慎。吴亦免议。勋勉马玉崑。令裕、依、长派兵防大高岭。

是日李相节略递上。敕书稿经田贝于二十九日用汉字电倭，乃初二日倭驳：何以不用洋文？田贝即于是日改洋文电去。

初四日

电报：长：吕、孙报三家子地方已失，金、胡两营不能支，令田、长顺抽调二、三营拨唐，请派大员移扎东路。依：大高岭有贼。又，倭三千由吉峒峪河坎赴援海城。裕：留运通粟米一万五千，豆二万一千备充军粮马料。

旨：飭陈澍速移防分水岭与吕、孙会商。准奉天留粟豆。准南洋续借洋款二百万镑。是日枢臣请见，并传李相递牌于东朝，奉谕：肝疾未平，一切事遵上旨办理。

初五日

电报：北洋：聂士成到津，今凑三十五营为津北防军，曹克忠三十营为津南防军。宋：报卅日战事，毙倭七百余，我军伤亡三百余，营官赵云奇请恤。吴：报大高岭告急，请长军分营援辽。宋、吴：初三日攻克龙泉堡等三处贼巢，毙倭三百余，营官刘云桂攻唐王山，中炮阵亡。东抚：岑春煊请调侍卫李绍荣等三员。

旨：飭长顺移扎辽阳，固沈阳门户。令聂士成总统津沽以北防军。令宋庆稳慎，进取毋坠贼计。不准岑调侍卫。

初六日

钟德祥折：决战四利，仍自荐。片：谓宋庆无战略。又，严军营滥保。引赵秉仁一人两保。又，参辅国公毓森买地勒租，受其害者六十余户。又，锦州荒，请截南漕赈济。李鸿章折：赴日议约预筹大略情形，倭意重割地，恭亲王传奉皇上面谕：予臣

以商让土地之权，议停战不过一、两句，倘议未定而彼进兵，当如何布置？兵费多寡亦应定数目，俟日本覆在何处会议，即行请训。唐有河湟之弃，无损于灵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不失仁英之全盛。

电报：刘：令陈湜救分水岭，并请徐邦道、李光久往助。求饬吴及依、长回顾根本。长：贼逼隆昌洲，辽阳危在旦夕，请吴统全军往援辽阳。徐：贼近下岭子，距城四十里，援军明日不到，辽城无望。南洋：台湾若押于美，可借银元十万万，容闳说；若押于英，可借银款，丹文说。今有二策，向英借二、三千万，以台作保，一策也；若不肯保，则除借款再许英开矿一、二十年，此又一策也。

是日，李鸿章、军机同见。夜晤李，知田贝送日本回电，于勅书底改三字，添“欲”字，改“立”、“定”字。在长门会议，长门者，即彼国马关，大沽轮行三日可到。是日，发致英、俄、法、德四国之电。国电欲如国书，致其国君者也，辞曰：大清大皇帝问某国△△好。

初七日

翰（林院）代奏七人折（黄绍箕、丁立钧、沈曾桐、徐世昌、陈澧声、王安澜、阎志廉）：割地之害六条，后归罪于李相并责枢臣。词甚诤直。此折存。

电报：依、长、吴、刘：皆报辽阳万分危急。刘谓海城不必攻。长推吴，吴推长，依则派营往，兼请吴派徐邦道、李光久赴辽。未递。北洋：复沧州二口：祁口、埕子口，亦报辽危。唐：台湾不可不守，讹言谓将弃珠崖。许^①：王使礼成，可婉商求助。另，南洋复李提摩太议论皆空。未递。

旨：饬依、长顾辽阳，并催陈湜。令唐景崇〔崧〕慎守台

^① 驻俄公使许景澄。

防。是日重写勅书，明日用宝。

吴电二件：一言依全队已拔赴辽阳；一言李、徐难动，今海城北皆贼，吴军孤。东抚：文登亦收复，威海尚有贼，丁槐到黄。此三件续到，明日递。廷寄李相，勸其妥办和事。枢臣连衔并庆邸奏片一件奏慈圣：声明时势阽危，前欲面陈，蒙传谕一切皆遵谕旨办理。皇上洞烛机宜，予李某商让土地之权，云云。田贝信一件，即论勅书事，改三字，准使臣发密电请旨。

初八日

李鸿章请训，单起见。

电报：宋：或顾沈阳，或顾营口，请指示。两广：饬额勒精额北上。王之春：制宝星送俄外部及礼部数十件。吴二件，东抚一，见昨。蒋式芬折：误保不安分之李福明，请更正。李鸿章折：随员张孝谦、于式枚、徐寿朋、罗逢禄、马建忠、伍廷芳、罗庚龄、科士达、毕德格。片：关防开用日期。又，带其子李经方赴倭。

旨：饬宋、吴保营口，防贼西窜；徐、李两军不必赴辽。

田贝译倭全电：即勅书事，改汉文三字，驳洋文三、四处，有云中国自谦之词，汉文内无之，今删去。不知所谓谦词者何语也。

营口至奉天电不通，获鹿至太原亦然。

初九日

电报：北洋：谣传开河后将攻沽南。辽阳两口无报。龚：递答英国回礼，英君颇关切，恳其助理。又，与英外部订期递国电。宋、吴：海城窜贼将扑牛庄。裕^①：辽阳前数日情形，云攻海之兵不能全撤，请调李光久顾辽。刘：亦辽阳情形。已饬陈湜往援，长、依顾辽，宋、吴攻海。

① 裕禄。

郑思贺折：大臣捐输，崇礼、恩佑、崇光、李瀚章、刘秉璋、德馨，一、二十万。片：徐州芒碭间土匪甚炽，劾署徐州镇程孔德、归德镇杨玉书皆无能。片：参吴凤柱任用吴学颜。片：参丰陞阿何以不解京。樊恭煦折：和不可恃，山海至津应分三段，刘与聂、曹^①各占一路，重其权，俾自择将领，化分为合。片：曾广钧任性，棍责提督。刘拟撤，吴庇之。片：程留近畿，董宜赴滦乐，请督办专议。

初十日

电报：北洋：调李占椿来埕、祁口之间。东抚：威海无贼，惟刘公岛有船二十余。吴：贼攻牛庄，李光久存亡未卜，自请带队赴大房身。宋：锦州重于营口。又，贼由牛庄窜田庄台，拟率全军回锦州。又牛庄失，湘楚军挫，距田庄四、五十里。拟仍向北路援辽。擅自离防请治罪。长：拨队援辽，请吴分李光久驻六儿堡通沈阳之路。许：请王使准佩俄所赠宝星。

余联沅折：战守不可恃。责李鸿章，责枢臣，又责刘坤一、王文韶。以战为守，以守为战，勿以和而生懈。片：参陈湜、长顺。又，丁汝昌之死可疑者三，请交李秉衡查奏。

旨：令李鸿章速东渡，于二十日前到彼。飭宋、吴西扼锦州。准北洋调李占椿等十五营扎祁、埕两口之间，丁槐若可调，一并调来。飭长、依力保辽阳。廷寄：查丁汝昌死事情形是否实在，交李秉衡。

美使田贝信：顷日本信，勅书底均属妥协。李中堂务于二十一、二到长门，再订会晤。

十一日

电报：吴：大房身有贼，今赴双台子，路遇魏、李二人。令宋庆回田庄台驻守。刘、王：据陈宝箴稟请调户部员外毛庆

^① 曹志忠。

蕃。准。 南洋：添设电线，由襄阳通陕西，保定至京亦宜专设一线。准。 唐：台绅林维源捐两营月饷五千，并捐四万，请飭借银百万。交户部速议。 龚：国电须亲递，不能使参赞代递。

旨：飭吴驻双台子，杜西窜。吴元恺炮队较精，须妥护勿遗失。 准湖北至保定添电线。

同日王文韶奏到，自老河口接至陕西省。是日，田贝译昨电全文，谓两礼拜可订期会晤。两礼拜即二十一、二也。并随员人数以便接待。由总署电告李相。又，田信称须坐局外轮船。

十二日

电报：宋：折回田庄台而吴大澂已驰赴双台子。营口倭奸勾盖平贼，遂入营街，营街悬英、美保险旗，是以并未放火杀人云云。自请严议。 吴：牛庄接仗，毙贼千余，既而众寡不敌，魏光燾、李光久、刘树元皆冲出，徐邦道亦调回梁子沟。各军并非进战不力，自请严议。阵亡记名提督余福章、谭桂林，请卹。直督王^①：袁电初十日未刻营口失守，善联、蒋希夷均至田庄台。李相十一日未刻到津。

旨：宋、吴改议处；飭扼西窜锦州之路。

十三日

电报：依：攻吉峒峪。 长、依：依在潜家鲈向阳寺土台子，长顺在土台子王家庄、兴隆台八里堡、首山堡，派队驻扎严守。 吴：现驻双台子。 北洋：周馥调回驻唐山，与聂联络，设法防护铁路。又，吴：善联在营口御敌不支，赴田庄台。许：德国电交赓音布，十三日递。俄国电十四递，均交外部。龚：英国电十二日交外部。 是日，李相电，十七登船，十八开行，二十一日到长门。

旨：飭长、依攻吉峒峪，并吉峒峪在辽阳何方。准许使令参

^① 王文韶时署直隶总督。

赞麋音布递国电于德。

十四日

封奏：翰(林院)代：黄绍箕、丁立钧、徐世昌、冯煦、陈邇声、丁仁长、陈荣昌、阎志廉：偿款割地皆万不可，请廷议。云不必有其事而不可无其意，盖隐有所指也。外无良将，内无良臣。陆宝忠折：劾程文炳贪污、扣饷、缺额、交结，所部滋事。片：田在田、李培荣报销应核，田应撤任。阎殿魁勇半道散溃大半。阎交查，余皆存。王鹏运折：和战两不可恃，诋李相父子为乱臣贼子。片：蓟、三河、顺义荒甚，应加赈抚。廷寄交顺天府。文廷式折：罢和议，请廷议。斥大臣有所隐而不言，语刺枢臣颇多。片：洋人曼德购械不可靠。又，查刘步蟾、邱宝仁平日尅扣情形。

电报：李相三件：十七登船，十八开，船用德国礼裕生义。

南洋：押台之说已电龚、许，允其开矿、铁路，并询其所欲得者，仍请旨饬二使臣筹商。刘帅：大致请前敌勿攻坚。王督：李占椿二十日可抵埭口，丁槐扎武定。东抚：收复荣城，威海尚未能收，刘岛尚有船二十余。许：先递俄，即赴德递国电。龚：顷递英，即递法，再递义国电。宋：十一大雪，倭扑田庄台，杀倭五、六百名，积尸遍地。马玉崑存记，宋得胜、黄褂、程允和开复，余择奖。

旨：林维源著筹一百万，其外借者给息，俟缴清百万后，将该京卿破格优奖。又，褒宋庆十一日之战，叙功照准。又，交刘坤一查阎军散溃及渔团有无成效。

十五日

直督：大沽并无倭船游弋。刘帅：吴淞石山站，陈湜未可移。裕：辽阳形势，陈在东南之冲，于老君堂获小胜，不可移。依：攻吉峒峪，恐贼截后，与长顺孰战孰守，请旨饬遵。

南洋：丁槐曾经详议，请令入卫。张、唐：会商出奇之法，张拟添钢甲、造快艇、募洋将；唐拟募闽广熟于水者，用商船载

以东渡。议未决。 宋：十一捷后，次日大队来扑。马、宋出击，而贼伏左近，大炮数十猛攻，营街房屋燃著，势不能支，退守双山站，徐徐移石山站，自请严议。撤昨日保案。

旨：飭宋力保石山，扼锦州一带西窜之路。飭吴^①力赎前愆，毋为大言。令王、刘合商丁槐一军可否扎山海关一带。飭依慎攻吉峒，令长顺与依联合一气，勿分畛域，孰战孰守，不为遥制。所请毋庸议。

十六日

李电：德船生义改公义，十八开驶，随员三十三人。 署直督：丁槐营兵不甚安靖，炮械未齐。大沽无倭船。 长：已到辽阳，陈湜援辽不如守岭。 裕：牛庄之失，魏、李两军伤亡过半。 吴：吴炮队等十二营扎双台子迤西二、三十里。 许：递俄国电。许极力劝和。 李致总署函，以李经方为参议官。

封奏：洪良品折：倭不难制，须先断其接济火药。片：倭饷已绌，我勇不得一战，必散而为土匪。片：悬赏使汉奸杀倭来归。又参阎殿魁扣饷，四两者只二两半。郑崇义虚额，派刘锡彤则先通信，借吴宏洛勇五百弥逢之。 钟德祥折：京城内外及村镇著名恶棍十余人及南城倭奸娄姓未办。片：无所不诿。今日募十营，明日二十营，今日借五百万，明日千万。有可怜不能办贼及可笑等语。不平之至，意在召对。 祥普折：六条皆慎重禁城，以防奸宄。内一条内侍出入。

外折：王文韶查复刘汝翼无事。又，丁汝昌等实死。丁、张、刘步蟾皆仰药，杨用霖自击死。舆论于张文宣、杨用霖则有怨词，以官卑也。

旨：交刘坤一查阎，交王文韶查郑。廷寄提督衙门、顺天五城查土棍。明发申严门禁。

^① 指吴大澂。

十七日

电报：李：刘含芳探有把总周逢辰在复州见倭兵二万、马队三千余，铜后膛炮二百多尊，闻待开河西渡云云。王：李占椿数日可到埤子口。拟将章八营移扎祁口。闻旅顺正月杪聚三万数千人，自二月初一至初十，北去者二万，尚存一万二、三千。北洋防务此半月内非同紧要。宋、吴：双台无险，宋今抵杜家台，吴驻石山站。吴：卫队副将郭长云远至四十里外，请革职留营。龚：交法国电即往意，法外部欲商之事，俟回法再议。英复电尚未到。

旨：令王文韶加意严防。饬宋庆、吴大澂扼西甯，责吴毋得以胜败无常等词塞责；若再退衅，自问当得何罪。

十八日

翰代吴肃封奏：主战，请调黄少春、冯子材、雷正綰、苏元春。片：请发湘军得胜歌。又，请办顺义等民团。又，皮甲藤牌。

电报：王：加曹克忠月五百两公费。长、依：西路空虚，惟陈提一军可调，深恐辽阳路断。宋：田庄失守情形。营官何占魁、唐某二人优卹，王殿魁严议。吴：与宋皆扎石山站，分兵守间阳驿、广宁驿、义州等处。

旨：饬宋、吴不必驻一处，促令东扎杜家台、双台子等处。义州僻在一隅，不必扎兵。准曹克忠月加五百。

十九日

张荫桓到京有起。

戴鸿慈封奏：请下罪己诏。兵过处蠲，贼占处俟收复后免四、五年钱粮。末言须节俭。此折命暂留候办。

电报：北洋：营口租界无恙。李相十七日登舟，即夕开行。又，请令宋扼石山，吴恐难振。吴守锦，万不可与宋一处。刘帅：宋云田庄损二千余兵，拟扎石山而吴挣扎此，欲与再决。

魏、李已至锦州。余、熊不能调。 吴：与宋约坚守石山，宋今扎八里庄，日内拟赴闾阳驿。 胡臬：据袁电称，吴但知拼命并无奇著，而所部抢运米车无纪律，若再如此，定当痛杀之。胡亦谓吴慈而寡断，本是同年，袁又与吴儿女亲，为大局计，不得不陈，非助宋抑吴也，云云。 许：德已电倭，中日议和，日所索不宜太过。又云日之武员权重，未知听劝否。

旨：斥吴首先退避，何得云“将领若退定按军律”等空言敷衍。令吴驻锦州，令宋由石山站进扎闾阳、双台，向东剿取。令裕禄查营口失事情形具折奏来。

二十日

电报：王：无倭船，聂布置妥回芦台。 宋：驻闾阳驿，义州有桥宜防，宋、马二军尚整。

余联沅封奏：饬刘坤一、王文韶严榆关、津沽之守。片：军营尅扣，有十营仅五，八营仅三者；月饷有分文不发，全数兑回本籍者，即余熊申及刘光才皆不免。又，地营屡次奉谕未办。又，参吴大澂退衅与卫、叶同，请撤帮办严议。 谢希铨折：李瀚章著名贪黷，任杨文骏署臬，以杨安典为中军种种劣迹。片：徐琪拜李瀚章为师，其妄认李妾为义母，并出题割裂。 托佛欢折：蓬莱县知县胡炜任幕友王宾门丁侯二、张二种种勒索得贿，并私卖仓谷。 齐兰折：广东千文赌可捐数十万元，商人承认，往收送交户部。片：道府州县均令一体捐输。

旨：饬刘、王实力办地营，并令刘查各营有无尅扣。又，查滦、乐有无贼船。

旨：宋庆所电均照办，仍令相机东向剿办，探海城贼信，扼其窜路。

二十一日

钟德祥封奏：保程、董及大率，诋大官为无血性，自荐为奇才。凡七人。片：参宋、吴，宋尤痛诋。又，参山东某县武官陈

承卿不法。又，举京中匪徒勾倭之贾二等七、八人，请密拏。

电报：王：津沽无船。又，黑沿子见船三只，停一点钟向东去，在芦乐间。裕：岭防在分水岭老君堂一带。陈在南分水至货郎沟一带。辽南有依、长，在鞍山站腾鳌一带。惟田庄至广宁、新民之路太空。刘：宋在闾阳或可支，吴败溃之余，恐难靠，调丁槐赴关。宋：东大道有徐邦道、马玉崑、宋得胜、姜桂题分扎。石山以东将开冻，倭不能行。闾阳四路之冲当扼，吴扎石山，吴凤柱扎义州。龚：英复电，英君闻中日议和甚喜，相机劝助。吴：已移扎锦州兼防海口。沙：现在辽阳催新募西丹。

旨：撤吴帮办，以湘军交魏光燾统带，责成刘坤一调度。查吴所部几营。又，裕所保连山关分水岭出力各员暂存候旨。又，明发：吴大澂身为统帅，徒托空言，实疏于调度，著撤去帮办，来京听候部议。

二十二日

电报：刘：报丁槐二十四由武定拔队赴关。长：言辽西空虚，吉峒峪去辽数百里，非添大枝兵不能扼。王之春：俄答礼物并赠头等第二宝星。裕：保凤城、宽甸等地方官带团收复宽甸，请留营效力。凤凰同知章樾、守卫佑善、安东县荣喜。唐：二策：一粤会首请带船勾倭乱党，此计费重时迟；一会匪可集万人北上击倭，愿将所占地一一克复，轻则十万至百万之赏，重则封爵。此密件也。钞电皆堂上所写，未经南屋。

旨：准凤凰厅章樾等三人留营效力。飭长顺、依克唐阿严防辽阳西北入沈阳要隘，并告以无兵可添。

二十三日

高燮曾封奏：四条。将弁宜择，营伍宜并，士卒宜练，器械宜精。枢臣以为空言，不知臣虽空言，行之即为实事。片：参江西办息借商款，州县借以勒索。又参宜黄县吴大悖贪劣各款。

电报：刘：地营多不能挖，数尺即有水。并言黑沿子倭船已去。北洋：亦云地营难一律举办。又，津南大雪泥深，李占椿等未到津北。聂军可恃。津沽无船。南洋：冯子材未到，到后暂驻镇江，有警即北上。娄云庆只三营，拟添足十营北上入卫。

吴：接奉○○谕旨，现在锦州阳山冈，俟接统有人即回京。

龚：意国电已递。王之春：临行请俄实助，答云心照。惟倭非属国，俟李到开议，如多索土地，必与英俄出面劝解。

旨：飭刘坤一将湘军归魏调度，并以魏纪律夙严，令重加整顿。又，飭张之洞毋庸添募新军，冯到镇江候旨北上。廷寄：查江西息借扰民及宜黄县劣迹。又，令刘、王照高燮曾所奏三条酌办。又，令神机营查袁祖礼所造挡炮牌是否合用即复奏。即高奏第四条中语。

二十四日

电报：刘：请派魏光燾帮办，陈澍、李光久为前敌营务处。又，秦皇岛亦见倭船东驶。撤曾广钧回京查办。宋：留吴大澂守天乔厂。宋现驻间阳驿。王：长山岛有倭船上岸焚电局，又有船将海定船拦查，跟至津沽停泊。东抚：报长山岛情形与王同，距登州四百海里。南洋：萧县土匪王二已获，山东郛城、濮县亦有土匪。李相尚无到彼消息，不可解。

旨：飭刘、王严防海口，魏之帮办未准，曾广钧撤回，仍候查办。令宋应相机扼守，不准吴大澂留天乔厂。令李秉衡查长山电线并查拏郛、濮土匪。

二十五日

唐景崧封奏：调苏元春出山海关与宋庆合力。片：唐仁廉添营。秦绶章折：江苏息借办理不善，署督到后重又催征。李念慈折：劾山海关副都统宜贵贪劣各迹七条。又折整顿军务三条：兵未精，将不专，尅扣。复劾及吴大澂。

电报：王：二十三戌初沽外有二枝半桅敌船一只停泊，又二

十四午刻此船向西南开去。又，本日津沽口外无船。台抚：倭将犯台。澎湖有法兵轮一只，又来两轮，一旗看不明；又有五轮，旗亦不明，皆在澎湖。请问法公使确有几轮到台，恐倭假冒，拟开炮，请法远行。

旨：令王文韶催唐军器械。飭唐景崧坚守严防。廷寄刘坤一查宜贵劣迹；张之洞、奎俊查江苏州县以捐借两事扰民。

二十六日

陈其璋折：玉田县奇荒，请直督发赈。片：保徐庆璋令添募勇。

电报：王：倭船一只二十六午又来，旋又驶去。长、依：依守辽东南，长守西北，惟西边太空恐难顾。又闻敌欲袭辽，日内必有战事。依：贼由鸡更屯来，二十日寿山力战，右肋被枪子穿透。贼又回海城，新民难兼顾。松椿：海州鹰游门有黑白二船，又有小船数十测水。江督拨杜惠龄五营、杨文彪二营从江阴往彼未到，请先留李宝书一营。唐部拨百万除用外止存五十万，林维源有现银，非严旨飭拨四十万不可。又，各国兵轮来观战，请总署知照，恐误击。刘帅：吴大澂共十九营四哨，今以曾三营归李光久，左五营归魏。魏七营三哨共三千三百人，阵亡九百人，收回二千二百，新募千人尚未到。李光久五营二哨共二千七百余人，阵亡七百人，收回二千人，已补足二百人。昨日总署发电告唐，询法使言实有三法轮泊澎湖，旗不假，已飭遇警远避。李相电：二十三到广岛，闻有五千人由马关内渡。次日移驻公馆，互看敕书，伊、陆皆到。伊言相别十年，中国未变成法，故至于此，同为抱歉云云。二十五日会晤再议，并将条款商办。又接电：倭议停兵条约云：须将大沽、天津、山海关城池垒堡及一切军需归伊暂据守管理，山海关铁路归带队官管理；停战期内，一切行军费用均归中国认偿；再将停兵画界及细目商议定后方将议和条款给看等语。要挟太甚，碍难准行。看来新出马

关之五千人必扑北路，乞饬严备。此三日内待复，乞速办。

旨：令刘、王严备津榆各口。令松椿慎固海州海口。令依、长合力守辽阳。令唐严扼台防。传旨林维源捐四十万。廷寄令直督查玉田荒。

是日封递李电并递奏片一件，枢臣外并列庆王名，共八人，呈皇太后览。略言日本要挟太甚，断难允行。惟臣等再四熟商，若概予驳斥，势必立至罢议。拟与各国公使商酌，将停兵期内赔偿军费一条允准。明日请旨电知李鸿章云云。

二十七日

洪良品折：倭断不敢犯京城，迁避之说断不可。李氏父子均有资本数百万在倭，万不可允。和约到日请廷议。曹克忠折：畿东玉田等处灾重，请饬直督速筹振救滦乐。片：加各展各处粥厂一月。

电报：王：津沽无船游弋。又，谣闻唐仁廉中风不语，请询裕禄。东抚：长山岛外船尚未开，曹州匪已派队往剿。又，济阳纸饬坊漫口，旋于十八日堵合。台抚：二十五报倭船已去。又，二十六恒春见船十余游弋，澎湖又见五船，已饬刘永福分营往恒春。宋：闾阳以东泥淖难行，调陈湜、孙显寅、吕本才助辽；留耿凤鸣防大高岭；派徐邦道由新民屯往辽，与长扼西北。

电谕李鸿章：第二电无辩论之词，未知续有论否？倭索各条，万难允准，不得已或允停战期内准给军费一条，惟只此一条恐难就范。昨总理衙门王大臣商诸各使臣，亦谓应先索和约条款为是。著李鸿章即将允给停战军费力与磋磨，务期索得条款。并告中国诚心议和，所开条款可允必允，无须质啮。英、俄、德已电告本国矣。李经方曾任使臣，谅知彼国底蕴，著密筹办法，为釜底抽薪之计，勿使和议中梗。又饬刘、王严防，并倭议停兵多所要挟，津榆皆所垂涎，刻刻留意。铁路加意保护，如事急即应拆断，将车收在天津。又询裕禄，闻唐仁廉近患风疾，确否？

又，飭宋休息整顿，调陈、孙、吕三军赴辽，徐一军援辽。又，飭唐严防台口，勿使乘隙登岸。又，飭张之洞转电湖广令娄云庆带三营北上，兼派妥员再募数营续发。此传○○○懿旨。是日，吴大澂报牛庄失守情形，议恤八员，受伤请奖者二员，存记。刘树元革，留营。吴元恺、饶长△严议。此二员旨亦改革职留营。魏光燾、李光久自请严议。旨：毋庸议处。

二十八日

封奏：李念慈折：永、遵两属荒状，请由长芦拨十万买米平糶。片：永、遵之米全赖奉粮，请飭裕禄等助糶并官车局当立。

管廷献折：劾吴大澂，请严加惩处。片：拣选溃退勇丁。 **瑞洵折：**专祠太滥，请交部核议请旨。片：喜峰口须防，热河办团。片：参阎殿魁，交督办处派员查。片：海军既撤，又钻营神机营，请加考试。

电报：李致德璫琳：停战要款万办不到，议和条约下次会议时出示。 **刘：**魏、李两军给养伤银三千两。 **王：**津北聂与吴宏洛、陈凤楼联络必能战。津南曹军亦可一战，颇有把握。

闽浙：接台抚电，二十七日已刻倭十二船攻澎大城北，被我击沉二船，坏二船；倭遁复来，我力战寇稍退，恐复来。我炮台无伤。立颁重赏。 **唐：**报澎情形与上同。 **东抚：**倭船二只，十四至二十二，在安东外，探问海州青口沂州路程，请防清江运道。

旨：飭松椿等防海州。又飭李瀚章令张春发仍遵旨来京。又飭唐景崧慎固台、澎。

二十九日

恭邸未入，请，来到时，起已上。

电报：闻倭船二十只赴津沽，又闻二十五澎湖上岸。 **李相：**二十八未驳停兵款。前又一条，京畿无险可保，万不能行。军费一条，乃停战中应有之例，恐不足厌其欲，已备文驳复。停

战如此要挟，和款之难可知，恐未能就范。今日申刻会晤。唐电：澎湖战三时，贼由文良港登岸，炮台微损。又，次日情形仍力持。又，文良港登岸之贼与战未退。又，澎线已断，无援可虑。又，借洋镑银三百万，源丰顺、斯璧士。李经方电：二十九申刻会晤，已将停战搁起，允次日午刻出议和条约。归途忽被倭人手枪狙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支，子未出，登时晕绝。伊、陆来慰问。恐此事难终局矣。又，戌刻始甦，子深仍未取出。众医云，明晨再探脉。伊面称将取台湾。徐庆璋电：历数宋庆退让各处地方，自古无此兵法。称陈提调度高人一等。辽阳危，请饬宋、魏分军来援。

旨：慰问李鸿章，语极切挚。仍令李经方索其和议条款。又，饬唐景崧台防加紧，并刘永福力顾凤山等处，毋令登岸。准唐借洋债，但须问明何国洋行，在何处开设。又，令宋庆酌拨队伍援辽。是日，吏部、兵部会议，宋庆降二级，调；吴大澂降三级，调。奉旨均改为革职留任。明发。

三月朔

恭邸未入，明日同。

文廷式封奏：请决绝和议，令李鸿章回国。战则称贼称寇，和则称君称王。又云便于诸臣而不利于国家。末云虽出奇可喜之策，臣不敢侈谈，而实事求是之方，臣略知次第云云。片：练洋队，练武举、武进士。皆未办。

电信：王文韶：保铁路，急则拆断，先拦火车。又，据上海电，李伤不甚重，津无船游弋。南洋：通筹全局，请将北洋事件并电南洋。未行。又，济台枪械子药，请拨百万解台。又，请许振祿驻济宁办运械事，并剿土匪防海州倭贼登岸等事。未行。又，请电龚、许两使，令俄、英助兵。闽浙谭：二十八贼由澎之文良港登岸，即至午交战。午后电断。刘永福欲援无轮。漕督松：海州口船虽退，然恐再来。有数营到防。台抚：报澎情

形与闽浙同，二十八晚炮声止。李经方：子仍未出，神气尚清。已刻备文往取和款。贼已获监禁。科士达：报李被击，言往他处回，在轿輿中被枪。贼逃入铺，已拏获。伊藤、睦租〔陆奥〕皆来看。伤虽重不致殒命。又云现在安眠。

旨：再慰问李相伤如何，仍令索和款。又，驳张之洞通筹之说，谓此旨系指军需等而言，若事事告知，则北洋事焉能南洋办，且秘密之件不能宣布。又总署与各国商酌，从无相助发兵之说。王之春等何以电南洋肯发兵？著将原电抄呈。又，闽能筹兵筹械援台否？著谭与唐妥商。又，令张、李、松会商运械事。许有防河之责，不能驻济。令山东派大员带数营顾运道。

初二日

洪良品折：重庆盐釐，文天骏请恤。片：停关外铁路，请留二十万。

电报：北洋：无倭船二十只来扰之事，津沽无船。又，初二日无倭船游弋。闽浙：澎湖二十九尚固守，煤米可支三、四月，惟军火缺。台抚：恒春尚见轮，志在取台。台力薄，缺军火，非有巨款不济，前借洋款乞准速行。又，二十八澎湖之战，倭伤百余，由岸退船。依：请留吴大澂在营。龚：法亦愿劝和，国电再复。贵铎：请速进兵，飭刘坤一尅期归复各城。李鸿章：受伤情形：血满襟袍，幸恰当颊，上下数分必毙命。陆奥函云：伊藤已乘轮往广岛见倭王，议款或可稍减，须后日回再与李参议商酌，迅速照办。日后派看护妇两名带日后亲制之绷布前来。凶手已得，俟严办，并令伍廷芳看审。李经方：子深入二寸余，非两面割开，不能挖取，高年不能禁此大痛，只可以药洗，与皮肉补好。又倭王及亲王小松皆遣员看视，然则小松似未出兵。

旨：再问李鸿章伤病全复。又飭谭、唐设法暗渡以济澎湖军火，并著张之洞筹办。又告以已令户部、总署知照赫德速电上海源丰顺行照数借给，并由户部在上海汇丰借款折内拨五十万交赖

鹤年运台。

初三日

电报:李相:抄日本谕其国人之语,言与中虽未息兵,然中所派全权,有此意外之事,于国家光耀有损,应照例从严办云云。王:无倭船。南洋:炽大借款不成,请另借洋款,悉依汇丰所借息扣办法,户部不必细核摊还之数云云。又,辨明前电系发公论,非发兵,电码误,并抄呈龚、王等原电语。刘:督饬宋,无庸赴辽。宋:力言屡次大战,敌欲得而甘心,表其并非退衅,且指驳徐电之谬。谓依、长北去,故海城之贼得出犯牛庄、营口,今拟率队亲往辽西。闽浙:澎贼全遁,船亦去。厦门有一船挂黑旗,后改法旗进大担。又有七船在口外放炮。唐:所报与刘略同,谓英轮与渔船目睹。东抚:丁槐共募足十一营,又马队一、二营,北赴山海关。月饷三万并杂支由何处给?广督:张春发已令北上。

旨:令谭、唐嘉奖澎湖出力守将,趁此速济军火。询厦门之船是否假冒法旗。又,饬宋庆驻间阳驿,毋庸赴辽。并电刘。昨唐电户部,请转电驻英龚大臣,即谕斯璧士之弟速交银三百万两。此事赫德查,源丰顺乃洋货铺,非洋行,系德人,亦非英人。总署已复唐。部中再当发电复之。

在督办处见总署发电:有法兵轮二只于初七、八进大沽口保护租界,属北洋勿拦截之电。因拟一电谓,虽于公法不能阻止,似应盘查。令裕阌西^①回,恭邸发之。夜知澎湖失守。

初四日

管廷献封奏:山东曹州杆匪段瞎子等肆行勒索,将成巨患。又金钟罩(即铁布衫)一教人数更多,与杆匪为难,然亦是匪徒,请查办。保曹州府毓贤能捕盗。

电报:唐抚:二十九日午澎湖失守,知府朱上泮多伤,总兵

^① 指裕庚。

周振邦、同知马步梯不知下落。自请严议。并呈台港多兵单，防不胜防。 南洋：娄云庆之兵先调海州，须再募十营。又，海州、青口、灌河口有倭探水，急调兵二十营前往扼扎。 东抚：令田恩来扎济宁，筹运道，别招勇随来。 李相密：子仍不出，精神饮食尚好。陆奥密谈，并出照会云：倭主已将不索停战一节允准，惟期与界皆有限制。看节目，可令经方去取。凶手小山丰太郎，京东郡县人，因李相主战不主和，久欲至中国刺之。今在长门，故来刺，欲击胸，误中颊云。

旨：寄李：停战既允，不索条款，则和款当可出；余皆慰问语。又，寄唐免议处，惟台防已筹数月，且义勇有万四千，似足分布。杨歧珍今在何处？著与刘永福妥筹布置，勿使有隙可乘。廷寄令李秉衡查办杆匪。 是日，电报局报台线断。

初五日

瑞澂封奏折：和议难恃，战备四条：关内诸将分扎地段，沐兵额，宋驻杜家台，朝阳粮贱。 都察院代司员四人折：中书顾鏞基、主事李安、孙崇纬。通州、海门防务：办渔团、修范公堤，提积穀捐。

电报：北洋：无倭船游弋，渔团已办妥。又，宋庆可驻石山站，以顾榆关。闻海、盖贼不过万人，辽阳较松。 刘：关内布置已妥，惟乐亭较空，贼登岸必在津榆之间。 闽浙：报澎湖失守。 唐抚：澎失守，贼乘汽球登岸，人执一铁牌聚成炮台。手枪开花极猛速。

旨：飭刘、王慎防，不可一刻稍疏，告以澎湖汽球铁板等事，使早为备。又，飭唐善办台防，毋使贼得声东击西，逞其狡谋。廷寄南洋、苏抚：查办通州、海门海防。

初六日

电报：刘：吴凤柱新募四营多系土匪，异常扰害，应收缴军械，补饷遣散。腾出四营饷，准潘万才添两营。 闽浙：台南常

有倭船来往，刘永福驻凤山防旂后口；万国本驻安平口，此台南；杨歧珍十营驻基隆，顾沪尾；张兆运八营驻基隆；廖得胜、余致廷十余营驻沪尾，其余小港各派二、三营不等。福、厦尚安定。沙：请拨四十万饷，添募二十营。依、长：依【守】腾髻堡、安山站，长守刘二堡、小沙河。依万人在吉江，募尚未足。刘：报关外麻菇崖一带有倭船三只，旋去。亦报津站一只。北洋：大沽有二桅船一只停泊。又，次日辰刻驶去。东抚：曹属剿匪专交毓贤。李相：停战节目六款，停奉天、直隶、山东，而不停台湾、澎湖。又陈创口不甚痛，精神饮食渐复。又力言台湾不能停战。以上三电详具册尾。

旨：飭李鸿章俟和款出，当竭力设法磋磨，务须说成而后已，语甚多。又，飭唐严防，告以台不停战。又，告刘帅、王督台不停战，直虽停，仍不可松劲。飭刘查吴凤柱，其勇需设法遣散，勿孟浪。又，谕沙侍卫不必募营勇。又，准毓贤带兵剿匪，两营官归其统带。又，东三省将军严拏逃兵，因依奏请拏。总署电各国李相被枪事。此余力言未用者，今乃电使臣告外部。又，告李相无庸派员观审。此二事照樵野言之，余等不知也。

初七日

电报：刘：山海关外有三船游弋。又，洋河口见倭船，子刻三灯，一往东，二往南。又，祁口有倭船一只，停片时去。依：自寿山、汤仑接仗后无战事。海城贼尚有万人。唐仁廉兼顾新民屯。李相：昨备文催属伊藤、陆奥，送给和议条款。顷伊藤来寓慰问殷勤，云条款已具，但事体重大，头绪繁多，见鸿章伤后精神委顿，不欲过事烦难，而停战期迫，又难再缓，商令经方明午赴公所会商，或出条款见示，容再续电。并据称倭兵在澎湖上岸，我军被擒官兵五百余，拟将官弁解回，兵勇释放，并问刘永福在台否，请代奏。又，凶手小山丰太郎经彼问，终身即徒罪，照从前刺俄太子例。山口县及巡捕皆革职，马关系山口县

所辖也。无电旨。另有唐电，言赖道借款，总署未复。经总署发电，答之矣。是日钦天监奏，初五日酉正一刻有流星大如盏，赤色，自招摇抵车府触造父，占云招摇主有兵，车府主外寇内侵，客胜于主，造父主奉御不安其职云云。

初八日

田志肃封奏二件：折：请民间一体筑砦。又折：请训练绿营兵。片：州县讳盗，酿成巨患，请严惩。片：归德盗风大炽，虞乡著名匪首岳二迷、段瞎子等到处捉人烧逼，申集、青梧集皆有案，永城县亦迭被劫掠，归德镇杨玉春畏葸不出等情。请飭查办。廷寄。

电报：唐景崧四件：各处停兵惟台不停，商民环问，义勇尤甚。晓以此非朝廷意，然愚民难喻。一分南北二路分守，南刘永福，北杨兆元，中△△，杨歧珍往来游击，惟兵分力单，三路共六千余人，游击者不过三营，义勇无械，且防番之兵亦不能撤。一请广东速办枪五千，子弹、火药数万；一请将兵轮悉拨赴台。

刘坤一：泛论大势并及台湾孤悬无助，宜令闽广设法接济，并陈前敌勇于骚扰。王文韶：停兵期内常加警备。龚照瑗：法回电称，议和时当劝助。皆空言也。

电旨：飭唐严守。告以停兵止二十一日，各处虽停兵而彼兵仍扎，并非专力注台。又云绅民倘出资出力，必将从优给奖，不次酬庸。又，已飭粤协军火，闽、江皆设法使渔船偷渡，洋船保险，并酌拨兵轮，但南洋兵轮不能出海，恐难应手，云云。又，飭两江、闽浙设法接济，酌拨兵轮。廷寄：飭刘树棠速办归德土匪并杨玉书迭被参奏，从严查办。明发：州县讳盗处分，如有扫除巨匪者给加奖叙。

是日有随员杨宜治电告总署：可购英铁甲商船十只，用银二百万镑。随船兵足用，三个月到华，并可欠账，俟到华再付云云。此电在总署。

初九日

礼邸未入。无封奏。杨岐珍电在台十营分布情形。旨飭其慎防，并会同唐景崧传知刘永福一体侦察固守。李相电和款条款，凡十款，缺第九款：一朝鲜绝朝贡；二割奉天地、台澎地；三赔费三万万两；四，五，六商务；七、八、十。科士达云若全允则中国无办法，非将奉天腹地及赔款大加删减则和议断不可成。请告英、俄、德三国使臣，不必告以商务，恐索一体均沾。李相无出语，但云商务所索六处皆各国所欲得而不可者也，须与辨，云云。全电另录于后。

是日田贝信致总署，驻日美使述日本之意，须派李经方为全权，随李鸿章办事，庶该国可以接待。以上两种皆呈递。又具○○○东朝奏片，略言日本所欲太奢，索地偿款必须大加删减。明日与恭王面商。

初十日

电报：北洋：无倭船。刘：请准宋庆驻大凌河西岸。宋：大凌河宽，船少，请扎河西，以便顾榆关防务。令铭、嵩两军驻阎阳、石山站。○○允之。请调编修张孝谦，毋庸发往。依：新军一万在吉江、天津分募，须四月成军。谭：拨毛瑟弹三万粒运台，所拨五十万已飭运往。

电旨：和议各款索费奇重，索地太广，万难迁就允许，非一、二次所能了。伊藤、陆奥此次既派全权，于该大臣情意不薄，务当与之平心联络，竭力磋磨。来电云辨驳数千言，俟交阅后，看其如何答复，再行酌核。昨田贝函称，日本原得李经方为全权大臣，此节是否于事有济，伊、陆等曾否论及？著该大臣察核办法即行复奏。

李电：商务细款极长。又，昨已拟定辨驳数千言，明日送交阅看。赫德告科士达云，伊藤前此往广岛，力言始将停战一约除去。至和议条款偿费、索地皆左右之员主之，伊藤等无能为

力，云云。看来此事难于结局。

俄喀希尼：俟所索何地說出再议。 法施阿兰：略同前。

德绅珂：倭意全在割地则和议成，不割则都城危，今宜释者割地迁都而已。 英欧格讷：兵败议和，必不可行。即如割地一节，亦有险要、膏腴与散荒之判，如金州、大连湾、旅顺、威海皆险要。应指驳，而以散荒地抵换。若耻不肯为，欲求庚申城中之盟，岂可复得？！海军既无，陆军器不精。

谨按：各国使臣以上之语，俄、法帮助之说浮而不实，英、德药石之言，苦而近真。倭人需索多端，所最可注意者无过割地。中国寸土尺壤，无论肥瘠荒要，岂可轻以予人？！而细察德国公使绅珂、英国公使欧格讷两人议论非尽无因。近日倭人倾心媚德，德既与倭亲密，自能审其命意之所在。英国在华商务最盛，甚愿中国永能持盈保泰，亦未必故为轻藐之词。所陈或割地或迁都之说，二者关系皆极重大，臣与王大臣再四会议，不敢遽决。语云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伏惟圣明裁择，密授方略，俾有遵循，天下幸甚，微臣幸甚。臣李鸿章谨呈（李合肥说帖）。

沈能虎电（正月二十八日）：李提摩太昨自宁回，来晤。于时局洞见症结，谓七年前曾陈其说，要以穷变为急务，虎属其具华文说帖代为电达，今日将大要意旨当面交来。内称：为酌拟华英相助约章，一、英国许保护中国，不致再失地。若英国异日万一与他国失和，中国亦许助英。二、中国整顿水陆军务、学校、赋税，并一切文事武备，外国与英国同心商改，务裨尽善，英亦遴荐若干人员供中国用，至中国欲增请他国人员，以冀集思广益，亦无不可。三、中国允英人在各省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作厂，俟二十年后，凡内地之铁路、矿场、工厂悉准中国按公平之价购回自用，必中国允。【四】、凡有益于通商者，如增开口岸，整顿税厘之类，与英商议，乐为推广，推于中国岁入

之款必不致损。以上四条举其大要，如为可，当请会同总署速与英国驻华钦使熟商，以期其成。或疑此策太迟，然及今行之，不但可免将来诸外患，且略有助于今日议和之局，否则敌人要挟割地索银兼欲握无年限之权，目前和矣，后事奈何云？李提摩太二十七日呈。

并与探讨隐渐，谓不及今变法，遍参西学，不过数年，又有如倭之构衅者。譬如人身气血阻隔，日见衰颓，其理一也。而变法务在遍行各省州县士绅合力劝导，庶几上行下效，否则昔年如醇邸欲开铁路尚阻格不行，必以遍设学校为始基，则事物有本矣。虎阅其所陈条目并所论，言简意赅，信能行之，虽无裨于今日，足弭后来之患云。

电信（乙未三月初六日到）李电：停战草约：一、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各军，均照以下所定条款。二、各军各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内，不得互为前进。三、停战期内，两国兵队，无论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进，并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战斗之力。新兵遣往前敌助战者不在此款之内（似指攻台之兵——翁注）。四、海上转运兵勇军需所有战时禁物，仍由敌船查捕。五、此约签定后，限二十一日照停战办理。所有电线不通处，专码知照，前敌将领亦可彼此知照。六、约于三月二十六日夜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会。如期内和议决裂，此约即当中止。已定明日画押，不及请旨，乞代奏并摘要电飭各将帅知照。三月初四日酉刻。又，鸿精神饮食渐复，虽伤血太多，夜睡不安神，洋医用药得手，创口不甚痛。初五日辰刻。又，敬勘电言倭将攻台，昨停战约首言台、澎战不停，鸿与力争，始改奉天、直隶、山东地方皆停战，为保护京师、沈阳之计。二十八日，伊藤即云，吾将取台、澎。鸿云，若占台，恐英人不利。伊云与英利无碍，若中国将台送于别国，亦必笑纳。窥倭意必欲得台。请飭唐抚竭力守御。伊不日回长门。其条款必奢，届时再电闻，请代

奏。初四日亥刻。此三电不过撮举大意，不全。

旨：三处停战，台不在内，其意可知。将来和议，李鸿章必当竭力设法斟酌磋磨，务须说成而后已，以全大局，不可畏难避谤，事废半途。押于英人之说，系担文臆说，今已作罢论。

随手记（二）

四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四日（5，5—6，16）

四月十一日

高燮曾折：海溢乃示警，非逼和。片：请派陈宝箴查海溢实情。片：请○○上仰承○○○懿旨，不可割地，转负不孝之名。语甚重。李念兹折：劾王文韶及枢臣孙某等，以海溢遽请批准。片：请派刘坤一查海溢是否如王文韶所报。张百熙折：罢和讲战。片：调度诸将。片：声明和约已批而前折不能不递。都代七件：京官王宝田等引星变力驳枢臣之议，语甚文而意极深。宗室等，皆旗汉。陕西举人等。河南举人等。江西举人等。奉天人等。外，依克唐阿折：斥和议。

电报：李：路透电俄所言，倭决意力拒。又，换约大臣关防应加“全权”字。准。又，留科士达一、二月，添薪酬。准。

王：铁路电线均修通，聂士成营军装、人口无损，惟帐房大半损坏。南洋：王之春电，法外部云，倭已有电，阳许减约，阴耸逼批，告以机不可失言。次发兵轮分布基隆等处，并约西班牙协助。俄喜押辽。英已调兵轮赴长崎，显系忌俄得辽，或系助日索台。乘此各国纷纭，可以求援，互相牵制，令倭废约。请责成许、龚两使，一切实商俄，一切实商英，予以实惠，必为我助。又，俄大舰二十七、八只，次兵船、运船二十只即日赴烟台。煤粮均由上海○○行供办。明系俟换约后向倭索辽，英在香港亦聚煤二万吨。南洋七人连衔电（张、边、谭继洵、德、李秉

衡、唐、张联桂)：十四日换约，有关大局安危，请飭总署、使臣力恳各国切商倭人展限数旬，停战议约。恳各国助战则难，展期则易。若竟换约，各国归咎于我，岂不多树数敌。许：俄舰难改调。立约一层，倭尚未复到，此时俄办法未定，难遽复是否，云云。查俄意阴主兵胁，故兵船不便改泊，拟仍俟倭不允再与密订。又，德外部云：德主现办劝法，与批准与否不相关涉。

许：外部云，倭仍无复，惟探闻忽有变卦，此时尚难确告等语。后将密约申说，据云甚感中国盛意，果有战事，俄电商事尚多，俟再详议，云云。巴使所去只是悬揣，并无办法。裕：长顺请留沙克都林札布，可否准行。长：留沙帮带并留所募西丹二千。依：演炮误药，倭即开炮出队，派人告知始收回。

又，裕：论和之不可。唐仁廉：十可战。依：亦论不可和。三电皆极长，不及抄，明日递。刘：榆关军营壕垒填平，装、帐多损，人马被淹极多，灾变甚大。

电旨：飭刘何以迟报海溢情形，亟加查整。告唐景崧法有兵轮来台护商，出示民间勿惊疑。明发：昨顾璜、张仁黼请假三月，今文廷式请假三月，嗣后在京各员不得纷纷请假等因。昨德使绅珂到署称未接倭复，亦觐好处数端。群公访法使，嘱其电外部立约护台事，允今日发电。

十二日

电信：许(全抄)：格总办述罗拔言，倭复分辽地为六处，五处作暂押，旅顺一处不还。俄主仍持初议驳复，惟换约期迫，是否照换，请转述中国自定等语。再四商论其事，争全辽，口气颇坚，而换否决断，彼终不肯担认。十一日未刻到。又，详查利害，不换约倭必构战，三国仍守局外；如换，三国争辽如故，恐收地后别作办法。拟明日称接中国电复，再请俄廷明阻换约，但期迫无及，一面由换约大臣以俄国现论情形商倭，使约后添注辽地，俟日本与三国议定另立专条，请示日廷，冀稍腾挪。两事均

无把握，姑陈钧署备闻。十一日刻到。李：巴兰德复云，愚即换约，三国仍须费力，因东洋自说明可商改条款。如请改时，中国大致可允，然未定之先，详细电我知道。又，路透报，法闻日已先允，除旅顺外，将辽东交还，但须以他项相抵，此事尚未定。刘：因病重暂驻唐山。又，山海关营墙垒壕沟莫不摧塌，军装亦多损坏，幸兵马伤损无多，较津沽略轻。又，郑连拔五营已到鄂，是否北上？抑裁撤。龚：法外部闻初七日电有复信否？伍廷芳等：十一已抵津，将上轮赴烟。张之洞：借瑞记一百五十万磅，息六厘，九六扣。未递。

封奏：熙麟折：虑三国有责言。翰代：杨天霖：驳和议。

督（办军务处）代：董福祥：和万不可，请赴敌。外折：陈宝箴折：力驳和款，未及西幸。先亲驻通转而西。

是日，○○命庆、孙、荣三公赴俄馆问喀使有无确信。彼云若换约可惜，并云若届时前数刻电到，当有办法。

十三日

启秀折：缓换约，连各国。

电报：南洋：王之春请派庆常帮同办事，请知照法公馆。请旨。李：俄铁甲一、快舰二、猎船三到烟台。唐抚：奉电旨台民感悦，问总署与法使立约否？刘：再论和约不可遽换，语极切。伍：十三酉抵烟。许：昨商格毕，明阻换约。据云，须俟中国电复，顷告以缓换出自中国，倭可生衅，故愚俄国以辽议未定阻之。彼称本日礼拜，先电致罗拔，明日回复等语。并告德外部。俟得复电闻，余俟探明并复。科士达：拟照会甚长，旋李电已接奉旨照会二件，前所拟即无庸议矣。

是日，发展缓换约日期信，由田贝转电日本。田及三国公使皆云甚妥。惟绅珂又接国电，称若不换则彼不能帮云。

十四日

外折：鹿传霖折：力言和议不可行，请西幸。

电信：许：昨商德外部，明阻换约。据复，倭已允退辽，但恐另议偿费，中国此时总以先换约为息战要著云。查倭复节略太简，德外部所虑或非无因。据闻。又，俄外部告昨晚日使交来节略，允退全辽，已电喀使。询以是否暂押，答云节略未说明。又询换约办法，答云中国既得俄国明告，两国换约大臣自能商办。

李相：日使伊东虽到，地方官备馆请登岸，未允。云，停战换约，均明日期满，今日务须先行议妥，明日十二点钟以前互换，方肯上岸。伍廷芳等未奉谕旨，不敢遽换云云。 **许：**探询添费一节，捻燕毕云，日使曾言如还地，当向中国另索贴费，本部未与置论，切告已许巨款，万难再加，全仗俄国驳阻。彼云，此时暂可不论。 **刘：**申言被水情形，答前此之诘责。 **刘：**徐庆璋请兵进剿。 **台抚唐：**法轮将到，台民甚喜，忽闻有阻挠者将中止，城内外已竖旗聚众，台变在俄顷，崧命在旦夕，务求法轮迅速来台，九顿以请。 **龚：**法告庆常，全辽可还。德使绅珂译其本国电云，辽地已还，添费由中日议；约必须换，若不换即不能帮助矣。

电旨：伍廷芳、联芳：三国现已复到，所有约章并照会两件著即日互换。昨由田贝致日本信即作罢论。余意欲添允退全辽于复到之下，嗣云可以不必于田贝电日本信中添入（此旨并电李鸿章）。

是日巳刻，庆邸，孙、徐两公赴俄馆，喀使来约，有要语相告也。俟会晤后如大致与许电同，即由总署将换约之旨即刻电发，仍一面知照法、德两使。云嗣闻俄使语与许同，又有总署交田贝达日本信一件，告知换约如期，昨信作罢论。又由总署发电信二件：一饬刘大臣阻徐庆璋等不得妄动，一告台，法只两艘护商，并无别项办法。

是日巳刻，总署即排发，以后陆续发数电，惟恐稍有耽搁也。允还全辽一节，三国电我，而我未与日本对破此语，恐换约

后此地归各国另办，许电语。致书莱山，又言之于恭邸，因发电令伍等备照会予日本。

十五日

封奏：都代两件：一、云南举张成濂等，约五十人；驳和款，筹办法。一、举人罗，颇有议论。

电报：李：申初用英文电告伊藤本日奉旨云云。政府第二件照会已电伍等。又，伍等电：日使派员来告，本日如不换约即当回国。又云，本日四点钟尚不互换，立须回国，事便决裂，恐再开仗云云。龚：法合俄、德争还辽东全境，法议院以前议界务、商务未定，有违言，哈外部颇为难。请钧署与施使即商通融办法定议，以服国人之心，乞酌。刘：请以款地分予三国。

北洋：被水各军均已整顿。杨昌濬：驳和议，李某老悖。

张汝梅：驳和议，言巡幸。唐仁廉：拟开赴辽阳。依：未招五营请补。奉旨无庸招。

十六日

刘恩溥折：和约已成，速筹练兵。片：铁路宜修。又，顺直水灾。

电报：伍：十四亥刻换约，三件照会并交。又，照会旋即托人带回，未收。又，日使伊东于寅刻即展轮去，似往旅顺。刘含芳电同。李：伊藤复停战换约可缓五日。李：路透电，法廷现欲掣日本肘，又谓法不任日本管辖台、澎系受俄之愚。此事非三国联合，约内订明，连埃及一事亦妥办不可。刘：请暂留唐山。又获奸细云，倭计由滦河登岸。长：力疾销假。依：在长岭子防守，倭忽来犯，我开枪中倭一骑。又，请部先拨十五万。

电旨：令许于俄、龚于法先致谢，并令许于阻偿费一节，恳俄及二国切实帮劝。又，飭龚回英。

总署电信致王之春：南洋转。致谢法廷，告以昨日法使到署

密商台事，现约已换，只可绅民出面，与国家无涉，庶免倭人启衅。问以能否真以兵力护台，是否藉十一年兵事为词，为台、澎与法有交涉之据。并饬慎密。南洋亦宜勿宣露。

十七日

王鹏运折：台有可复之机，饬枢、译各臣悉心酌度。

电报：李：前电伊藤，台事另行筹商，伊并未复，不得谓之默允云云。因前日有诘责李相台事究应如何筹商也。胡聘之：驳和款。李：科士达在烟台见俄舰十二只整备临敌。恩泽：倭奸至海参崴绘炮台，查获十名。俄官奉俄主电助中伐倭，限三日整理。又，探闻倭已击毁俄船一只。依：据珲春电，俄欲由宁、珲进兵伐倭云云。刘：倭索辽，偿一万万元不可许。许：借款事罗拔属晤户部详询。又云，所托帮阻偿费实有为难，现商德、法与日廷议定归地约据，或中国亦派使预议，全与辩论，亦可帮助调停，如德、法允办，再电喀明告。告以日本节略不及诸岛，应并归。罗拔谓应议及缓换约事已遵告。台抚：法有阻台之说，不知确否？法员未到，两员来恐无益。若批约内未删割台，恐法独力难挽回，台民死不服倭，彼此用武，徒伤生灵。可否饬总署邀同各国公使与日本公使商一安民之策。又，民变在即，如何办法，求时赐消息。李相：将展缓五日之文注销。龚：外部云，约已批准，台事难商。王之春与张之洞电商情形，照瑗始终未办。张之洞：数百言论联三国废约之法。刘：郑连拔五营既撤，请赏一个月饷。台抚：一法保台，不如合三国保台，求总署善办。又，请部拨二百万济台。词甚悲。南洋：借德商瑞记一百五十万，请旨。此十一日到，今日补递。裕：留粟米赈锦宁饥民。

电旨：准南洋借一百万镑，又拨五十万两，由南洋济台。又，准留奉天粟米赈宁锦饥。又，准郑连拔营一月饷银遣散。

是日庆、孙、徐赴法馆致谢，法使言换约后，台事不便干

预。王之春在法借钱太滥，法外部未与之相见，且恐漏泄，于中国危险云云。并云台若变乱，法自有办法，因台与越南近也。有问答一篇，十八早呈览。

许大臣电（四月十七日）：俄户部大臣威特称，俄主愿中国偿费早给，日兵早退。已饬本部筹备巨款，约合一万万两要作借，以免银行居奇。现须询知三事：一偿款分期付款细情，一实在需用若干，一何项押保，请转达国家速复。叩以息在五厘以内无折扣。答云此俄国国家情借，必可比银行通融，统候复到再商等语。请筹定示遵。

十七日，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诣内阁恭阅硃谕一道。是日值复试阅卷，派出八人，即令在南书房先恭阅毕，再令军机章京赍赴内阁大堂。

自是日起至二十三日无封奏。

十八日

电报：许：俄备款一万万息银总比银行为省，此系情借。又，俄云倭只允五日展缓以换为是。李：照会两件已电日本。前电伊台湾一节，虽未复，不得谓默允。杨：河循有警，请董速回。龚：回英。依：报枪炮数兼请款。

电旨：许景澄：辽东藉三国之功，倭允归还。现和约已换，三国视为事已了结，惟台湾众情不服，势将变乱，难以交结，此中国最为棘手之事。闻台民不愿从倭，意在他国保护。著许景澄将此情形密商俄外部，能否仍联三国设一共同保护之策？速即电复。

十九日

电报：台抚：有德人来说台事，请英俄设法，今又专请法，独未及德，似未周到。德领事亦谓应有电旨饬许使向德外部商请阻割台湾等语。查台地无法商，亦无法领事，惟德有之，然添请德国，于法使有无妨碍，请总署妥酌。南洋：唐请拨粤枪七万。

许：巴兰德谢嘉励。德主出游，致谢国书由外部接递。

二十日

外折：李鸿章：伤病续假一月。

电信：李相：伊藤电已派水师提督子爵桦山资纪为台湾巡抚，请中国派一人或数人与该抚桦山会晤。又，烟台共到俄船十五只，英德一只东驶。有人自旅顺来言倭兵五、六千，船三只。

增祺：据爱珲副都统电俄督照会倭，占中地帮兵助剿，路次发价自办云云。鹿：甘回滋事，杨来商将入卫马队二营遣往助剿。龚：遵旨回英。南洋：张略言伊东恫喝，遂据换约之失，此时补救，乞坚持定见，勿再许辽地偿费。闻伊藤已向李相授意，切勿为所愚，俄有与倭商立退地约据、保索偿费、允代调停之说。应但与俄议不与倭议。至台事请撤龚回英，并飭王使与法切商，则台保全而不加巨款，乞朝廷坚忍力持云云。此电由柳门处来。

电旨：赏李鸿章一月假。告以台湾不能交接。唐某系守台之官，万无交台之理，况现为台民迫留，危在旦夕，亦无权与之交割。李某既电伊藤有重为虑及另行筹商之语，彼既派员，则不通商量已可概见。然台湾如此情形，李某设身处地将何从措置。究竟如何筹商，有无补救之法，即妥酌复奏。烟台除俄舰外，各国兵船共有若干，著密探续闻。又，告增祺和约已换，俄兵似以倭不允退辽为用兵之计，此节并未告我，以后须切实联络，毋得轻动。

总署电许：询明俄外部有无用兵助中之说，俄督曾否电我爱珲各官。

李电（全抄，四月十九日）：接伊藤十八戌正电称：十七日来电收到，日本一俟应先预备中事整办之后，即可与中国开议奉天南边之地。至台湾一节，日本已告明中国政府，今日皇已派水师提督子爵桦山资纪作为台湾巡抚，并作为日本特派大员办理。

按照《马关和约》第五款末条之事，约两礼拜该巡抚即可履任办事，于行抵该处时即预备办理特派之事。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立即简派大员一人或数人与该巡抚会晤，并将该大员衔名告明日本政府。按照如此情形，本大臣告知贵大臣，日本政府谓，如中国政府所请速派大员一人或数人，与该巡抚桦山会晤毫无延宕，则贵大臣所虑危险之事即可免矣，该巡抚一经到任之后，则境内保全平安之事一惟日本政府是问。玩其语意，似已电田贝告知钧署。适科上达来，密与筹商，科谓和约既经妥准互换，除日本见还奉天南边另议外，其余应逐一照办，断不可游移藉故诿延，以致另起波澜，生意外危险，即请他国保护，即使办到，亦必枝节横生。鸿告以台湾官民不肯交接奈何？科谓皇上批准，中国官民岂可任听梗阻，致失国体。如国家采纳吾言，应由政府属田贝转告日本，以中国派大员交台湾，日本应同时派大员商交辽东，方为公允云云。可否仍责成唐署抚与倭员妥为商办，乞代奏请旨。

二十一日

电报：李相：路透电，日本派桦山为台澎总督，又俄与日和商条约尚未定云云。依：续假十五日。鹿：回事松，马队毋庸调，拟派一营留陕，一营入川。田贝信：日本派桦山资纪为台抚，请中国派大臣一人或数人先知照日本。总署致许景澄电信：陈电已呈览。俄询三层：一偿款六个月先交五千万，再六个月交五千万，余一万万分六年，先期交清亦可。一中国需用刻难定数，拟先订俄款五千万，周五厘以下，无折扣。一中国向来借洋款，本利均由税关出票，户部盖印，按期拨还，现亦拟照此办理，请先询商再定。现德、法亦愿借款，俟俄商定再与酌订，祈婉达俄廷，并谢关切。即复。

旨：准依假十五日。又，鹿传霖毋庸带马队入川。又，著许景澄询问俄外部辽东还地何处换约，德、法是否同办？总须三国帮助到底方为有益。又，张之洞，台湾运枪，谓绅商自购之物则

可，若系官运，恐于和约有背，具系笨重之物，尤宜慎密。

二十二日

电报：王：锦州、广宁麦收无望，请将今届湖北漕米三万折价解往。许：遵瞿电密商，据格毕云，俟筹定可否由罗拔面复。先闻。龚：哈外部告庆常云，倭事尚未稳妥，议院将诘问助华原委，若界务、商务不定，政府必受责，他事难为出力。哈云，云南领事及盐矿已嘱施使酌量通融，余事请照准等语。庆常探闻，法与他国密议台事，暂不使华与闻生枝节。二十一发。

李相（二十一亥刻）：二十日旨奉到。查条约既批准互换，断无违约不交之理，因与科士达筹，姑先与伊藤电问，电文云：贵大臣十七日来电业经转电中国政府。奉昨日电旨，内开：现在台湾兵民交愤，必不甘服听命，该署抚唐景崧系守台之员，现为台民迫留，危在旦夕，实无权与之交割，究竟有何办法，如何补救，著妥筹复奏。钦此。本大臣以贵大臣屡因两国所有为难各事，和衷与本大臣商办，况现在两国重缔和好，其交涉为难之处应照友谊议结，察看台湾现在情形，两国全权大臣急宜议此事办法。查贵大臣业经认明所有弃让奉天南边之事，应行会议办理。本大臣之意以为以上两事务须同时议结，现因台地情形改变与前不同，中国国家万不得已。著本大臣与贵大臣商酌办法，谅贵大臣必以为然，并令日本大员桦山提督暂缓起程为要等语。此即前电另行筹商之意，彼即再会议，亦必不肯放松，彼既弃辽，岂甘弃台？姑先商缓，看其复电云何。仍求朝廷熟思审处，设法开导唐署抚，勿任固执，另起波澜，致一隅误大局，是为至幸。请代奏。

是日伍廷芳等赍日本和约呈进，彼约内之汉文与我约不尽合，其文义倒置者多，结云睦仁，闻睦仁即其主也。

电旨：予庆常：据龚电云云，台民汹汹，势难交割，刻下日本派员将到，办理殊棘手。即著庆常密询外部能否再申护台前议，迅速电复。再，法使有外部不愿接见王之春之语，究竟曾否

会晤，著一并电闻。

二十三日

电报：张之洞：全台绅民电禀：台湾属倭，万姓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情，图固守以待转机。情形万紧，伏乞代奏。全台绅民同泣叩。此电并申总署及闽督。 台抚唐：台民知法不可恃，愿死守危运，为南洋屏蔽，坚留景崧与刘永福。反复开导，再三力拒，无如众议甚坚。臣等虽欲求死而不得，至台能守与否亦惟尽人力，以待转机，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恳旨飭下总署商倭外部，彼员从缓来台，则台与倭尚可从容与议，若即以武相临，不过兵连祸结，彼断难驯致矣。台以上各节请皇上训示。请代奏。 李：路透电，日本因弃辽东，民人失望，甚为愤激，日下在日本之各国公使皆有戒心。

长：照旧驻札。 增祺：俄有旱、水两路由江假道，并由恰克图进兵云云，约十二千，过此尼结力好日即起程。 许：俄督所云发价，谅非外部所饬，一经询明，转觉著迹。 谭钧培：郑连拔五营，正饷半月，恩饷一月，均俟该营到潮再行发给。 许（全抄）：罗拔称，俄国不及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德国已由领事告台民不能保护，实无他策。再述交地棘手情形。据云似宜先撤防兵，次第办理，此外亦无善策可筹。

二十四日

电信：王之春：外部未见。庆常闻外部云，前商立约，在未批准以前，华既迟误，三国展限，华又不援，台事无办法。之春候轮回华。

封奏：准良折：请采办平糶，户部拨银百万。片：热河杂粮可买。文郁折：请加前锋护军口粮操练。王鹏运折：李鸿章父子必求所以处置之，勿假以事权。片：辽东还地不可再加费。

谢隽杭折：请饬李鸿章父子办交台事宜。片：请交直顺买米免税。

电旨：著三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前往台湾与日本使桦山商办事宜。又，王之春著即回华。总署电信致许景澄言：前此俄外部所云，退辽地三国将与日本立约据之语，喀使不知已嘱其电询本国，令许再询外部，如二十一日所发电旨迅速电奏。此信亦递。又，总署致李鸿章：李经方如未在津，即电令赴沪候桦山，到时同赴台湾。

二十五日

李相电：顷接伊藤二十三戌电：二十一电悉，按照两国批准和约，台湾所有主治地方之权业已交与日本，其了结地方变乱之法，勿庸两国会议，是以中国政府只须将治理台湾之事并公家产业查照条约及前电，即派大员交与日本大员。按照以上情形而言，桦山启程勿庸暂缓。查该巡抚已于本日由西京动身矣。至奉天南边之地，日本之意已于前电声明等语。鸿查此电词意甚为决绝，桦山已于二十三起程，计日必到台、澎，应请先行电知唐署抚筹备为要。至台绅民公电云，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之公法割断，询科士达查洋文公法原本所载，并非战后让地之例，难以比拟，且倭既不肯会议，俄、德、法亦不过问，孰为割断？！应请传谕，毋得误会，此事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二十四巳。又，前嘱德转电巴，请极力设法耸动各国劝阻倭人赴台交割，顷巴电复云：德京皆言天津阴令台民叛拒，显系违约，倭必兴兵构怨，势极危险，若再战败，重议和约，必视前约更甚，我已辞职回里云云。鸿迭奉旨饬问伊藤有台民愤乱抗拒之语，因前约明电无密码，或

沿途漏泄讹传，或倭人藉词捏造。其实阴令台民叛拒者，南洋及台抚也。今德君臣既疑中国违约不愿帮助，俄亦未必与倭真感中朝，必应妥慎筹办，勿先违约，自贻后祸。二十五子刻到，二十四戌。德外部电：屡次闻现驻台之中国兵丁较前加增，煽惑人心播乱将日本逐出，如再开仗，中国应当赔偿更多，深恐不但台湾，连海南、舟山等处一并失去。令绅珂劝中国总署设法弹压，本部所闻的确无疑。

二十六日

电报：许：遵询俄外部，据云：拟飭驻使在日都商订，仍须三国同议。现与德、法尚未言定。近闻日拟在津商议，尚须酌定。又，阻索偿一层，罗拔已达俄主，允俟临时酌助，请代奏。路透电传日不索偿，恐未确。李相：派李经方。旨：钦此。查经方自马关回津后病势沉重，回南就医。今据复称：素未到台，情形不悉，地方官绅无一知者，桦山亦素未谋面，无从商办。又怔忡神识不清云云。查无一语捏。飭交台事自应台抚同顾肇熙妥办，否则飭闽督派大员前往会同该处绅士筹办，似未便令情形隔膜、资浅望轻之员搪塞外人，必至贻误。李经方实不胜任，理合自行检举，请收回成命，另行简派。

封奏：钟德祥一折十片。四折及三片办，余皆存。杨福臻折：用人。

电旨：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其全台大小文武各员均著飭令陆续内渡。又，李经方回津尚未复命，何以遽行回南？！昨派赴台湾，又藉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当将台事妥筹结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方饰词卸责。本日已将唐景崧等开缺内渡，现倭使将到，仍著李经方迅往，毋得畏难辞避。倘迁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咎也。又，俄允三国同议辽事，尚未酌定商议之地，著许景澄随时探问，并告以台难交割，使俄知之，免倭藉口。

二十七日

封奏：长萃折：劾李鸿章鞅鞅不奉诏，请○○○懿旨惩治，并使交割台地。

电报：李相：抄日本自谕其民，谓辽地归还中国三国之意，与彼适合。李谓其饰词自复，亦可见辽事不至变局矣。又，述绅珂电，谓面见总署大臣，告以总署已无管理台湾之权，此语已经北洋电知伊藤云云。李谓总署无管理台湾之权等语，不但并未告知伊藤，且失中国政体，恐绅使误会。许：俄借款须一万万，五厘息，无折扣，三十五年还清，若少借，须加息扣，且非俄主劝日早退之意；并谓现系商号承借，拟派员至华查看作保约之据云云。答以德、法各国亦欲借款，故须减借。因与婉商，彼云此六个月定借，方可借他款，不必宣播。关税如足敷抵还，即可不派员查看。庆常：哈外部云台事今已情形不同，故不能再申前议，王使既无可商，故不接见。

电旨：告许可先借俄五千万以作六个月还款，至关税有总税司册可凭，不必派员来查考。至所云不可宣播，其意安在？又六个月后乃借他款是否指法、德而言？又，由总署电李相：李经方如再推辞，定干严谴。

是日，递长萃折、奏片。叙明李经方告病未准，并声明无别员可派，若李鸿章再为申请，定不能准云云。盖见面时○○无语也。

二十八日

电报：李：奉○○惶悚，李经方患病未愈，且虑不能胜任，何敢饰词推诿？惟时势紧急，遵即电飭力疾前往。经方稟可否添派一人同往，或留顾肇熙、杨歧珍在台候交结，并令科士达偕往？查顾、杨二员均与鸿同好，人亦明练，乞暂留，与经方会商一切，所需洋文、东文参赞翻译已酌调，并赶紧代刊关防，并由沪道给公费定轮船，又电嘱伊藤致桦山和衷相机商办。王：请

再留山东漕五万发锦宁赈。又，请免芜湖、镇江米厘，上海商十家运平米三十万石北来。藏员奎（俊）：藏人不能分界，不供汉员夫馱。庆裕等：台民汹汹，请设法公议保台。杨昌濬：循化撤回未戢，牵引别处，催甘军速回。

电旨：准李经方带科士达及参赞随员，而顾、杨不准调，着北洋另派人同往。又，东漕小米京中需用，不准留。又，准平糶米，不收芜湖、镇江厘税。

二十九日

熙麟折：请将前日○○硃谕明发。

电报：龚：克萨借款不能退。许：俄借款恐妨德、法银行，故欲于六·个·月·后·再·订·德·法·款。江西抚：请调回军防湖南三点会匪。

五月初一日

李：路透电，日退辽一事，三国现问究竟应补若干之数即行声明，俾驻辽日军迅撤。又复伊云，台民不服开导，不放唐抚内渡，中国特派交割大员断难冒险轻进，贵国商请先来长崎协同兵船前往，事多窒碍，望贵大臣电致桦山，在台海边或澎湖会晤。至中国所派大员已奉○○○旨加全权字样，如台地平静，即按第五款末条办理交接。倘台民叛乱不已，祈贵大臣另筹善法。台抚唐：杨歧珍是否回厦门本任。又，江督电美国曾估台湾可押十万万，即不然，大约数万万可押，请飭总署与李鸿章向日本酌议。李经方来台交割，定有奇祸，即澎亦不可往，请飭江督与议。许：辽地三端：一、令驻日各使立让还之约；二、兵费交若干始退兵；三、偿地之款必力驳其不合，若不能则议减。三国帮到底，无庸中国派员同办，且德、法之意亦不愿中国与闻，以为与公帮之说不符也。增祺：龙江江上俄兵已遣散，水师千余亦尚在我未定约之前派出，今亦将撤。

电旨：杨歧珍著回任。又与许景澄：三国既帮到底，立约

事已力任，可不派员，惟偿费中国万无其力，仍请三国力驳。

初二日

陈其璋折：发直隶籽种。 恩溥折：劾吴大澂不可回湘抚任。 都折：广西举人甘，捐二千为父赎罪。

电报：唐抚：法提督到台，台民请自主求法保护，法轮赴长崎。 依：报倭兵陆续撤回海城。 许：俄外部罗拔云，户部借款他国银行万办不到，仍请中国按一万万数全借，早退日兵，以满俄主始终了结辽事之愿。当以德法为答。彼云：俄、法一气，无庸电，德国一边可另想法，请遍达国家定办，语颇淳切。因思榆关、琿春议定铁路逼邻韩境，必应赶造，若与德筹借路费分年交款，足应所欲，而以头、二次兵费全借俄国，似与邦交边防两便，请酌度。

电旨：令许景澄定借一万万，若与法作为公借之款，尤一举两得。干预关税须防。

初三日

管廷献折：劾李经方，请拏问。片：李鸿章受伤无痕，请召来面验。

电报：李：驳台抚估押于美之说，谓台抚及南洋不明详情，凭虚臆造。李经方手无兵权，自不可冒险。台北人来云，前杀中军系兵变，非民变，哥老会亦欲劫库。唐抚不遵旨内渡撤兵，横生异议，幸朝廷勿为所惑。又桦山云，两国特派大员应以淡水为会商之所，如淡水有碍难情事，应将中国大员安稳护送至澎湖或福州暂住。伊藤电望李经方径行淡水。又路透云，日本派林董为驻华公使。 长：海城以北无倭踪，城门大开。 许：五厘是周息，德款搅动稍松，若铁路缓办以借款购船炮，许之亦可。法俄方睦可暂置，罗拔并有分办不如勿借之说，似应俄为亟。

初四日

熙麟折：劾朝考阅卷不公。阔普通武折：军营积弊。

电报：李电：电伊藤云，李经方现在上海，并无带兵管理地方之责，应候桦山弹压平靖后方婉商办。上海距淡水仅两日夜，如得桦山确信，李经方再赴淡水相会。 胡燏棻：请将陕西永定军四营一哨令叶良魁带回陕西。 唐：臣奉电旨钦遵开缺，即起程入京陛见，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台民闻割台后，望有转机，未敢妄动。今日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于五月初二日齐集衙署，捧送印旗前来，印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旗为蓝地黄虎。强自暂留保民□□，臣坚辞不获。伏思倭人不日到台，台民必拒，炮台仍用龙旗，开仗恐为倭人藉口，牵涉中国，不得已允暂视事，将旗发给各炮台暂换，印信收存，专为交涉各国之用，一俟布告各国并商结外援，嗣后台湾总统均由民举，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昧死上闻，请代奏。

初五日

李电：伊藤来电，桦山初四可抵淡水，两国大员会晤之期，愈早愈妙，此事甚属紧要，本大臣盼中国大员立即起程，不必鳃鳃过虑，如果有不虞，桦山必当出力助护云云。闻台湾已自立为民主之国，布告各国，恐无出而援助者。绅民义愤，固无如何，惟不应奉署抚唐景崧为总统，使朝廷号令不行。日本岂不明知，必有责言，虑生他衅，李经方前往交地，兹无地可交，此各事无从过问。伊藤仍催赴淡水会齐，经方即去亦不过作壁上观，我断难设法排解。究竟如何处置，李经方应否速往，请旨迅速指示。

南洋张：台民自立为民主之国，前奉旨拨济台饷五十万及军火各节，已拨三十万，并酌拨枪支并弹，今既改为民主之国，以后饷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 增祺：遵旨致谢俄督，目下安靖。

电旨：飭李经方相机前往，若不速行转令生疑。伊藤既有出力助护之说，自可商办，即使不能排解，彼亦无可藉口。又，山

东布政使汤聘珍已开缺来京另简。著李秉衡飭将所募勇丁妥为遣散，俟办理完竣，再行起程。又飭张之洞：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

初六日

胡俊章折：择将才，如冯子材；保人。片：挖通州河。片：冀州有勒抢幼孩之案。李念兹折：发银购米平糶，户部不发银。片：飭大兴县及绅士购杂粮。

电报：裕：复聂桂林、宜麟一案。因人数众多，路有梗塞，行提尚多未到，拟赶办。即行具奏。

初七日

李电：囑经方，以各国均疑台民自主系朝廷使，倭亦不能无疑，桦山若怪，唐抚以开缺之员为民强留，即不得目为华官，彼即战争不当波及他处。台有百营，岂能一鼓溃灭，须旷日持久。汝可照伊藤四月二十三电云，按照马关约，台湾所有统治地方之权业已交予日本，只须将治理之事并了结地方变乱之法一并交日本，日本自行经理，酌量回舟，以后与我国无干云云。事势至此，只有如此办理。唐抚：今之自主，为民劫留，惟此后不无奏咨之体及与各省文件公牍，拟用本衙及巡抚关防，一息尚存，未敢稍逾臣节。顾肇熙回籍，杨歧珍待轮内渡，其不敢内渡别具苦心。倭轮三、五或泊或游，台民安堵。南洋：略与唐同。唐迫于台民，想蒙鉴及，倘能支持数月，冀可再与倭商赎台之法。陕甘：撤回勾通外王岗撤回，逼攻积石关，河州西乡震动。有马桂元之子改名韩文秀从中为首，以报复马占鳌为词，西宁各属到处蠢动。又安西州报，闻马贼百十为群入关者不计其数等语。似此情形非争教显然可知，请董提督回甘防剿。

初八日

李电：抄录致伊藤电，大致与谕经方之语同。又路透云，俄今日将驻韩兵撤退，又日本现在淡水口外，不日必战。唐：

倭大队犯基隆，旁路已开仗，未分胜负。川督：端五川民有抛李之戏，洋人往观启衅，民至教堂，搜出洋铁箱装男孩一名，约十四，微有气息，因将教堂打毁。次日又往各处寻找幼孩，又将各堂打毁。又，华阳黄令禀：幼童已醒，不能言语，写系十三岁，名黄弁福，油店生理，被洋人扯进福音堂捆吊，涂以黑末，用铁匣藏于地板内，又匣内有大小骨头十六块，该令收留洋人男女十三口。许：罗拔云，日索偿费与否，尚无把握，总当留意，尽力办去。询以三国商定一事，则云均已发电。总署发电问四川教案情节支离，若果藏孩，无待拥搜，便已闷死，且藏在地板内，亦非登时能搜出，恐会匪播弄谣言，借闹教与地方为难。

旨：许景澄仍与俄联络，力阻偿款。

初九日

恩溥折：请办理绰号人犯，如无实据，应令原参官回奏。

电报：李相：旅顺仅有倭船一只，日往来装运；商轮数只，将台局之物运去。存兵无多，闻三礼拜皆去。闽浙：初六倭轮十余犯基隆旁口，澳底地方登岸，已开仗。四川：贴格杀勿论告示，并派兵驱逐洋人大小三十名，无伤毙者。藏害幼孩情真事实，万难诡辩，然告示中未露一字。所毁教堂数处，匪党已获多名。

初十日

密电：唐：初六倭数千人，十四艘，在基隆五十里之澳底登岸，至三貂岭相持三日，初八下午粤军与倭迎击，杀贼甚多，并斩两划官首级一名，贼退至三貂岭。闽浙：报台情形尚在前。

上海道：李星使初五起行，倭使未到，约在澎湖会议。依：仍请三十万饷。又，假满，力疾从事。

封奏：杨颐：参高州土匪滋事，吴川县李之蕃种种贪婪貽误。片：参李瀚章庇护前电白县黄宗彦。准良：联络邦交，请

派大员往俄、德、法。会章、住恪、准良三人连衔折：李鸿章以受伤未逾为词，即予开缺回籍，另简大臣妥办。片：俄借巨款，德、法两国同时揽借，应早与定。陈璧：军营滥保宜防。

陈其璋：奉省灾重，请免钱粮。余联沅等六人连衔：倭欲未厌，严修战备，能废和约，以巨款用兵。片：请简北洋大臣，并云王文韶诡随，不能胜任。

旨：飭广东、南洋均不得接【济】台湾饷械。

十一日

徐桐折，未发下。都代康有为折：数万言，条陈自强之策。熙麟折：裁勇，恐骚扰。片：蒙古公不得置民女为妾。又，东城浮言甚多。

电报：李：经方初九到淡水，得桦山函，言淡水不能进口，乃取道基隆附近，将入台北府，因派兵轮名“千代田”请来会，经方只得即刻同此船前往基隆，与桦山接晤。桦山带兵船一、陆兵一万已登岸。又，杨岐珍电称：台兵乌合，绅士正者知难，劣者图利，当道性偏，无识者随声附和，假民为主，已见形迹。珍坚持遵旨办理，任死不变，继乃代奏回任。又，龚电云：英廷接唐抚变民主之电，拟不复云。鸿想各国必皆不复，我国须自立脚步，以免日后口舌，凭各国公论是非。粤督抚：南海县访获黄仕林，派员解赴刑部。依：准长顺、刘坤一先后各电，飭寿、长酌拨队伍移防鞍山站，并潜筑女墙。

电旨：日本使林董即日到津，派李鸿章、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与之商办一切，不必先令来京。又，飭依克唐阿毋庸派队进扎安山，切勿轻动生事，所请添拨银两已飭户部拨十万应用。又，谕李、王：台已据为岛国，前令文武各员内渡，昨又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军火勇丁赴台，此即自主脚步之意。如日使言此，著李等切实告以和议既定，中国断无噤令台民自主之理，勿听洋报谣传，致生疑虑。

十二日

刘坤一电：接依电，徐庆璋请扎队安山，并防凤、海、台城等处，恐衅自我开。

旨：令刘转饬依、长等不得轻动。

十三日

唐电：基隆血战六日，统领张兆连重伤，全军顿散，基隆不守，教民四起，省城瓦解，事不可为矣。李相：李经方十二日申正回沪，台事交接清楚，甚顺手。又，沈能虎电云：闻海参崴俄兵各整行装，听候续示，立刻出境，似不久俄倭将交绥。

北洋：新加坡黄遵宪电，请将唐抚革职，免彼藉口。所论不为未见，惟云现在劝谕，则恐揽在身上。刘：请联络三国，恐倭再得三国为助。长：牛庄、海城均添贼，雪里站等处亦然，恐和局已决裂，此间未奉明文云云。有○○令前敌勿妄动。马丕瑶：台来募勇，在和局未成之前，今即饬禁。至香港军械则不得而知。山东抚李：杨聘珍募勇只六营，已撤一营，余分布海地未能撤。遵旨即交卸来京。川督：新津教堂亦被毁。有○○旨饬查。

旨：饬许景澄，辽东添倭兵，似有不肯让地之意，并洋报云海参崴俄兵在整装欲战。著随时向外部探闻。借款亦宜早定。

十四日

六电皆台事。李相：经方与桦山问答，初十在台之三貂岭。又，经方交台文据：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并堡垒、军器、工厂一切属公物件均皆清楚。又，报唐抚逃，署被焚。上海：基隆炮台兵未回一枪。福州：唐抚有迁至新竹意，尚未布置。又，唐赴沪尾，土人肆抢。

旨：李经方与桦山将台事交接清楚，立有文据，此后台湾变乱情形与中国无涉，应由李鸿章电知伊藤，以为了结此事之据。至海线如何办理，饬电局预为筹议。

十五日

李电：前订阿轮一只，今将于半月内开行来华，计价六千五百镑，名“飞霆”。又，唐及大小官十二夜赴沪尾，拟坐“驾时”船往申，被兵扣留。福州庆等：唐抚由沪尾附“雅打”商轮内渡，沪尾炮台拦截，经德兵轮放炮救之始开去。昨晚台城火药局被毁，倭兵尚未入城。

十六日

胡俊章折：四川教案请宣示。片：甘肃撤回宜分良莠，明降谕旨。裴维佞折：撤回滋事由于地方官索费。片：盛宣怀告假取巧。

电报：李相：伊来电，林董于十三日由横滨起程赴任，请到津时赐予优待帮助云云。当即电照办。经方初九日与桦山互立文据，将台湾交接清楚，以后治理地方之权应由桦山自行照办，与中国无涉。林董可先在津商办。昨奉谕派李、王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商办事件，林大臣自不必先行进京。本大臣病假将满，当会同王大臣遵旨款留，与之和衷妥商。许：罗拔告款事，户部筹划将定，再迟数日，会同邀议。

十七日

和福折：琉璃窑商赵春宜叔侄亏空。

电报：李：沪电，据洋报：十三晚“驾时”载唐出口，沪尾炮台开炮击之，经德兵轮还炮，始得脱。湘粤兵勇格斗，劫掠居民店铺，残杀甚多。有说“驾时”已到淞外，探无确信，闻台员由厦来沪不少。又云俄派加忌士人八千户迁帕米尔，即巴马兹为属地云。

十八日

电报：李：沪电，闽昨午电云，倭进占台北，唐“驾时”走否未确，线已不通，又闻洋人传言“驾时”所载非唐云。又，刘含芳电：英兵船开去六只，三只赴日本，三赴旅顺。法船一南行。许：十三罗拔称辽事才开谈，无情形可告。顷总办格毕胃

称，日廷现允即行商办，大约定议迟速难知，其事总无变卦。又询添兵一层，彼无所闻，似不介意。请代奏。定安：吉江练军半多调至奉天，应领春夏饷银五十三万，尚未领到，此数月通融拨放。请仍申妥员黄甲荣领回解奉，以便归垫划分，一俟秋季饷到再行分成，各归各领。请飭户部速拨。因前日奉○○旨，练军饷项令由三省将军各归本省划分成数，妥为经理也。昨德使珂到署云：俄借法债四厘九三扣转借与中国，此事西国所无，因系官款非商款，若受借便是属国云云。总署发电问许大臣西例如何。

十九日

自是日起，恭邸因腹疾未入三日。

许：俄户部准借法银四万万佛朗，现改九三扣，连用费交三万七千二百万，每年还本息二千三百二十一万，三十六年还清，中国自行指汇与银行，先立草合同，海关作押，由俄主加保。并立据四端：一、海关告明每年应付本息及上年收税两项总数；一、先尽俄款；一、如海关不能付，应预告俄以何项另押；一、中国以后借款如允海关及他项权利，亦准俄均沾。即将派员查询关税等节作罢论。又，俄款现合周息四厘七五零，较五厘无扣，通共少还本息三千四百九十二万佛朗，扣去扣数，尚长六百九十二万，扣法九四折，加用费一厘。南洋：瑞记款已提十二万磅，今已罄，余供裁撤军营饷约百余万，练洋队陆兵约一百余万，大快枪、大快炮厂各一所，约二百余万，创修、改修各炮台约一百余万，已有不敷，乞勅部万勿拨作他用。长：接电旨仍扎安山站北大红旗一带。川督刘：毁教堂共九处：法六、英二、美一。又新津、彭山州教堂皆未毁，稍失物。

电旨：飭张之洞将练洋队、添枪炮厂、建修炮台等事奏明定议再办。又湖北快枪制成若干即复。

二十日

电报：李：伊电谢李帮助一切，其按照《马关条约》议事，

林董尚无此权，须俟到任后再由日本予以权柄，以便与李、王会议云云。查该使需到任后乃能办公议事，现虽款留，势难坚阻。闻两日可到，俟晤商再陈。川督刘：法主教杜昂瓦片一伤已平，现除法二人暂住府署外，又江油一人回江，其余二十八人送重庆交英领事。依：遵旨调回各营扎原处，不轻动。

二十一日

许（全抄）：现拟中国自与银行订约，德使言不符，无俟另查。惟俄、法垄断，非德所甘，恐又指代保一层相诋。明日约晤罗拔，称奉训条，改为代募，能否言允，再请示遵一条需仍请核奏示复，免致他疑，左右为难，殊棘手。澄。嘯。李（全抄）：俄代借法款一万万两，四厘九三扣，每年约还本息不及七百万两。据各国洋人谓，中国历年借债无如此次息轻者，应请速成，于公法、国体均无碍，将来续借他国，仍可援例商办。又，洋报，据横滨来电，桦山报已在基隆立总督衙门，台北府民馈礼以迎。北方全境已归日有，南方尚须战云。又，漠河袁大化电：俄黑河园毕尔那托照会，日本欺压，须助兵保护。凡过中国境，食用一切，日行供给，云已电复。俄意颇亲睦，其备兵防倭，未必越我边界。刘：陈湜十营病勇颇多，先调回锦州，同魏、李合扎。李经方：因病调治，俟稍愈即行入都。

旨：准陈湜十营调至锦州，并令酌量裁汰。

二十二日

恭邸请假五日。

许（全）：晤外部商改代保一层，彼云，此节于第二次晤时述明，现与银行定办耳。每年付款，尚在议减，派员查明等节，已允作罢，难再更改。惟可将俄国代筹倭事及遵照中国减息本意、作保缘由详叙，以免他疑，并请中国勿信他国妒忌造言等语。祈并核奏示复。效。李：沪电，洋报，“驾时”已到厦门，当该抚乘船离淡水时，有兵十名被炮台击死，德船送出海时，船

上有乱兵一千五百要往广州，不肯回厦。又，杨歧珍电：淡勇来厦六七千，一无所有，今遣资一元。闽督：大略与前同。台北：倭兵管理，绅民俱服。华官内渡，台中、台南消息不通，恐尚有战事。李：法国议院：日索中国甚多，中国何以自存？越南与中通商颇兴旺，尤宜力保，中国、法国方不吃亏等语。议员皆鼓掌。四川：办教案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幼孩一层已照尊指含蓄奏报，日内可抄发云云。

旨：苏元春无庸带兵北上。饬直、东、江、浙海关免征平糶米商米税，以两个月为限。

总署发许大臣电信：英德公使言，西国借用商款，事所常有。从无由他国国家代保者，既保借款，即为保护国事之渐，并以埃及曾用英国借款为证，虽或忌俄垄断，为耸听之词，然亦不能无疑。俄款借法，既无利可取，又请中国秘密，并请尅期早定，现又不改“代保”字样，且声叙作保缘由，语转结实，其意果何所为，恐英德之言亦非无因。此事揭破则失欢，隐忍则贻患，宜告以英德公使，皆以中国借用俄款大失体面之语，既承美意，务须另想办法，勿使中国声名有损为要，看其如何答复，再作计议。事关重大，必须详慎办理，免贻后悔。帕米尔事仍探闻。

二十三日

电报：闽督：审拟失守澎湖之总兵周振邦、通判陈步梯均斩候。陈步梯可否援法防城案，乞恩未减。川督：已饬重庆镇道府防范。嘉定、大竹尚未据报。又，接嘉定守稟：洋人寓及福音堂被毁门窗，英人一家四口逃在县署，法人日思默与英人赫艾秋闻谣已赴重庆。

电旨：询杨昌濬撤回在循化情形，河州、西宁是否安谧。

二十四日

李、王电：林董二十三申刻到津，派罗逢禄往晤，据称赍有国书，留津四、五日即赴京，约二十四上午来谒。宋探报：十

一日至今倭船至营口甚多，载来炮二、三百尊，兵二、三万，到海城等处布防甚密，情殊叵测。许（全抄）：西例月扣借款皆不计折扣，俄谋迁哈萨克住帕，代守兵，非即办。许（全抄）：十九电悉，代保一层德报以三国议辽，俄独占面子，不无异议。英廷已告，议中俄款事，英不干预。德国一层或请钧署密告绅使，以后兵费必向德先商，俾免意见。俄户部称款为俄法银行合办。刘：就所部有急须裁者：阎十营、牛七营、马六营、宋六营、何顺高五营，拟先行分次遣散，余系直辖淮军，可否与北洋筹商，请旨饬遵。依：将弹压土匪情形照会倭官，彼亦毫无嫌疑。

随手记（三）

五月二十五日起六月初七日止（6，17—7，28）

五月二十五日

李电：假期届满。林董于本日已正式来晤。林云应先赴京到任，递国书。答以天气炎热，未知大皇帝接见方便否。两国既和，早迟必准觐见。林云，必须先进京往总署请示，倘令我回津，再来商议公事。询及辽东何时退还，林云，三国正议此事，辽东兵一时尚难撤回。询以营口尚报添兵，林云，断无其事。林又云，广岛、海城有俘虏华兵一千六百人，照通例应由华筹给送费。询以台有信否？林云只知已到基隆。询以何日进京？林答，俟酌定水陆路程再告。以上各节无甚狡强。李、王电：沪电“驾时”昨夜到。据水手说，唐由此船来，昨夜即上岸不知何往。至倭王入台，土人引从基隆搭一小桥而进，又某秀才等引至台北，倭兵仅二百名，“驾时”由淡水开时，抬来银三万五千两，为大炮台所见，即向“驾时”开炮，德兵船往问何故，炮答云：三个月无饷，忽有银装出，故击之。德兵船即饬将银送交炮台。又有土炮台未得银，后向“驾时”开五炮，中二，伤数人，倭送

粤勇到厦，谓航装往广东云。 廖^①：论通商新约，苏、杭设栈，各州县宜阻，又花布蚕桑税可免，釐难免，请派五大臣与议。

旨：饬李、王派人护送林董。又答复李经方准病痊来京。饬依克唐阿在营养病，并褒其勇敢。

二十六日

李：日使林董二十七日由水路赴京，派炮艇护送。日署跟役赵春霖、高顺、吴承栋三名，请饬刑部照约释放。 南洋张：给照已一百万石，除第一起三十万石准免外，沈能虎请十六万石，又四万石，施善昌十万石，职员唐荣俊四十万石，计已一百万石。税厘两项计少则五十万，沈能虎另请差照三十万石，分别赈米、军米概行宽免，若以平糶为名，则惟二麦粟米准免，其余大米照旧完税厘。 边：赏遣散勇三船，尚余六七百名，现倭船又装勇二千余，当妥遣。闽口于闰五月初二日撤封，即知照各领事。

封奏：徐桐：请崇节俭，罢工程。又，善后四条。 秀林等：获盗葛凤起等七名。又，寄仓场连陞，兴平仓监督包应顺种种回护，并花户韩大等。

电旨：宋庆赏假二十日，在营调理。又询北洋，运米各商有无案据。是日户部奏偿款太巨，筹措为难，奉交旨一道。

二十七日

恭邸销假。

李电：刘含芳遵查营口只剩日兵三百人，十五日起由大连湾续到二千余人，快炮三十尊。又，传闻俄副提督接俄海参崴提督电囑，切勿离烟台，共复电有二百余字。 依、长电：海城有倭兵进城者二万余人，大小炮三百余尊，白粉板浮桥数百块。徐芑

^① 浙江巡抚廖寿丰。

璋报大孤山约万余，凤凰城二万余。闻有由边外或由宽甸奔通化、怀仁及海新城抵开铁、直至奉天之说，其心叵测。许（全抄）：俄外户部同告：以英、德使所论，请其另筹。外部初不受商，议导再四，乃称不用俄保，借息必重，银行必考察海关，于华无益。合同指明加保股票，措辞本轻，现并除去加保字样，只言如海关付款愆期，由俄国家垫付，以期两全。又称各国谓俄欲藉此干预中国之事，现声明俄国断不在拟订四端外别索利益，以释中国疑窦。此次款项，由中国与银行迳行料理，亦不由俄外部过手。但银行各董日内即集，请中国索定大端，是否速复等语。候筹示。澄。总署发电川督：法教士杜昂电称：毁主教住所廿处，教堂十五处，学堂房十六处，又婴堂二处，医院一处，仓房二处，传教士死二人，主教死十九人，确否即复。

电旨：告长、依，以刘含芳所探与彼不同，飭勿张皇。又，令张之洞于司道及候补道中保堪以出使者。

二十八日

是日，庆王、徐公^①与法国画新约押。美使亦来，怒而去。长、宋、刘含芳电：自营口至凤凰城各添倭兵二、三万，炮二、三百尊。英队三百在海城与倭验炮，器械俱改双筒气枪。杨日濬：循化解围，河州亦定，贼窜巴彦戎及积石关，而海城县回匪乘机劫狱案又起。

电旨：令许使定借款，但须改垫付一语为俄国确知中国海关必能如期应付。又令密询俄外部以倭添兵辽东事。又，飭杨日濬妥办海城等处回匪。

二十九日

许：俄外部面交四端拟稿，其三端略如篠电所陈，末端略云：如中国因事许他国预收关税及再借他款，凡监守稽察等事，

① 指徐用仪，时任总理衙门大臣。

许他国及他国民人所得权利，如管理地方刑名，并制造商务等项，即准俄国同得。外部谓由国经办款事，所要中国报答，以此限制。查末端条援照语太宽浑，应候台端定见，再询核。宥。又，遵敬电，再商罗拔，据称现已改去“代保”名目。昨又电略，将拟订四端向钧署表明俄无他意，惟候中国速决是否，以免银行人久待。深以俄德歧见，恐日本伺隙，转误辽事动之。彼云：俄可与德说开，总盼款事早定，辽事无虑翻复等语。据闻有电末条宽浑，彼云定后再论。李相：刘含芳电，烟台探报，凤城一带倭人添兵增饷情形，与前敌所报同。

宋：毅军拟暂留三十营，先汰五营。

旨：谕许景澄电称：俄称款末端所云预收关税、监守稽察、管理地方刑名等语，此中国所必无之事，何尔虚拟，列入条内？至制造商务，亦与借款无涉，现与德议借款，德亦无他求，俄经办款事原是美意，若以此求报，恐为他国訾议，著许景澄婉言与商，总宜彼此得体，不可迁就贻远为要。又，南洋运米，除唐荣俊四十万石非直隶给照查明核办外，沈能虎、施善昌所运米准其免税。又，长顺著赏假二十日，其荐丰陞阿自代，著不准行。又，棍噶札拉参著仍回新疆八音沟新寺。

三十日

电报：南洋张：唐景崧遵初七电旨脱身内渡，于二十七日到江宁，应否仍入京陛见？前川督：教士所电，大抵耸听，其实有全拆者，有仅打门窗者，有随经修复者。彭县教堂最多，全行保住，并杀毙匪首杨蛮子。裕：倭添兵情形。留陈湜仍驻大高岭。长、依：亦留陈湜，毋庸移扎锦州。

电旨：唐景崧著革职回籍。又，准陈湜十营留防大高岭。本日刘坤一请嘉奖之处无庸议。（待续）

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史料选

樊书华 译

编者按：创建于1636年、位于美国麻省波士顿剑桥镇的哈佛大学是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驰名世界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1877年，美国驻中国牛庄（营口）领事鼎德^①为适应美国在华商务、外交和教会利益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扩展美国的在华利益，写信给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建议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聘请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到哈佛担任讲座教授。这成为哈佛大学汉学起源的直接导因。哈佛大学接受了鼎德的建议，在中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②等人的资助下，聘请中国学者戈鲲化到哈佛教授三年中文。

戈鲲化，出生地点、年月不详。早年中秀才，后捐得府衙候选同知。出版有《人寿堂诗抄》两卷。曾在美国驻上

① 鼎德（Francis P. Knight），美国商人、外交官。麻省波士顿人。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增开牛庄为通商口岸后，与其兄弟阿尔伯特·鼎特（Albert Knight）于1862年来营口经商，为营口最早的美商之一。创办有营口旗昌洋行。1862年起历任美国驻牛庄代理领事、副领事、领事。1864年起兼任法国、瑞典和挪威驻营口领事。1867年起兼任荷兰、德国驻营口领事。1876年兼任日本驻营口领事，归天津副领事管辖。

② 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1843—1924），美国人。18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65年入中国海关工作，1867年任总税务司署管理汉文案，嗣升税务司。先后在九江、烟台、镇江、上海、宁波、广州、福州等口岸任职。

海领事馆和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多年。戈鲲化于1879年7月初从上海乘坐“格仑菲纳斯”(Glefinlas)号轮船前往波士顿,与他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五个孩子、一名女佣和一名翻译。到达波士顿后,根据哈佛大学的安排,从是年10月起,戈鲲化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中文班的讲座教授。他成为美国各大学里担任中文讲座教授职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戈鲲化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达两年多,1882年2月因患肺炎去世。其遗体和家人由杜德维护送回中国上海。虽然戈鲲化在哈佛教学时间短暂,所授学生只有五名,但却从此开了哈佛大学汉学的滥觞,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了解,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由他带到美国的中文班用书及其他有关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成为今天举世闻名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藏书的开始,他本人呈送给哈佛大学校长的诗集《人寿堂诗抄》现仍珍藏于该图书馆。鉴于他的贡献,他身着清朝官服的巨幅画像至今仍悬挂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大厅里。

本文所选译的手写体书信原件及报刊报道现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主要是美国驻牛庄领事鼎德、中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等人与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司库E·W·胡珀(E.W.Hooper)等人之间以及驻华各国有关使领官员及著名汉学家与鼎德之间就设立中文讲座的来往函件以及波士顿各报刊对此事的报道(UAI.20.877)。这些函件不仅对我们研究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中美商务、外交、文化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在翻译过程中视情形有所删减。注释为译者所注,主要参考《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信函选译

龔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7年2月22日，发白美国波士顿

亲爱的先生：

过去15年在中国商场和官场的经历使我相信，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犯了大错，即他们在抵达中华帝国时，没有掌握该国语言，而是一直依靠所谓的“洋泾浜英语”与此伟大帝国的臣民交往。近几年，美国在华商业和外交利益日益增大，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继续增长，直到变得比在东方其他国家的同类利益更为重要。美国在华利益的增长，使得此错误最令人痛心地点显得突出。

返美后，得知欧洲大陆的许多大学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已设立中文讲座，耶鲁大学正打算仿效欧洲，聘请卫三畏^①博士为中文讲座教授。阁下，如您所知，这一切使我考虑筹集一笔基金以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教授的可能性。

过去10年在中国旅居过的人很少会反驳我的看法：对于抱着学习是为了在国外谋求职位的年轻人来说，中国是可以带来成功和荣誉的最合适地方。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将提供两个永久性职位，即使馆参赞和中文翻译生。而且我相信，今后美国的领事职位均将由有能力的、学过所在国语言的人担任。

对在中国经商的商人和银行家来说，中国亦提供了若干机

^① 卫三畏 (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美国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1833年来华，为美国公理会工作。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1877年辞职回美，担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著有《简易汉语教程》、《中国总论》等书，并编有《汉英拼音字典》。

会。他们应越来越认识到脱离中国地方行政官或司库的必要性。由于语言的障碍，他们现在必须主要依靠这些人。

我相信，中国海关将会为有远见而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提供一些极好的职位（哈佛大学已有四位毕业生在中国海关任职，其中一人任职 12 年后，现已升为税务司，年薪 2000 英镑，其他三人在两年时间里中文进步显著，并掌握了职业工作知识，月薪 150 美元）。对于那些旨在某些行业寻求显赫生涯的人，中国将是带来巨大成功和荣誉的最理想国家。

在中国，上海至吴淞已开通一条 11 英里的短小铁路，这被普遍认为是修建横跨整个中华帝国的庞大铁路体系——相当于现在横跨美国中西部的铁路——的开端。这个事实应当能激发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为追求功名和对通过勘探、电报和铁路手段使中华帝国走向文明有所贡献而努力学习。

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的矿藏资源与美国辽阔的矿藏资源一样丰富。现已有一名英国专家受聘于福摩萨煤矿行业，加之所有权威人士坚定地认为，中国人一定会聘用外国采矿工程师，这将足以诱使某些人为在中国发财致富而学习中文。

对于那些将要进入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中国是一个最能赚钱的地方。在香港和中国通商口岸的律师，目前主要是伦敦律师，已认识到他们在华事业的价值，并感到他们作为明智的尊贵的外国人，在工作中非常需要中文。随着更多口岸的开放，会审公廨将会应运而生，以调停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案件。因此，未来的律师有希望跨出律师业已非常拥挤的美国，到竞争还很小的中国谋求有利发展。

上文已从经济利益角度指出，年轻人去中国可找到许多拓展自己兴趣的职位。不应忘记的是，通过这样做，他们将会扩展西方世界与现在实际上仍被排斥在民族国家大家庭之外的人类的一个重要部分之间的交流。此外，对于旅行家、科学家及其他许多

人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几乎没有开拓的领域，这将会吸引很多人。除薪水的考虑外，他们在这里会发现一个未曾涉足的国家、未曾涉猎的文学，两者内涵极为丰富。尽管我们可以教授科学知识，但是我们自己远远不可能在人文科学方面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主义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从遥远的古代发展下来的。

目前，我不打算建议设立中文讲座，因为我不清楚公众对此有何反映。但是，我认为，通过从中国聘请一两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主要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有他们的指导，加上现在可以弄到的优秀教材，通过采用北京的外国学生现在普遍使用的方法，任何有决心的人都可以掌握中文。

这项计划的实施每年只需要一笔数目不大的开销。如果您对此计划感到满意，我会乐于看看在我们的社区里能为筹集资金做点什么。

致敬！

您温顺的仆人 萧德

查尔斯·W·埃利奥特致萧德

1877年3月10日，发自波士顿哈佛大学

亲爱的先生：

带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您有关中国将会为受过教育且又掌握中文的美国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的来函。您关于筹集资金在数年内聘请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老师到哈佛担任中文讲座教授的计划非常有价值，您为此而作的努力将会得到我最热烈的支持。

在中国的公用事业、我们的领事行业以及中国的律师和工程行业，我看到了有理想而又能干的、通过致力掌握一定的中文口语和书面语言为取得成功做准备的年轻人将会享有的发财致富和获取荣誉的机会。

在上次的哈佛大学校董会上，我将您的建议提交董事会议讨论。董事们都乐于在其权限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以促进您的计划的实施。

哈佛大学校长及董事会认为，开展此项全新的教育事业需要帮助和指导，但是他们相信，您指导和促进此计划开展的热情，是与您提出该计划的洞察力和干劲一样大的。

相信我，亲爱的先生。

致以问候

非常真诚的 查尔斯·W·埃利奥特

龢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5月4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您10月9日函及时收悉。本月2日，我曾致电您：“麻省剑桥埃利奥特校长：教师安排妥当。龢德。”兹将电报复印件附上。高兴地告诉您，目前我已物色到一位有官衔的、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中国绅士，他愿意去哈佛担任为期三年的中文教师。他是一位作家，曾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生多年。可以肯定地宣布，中文教学课程将于10月开始。

要找一位合适且又愿意离开中国的人实在太难了，我不得不允以优厚的条件。

我将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及董事会与这位绅士达成一项正式协定：为他本人、他13岁的儿子和一名讲英语的佣人提供至剑桥及（在预期内）返回中国的旅费；付给月薪225美元，以支付一切生活费用，等等。薪水从9月1日起开始支付。

兹建议把我筹得的款项集中起来。我认为，在以后三年内，要筹集到另一笔基金以凑够10,000美元是不难的。这大约是实

施此计划的费用。比如说，8000 美元用于支付老师三年的薪水，2000 美元用于路费。这位先生可以教授 8 名学生，每天授课 8 小时或哈佛通常的课时量。

我选中的这位先生不会说英文，这在许多方面有利于中文班取得成功。他一定会使用威妥玛^①的教材。由于课本很难弄到，我会把我的那套寄去，并请我兄弟把他的那套也贡献出来，直到新版本出版。如果有谁能为戈先生在大学附近寻到食宿之处，那就好了。我会及时建议他离开中国，乘船前往波士顿。在波士顿，我想我那会说点中文的兄弟阿尔伯特·鼎特会接待这位先生，并会把他安置在剑桥自己的住处。这个计划是不难实现的，中文班的最后成功也是毋庸置疑的。

希望我的计划能得到哈佛校长及董事会批准。

非常忠诚的 鼎德

鼎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 年 5 月 27 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此函与本月 4 日和 21 日去函有关。兹谨向您提供一份我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及董事会与戈鲲化先生本日签订合同的中英文复印件。戈先生将在您的任命下自 9 月 1 日起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官话，为期三年。您可从合同了解到具体条件。

我说服戈先生携带妻子、两个儿子（分别为 7 岁和 11 岁）

^① 威妥玛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1847 年起，历任英国驻华汉文副使、驻上海副领事、使馆汉文正使、公使等职。1888 年起，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述集》等书。

和一名会说英文的中国佣人随行。他们将于6月底乘坐英国“格仑菲纳斯”号轮船直接前往纽约，这段航程预计需要50天。这样，戈先生本人及家人会较轻松地抵达剑桥，而且对于哈佛大学来说，也相对便宜些。戈先生在开始授课前还会有一些时间安定下来，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

戈先生不会说英文，但他很快就能学会一些。

我现在计划说服一两位在这里有较高社会地位、又有儿子在哈特福德城学习的中国绅士，同意在哈特福德出洋肄业局的儿子入哈佛大学而不是耶鲁大学学习，以便他们能很好地修学自己的母语，戈先生也可受益于他们的英语知识，让他们为他作翻译。

我会给戈先生寄去一些中文班必需的书籍以及中国汉学家介绍如何学习中文的信函。

非常忠实于您的 甬德

附：哈佛大学与戈鲲化之间立合同议据^①

大美驻牛庄领事官甬德，代哈佛书院山长等，与寓居宁波之大清知府銜候选同知戈鲲化，议定条款，开列于后：

一、哈佛书院山长等言定，延请戈鲲化在书院教习官话三年，为期自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每月束脩洋钱200元正。

二、哈佛书院山长等言定，戈鲲化携带一妻二子，住上等舱位，载至干姆白理嗤，^②又带一仆，住于下舱。路间除沽酒之外，所有一切船钱、房钱、车钱及应用行李等费，均由书院给发

① 1879年5月26日，美国驻牛庄领事甬德与寓居宁波的大清知府銜候选同知戈鲲化在上海订立合同。合同有中英文各一份，此处刊载的是中文合同，经译者标点、校对。

② 指波士顿坎布里奇（Cambridge）镇，又称剑桥镇。

矣。三年满后，仍照此式送回上海。

三、戈鲲化如三年之内病故，应将妻子、仆人，全数送回上海，一切盘川，戈姓不须花费。

四、山长言定，画押之时，先支一月束脩 200 元，以此合同作为收钱之据。一到干姆白理嗤，再支束脩 200 元。自开馆日起至一年后，即一千八百八十年九月初一日，按月扣除 100 元，接连四个月除清。

五、戈鲲化言定，哈佛书院课程、学生多寡、教法章程，均候山长主裁。

六、每月束脩 200 元，作戈鲲化一切花费。此外各项杂用，概不得向山长另支。

七、合同内如英汉文义字句有意见不符处，言定以英文为主。

今将合同缮就，英汉文合璧，一式三纸在。

大美国驻沪总领事衙门当堂画押盖印，各执一纸存照。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签字：肅德 戈鲲化

肅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 年 7 月 1 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收到您的电报后，我放下它来到餐厅，这里有我请来的一些知名中国学者，他们正在为戈鲲化先生饯行。戈先生明天将搭乘“格仑菲纳斯”号轮船，启程前往纽约。正当我坐在桌旁时，收到了您的电报：“筹款失败，取消合同。”这种情形是多么令人不快啊！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决定，我认为我必须将这位老师及家人一起送走。相信幸运会为该计划带来成功。

我希望有机会征求 F·帕克 (F. Parker) 先生的意见, 但是我认为, 所有我的朋友以及好意在捐款名单上签字的人都会清楚地认为, 我别无其他选择。

首先, 我受制于一份为期三年、月薪 200 美元的合同。其次, 戈先生已安排好他的私人事宜, 出租了房子, 为在美国旅居三年 (或许一生) 作好了一切准备; 其行李和家人已经上船, 财产已保险, 路费已交付。最后, 就哈佛大学而言, 这个中文教育计划引起了与中国缔约的欧洲各国的注意。我从欧洲各国驻中华帝国公使和总领事那里得知, 北京的总理衙门知道这件事情, 中国 and 外国在华的新闻媒介对此事给予了很高评价。我必须说, 我的处境相当困难, 也是如此地出人意料。然而, 我仍相信在捐款名单上签字的先生们, 在重新思考各种情形后, 他们会有所行动, 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由于处于艰难时刻, 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象丹尼尔·韦伯斯特^① 宣布偿还国债时那样决心坚定, 但是我知道, 在计划开始实施后, 如果必要的话, 我可以保证提供几千美元的资助。无论如何, 我可以筹到 10,000 美元, 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到计划的失败。我相信, 中文班定为三年 (比我最初预想的短两年), 将会使我们为一个教授讲座职位筹集基金成为可能。我将努力说服所有思维健全的人: 这个中文班本身不仅可以造就出一些优秀学者, 而且这些学者将会很快在美国国内及中国占据有利于美国的一般利益和商业利益的职位。

我已致函中国海关总务司赫德^②, 希望他在总税务司署为您提名的哈佛学生提供三个职位。下次当我辞去 18 年的领事职位

① 丹尼尔·韦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1841—1843 年任美国国务卿。

② 赫德 (Sir Robert Hart, 1835—1911), 英国人。1854 年奉派来华。先后任职于英国驻宁波、广州领事馆。1859 年加入中国海关。1863 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时，我将提醒国务卿威廉·M·埃瓦茨先生（William M. Evarts）。他曾许诺为哈佛中文班学生提供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永久翻译生职位。类似的任何其他计划能比这个计划更有价值？！

与戈先生随行的有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不过，所有人搭乘直达轮船的全部路费，并不比戈先生及其妻子乘坐陆路交通的费用多。

一旦到了剑桥，他的日常开销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格仑菲纳斯”号船明晚启航，将在厦门和另一个地方作短暂停靠。60天后，即大约9月1日，该船将抵达纽约。在这期间，我会就有关该计划的其他一些细节问题再致函与您，也向您提供一些中国知名汉学家对于该计划本身的意见。

我已同意戈先生携带五个而不是两个孩子随行。此处随寄一份补签条款，该条款应附在主合同之后。

向哈佛校长及董事会致敬！

非常信任您的 甬德

附：哈佛大学与戈鲲化之间合同补加条款

兹再议定，又加三女，住上等舱；又加一仆，住下等舱。其章程与第二款同。惟三年后，仍照现在所搭捷径之船，送回上海。又照。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签字：甬德 戈鲲化

甬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7月1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以几乎是公文的口气致函您，现在谨想私下说，我觉得我

在同残酷的命运作斗争。

两年来，我以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追求该计划的实现，我必须成功。当我敷衍地读到杜德维给您去函的复印件时，我感到非常生气。他在信中不辞辛劳地表述了对我计划的看法。我立刻准备了许多反驳意见。

杜德维先生是一位非常认真，但却相当胆小的人。不过，他正在好心地准备一项学习中文的计划。

亲爱的先生，现在我能对我的处境说点什么呢？我相信，当您被迫致电于我时，您是想到了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会带来不幸的灾难。但是本来很有希望的一项计划的失败（对于其后的世界变化无任何影响），却是我曾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当我浏览捐款名单时，我没有理由认为赞助人应该拒绝捐助，除非某位先生说他将赞助五年而不是三年。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说，在五年时间内，每年的筹款足够开销。我相信，两年后，捐款会源源不断。

在这种情形下，我想您会说，除了将这位老师送往美国外，我别无选择。签字的合同是不能轻易撕毁的，而且如果戈先生不能如约前往美国，我不知道他能够做些什么，才能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挽回名声。他携带妻子和五个孩子前往美国，这可能显得是一个可怕的负担。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先生对于他即将见到的美国人非常有信心。对于一位中国绅士来说，这样一项事业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我相信，戈一家会被证明是非常有趣、非常招人喜欢的，尤其是他那非常漂亮的两个儿子（9岁和11岁）。下次我将致函我的好友、新港的卫三畏教授和吴得禄先生^①。如果您

^① 吴得禄（F. F. Woodruff），美国人。1865年入中国海关工作，历任镇江、汉口、厦门、广州、芜湖、汕头、淡水等口岸副税务司、税务司。

觉得可行的话，我将请他们两人前往剑桥，帮助筹建这个中文班。吴得禄与杜德维先生同时入中国海关工作，他现正在美国休假。

尽管形势看起来非常令人痛苦，令人尴尬，但是我认为我所提出的解释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去函与您商讨其他一些类似问题，但是我想等到您的复函，看看您的意见如何。

补充一点，我征求过帮助我在中国安排中文老师的一些朋友以及美国总领事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我除了将戈先生送往美国外，别无选择。

仍然非常信任您的 甬德

甬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7月15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我并不认为设立中文讲座没有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想象我弄到的那些捐款会失败，除非限制人们兴趣的一些东西出现。

不过，我相信您没有抛弃我。我谨想说，如果这个计划能实施两年，在必要的情况下，我将保证从我在波士顿拥有的财产中提供第三年的费用。我目前的处境，使人真正体会到屈辱的感觉。但是，因为对中文班的结果一直有信心，我能挺住。

期盼您的复函！

仍是信任您的 甬德

戴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7月15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随信附上本月1日去函及2日电报的复印件，对此我别无补充，并附寄本日我致国务院函及德国总领事馆翻译生穆麟德^①讨论中文学习的函件的复印件。穆麟德博士所著的一部论述中文学习的著作正在印刷之中。同时献上禧在明先生^②为我撰写的非常有价值的介绍中文学习方法的函件。禧在明先生是北京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生，对于他好心帮助安排中文老师戈鯤化先生一事，我非常感激。下封信我将寄去他为戈鯤化先生准备的文章的中文译文。我已致函我的好友、耶鲁大学中文教授卫三畏博士，请他大约于9月1日当“格仑菲纳斯”号轮船抵达纽约时，前往波士顿拜访您；同样我将致函中国海关的吴得禄先生，请他也这样做，并会见戈先生，为中文班的教学提出建议。

我建议派一名来自哈特福德出洋肄业局的哈佛中国学生前往纽约，迎接戈先生及其家人到波士顿剑桥。剑桥方面已为戈先生安排好住处。戈一家是我在中国遇见到的最有礼貌、最有趣的家庭。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

下封信我将告知您更多信息。我希望届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会表示愿意由您掌握哈佛中文班学生的几个提名，到他署里任职，那里是世界上报酬最优厚的地方。

① 穆麟德 (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 1848—1901)，德国人，著名汉学家。1869年进中国海关工作，1874年任驻华使馆翻译学生，后任德国驻天津领事。著有《中国人的家法》、《汉籍目录便览》、《满文读本》等书。

② 禧在明 (Walter C. Hillier, 1849—1927)，英国外交官。1879年任英国驻华使馆汉文副使。著有《怎样学习中国语文》，编有《袖珍英汉字典》。

威妥玛的著作是学生学习中文的必需教材，需求很大，但现已绝版。

戈先生随身带去完整的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我采购的，一个是我自己赠送给中文班的。下次遇有驶往美国的直达轮船，我希望能带去更多的教材和字典。我也希望附上威妥玛先生和其他知名汉学家对于这项教育计划的评价。他们的看法会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我会致函乔治·B·迪克斯维尔（George B. Dixwell）和我的兄弟阿尔伯特·甬特，他们两人学了一点中文，对我们会有帮助的。

最后，我必须承认，很难保证将捐款完全按原数筹集起来，因为计划已不完全是当时拟订的那样。的确，随着事情的进展，又带来了新的困难。请相信，在我的安排下，无论如何，在两年内能筹集足够的资金，使中文班继续开展下去。我将立即致函数位朋友。在美国时，他们使我相信，我是可以向他们求助的。

向哈佛大学校长及董事会致敬！

仍是非常信任您的 甬德

穆麟德致甬德

1879年7月15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甬德先生：

我必须祝贺您为您的计划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即寻找到了——一位合适且愿意离开自己祖国的中国绅士。中文老师是外国学生到达中国时的唯一帮助，因此，美国学生在美国的情形将会像在中国时遇到的一样。

年轻人到中国学习中文以使自己有资格在公共部门任职的一般计划是跟随中国老师阅读一些小册子。在北京的外国学生已普遍这样做，除了学中文外，不可能掌握任何其他知识。只有学了

两年中文后，学生才能在通商口岸找到职位，其职位会给他带来特别的好处。现在学生在国内学习其他知识的同时，可以学习中文，学生将受益匪浅。此外，掌握任何一种外语都会带来教育方面的益处，作为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载体的中文，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于其他语言。在国内获得的中文知识会给学生带来实际益处，在北京或中国其他地方的数年任职将会受益于全面的教育，学生从到中国之日起，就能胜任职责。

因此，您的计划本身就非常值得赞扬，因为通过这一计划，美国学生能获得在中国的学生同样的帮助，即一位中文老师。聘请一名外国教授，外加一名本国助手（耶鲁大学已模仿法国、德国和英国各大学开始这样做），将会为掌握中文打下科学的基础，并逐渐将中文引进语言学家的领域，这是现在迫切需要的东西。而在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您的计划促使美国在这方面带了头，美国应当受到祝贺。

诚挚的 穆麟德

杜德维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7月28日，发自宁波

亲爱的先生：

兹谨向您提供一份有关在戈鲲化先生指导下在哈佛大学开设中文班的备忘录。我将备忘录和信函分别寄出，因为您可能给其他人看其中的一封信而不是全部内容。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完成这件工作，但是我非常忙。我希望这封信到达时，不会因太晚而起不到作用。我想您会找到其他比我更有资格的人商讨这项新的计划。但是请接受我为哈佛大学的利益着想的真诚愿望。的确，几乎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哈佛大学。您可以看出，我的信写得很匆忙，但是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却不是仓促形成的。假如我

能在剑桥拜访您，我会回答所有您想问的问题。如果在有些事情上我不太乐观的话，那或许是我的性格所致。其他人对该计划则充满希望。

戈先生已离开中国，鼎德先生肯定已就此事以及如何接待他致函与您。戈先生介绍自己是华东安徽省徽州府人氏，现年44岁。22岁时，曾任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将领黄开榜的幕僚，并跟随他干了五六年。此后曾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达两年之久。随后移居宁波，并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其间一直在英国领事馆任职。戈先生没有学位，但是在中国，没有学位的优秀学者与拥有学位的人一样多。作一名老师，此人的确非常理想，而且他如此长时间地接触外国人及其思想和习俗，使他比其他学识渊博的中国本土学者（他们也许不怎么知道或注意外国人及其思想）更有资格担任目前的职位。的确，作为老师，一名博学的中国人对于初学口语的外国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即使假设这个人愿意到国外去（这是不可能的）。戈先生说自己捐得候选同知衔，为宁波候选同知，蓝顶戴，属九品官中的第五品。我怀疑此事是否属实，不过，这无关紧要。

我毫不怀疑戈先生担任教师的资格。我曾跟随他学过一段时间中文。此外，另外两位非常了解他的先生，对他的印象也很好。

您问他为什么愿意离开宁波前往美国，戈先生本人说是因为官府威胁要惩办他。他被怀疑是上海一家出版社发表的批评官员行为的某些不友好言论的作者。戈先生思想活跃，思维敏锐，口才出众，身体健康，待人随和。如果在美国旅居期间不引导戈先生为他的同胞的教育工作做一些事情，那将是一个遗憾。

人们会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掌握我在备忘录里提出的所有知识？在北京，英国公使馆的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应该学完威妥玛的口语教材，有时他们也研修一些其他的中文读物，比

如，中文版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皇帝的圣旨或简易小说。但是必须记住，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将所有时间全部用于中文学习，而且他们是生活在讲中文、学中文的气氛里。四五人一起比赛，在各个公使馆和海关总署还有其他一些人，所有人都在学中文。此外，他们的佣人、所交往的商人及周围的其他人，均为中国人，通过不同的“老师”，他们可以学到各种词汇。而且通常有一长者指导他们的学习。

至于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的计划，我认为，由于是为了在中国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学，应该选择在北京学习。我不完全了解龢德的计划。龢德对我怀疑他计划的价值感到恼火，或许正因为如此，最近他一直没有向我吐露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您的来函说到，此计划旨在满足美国人在中国的需要，我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此事。我认为，美国人在北京学习中文比在剑桥学更有利，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学习中文会耗掉太多时间，被弄得精疲力竭，难以应付大三或大四的其他课程。学习中文应该算一种职业，就像法律或医学一样，它根本不应属于本科生课程。或许这也是您的看法，或许您以为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聘请中文老师。

从现在所采取的步骤看来，有两三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在几年时间内，该计划能在哈佛大学设立一中国文学、语言、政治讲座教授职位，就像理雅各^①、卫三畏博士所占据的职位或其他地方的类似职位，那么龢德和我们的母校就该受到大大地祝贺。如果它间接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的华人，那也将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怀疑美国人在戈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对旅美

①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4—1897)，英国汉学家。1839年赴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73年返英，1875年起任英国牛津大学中文讲座教授。曾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著有《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等书。

华人会有所裨益，因为旅美华人多为广东人，他们不会说中国官话，甚至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过这点)。

总之，如果现在的计划是要成为美国政府在中国设立新型领事职位的基础，即由受过训练的翻译预定担任领事，那么，它就值得全力支持。我希望您能设法使人们对这一计划的担心引起政府（或国务院）的注意，使它保证为哈佛大学学生提供两三个或更多的驻华领事馆翻译职位，前提是他们掌握了中文。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目前的计划就有望获得成功。在人们学习中文时，这种具体的、功利的诱惑性质是存在的，这是使这一计划能开展下去的关键动力所在。因此，上述建议在我看来似乎是必要的，必须立即引起政府的注意。否则，我不相信任何年轻人会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我不能指望人们首先学习中文，然后到中国“寻求”机会。尽管人们会在中国找到事情做，但是风险太大。从学习得到的乐趣而言，掌握中文太困难、太令人疲乏不堪、太不赚钱，以致除了非同寻常的人之外，一般人是不可能坚持三个月以上的，除非此人有明确的目标，事先被任命一具体的职位。也许是我错了，缺乏信心，但是我自己得不出其他结论。

可能有一些对纯粹作为科学题目的东方语言感兴趣的人会跟随戈先生学习。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些人会希望尽可能快地探讨中国文学。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设立这样一个教授讲座职位是有益处的。这样的学生应该修学一种不同于我在备忘录中提出的课程。耶鲁大学的卫三畏博士是为他们设计课程的最佳人选。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应该按照我所制定的步骤开始，或许在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后，就应该放弃威妥玛的那套口语学习方法而修学教士晁德莅^①的《中国文化教程》。我会将此书寄给您。如果戈

^① 晁德莅 (Angelo Zottoli, 1826—1902)，意大利耶稣会教士，精通中文。1848年来华传教。著有《中国文化教程》等书。

先生在旅美期间能为他的中国同胞撰写中文著作，那将是此教授讲座职位的另一收获。我的上司赫德先生拒绝向知晓中文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许诺职位，他说他没有为英国和法国设有中文教授讲座职位的大学这样做。

法国政府聘用了一名中国教师到巴黎，为新任命的法国驻华领事官及其他外交官教授初级中文。但是这些学生到达中国后，不得不重新学习许多他们学过的东西。当然，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我没有与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西华^①就此事交换意见，因为那是肅德的管辖区域，也许西华先生愿意帮助说服国务院，许诺给予修学中文的哈佛毕业生领事职位。

在完全合格前，翻译生既要学习口语，同时又必须学习书面语言。我在备忘录里所说的全是关于口语的学习，没有涉及文献语言。威妥玛的书里收录有商业和政治档案。但是，哈佛大学中文班的学生至少在一年时间里不可能使用这些档案。

威妥玛先生准备修改他的《语言自述集》，包括口语和文献部分。不过，要等待整整一年，或许二年，新版才能出版。

希望您相信我急于为目前的计划提供一切帮助，也希望您在可能的情况下告知我计划的进展。我打算于 1880 年 5 月回美，相信那时您会让我提供任何我能给予的帮助。

致以最高的敬意！

您真诚的 杜德维（哈佛大学，1863 届）

① 西华（George Frederick Seward, 1840—1910），美国外交官。1861—1876 年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1876—1880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附：在戈鲲化指导下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口语备忘录

杜德维

戈鲲化先生平时讲的是南京普通话，这与北京官话差别不是很大。北京官话虽然流行，但南京普通话使用得更普遍。中文班将采用的教材是威妥玛先生所著《语言自述集》，此书遵循的是北京官话。戈先生或许熟悉此书，按照此书调节自己的发音不会有困难（参见艾约瑟^①的《普通话语法》第8、9、10页）。

来中国碰运气、寻求发财致富机会的外国人，通常是官员、传教士或商人。官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大不列颠、法国、德国、俄罗斯或美国的领事官员以及中国海关官员、为某些中国官员担任翻译的两三名外国人。现在，所有这些外国人都致力说北京官话。大多数领事官员刚开始在中国的生涯时，往往在北京住上一年或更长时间，以排除其他所有工作的干扰，专心学习北京官话。海关人员则在北京老师的指导下，在北京或所驻扎港口学习北京官话。

如果哈佛大学的学生打算到中国谋求官职，中国官话就是他们必须学习的语言。威妥玛先生的《语言自述集》认为，官话经变化而成的北京官话，是他们应该致力掌握的中文口语形式。戈先生教授北京官话基本不会出错。他教授南京普通话或南方普通话会更准确一些，但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合适教材，他只有采用威妥玛的方法。会说官话的官员具备了与当地官员做生意的语言能

① 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英国教士，著名汉学家。1848年来华，任英国伦敦会驻上海代理人。后在天津、北京传教。1880年起任中国海关翻译。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中国的佛教》、《中华帝国的岁入和税制》、《北京记》等书。

力，不管他居住在哪个港口，也不管当地通用的是哪种方言。

对于传教士来说，情形则有所不同。我不能想象哈佛的任何学生愿意在剑桥学习中文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传教士。但是，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打算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或长江流域的任何一个港口（重庆、南京、武汉、九江、汉口和宜昌）传教的人，就不应该在哈佛开始中文学习。但我仍然建议不开设这门课，因为准传教士从威妥玛的课程中几乎学不到什么宗教或神学用语，他们也不能像到中国后那样更深入地学习人们的日常用语。而且与外国官员和商人相比，传教士与中国人的联系会更为密切，因而他们在中国学习中文比在美国学习中文效果将会更好。

关于准商人，他们对中文学习的认识分歧很大。有些商人认为学习中文没有任何用处，有些人则持相反的意见。当然，如果商人住在南方的广州、汕头、厦门、福摩萨、福州或宁波，且只从事普通商业贸易，北京官话对于他将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接触的对象是商人阶层，而后者说的是当地的方言。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一个人准备在牛庄、天津、烟台或长江流域口岸居住并经商，如果他会说官话，对他来说那将是一件极为有利的事情。在上海，懂一点官话是有很大用处的。现已破产的琼记公司过去就认为职员应学习官话，并派出三四人到京城学习一年或更长时间。旗昌洋行每年也派出一两人到京城学习官话。但是，这些人中现在没有一个人仍在经商，有三人被吸引去担任美国领事馆翻译生，一人去了同文馆（丁韪良^①在北京主持的一所大学）担任教习。我知道的会说中文的商人或商业小职员不是很多，只能

①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来华传教。1869年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译有《万国公法》，著有《花甲记忆》、《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字》、《中国的觉醒》等书。

想起一两位曾卖武器给中国官员或在中国报社工作或在领事馆做事的人。总体来说，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几乎普遍都没有掌握中文，他们只是在数月间无意中学到一些单词。只是对北方和长江流域口岸的商人是否应该掌握中文，还存在有意见分歧。如果一个人选择去中国经商，我建议他不要参加哈佛大学的中文班。他应该在抵达中国之后，再决定该做什么。前述已表明，在哪个口岸，商人应该掌握哪种方言，如果他有决心这样做的话。

下文将简要叙述如何在中国学习北京官话。一般来说，学生选择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作为基础教材；住在北京，雇佣一名先生，这名先生是他实现目标的特别工具。如果学生有充沛的体力和毅力努力学习的话，整个白天和傍晚的一部分时间，他可以跟随先生学习。先生根本不懂学生的母语，学生也不懂中文。他们从威妥玛的教材开始，先生发音，学生尝试模仿。刚开始时，学生不能辨别他所听到的奇怪声音，他的耳朵辨别不出“四声”的明显区别。但是，他每天掌握一点，最后会取得成功。而且如果学生愿意越慢越彻底地学，他所花的时间会更短，取得的效果会更好。下面是禧在明先生向赫德提出的极好建议，禧在明是在华外国人中中文说得最好的人之一。他指出，“勤劳”和“反复练习”是中文学习中绝对必需的；“单调”和“疲劳”则是必须忍受的。我的上司赫德先生说：“在你完全掌握以前，不要翻到下一页。”

我认为三四人一个班最好。如果学生较多，则应分成两个班。

.....

鼎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7月29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我的信打扰您了吗？

兹随信寄去另一本禧在明先生论述中文学习的书籍；还有一本是寄给戈鲲化先生的。

再冒昧地附寄一便条给蒲安臣^①夫人。我不记得她在剑桥的地址了，我曾请她和她的女儿帮忙照顾戈先生一家。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现正受严重脑病折磨之苦。如果他完全康复，他会放弃原则，帮我为哈佛大学办事的。他会及时提供帮助的。他不能工作，也使我不能实现从中国寄出一套精致的集子的愿望（这套集子是在海关各埠帮助下编辑而成的。我会及时处理这件事）。

在得到您的复函前，我不知还有什么可说，除非我已按捐款名单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可以弄到钱。

非常信任您的 鼎德

鼎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7月29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我带着既兴奋又焦虑的复杂心情期待着您来函解释上月30

^①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外交官。1862年来华任美国驻华公使。1867年任满后，接受清廷聘请，代表中国赴西方各国接洽修约，曾与美国签定《蒲安臣条约》。

日的来电，同时我还信心十足地认为，由我对哈佛大学负责的这项计划不会失败。然而，令人失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必须承认，当我收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的来函时，我感到了失望。他在信里没有许诺为哈佛大学中文班提供在海关总税务司署任职的机会。不过，我仍希望赫德先生会改变主意，站在我一边，尽管他对其他机构的类似要求负有义务。

关于美国驻华公使馆和领事馆，我已经向国务卿威廉·M·埃瓦茨先生作了最雄辩的陈述。希望好心捐助我计划的先生们能有所行动，诚恳地促使计划开始实施。计划一旦开始实施，我就不担心它会失败。到目前为止，我已竭尽全力克服各种困难。我为今秋不能前往波士顿而感到遗憾。

祈盼复函，同时向您致敬！

非常信任您的 肅德

赫德致肅德

1879年8月4日，发自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

我亲爱的先生：

首先感谢您上月22日来函及随函附寄的您致哈佛大学埃利奥特校长函的复印件，谢谢您向我全面介绍了您在哈佛引进中文教学的计划。

我完完全全赞同引导那些打算到中国从事各种职业的外国人自己掌握中文的努力。但是，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计划，在指望得到那些在某一职位的人的实际支持以进一步开展它或利用它之前，此计划本身（而不是其预定的结果）必须能吸引那些在职的人。从您致埃利奥特校长的信可以看出，您期待的结果从总体上来讲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就计划本身而言，我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肯定会使此计划不能像预想的那样取得令人满意的

结果。当然，这也不能怪您，因为您本人也不谙熟中文，尽管您确实在中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聘请一位中国人去一所大学担任讲座教授，然后告诉公众说他们所需做的就是去听他的讲座，作好准备后赴中国工作，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在我鲁莽地建议任何人参加这个中文班之前，对双方都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首先，这位中国人说的是何种方言，他对于向外国人教授自己的语言有何想法，他将使用何种教材。可能这个中国人的发音很差，他对于向外国人传授中文的认识可能是不恰当的，他的教学方法可能没有新意。假设他完全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人——了解外国人想学什么，具有耐心，而且有一套方法，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他能教授的方言是否正是各个学生希望学习的？抱着前往中国担任官职愿望的人肯定想学官话。此人是北京人吗？希望经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生活的人会希望学习他们选定去的中国某个地区的方言，可能是广东话、汕头话、福建话、宁波话、上海话或其他某一方言。如果此人是北京人，他怎么能教授这些方言呢？即使他是北京人，假设所有学生是为去中国担任官职作准备而希望学官话，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或许是他们能正确地开始工作，或者是他们各自从老师那里受到严格训练，这种训练是在华外国人为能听懂或模仿中文发音所必需的。中国文人不会从事比向外国人教授中文更枯燥乏味的工作了，这是一种在几年里每日几小时为教授每个学生而重复进行的最寂寞、最单调的工作！我知道，在中国学习中文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种何等艰巨的任务，即使有经验丰富的朋友的建议和帮助，学生也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不做其他工作，每天跟着老师，全力投入中文学习。因而我倾向于认为，中文班的学生不可能取得很大进步，他们除学习中文外，还有其他的大学功课，他们在学习中文时，每周最多只能花三四个小时，而且是学生共同分享一个中国老师及其不完善的方法！中国老师在大学里要成功而有效地教授中文，学生成功而

有效地学习中文，一定需要一位熟悉中国事务、懂中文的明智的外国人的监督管理，不然，其结果只会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我想，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一定会感谢您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我认为，如果卫三畏博士被聘担任耶鲁大学教授，您邀请的中国人担任他的助手，这项试验也许更有希望取得成功。从总体上说，我的确认为，在卫三畏博士单独指导而没有中国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在美国学习中文，会比在一位无助的、没有监督的中国人指导下，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所取得的效果好一些，因为这位中国老师的教学会是毫无意义的胡乱拼凑，而卫三畏博士则有一套方法和措施。

至于海关任职问题，我很高兴地说，在我手下工作的四五位哈佛大学毕业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是入海关的人来中国之后、在工作需要许多中文知识以前，他们仍有许多时间学习中文。因此，我极力主张，那些打算来我这里就职的人，在到达中国之前不应浪费任何时间、金钱或精力去学中文，在美国他们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要作，而中文，他们在中国会学得更好。

仍是非常信任您的 赫德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马士^① 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9月2日，发自北京海关总署

亲爱的先生：

① 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英国人。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78年任职北京总税务司署，并兼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79年调任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帮办。信后附有马士同日写给赫德先生的有关如何学习中文的长篇文章，此处略去未译。

甬德先生请我为哈佛中文班的学生提几点建议，兹谨附寄所写建议。这些建议只是实用性的简短提示，几乎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一是因为杂务缠身，没有机会事先进行酝酿；二是禧在明先生告知我他已就中文教学问题提出建议。从我对此君的了解而言，我必须承认，他的建议非常有价值，我不可能提出更有用的补充内容。我同意他的看法，应该支持他，如有分歧之处，我当然应马上服从他的意见。

非常高兴哈佛大学鼓励甬德先生开展他的计划，这倒不是因为这个中文班将会有预期的那样好，因为我相信，中文班的学生既不能获得有用的学识，也不能学到新奇的知识。但是我希望这一计划的开展会导致一个美国人或英国人的任命，除了为哈佛大学作些翻译工作外，此人会放弃语言研究而担任哲学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圣贤的伦理学。这样一门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人们在哲学家箴言基础上形成的情感、礼仪、品行和习俗，这些哲学家早于柏拉图和希腊先哲，抑或与他们同时代。

您真诚的 马士

杜德维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9月9日，发自宁波

亲爱的埃利奥特校长：

我的上司赫德先生寄给我一份他致甬德先生的关于在哈佛大学开设中文讲座的复函，并补充说：

“如果您认为我的做法是合适的，您可以向埃利奥特校长解释为什么我不愿支持中文班。”

谨将赫德先生讨论此问题的信件复印一份给您，因为它清楚地反映了赫德的观点。可能甬德先生已将此函寄与您，但我不能

肯定，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要获得卫三畏博士对此计划的帮助是可能的。如果他答应这样做，将是非常有用的。

我承认我比赫德先生对此计划的评价要高，正如我在上次去信时对您所言。其他一些优秀评论家（赫德也是一名优秀评论家）对此事的看法与他的意见相左。但是他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70 级的马士调任中国海关总署伦敦办事处帮办，马上要动身赴任。我认为，哈佛大学的四位毕业生——马士、客纳格^①、司必立^②和墨贤理^③中文都学得非常好。我虽未曾与他们共处过，但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言，可以确信这一点。我知道赫德先生对他们非常满意。

致以亲切问候

您真诚的 杜德维

戴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 年 10 月 1 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收到您 7 月 4 日来函，感到非常满意，谢谢您的评价。我希望中文老师戈先生已安全抵达剑桥。我所做的使其旅途舒适的某

① 容纳格 (Charles C. Clarke)，美国人。1874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即考入中国海关工作。

② 司必立 (W. F. Spinney)，美国人。1874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即考入中国海关工作。

③ 墨贤理 (Henry Ferdinand Merrill, 1853—1935)，美国人。1874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即考入中国海关工作。1884 年署理台南海关帮办。后历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宁波、芜湖、天津、广州、上海各埠税务司等职。

些努力，以及在这种新环境里校长所做的努力，将会被证明是体贴周到和成功的。

我实在担心我会因为该中文教育计划由五年改为三年而受到责难。假定我的赞助人将这件事留由我自己决定，时间就只是名义上的改变。事实是，我的许多朋友正是因为五年时间太长而不太愿意提供赞助。五年！有人说，那时我们在哪儿？而且只有由中国最有权威的人士保证，一个有决心的学者在三年内才能在中文上取得巨大进步，以致能使该计划获得决定性的成功，我的努力才能以最好的结局告终。

我承认我感到乐观（如我现在的感觉）的是，在计划开始实施后，我能筹集足够的资金，以支付因有预料之外的事发生而使捐款出现赤字，因为除我的私交外，还有更多的人对此计划感兴趣。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对此计划的责任已经终结，相反，我认为我的责任一直到它作为一项永久性事业建立起来为止。

在得知戈先生抵达后，我会给他发一封诚恳的建议兼祝贺函，并给中文班寄去更多书籍等。我只希望这位老师会被证明是一位卖力的、勤劳的人，他的学生中有些会是出色的。

我的一些朋友好心地祝贺此计划付诸实施，出自他们手笔的这些信函会是非常有影响的，谨呈转给哈佛大学校长及董事会。兹附寄丁韪良教授的祝贺函。

非常信任您的 肅德

附：丁韪良致肅德

1879年9月8日，发自北京同文馆

亲爱的先生：

欣闻您值得赞许的计划获得成功。……您通过聘请一位中国

学者到我们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担任讲座教授，将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

耶鲁大学通过聘请一位美国人担任中文讲座教授，对消除美国学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一种责难——东方问题研究中最宽广的领域完全被忽视——作出了贡献。由于您明智的努力，哈佛大学通过获得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教授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学，在这方面已取得了特别进展。其他大学如果对于中国文学有兴趣，将会进行仿效，因为它们在这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文学习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至于中文学习引人注意的理由，此处无须赘述。尽管中文不属于我们的语系，因此不会有助于阐述我们自己的历史，但是它作为人类语言中另一伟大语系的最好代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中国文学不必经过高度修饰，仅它的悠久历史和新颖之处就能更好地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学。而对于哲学家来说，中文由于体现了人类历史最悠久的民族的经历，因而代表了民族生存中一种更高的价值。毫无疑问，世界各国对中文感兴趣的事实表明，只有耐心的劳作才能使它们发展。我在最近一期《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炼丹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而它是主导近代世界发展进程的科学的的一个分支。我的朋友艾约瑟指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人早在13世纪时就知道指南针的科学变化。他认为，不幸的是大多数学生只满足于表面的东西，很少有人能深入到更深层或致力研碎包含珍贵矿藏的岩石。当人们能更系统地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可以期待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来酬答人们的辛勤耕耘，并让世人感到震惊。

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方面的努力或在一位杰出的中国人帮助下学习中文的机会更受鼓励。同样，您作出如此多努力促进开展的

中文学习也是最应受到鼓励的。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中文是一门死的语言，但它没有停止发展。它是以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形式开始的，并迅速地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政治和商业价值。而且，中文还是学习日文、韩文和南亚半岛各种方言不可缺少的钥匙。

我相信，您开创的这项工作会很好地保持下去，不仅使年轻人有条件到中国求职，而且将在美国培育出一个学者团体，使他们在掌握东亚的语言和其他知识方面能与欧洲的饱学之士媲美。

祝贺您的这项公益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

您真诚的 丁韪良

戴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10月22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再次对您8月20日来函表示感谢，但是您的评价和绝大多数赞助人对于试验期由五年改为三年的意见令我非常担心。正如我本月1日去函所言，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变化，希望在两年期满之前能凑够资金，让答应赞助五年的人在此期间提供赞助款。如果在进行了18个月的努力后失掉与戈先生这样一个合适人选达成协议的机会，整个计划不知会推迟到什么时候才能实施。我将就此事致函我的赞助人，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位教师的评价。

如果在华盛顿的麻省代表支持我的行动，我相信，他们会促使国务卿威廉·M·埃瓦茨和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任命驻华外交人员和领事。我们在那里的利益扩展如此之大，以致于要求我们将来派出高质量的人才，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短期的职位，也无论是高级还是低级的职位。

《当代评论》载有一篇麦华陀爵士^①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未来》，此文正好与我的观点相同。

很高兴获悉戈先生及其一行平安抵达剑桥。您当然相信，我急于知道今后事情进展如何。

非常信任您的 鼎德

鼎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79年12月22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上月3日的来函。

在我看来，有关戈先生的事情，进展正如我希望的或期待的那样，他现已舒适地安顿下来，而且显然成功地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哈佛大学知名人士的好心关照。我想，所有这一切将被证明是中文班最后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初步准备工作。

如果说我对于目前还没有学生报名参加中文班感到有一丝的沮丧，那就不值得提我与此计划的关系了

您附寄的广告宣传将会吸引大约八名学生。我对您打算向其他一些大学宣布此项计划，欢迎他们的毕业生参加哈佛中文班的想法印象非常深刻。

我相信，西部的大学会有一些学生报名。希望卫三畏博士今冬能顺利地访问剑桥。目前没有人知道他对此计划的看法。我荣幸地转达了您对禧在明先生和杜德维先生的谢意。很高兴我的兄

① 麦华陀 (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英国领事官。英国伦敦会教士麦都思之子。1839年来华。1843年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1848年代理驻厦门领事，1850年任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1854年任驻福州领事，1860年署理上海领事，1865年专任汉口领事，1868年再度署理上海领事。

弟能提供如此多的帮助，我会尊重他对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他会适当地注意国人对戈先生的一些行为的好奇，完全如他在一封特别的信中提到的。随信附寄英国领事固威林^①先生及其在中国的同事达文波^②先生的来函。

现在我只希望，在冬季学期，能有两三名学生参加中文班，这是该计划成功的第二步。我相信其他学校会仿效。实际上我们的政府会注意到这个中文班，因为在中国，它必须有或者没有翻译。

亲爱的先生，我现在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计划的实施需要更多的资金，我正在慢慢地筹集。

非常信任您的 鼎德

又启：

德国政府去年因死亡而失去了四名汉学家。德国总领事馆正把我们计划的详细内容呈送柏林。我将从德国给您招一名学生去哈佛学习英文、中文和国际关系。

附：达文波致鼎德

1879年11月17日，发自上海

我亲爱的先生：

我一直非常有兴趣地关注着您值得称赞的努力，即在一位中

① 固威林 (William M. Cooper)，英国外交官。1869—1874年署理英国驻台南(打狗)领事，并兼代署理法国、德国驻台南领事。1877—1887年任英国驻宁波领事，同年兼任奥匈驻宁波领事，1884年7月兼代署理法国驻宁波领事，1887年兼任丹麦驻宁波领事。

② 达文波 (Arthur Davenport, 1836—1916)，英国领事官。先后任上海领事馆二等翻译、镇江署理领事、汉口领事馆翻译、上海副领事、北京英国使馆汉务参赞、上海领事兼会审公廨陪审官、烟台领事、署理上海领事、天津领事。1879年时署理上海领事。

国学者的现场指导下促使您的同胞掌握中文。毫无疑问，年轻人在国内比在中国时能更为有效地开展中文学习。在中国，他们的学习常常被商务活动所打断，他们的精力和工作能力受到那炎热的令人疲倦的气候的极大影响。就我本人的经历来说，在伦敦皇家学院，我在萨姆纳斯教授的杰出指导下学习中文，几个月里就学着造了一千个单词，也掌握了日常会话的一些句型。当我到达中国时，我发现我所掌握的语法知识和单字对我非常有用。的确，鉴于到达中国后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归我支配，我完全相信，如果不是有幸地在英国打好基础，我将根本不能成功地掌握中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发音不标准，我非常难过和沮丧地发现，当我重复我如此认真学来的句子时，我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听不懂我的话。学会不标准的发音是容易的，要纠正却是很困难的。这就是那些在国内学习中文而又希望中国人能听得懂的学生需要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老师的最充分的理由。再说明一点，对于那些只希望获得一点文字知识以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正确发音虽然相对来说是次要的，但中国老师提供的帮助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除了马若瑟^①的《中国语文札记》、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和其他一些基本著作外，学生没有任何其他可供使用的字典或参考书。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夸张地说，在最初几年里，一个能力平平的学生通过中国老师的帮助，在一个月里学到的中文，与在没有中国老师指导下在三个月里所学的一样多。您派往美国的那位先生通过亲身经历，应该已经学会如何将语言传授给外国人，这一点绝对是有益处的；当然，这一点不是通过有关中文的公开讲演来实现，而是通过学生在教室里的努力工作

① 马若瑟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emare, 1666—1735)，法国耶稣会士。1698年来华，在江西传教达25年之久。精通中文，著有《中国语文札记》、《中国古书中基督教义之遗迹》等书。

来进行。我还乐意指出，戈先生说的有时被误称为北京普通话或宫廷话的语言，是中国普遍使用的、与各地方言（土话）不同的语言，即真正的官话，它使人能与中国各地的文人交谈。

相信我 您忠诚的 达文波

附：固威林致鼎德

1879年11月21日，发自宁波

我亲爱的先生：

上批美国邮件到来时，我收到戈先生的来函，告知他已平安抵达哈佛以及他对于自己受到的接待及住所安排是多么地满意。我对他还记得我而感到高兴，因为正如您所了解的，感恩是他的同胞所具有的一种非同寻常的美德。尽管我很了解他——他在我手下工作了近三年，但我还是担心，当他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中国人的个性时，中国人的那种自大本性会使情形本身对他自己不利，除非您确实已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发现他不仅随和恭顺，而且会办事，并因此使我的领事馆获得了当地官府的尊重。他的行为使我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没有欺骗过我。我与好几位这样的人有关系，我几乎记不起我曾给予他人如此高的评价。尽管如此，我有时还是不得不极力提醒戈老师，时间证明我的做法是有益的。现在我担心，那些负责戈先生事务的人士在采取这种措施时会犹豫不决。

那些在中文学习方面取得某些进展的外国人，对于是应该在国内还是到达中国后开始学习中文，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我在好几个场合与杜德维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杜持后一种意见，认为年轻人在离开自己的国家前，最好应该将时间花在其他方面的学习上，完成一个良好的全面教育，尽情地享受挚友的友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着一个人的办事原则；当一个人投身于

中文学习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时，从一开始他就被要求在记忆方面作出巨大的持续努力，他应该在一段时间内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以使自己在变得泄气之前能拼命学习；听力是口语的第一道难关，在美国学习中文是不可能得到在中国的那种帮助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人被激发起来决定前往中国的努力不应该浪费或受到限制；最好是早一点抽空悠闲而持续地学习中文；对于急匆匆学习中文难以克服的书面语言的困难，在他逐渐熟悉中文表意文字之前会慢慢消失；对一国语言有所掌握的学生，在到达该国时他的学习会获得新的激励，并会为他自己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最后，每个在欧洲致力中文学习的人很少感到遗憾，他会从自己所学的知识中发现很大的好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许多来中国担任领事馆翻译生的人，他们的经历已被证明是可悲的失败；如果当时要求他们在英国经过六个月的语言实习期，他们根本就不会来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表明和认为自己没有能力、非常不喜欢学习中文。

我可以代表杜德维和我本人，希望设立中文讲座的计划进一步开展下去，并有一个公平的尝试。但是我相信，他会像我对计划的成功感到高兴一样感到失望。在我看来，作为一名老师，没有比戈先生更合适的人能担任现在这个职位。我们对戈先生应给予充分的体谅，以引起对他的境遇的关注。应该清楚地让他知道，他受尊重的所有前提在于他开展中文学习的方式。他是中国罕见的那种优秀老师之一，能不厌其烦地纠正学生的错误。我希望并相信，他的教学会给他带来声誉。

您忠诚的 固威林

戴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

1880年6月29日，发自上海

亲爱的先生：

下周我将托一艘直达纽约的轮船捎去一个包裹，内有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司登得^①、马礼逊^②和卫三畏等人编撰的有关中文学习的字典。

希望我们的政府迟早会对哈佛中文班发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名翻译生在驻华领事馆工作。我希望您会为下面这个消息而感到高兴：在我发此函时，巴西国驻华特使喀拉多（Senhor Eduardo Callado）将敦促巴西皇帝立即遣派四名学生到哈佛大学学习。

仍是非常信任您的 戴德

杜德维致 E·W·胡珀

1882年5月18日，发自上海

亲爱的胡珀先生：

我必须匆匆收笔，因为再过一小时就赶不上寄信了。抵达上海后一直非常忙，还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介绍戈一家的情况。他们现住在上海，孩子们刚开始去一所中英文双语学校上学。

① 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 1833—1884），英国人。1869年来华，曾在中国海关烟台、上海、温州及汕头等口岸任职。1883年任台南代理税务司。著有《中国的官宦》，编有《汉英袖珍字典》、《汉英合璧相连字典》。

②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英国伦敦会教士。1807年来华传教，为西方第一位来华基督新教教士。精通中文，著有《汉语语法》，编有《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

刘恩^①教授写信告诉我，哈佛已筹到一笔 4000 美元的“基金”（我猜想它可能不包括戈先生 1200 美元的遗产）。我建议立即停止筹集更多的基金。更多的钱既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也会带来同样多的害处。这笔钱应留在美国进行投资。将利息每半年一次兑给戈家，比如寄存在上海旗昌洋行。

有关基金的事，待我了解到更多信息后，我会更详细地告诉您。上面所谈的是我深思熟虑的结论，我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在美国时埃利奥特校长希望如此。

非常信任您的 杜德维

杜德维致 E·W·胡珀先生

1882 年 8 月 10 日，发自上海

亲爱的胡珀先生：

戈一家很好，住在上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上周日我去拜访过他们，他们住在一个体面地方的一套较小的中国公寓里，共有四个房间。环境尽管不错，但是狭小炎热。而且该处离戈的长子上学的学校很远，房租还很贵，就像上海各处的情形一样。由于戈夫人的身体不好，加之总体上来讲她缺乏理家的能力，房间比较脏。戈夫人是一位好女人，但缺乏主见。我担心凡事她都依从长子的要求。他们几乎全部取走了寄存在旗昌洋行的 300 美元，而且希望收到更多。

戈夫人身体不好，无力持家。我说服她雇一女佣帮忙，每月付 1.50 美元外加伙食。这样或许家里会管理得更好——更好的

① 刘恩 (George Martin. Lane)，哈佛大学著名拉丁文教授。为戈氏在哈佛的挚友之一，对中文很有兴趣，曾跟随戈鲲化在哈佛学习中文，同时教授戈氏学英文。

伙食，而且更经济一些，因为戈夫人容易被欺骗。我想这名女佣是值得信赖的，她是由我的一位好友推荐的。下一步工作是在郊区农村找一处房租更低廉的房子。戈的长子的学校还有五天就要放假了，我想我可以说服戈一家搬家。

戈的三个女儿都很好。长女此时应该受点教育。二子是一个懂事的小孩，但是性格温顺腼腆，有时不能按时上学。我为他们联系的这所学校比较有名，它是由知名绅士林乐知教士^① 监管的中西书院，学费不太贵。戈的长子对该校似乎感到满意，他主要是在该校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经典。林乐知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既勤奋又聪明。我想他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学，正如学校以中国人的方式所教授的那样，对他会有好处的。他所需要的是更幽雅的仪态和更尊重自己国家的语言和制度。他不应该成为很糟糕的那种美国人，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被宠坏。

我认为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有：第一，劝说戈一家在上海或在宁波老家不远处农村购买一处小地方。第二，让两个男孩在上海上学，学习中文和英文。第三，用在麻省筹集的基金收入支付他们的所有开销。该基金应在美国本土上进行投资，然后将利息按季度兑给他们。

我参观过圣约翰书院，该校地处离上海五英里的农村。我认为，下学期两个男孩和长女最好到那里去上学。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经营的一所学校。学校环境优美，有大约 80 名男生，还有许多女生。只要能支付食宿费用，戈的孩子们就可以去那里

① 林乐知 (Young John Aallen, 1836—1907)，美国传教士。1860 年来华传教。1868 年起在上海自费主编《教会新报》（该报于 1874 年改称《万国公报》）。1879 年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1882 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

上学。在那里，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最好的管理。施约瑟^①为该书院院长。不过该校具体事务现在由教士文惠廉第二^②主管，他是著名主教文惠廉^③之子。孩子们可以在学校过周末，如果母亲能在附近住下，周日他们可以回家团聚。

如果书院的负责人文惠廉第二及其后继者同意的话，让他们担任五年期的戈氏基金的董事，或许还是不错的。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可我不是，甚至我认为自己不是戈家的合适监护人。五年后，也许不用五年，戈的长子就能自立，我希望他能培养起照顾母亲和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

致以亲切问候

仍是您真诚的 杜德维

杜德维致 E·W·胡珀

1882 年 9 月 18 日发自上海

亲爱的胡珀先生：

在我看来，3763 美元的捐款的确是非常可观的。如果董事能挣得 6% 的收入，毫无疑问，戈一家会过得很舒适。

昨日我看望过他们。母亲看起来很高兴。她雇有一名女佣，每月支付 1.5 美元的巨额费用外加伙食。女佣是必要的。戈的长

① 施约瑟 (Samuel Isaac Schereschewsky, 1831—1906)，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859 年来华，在北京传教。1877—1881 年任圣公会上海区主教，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及圣玛利亚女校。

② 文惠廉第二 (William Jones Boone, Jr., 1846—1891)，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之子，生于上海。1884 年起任圣公会上海区主教。

③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为美国圣公会来华最早的传教士之一。1840 年到澳门，1842 年在厦门设站传教，1844 年被选为主教。1845 年起在上海传教。1864 年死于上海。

子现在表现很好。一周前他又去上海林乐知的中西书院上学了，这学期学习英文和中国经典。我说服戈一家（母亲和两个男孩）搬到五英里外地处农村的圣约翰书院（美国圣公会创办）。我打算让两个男孩，也许还有长女去那里上学，那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母亲同意了，长子却反对。我还没有时间详细地考察那儿和其他地方，也用不着特别着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买房子，然后是（大约在一个月內）护送孩子父亲的遗体回宁波安葬。我想让葬礼搞得既体面又不浪费。至于买房子，他们会等到得到父亲的遗产基金后再着手。

您真诚的 杜德维

二、波士顿各报刊有关戈鯤化的报道^①

1. 戈鯤化与哈佛的中文讲座

——《每日图画报》(The Daily Graphic)

1879年11月23日，星期一

在1880年代^②，中国人出现在美国本是一件寻常的事情，但是上层中国官员却是不常见的。今天我们发表了一幅由波士顿的沃伦先生拍摄的中国官员、哈佛中文教员戈鯤化的照片。戈先生刚刚到达剑桥，与他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非常可爱的五个孩子。他大约45岁，举止幽雅，使人想起老派的英国或美国绅士。应该祝贺哈佛大学有勇气和远见成为这项学术新领域的先驱。它

^① 这部分译自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有关戈鯤化的各种报道。原文时间和作者有的不详；译文视情形有所删减。

^② 原文如此。

不久前明确宣布，从10月22日起，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在哈佛大学修学每日的中文课程。这项试验是一项全新的尝试，人们自然会对课程的开设办法、规模及有关问题感兴趣。官话是整个中华帝国官员的通用语言，也是中国文学的载体。它在中国北方的各个口岸如牛庄、天津、烟台或长江流域的口岸如上海等使用得更为普遍，在南方的口岸如广州、汕头、厦门、台湾、福州或宁波，则不太流行。到美国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为广东人，他们根本不懂官话。哈佛大学提供的中文教学可以对下列各类人士开放：

(1) 希望自己直接熟悉中国文学、历史和政治的学生。

(2) 希望将来到中国担任官职的人，要么任职于美国或欧洲某国政府驻华领事馆，要么任职于中国海关。官话是他们与中国所有口岸的当地官员交往的必用语言，不管当地流行的是哪种方言。

(3) 希望到流行官话的中国通商口岸经商的商人，或者愿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想完全依赖翻译的商人。

(4) 传教士，特别是那些希望在掌握他们所在宣教地的方言外，再增加一点官话知识的传教士。

现在还不能预料哈佛大学这一举措的最后结果如何。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有时还互相为敌，但是语言文化的交流将会促进友谊与和平的发展。茶叶箱和爆竹箱上的各种类似象形文字的符号，将会象美国各个乡村商店里的门牌一样，使普通的美国孩子觉得通俗易懂，这一天或许是会到来的。派遣传教士到一个似乎一点也不如我们聪明、完全不如我们道德的国家，看起来有些奇怪。中国本身是否有能力像我们将给她带去巨大好处一样，也给我们带来相同的利益，还有待证明。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即不管新的西方文明会给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带去什么好处，通过促进相互贸易的交往，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采取的宗

教皈依宣传更易取得成功。

2. 哈佛大学教授戈鲲化及其家人

——《波士顿图书通讯》(The Boston Book Bulletin)

众所周知，在哈佛大学的教授中，有一位中国语言老师。大约二年前，美国驻牛庄领事聃德先生提议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在征得从事对华贸易的波士顿商人的同意后，哈佛大学接受了聃德的建议，通过捐款筹集了一笔基金，聃德被授权负责挑选一位合适的人选。最后聃德选中了一名有学识的中国人戈鲲化。戈先生在中国时是一名官员，他和他的家人一起从上海来到剑桥，将在哈佛大学教授三年“中国官话”，每月领取固定的薪水。中文课程不仅对本科生开放，校外人士除妇女外，只要缴纳一定的学费，也可以参加。

戈先生于1879年8月底到达剑桥，与他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孩子、一名女佣和一名翻译。这名女翻译在一生中是第一次担任此职，或许也是第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生活的这样的女性。戈教授住在剑桥哈佛大学附近的一幢小楼里，直到能找到条件更好、更方便的住所。他比人们预期还快地就与大家见面了，我们曾去他的住所拜访过他。

怀特·阿维克 (Wide Awake) 供稿

3. 戈鲲化教授逝世

——波士顿1882年2月20日，星期一

——哈佛大学中文教授因病去世

——教师的生平及与哈佛关系的确立

两周前患感冒的哈佛大学中文老师戈教授于昨日下午在剑桥

镇剑桥街 717 号的寓所去世。他可能是死于肺炎。

戈教授于 1838 年出生于中国宁波。他是一名学者，早年因在中国语言和文学上的成就而声名卓著。他被皇帝封为官员，为蓝顶戴。曾在宁波府担任几项重要职位。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任外事幕僚。他出版有两卷本的诗集，这些诗均作于宁波人寿堂。旅居美国期间，他仍用中文写诗；去世前已将其中一部分译成英文，准备来年出版。

戈教授与家人于 1879 年 9 月由宁波来到剑桥，以完成合同规定的为哈佛大学教授三年官话的使命。人们会记得，早在 1877 年，在中国旅居多年的波士顿人肅德先生筹集了一笔 8,750 美元的基金，以维持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老师来剑桥教授中国官话或古代汉语。其目的是要使年轻人培育起在中国政府担任高级职位以及在中国经商贸易的能力，以促进中美两国的商务往来。当时要挑选一名有学识且又愿意离开自己祖国的中国绅士是很困难的。最后肅德选中了戈教授。在征得中国当地政府同意后，戈教授根据协定来到哈佛工作三年。他的使命在本学年末即将结束。邀请戈先生到美国教授中文的尝试被证明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一共教授了四五名学生。尽管学生人数不多，但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在宁波时，戈教授曾教过在华的英国和法国学生，他说哈佛大学有一名美国学生是他教过的所有外国学生中最出色的。大家认为，在哈佛跟随他学习中文的人基本上都具有轻松地与中国人交谈的能力，也差不多为将来在中国任职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戈教授于 1879 年到达剑桥时并不会说英语，但是到他去世时，他已能用英语流利交谈。他在身后留下妻子和六个孩子，孩子中最大的两个分别为 14 岁和 11 岁，这两个孩子在来美国之前，因有特殊造诣被皇帝封为官员。戈教授的遗体可能会送回中国安葬。

4. 戈鲲化的葬礼在哈佛大学阿普尔顿教堂举行

——哈佛大学官员和学生的一次大聚会

——C. C. 埃里福特 (C. C. Everett) 牧师致辞

——遗体的处理

——引用圣经和儒家经典赞扬戈鲲化

昨日，哈佛大学为中文教授戈鲲化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午，存放在一铅制灵柩的戈的遗体被抬进教堂。灵柩前面站着的是哈佛学校长埃利奥特和戈的长子。参加遗体告别的还有来自哈特福德幼童出洋肄业局的中国官员容闳、中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阿尔伯特·甬特、哈佛大学司库 E·W·胡珀先生、刘恩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和众多学生。仪式由哈佛神学院院长 C·C·埃里福特牧师主持。

埃里福特牧师作了下列即席演讲：“两年多以前，戈作为一名陌生人来到我们中间。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不仅来自另一个国家，还代表着另一个民族、另一种文明；他不仅说另一种语言，而且他的这种语言对我们来说是最艰深难懂的。一些最普通的科学、历史和地理知识，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小孩都知晓的事情，他都感到陌生。我们以好奇的心情期待着他的到来。我们尝试进入他的生活。我们想知道新东西对他有何影响，这里引起他注意的众多新事物是否会使他不知所措，他是否会被我们的文明曙光所震慑。但是当他来到这里后，有一个周日下午我们看到他与家人一边漫步一边阅读时，我们感觉到，他不仅为我们的街道带来了东方的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东方的壮观，而且带来了东方的沉着镇静。我们发现，在他向我们学习的同时，他也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认识到，我们经常听到的渊博的学识确实意味着某种东西，他在中国所享有的那种尊严也同样意味着某种东西。因此当我们遇到他时，我们就比以前所想象的更平等地对

待他。

如前所述，戈对人际关系的认识为我们与他的交往增加了许多魅力。戈对所见所闻总是倍感兴趣，孜孜以求，但他又总是能保持自我平衡。他总是忠于自我、忠于他的职责。他与别人交往的一个例子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当他拜访别人时，他具有绅士的老练机智，他会尊重我们社会的习俗；当他款待客人时，总是以中国的礼仪待客。在处理重大事情上，他也是如此。他虔诚认真地学习基督教经文，但是他知道如何将其中想要接受的东西译成他自己的哲学和宗教语言。正是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许多人的欢迎，所以当他去世时，我们有些人是在哀悼自己失去了一位私人朋友。所有人都为他的突然去世感到悲痛。在我们看来，他的逝世是如此的不是时候。正当他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准备向中国介绍他认为最值得介绍的美国东西时——他是一位思想开通进步的人，——正当他准备好开始此项工作时，他却离我们而去。大家对他遗留下的家人——在陌生国度的陌生人——深表同情。在他到达美国时以极度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人，在他去世时都泪眼朦胧。

在他的挚友看来，上述能吸引人的品质已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镇静威严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乐观、孩子般的幽默、机智和妙语。他在哈佛大学的工作是诚实认真的。在刚刚到达哈佛的日子里，他积极为自己的工作作准备；当学生来上课时，他的讲演引人入胜。在他去世前不久，当哈佛大学校长去看他时，尽管因病而说话艰难，但他还是尽力谈自己的工作，解释自己因病错过了多少课时。

关于我们非常乐意知道的深邃思想和情感方面，几乎还没有提及。他或许因为不太熟悉我们的语言而不能非常流利地谈论高深的话题，因此对在中国人看来很奇怪的这些话题会保持一定的沉默。我们在中国的大圣人孔子身上可以发现类似的品质。孔子

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他祈求上苍的保佑。当孔子被人误解时，他说到：‘有上苍，他理解我。’不过，当他的学生问他有关宗教、上苍和未来生活时，他没有答案，因为孔子不愿谈及这些话题。所以，孔子的这个门徒也许会像他的老师一样，对于我们时常如此随便谈论的话题避而不谈。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知道他是多么忠诚地追寻他的理想。我们没有必要争论基督教标准对于中国伟大先知的相对完美。耶稣的宗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然而，我们大家必须承认，孔子的标准比大多数基督教徒的生活标准更高；因此，在我们看来不太完美的儒家门徒，可能比不太虔诚地遵循本身更完美的模式的人更高一层。当我们思考这种代表着一种信仰而又与我们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时，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像他忠实于他的理想一样，忠实于我们自己的理想。

我说道他的逝世非常不合时宜，但是谁能说什么时候是适宜的，什么时候是不适宜的？他确实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他是一名老师，这不仅仅是对参加中文班的学生而言，对整个社区来说，也是如此。他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绅士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无论身穿什么服装，过什么样的生活。真正的学者也是如此。他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曾沾沾自喜我们已学有所成，但是通过戈的言行，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他使我们认识到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东西，即人性的完美。”

接下来，埃里福特博士颂读了几段《新约圣经》和儒家经典。……

仪式结束后，戈的遗体被送回他在剑桥的寓所。它将很快被送回中国安葬。也许三个月后，戈的遗孀将返回中国。戈教授的两个大孩子由于为最近中国北方的饥荒捐出相当于 500 美元的一笔钱而被皇帝授予官衔。通常只有在学识上很有造诣的人才能获得此类官衔。

5. 戈鲲化一家

——致《波士顿每日广告报》编辑

戈鲲化的家人回中国后的生活问题成了所有关心他们的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戈先生共有 6 个孩子，最大的 14 岁。戈的妻子比较文弱，没有能力或经验养育这一大家人，加上他们又没有任何遗产可以继承。哈佛大学将提供戈的家人返回上海的旅费，并一直支付戈的薪水，直到戈的家人抵达中国。但在这之后他们怎么办？负责哈特福德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官员以及戈鲲化在中国时的好友、中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先生认为，每年 300 美元的固定收入将足够维持戈一家的体面生活以及支付长子的教育费用。戈的长子的英语知识使他很快就能找到一份差事，以维持家人的生活。

因此，我们建议筹集一笔小小的基金，这笔基金将由哈佛大学的一名董事代为保管，并在美国进行投资。每个人都可以捐款。

——哈佛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

6. 戈鲲化到美国

1870 年代末，波士顿商人筹得 8,750 美元，以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中国官话的课程很重，每周 5 天，每天 8 小时。除女人外，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寻找一名有学识且又愿意离开中国的教员所花费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最后在 1879 年，在宁波英国领事馆任职达 15 年之久的中国官员戈鲲化被确定为理想人选。他是一名学者，熟悉外国人，又曾是一名好老师。

戈及其妻子、孩子、一名女佣和一名翻译一起来到美国。戈一家在剑桥受到盛情接待，住在大学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戈每天授课。他身着清朝官服，要求学生像中国学生对老师那样尊敬

他。他在任期里共教授了五名学生，但却“取得了满意结果”。戈出版有一本诗集，在1882年因肺炎去世前，他已将其中一部分译成英文，并加上注释。

当地报纸以敬佩的口吻报道了戈先生的逝世：“戈于1879年到达这里时不会说一句英语，但是到他去世时，他已能用英语进行流利的交谈。他风度翩翩，谦逊俭朴，受人喜爱。”哈佛大学的教职员筹集了一笔3,763美元的基金资助戈的家人。他们将回到中国。

7. 有关戈鲲化的报导

——1882年2月17日^①，星期五早晨，波士顿

戈鲲化先生是纯粹东方学术的典型代表。他代表着如此古老、宁静而优秀的中国文明来到剑桥，因此他因自己所具有的美德而立即受到人们的尊重。他是来教授一个新兴的民族去研究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文化。他教了我们很多东西，同时也从我们这里学到了许多。在他的社会里，我们有时会犯错误，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他却很少不知所措。

他思维敏捷，思想深刻，幽默乐观，沉着冷静。

哈佛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戈鲲化先生的突然去世，使我们在哈佛引进中文教学以增进美国在华商务利益的尝试悲哀地结束了。如果这项尝试对于那些捐钱和献出精力的人来说不令人满意，那么引进如此艰深的学习肯定不可能委托给更好的人。戈教授和蔼可亲，待人热情，对朋友忠诚，他是一位高尚可敬的绅士。他独特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他总是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没有人比他能更快地意识到别人对自己

^① 此处时间有误，待考证。

的注意及要求。他记忆力惊人，对人过目不忘。他置身于如此多人（开始时都是陌生人）中间，但却很快就结交了大批朋友，不仅有剑桥的居民，也有来自美国其他地方的知名人士。他在我们中间非常成功地为他自己的民族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有时两国间的情形使得他的这项职责变得非常微妙。在他在剑桥不到三年的旅居期内，美中两国间修改条约，导致了美国对他的民族日益增加的不信任。戈看到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从中国派遣了 100 余名学生到美国哈特福德学习西方语言和文明，但是在他旅美生活的短暂时间里，所有学生被召回国。戈在哈佛大学有一名跟随他学了一年的中国学生，但这名学生也被召回国。在霍利奥克、埃克塞特和新英格兰的其他学校，也有一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但在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全部都被召回了中国。我知道，戈先生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感到遗憾，而且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微妙处境，但是他并没有严厉地谴责任何一方。他总是尽一切努力忠实于自己的教学工作。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的高贵心灵和思想，他的这些品质使他成为这里和蔼可亲的主人和受欢迎的嘉宾。他到剑桥时没有一点英语基础，但经过艰苦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能很流利地用英语进行交谈。

幽默是他性格的最突出特点。除具有东方人的沉着冷静外，他还乐观向上。我从没有见他情绪低落过。

一个纯洁、正直的灵魂，一颗善良的心灵，问候人时的甜蜜微笑，将是我们对哈佛中文教授的永久记忆。

为资助最近刚去世的哈佛大学中文教员戈鲲化先生的家人而筹集的捐款，加上戈先生的薪水及变卖的家产，大约有 5000 多美元。这笔钱将由哈佛大学代为保管，进行投资，所得收入用于资助将回中国的戈鲲化的家人。人们相信，这样一笔基金将足够支付戈一家的生活，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能够承担赡养母亲

和妹妹的生活。

8. 戈鲲化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贡献

哈佛大学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兴趣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半期。1877 年，当顾盛^① 将其私人图书馆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波士顿的甯德先生呼吁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通过中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的帮助，筹得基金 8,750 美元。1879 年，中国浙江宁波学者戈鲲化被任命担任这个新职位，这是美国各大学第一位担任此职位的中国人。

这名中国学者的到来，可算是剑桥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哈佛名册》(Harvard Register)有关 1880 年 8 月的部分有如下评论：

“1880 年的开学日揭开了哈佛大学历史的新篇章。在这一年的教员中，有一名真正来自古老中华帝国的学者。任何一个有思想的观察家都会认为，戈鲲化的到来以及担任中文教员的使命，正在为他的古老帝国与我们年轻的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神秘的关系。”

关于戈先生对哈佛大学中文图书馆的贡献（戈鲲化身着清朝官服的全身画像至今仍悬挂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波士顿每日广告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 在 1882 年 1 月 9 日评论道：

“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名官员、一名知名作家，将一些中国文学经典著作带到了新大陆。其中最新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发表的诗集。”（他呈送给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奥利奥特的两卷本诗集《人寿堂诗抄》，现仍珍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① 顾盛 (Calcb Cushing, 1800—1879)，美国外交官。1843 年来华，1844 年代表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定《望厦条约》。

这就是哈佛大学汉学研究和中文图书馆的开始。从那时起，哈佛人，既有美国人又有中国人，不时地捐赠许多中文图书。……

9. 中 国 诗 人

哈佛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戈鲲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在唯一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老师指导下在美国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机会，这种机会也许今后许多年后才能出现。戈谙熟中国文学，并以自己的思想对丰富庞大的中国文学宝库作出了贡献。戈教授是一位诗人，由于成果卓著，来美之前在中国的文化圈里已小有名气。正是由于他出版了两卷本的诗集而获得的美名，才导致了他在哈佛大学的任命。

尽管在美国引进中文教学的这项事业是由旅居中国的美国商人发起的，并且实施这项计划的必要经费也是由他们筹集起来的，但是整个计划是以最广泛意义的现代学术精神拟订出来的。他们欣赏美国人对东方古代文明的好奇心。他们看到，通过为我们展示中国历史画卷，我们的视野将会得到多么大的拓宽；他们也认识到，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我们的狭隘思想将会随着中文学习而变得博大。他们非常了解中国人，因而知道，任何外国人想要与中国人贸易而获得好处，或者作为自己政府的代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得到中国人对他们的起码尊重，他必须完全了解中国人，对普通中国人的学识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为此，他们聘请了一位精通中国文学、熟悉中国社会生活、代表中国近代思想的饱学之士、一位会继续献身中国诗歌的人。

戈教授和蔼可亲，温文尔雅，擅长交友，待人真诚。他是作为老师来到美国的。如果他抵达美国时会说我们的语言，那对他将是最有用的，不过，他立即开始学习，并尽可能认真地完成这项任务。作为一名学生，他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令人吃惊的记

记忆力。他从来不需要老师教第二遍。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忠诚，正是因为这一点，无论学什么，他都能保持良好的记忆力。他花了大量精力克服任何错误。这都是得益于他早期所受的教育。学习中文的大多数学生都被要求加强记忆力的训练，具体做法是让学生背诵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学习中国文学的学者必须熟悉精通古老哲学的老学者的一切著述。

戈教授是一位诗人，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诗歌。其中有两卷在他来美国之前已在中国出版。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久一点，他的一些作品将会用英文发表，因为他已将其中一部分译成英文。他不仅尝试用我们的语言发表他的作品，以使作品更受欢迎，而且还不辞劳苦地继续开发诗人的灵感和才智。

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即兴而作，简短精炼，用英语很少超过12行。

戈诗人富于幻想。他的作品总是轻柔而幽雅，这是能吸引英语读者的诗歌特征之一。

戈教授还非常优美地模仿我们在节日赠送礼品的风俗。……

10.1880—1881 学年度

哈佛大学中文课程表^①

该学年度每学期每天都有中国官话课程。学生在该学年里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修学中文课，但最好在学期开始时参加。每天1小时跟随老师学习，2—3小时自学，这将是取得满意进展所必

① 该课程表译自《1880—1881 学年度哈佛大学课程表》(Course Catalog, Harvard University, 1880—1881 年)。1881—1882 学年度课程表中有关中文教学的部分与1880—1881 学年度的相同。1879—1880 和 1882—1883 学年度的课程表上没有中文课程的内容。

需的。

中文课对于大学各系学生是免费的；但是任何希望选修中文课的本科生必须首先获得学校有关部门的批准。

中文班按照下列条件对真正希望修学中文课的校外优秀人士开放：每学年交纳 150 美元的学费，可以预先交 1/3，每次交纳的学费不得少于 50 美元。对于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学校免除学费。

（译文中专用名词的翻译曾得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光域先生和朱东安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辽宁近代工业档案史料选编（二）

辽宁省档案馆 供稿

1. 奉天提学使司张鹤龄为请求拨股银扶助兴艺 工厂事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的呈文

（1907年8月3日）

提学使司为呈请事：案据创办兴艺工厂北河候选县丞顾孟养禀称，窃卑职投效沈垣，业经数载，幸荷极峰收录，奔走供差。每视边省居民不知工作为何物，陪都重地，究宜教养以兼施。于是积聚余薪，相邀同志，就东关外租赁民房，厂开兴艺，内容木厂、车厂、缝纫、纺织等厂，日新月异。开小民生计之源，教艺课文，化顽童闲游之性。于今一载，稍有端倪。无如成本太微，难资周转，屡承赏见，垂询情形，卑厂内容，谅在洞鉴。当蒙送到棉花二十五包，现请田委员估值价银三百九十四两四钱一分九厘两毫，敬谨存储。俟交冬令，良有要需，而秋夏之间，尚无接济。恳请宪台认助百股，并棉花价共作一百四十股。如蒙惠允，当即送呈股票，并请晤商当道诸公，鼎力吹嘘。倘有大发热肠，认股资助，藉以扩充厂务，周转市场，卑职幸甚，奉民幸甚。是否有当，不揣冒昧，敬求批示祇遵等情。据此。查奉省兵燹迭经，商民凋敝，土物既坐弃于地，外货又接踵而来，几于饮食日用之微，亦有仰给外来之势。诚非兼筹教养无以补救民生。而佣率之昂，日用之巨，又隐为实业

界无形阻力。该县丞筹措巨资，创设是厂，招集商股，广招艺徒。除学习车、木、缝纫、纺织各科外，又教以日用书算，与艺徒学堂办法互相表里，亟应设法提倡，以资劝导。查本司准前学务处移交公所外，库储有棉花二十五包，久存无用，恐有霉变，兼防不虞，已派员照市价核估，计值沈银三百九十四两四钱一分九厘两毫，当即发交该厂承销，即将售出之价作为附入该厂股本。兹因该厂扩充办理，本司复于请领学费项下拨银六百零五两五钱八分，连前承销之棉花收价，合银一千两作为一百股，俾该厂藉以维持。其官利、公积、余利等项，悉照商股，一律不得参差。是于学务公款无损丝毫，而于该厂声名不无裨益。除批飭该县丞遵照外，理合将该厂试办章程呈请宪台察核批准，立案施行。须至呈者。计呈兴艺工厂试办章程一份。右呈钦差大臣军督部堂徐、钦命巡抚部院唐。

奉天兴艺工厂试办章程

计 开

一、本公司为集股有限公司。

一、牌号曰兴艺工厂公司，未注册之前添试办二字，去公司二字。

一、本公司设在奉天省城大东门外砬子市，俟办有成效再设分公司于各省。

一、本公司内暂分五科：①缝纫科：专造海陆军营、学界、商界官生体操衣裤、帽靴及各种男女新式衣服并铺垫一切物件。②土木科：专造华洋等式房屋及学堂、军营、仕商合用各式家俱，并马车、人力车各物。金工附属于此科。③刷印科：专造商标、书籍、仿牌、花边各种印刷一切物品。④缫织科：专造改良缫丝、织绸及布匹、栏杆、丝带各件。⑤电化科：专造香胰、洋烛、电气镀彩及洋磁、玻璃各器具。

一、本公司定股本银五万两为限，现经试办先集银一万两，分为一千股，每股沈平银十两。发起人先认一百五十股，其余任亲友认买股票，多少随意，并不托人招集，免有冒充撞骗情弊。

一、股本统按常年六厘官利，于本公司收到股银之日起息，以后凭股单按年领取，每年年终结帐，二月初一日付息。

一、工师先由申、苏、宁、津等埠聘订，余则酌量聘用。

一、各科收纳学徒本酌量额招，其膳费归本公司承认。额外欲入厂学习者，须自行酌贴膳金。

一、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副经理一人，由各股东公商推举。

一、厂内执事分三处：工程处一人，批售处一人，厂务处一人。各科专事各一人。此归总经理开单会商各股东定夺。

一、本省绅商讲求实业素有名望者，由本公司聘为名誉赞助员，无定额。

一、每月小结，年终总结。除开支、官利外，匀作十成，以四成归在事者红股，二成为本公司公积，四成按股均分。

一、本公司不收洋股，倘附股之人将股票私售洋人，即将此股充公，将票注销。

一、本公司遇有会议事件，先由总经理先行投函或登报，约期邀集各股东再行议决。

一、股东欲将股票转售及抵押等事，必须通知本公司注册，以便另换名户，否则概不承认。

一、本公司事在初创，一切章程未能尽妥，凡有同志诸君，务必和衷共济，以图永久。

发起人 顾浩佳
(奉天省公署档)

2.1911 年营口私营机器厂调查表

工厂名称	管理人	制造品	技师	工人	夫役	合计
万聚鑫	张汉卿	制造轧油机器	6	30	4	40
万顺机器厂	滕殿祥	制造洋铲及零星铁具	4	20	2	26
广昌机器厂	陈喜增	制造轧油机器	5	20	2	27
荣记生机器厂	张树芬	制造各项零星机器	3	15	4	22
顺兴机器厂	于国嘉	制造轧油机器	2	7	2	11

(摘自营口县公署档)

3. 锦州民立第二工厂为请免销场

税事给省实业司的呈文

(1913 年 3 月 31 日)

锦州民立第二工厂呈请事：案奉司宪指令，本厂遵照招生，于三月十九日开办工作。惟织科造出成品，均在本城出售。于本月三十日税捐局饬差来厂，催征销场税。查销场税性质，乃由此城造货运往彼城销售者，始征销场税。如在西街造货，携至东街出售，即征销场税，毋乃近苛乎？似此，工业如何振兴，焉能抵制外溢。并本工厂于本城所购之线，已纳销场税；造出成品，复于本城出售，再征销场税，此中含有重征性质。然若全省一体，本厂亦不敢破格求轻。查广义、宁远等处公办、民办工厂等所造出成品在当城销售者，均无此等销场税，何一省中而此重彼轻？因此，呈请司宪鉴核，伏恳指令此等销场税应否取消，以资提倡工业而裕民生。谨呈实业司宪。

(奉天省公署档)

**4. 奉天工务总会为奉天实业合资有限火柴公司
申请立案事给省行政公署的呈文
(1914年2月19日)**

奉天工务总会为转呈事：案准奉天实业合资有限火柴公司发起人金寿山等呈称，为合资组设火柴公司请为转呈立案事。查现在大势，非注重实业必不足以致富强，而实业千端万绪，必查其为家家取用，而可以收容贫民，并可以挽回利权者为当务之急。火柴一项各家必用，一经设立工厂，可以收容贫民，使无业者各得营业，并可以抵制舶来火柴，藉以挽回利权。是以联合同志筹集资本六万元，先在省城设立总制造厂，嗣后再行推广。惟组设公司应准部章办理。是以拟定章程，呈请贵总会查核，转呈民政长鉴核，准予咨部立案，等情。准此。查火柴一项，人家必用。惜我省无人制造，以致外来火柴充满街衢，外溢利权，殊为可惜。兹准该实业火柴公司发起人请为转请立案前来，实于实业前途大有裨补，理合转呈。即请鉴核，准予咨部立案，实业幸甚。谨呈奉天行政公署。

（奉天省公署档）

**5. 抚顺瓢儿屯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向德商荣华洋行借款合同
(1914年3月22日)**

奉天商办抚顺瓢儿屯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商荣华洋行订立借款合同，经双方代表议定，条款如左：

一、奉天商办抚顺瓢儿屯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只称公司）议借之款，系为矿业上力谋扩张起见，经股东全体公举公司

协理程鸿基与董事傅士璽两人为磋商借款之全权代表。

二、德商荣华洋行允议借款，以行东文宴琳、杨文卿、阎廷瑞、吴朗亭为全权代表。

三、拟借总额定为英金二十万镑，分三期借入，以备陆续添购机器，建设矿井，筹备运道及增加流动资本之用。但第一期言定付款六万镑，自合同签字之日起，不得逾三个月；如逾限期，即将合同作废，而无赔偿。前项关于本矿一切工程设备事宜，得由荣华洋行所荐工程司商承公司总、协理同意后始得进行办理。至聘用工程司，另以合同订之。

四、借款年利以百分之六为率，自每期交款之日起照所交之款起息。

五、此项借款除承办人经理费外，应以百分之九十五交付实款。

六、此项借款定十五年还清，自第一期借款交足后起算，前五年只付利息，由第六年起，分年摊还本银（另列清单）。其利息即按以偿本银照减，至十五年一律还清。但前项分年还本清单内，须声明九年以后、十二年以前，公司得将未至还期银数之全部或一部提前偿还，只须每百分加价一厘，惟满十二年以后，则无须加价。

七、借款交付地点，须与荣华洋行商定之。

八、偿本付息均在奉天。

九、此项借款即以本矿原有之工程建筑，与现在扩张计划之工程建筑一切产业及其利润作为抵押（利润即公积金）。

十、此项借款合同偿清款之日，即行作废。

十一、此项借款订立合同须缮华英合璧文字各二份，公司收存各一份，荣华洋行收存各一份。如有疑义之处，以华文为准。

十二、此合同议定各款，系经公司抄呈农商部鉴核，于本年三月二十日奉到第三百五十四号部批，准其息借，是以双方正式

签字，各照议定条款切实进行。

奉天商办抚顺瓢儿屯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葆 贞
公司全权代表 程鸿基 傅士璽
德商荣华洋行全权代表 文燮林 杨文卿 阎廷瑞
吴朗亭

（奉天省公署档）

6. 抚顺瓢儿屯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请增矿区理由书

（1914年4月）

谨查矿业条例第十六条，煤矿以百七十亩以上十方里以下，其他各矿以五十亩以上五方里以下为限。又，前项之规定如因特别情形，农商总长认为必要时，得增减之，等语。是于分别限制之外，仍有量予维持之典，仰见立法具有精意存焉。兹本公司请增矿区连同原区合为五十方里者，实因特别情形，约有数端，谨将理由分述如下：

一、因增本关系。查本公司开办之初，只有资本二万元，故原领矿区三百一十五亩有强，土法开采仅可敷用。嗣经前后发起人陆续加入资本至十五万元，参用机器抽水，做法稍大，则原领矿区已有不敷使用之势。今年又经先后呈准扩张改组办法，添招新股八十五万元，并息借德商英金二十万磅，是资本特别增加，则矿区亦不能不因而特别增加。此因增本关系具有特别情形之理由者一也。

二、因借款关系。查本公司于本年三月呈经大部批准，息借德商荣华洋行英金二十万磅之合同第五款订明，此项借款定十五年还清。若矿区范围太狭，诚恐不敷开采，难以保息及准备还债。故对于矿区之增加，不能不稍从宽筹，以免将来棘手。此因

借款关系具有特别情形之理由者二也。

三、因对外关系。查日人所办千金寨煤矿本与本矿接近，彼之区域广袤，几有一百数十里之巨。若以本公司请增矿区之五十方里与彼比较，尚不足三分之一，将来煤业竞争，其年限之关系犹恐不足与彼相持。此因对外关系具有特别情形之理由者三也。

以上理由三端，实为增区必要之特别情形，关系至巨。伏乞大部参照附呈增区图说，迅予核准立案，庶本矿进行乃无障碍矣。

(奉天省公署档)

7. 沈阳县知事赵恭寅调查瓢儿屯煤矿

股份有限公司的清折

(1914年6月25日)

谨将查明瓢儿屯煤矿公司原来组织之实状况开折呈请钧鉴。

甲、厂房：公司事务所二十五间，机器房十五间，灯房三间(因矿洞之工作须用安全灯，以免火险，故有灯房专司更换添油)，工人宿舍五十间，养病室八间。

乙、机器：大小锅炉三部，内分二百四十马力一部，一百八十马力一部，五十马力一部。大小抽水机十八部，内分六寸管一部，四寸管四部，三寸管三部，二寸管六部，立水磅机四部。

丙、矿洞：旧建矿洞六个，内分五十丈、四十丈、三十丈之斜洞各二，均有盘山平巷各一道，小平巷各数道，长者一百五十丈至二百丈不等，短者数十丈不等；新建矿洞二个，内分十丈、九丈之斜洞各一，现亦见煤。

丁、事务所之职员及工人如左：

总理一人，总管公司全般事务；协理一人，协助总理执行全般事务；董事四人，筹议公司一切进行事务；监察二人，监察一

切账日。

总务课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管理文书、会计、庶务各事；并设课员六人，司事十二人，分掌文书、会计、庶务各事。其运煤、售煤等事，暂归庶务办理，不另设课，以省经费。

工务课设主任一人，管理矿洞工程及机器房工作等事；并设副主任二人、监工二人，一掌矿洞工程及指导采煤事项，一掌机器房，指导工作及抽水事项。

此外，工头工人之配置如左所列：一、洞内修缮夫八十人，内有工头八人。二、洞外修缮夫三十人，内有工头二人，厨役杂役均在其内。三、洞外选煤夫十人，内有工头一人。以上均系长夫。四、采煤、背煤工人由一百人至三百人不等。每年自二月至四月每日平均出煤五十吨，须用工人一百名。自五月至八月停止采煤，专修矿洞。自九月至次年正月，每日出煤一百五十吨，须用工人三百名。五、机器房工人二十五名，内有技师一名，技手二名。

戊、作工规则：一、日班由早六钟起至晚六钟止。二、夜班由晚六钟起至次早六钟止。三、日间、夜间每逢五钟与十一钟，均为吃饭休息之时。

己、管理规则：一、每遇换班上工时，须赴监工处领取名牌。二、每遇换班放工时，仍须赴监工处缴销名牌。三、上工时如有误钟点者，由监工登记酌扣工资。四、放工时私匿名牌不缴者，查出罚工半日。五、洞内洞外均设有监工处，随时监查。其放缴工人名牌，必须内外相符。六、每遇朔望，放假一日。

庚、抚恤规则：一、凡工人遇有疾病者，只给药费，不给工资。二、凡因作工受伤者，除给药费外，并给予应得之工资。三、凡因作工受伤死亡者，除给埋葬费外，并给抚恤费洋五十元，付与该工人之家属。四、凡因疾病死亡者，只给埋葬费，不给抚恤费。五、本公司备义塚地一段，若遇死亡工人无有家属领

埋，则由公司葬于义塚地，立有标石，以重人道。

辛、分销机关：奉天、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辽阳、营口、新民，以上七处均设有售煤处或分销代理店。

以上所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项，系属该公司自开办至今历年组织酝酿成如此之实在状况。以机器抽水、人工开采，一切办法，尚属完善。询据该公司工务主任声称，现有矿洞八个，每个每日平均本可出煤五十吨，日计总数应为四百吨，每吨在山售价以三元计算，除去工本二元二角，应有纯益八角，全年以十一个月计算，可出煤十三万二千吨，应有纯益十万五千元。惟因用火车运煤，转输不便，不能多采，故一年之中只有八个月实行采煤，共计出额为二万二千五百吨，年获纯益不过二万余元，尚未及原定施工计划三分之一。若准自筑运煤轻便专路，则原定施工计划立可实行，一面再按呈准农商部扩充办法，逐年加建石立大井，出煤定额，亦自逐年增加，可以运销于海内外，事业发达，诚有一日千里之大希望抵制极大外溢之利权。知事复向该公司索取曾在农商部禀准添招股份扩张改组各件原案，详为检阅，均与禀报情形相符，合并陈明。

(奉天省公署档)

8. 交通部部员与瓢儿屯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谈话纪要

(1914年6月)

问：公司开办几年？

答：系前清宣统二年正月禀承前奉天劝业道批准开办，次年七月领到农工商部发给开矿执照，扣至现在将近五年。

问：公司资本实有若干？

答：公司原有旧股十五万元，今年添招新股八十五万元，业

经实收二十万元，自开办至今，实有资本三十五万元。

问：公司重要职员之历史如何？

答：公司重要职员首推总理葆贞，系奉天铁岭县人，家资约有四十余万元。其独立经营商业，则有烧锅、粮栈、当铺数家，为铁邑第一富绅，且对于实业素具热忱，曾经锡清帅、赵次帅先后聘充营口渔业保护局总办暨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公司华股总办，在奉省富绅中实为最有能力之人。

（中略）

问：公司自筑运煤轻便专路有无关碍日人之路？

答：除前呈建筑理由书内曾就通例主权二者详为推论可无虑其干涉，兹不赘述外，尚有应行说明数事。（一）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与日本所订《新奉、吉长铁路协约》第三款之乙项订明，如中国自行筹款建造他路，与南满铁路公司无所关涉。今公司请筑此线以公司股本拨充费用，则南满铁路公司自无藉口干涉之隙。（二）查中日所订关于奉省路事各约，只有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所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约》第一款订明，中国政府如筑造新民至法库门铁路时，允与日本国政府先行商议，等语。则除新法一段外，凡与南满干支路线接近之处，自筑他路，均无先商之必要。（三）四月初间，代表等亲至矿区预测请筑路线时，千金寨日人曾托人转询公司筑路之目的，是否要在彼路桥下穿过。答以现在计画，尚未一定。推日人之意，若在彼路桥下穿过定有要求条件，否则毫无问题。今公司预测路线系由本矿区内起点，在彼路铁桥之北，并遵照矿业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确离彼路四十丈以外，施工尤无关碍。

（奉天省公署档）

**9. 复县知事苏鼎铭调查
同益磁业公司说明书
(1915年2月)**

复县知事苏鼎铭谨将查明县属合格工厂同益磁业公司各情形
详具说明书，详送查核。

计 开

一、创办氏名：该公司发起人系前复县农务分会总理张鑫源。

一、成立沿革：该公司发起人原以日人在县城南五湖嘴地方掘挖白泥，运往大连制造瓷皿及钢砖、水管等物。该发起人鉴于利权外溢，又以国土攸关，遂思设法抵制。是以于民国元年在五湖嘴组织一同益磁业股份有限公司，定额招集股本十五万元，由磁州聘雇工人多名，从事制造磁皿。当即拟订章程，呈请前奉天劝业道转呈立案。

一、资本金额：该公司原定招集股本十五万元，嗣因地面银根吃紧，各股东一时未能交齐，现仅收到股本洋一万六千元。

一、职工人数：经理一人，司账一人，工师二十人。

一、出品种类：制造磁皿、瓷坛、钢砖等物。

一、销路情形：该公司所有出品，销售本境及奉省城埠。

一、盈亏成绩：该公司创办未久，现在无甚盈亏。

(奉天省公署档)

**10. 辽沈道尹荣厚为请减营口机织腿带
关税事给奉天巡按使张元奇的详文
(1915年7月15日)**

详为遵飭维持工场拟将本产腿带减轻关税请鉴核转咨事：案查前奉飭颁部定维持工场办法七条，当经分飭各属遵照办理在案，嗣据营口警察厅详报查明，本埠工场，计分织带、织布、织袜三项，大小共四十五家。内唯华盛一厂所制腿带，行销于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及东三省等处，余均只销本省。并询据各该号声称，制造方法概仿日本成式，原料亦须购自日本，开张以来，只以销路不广，未能获利。今所盼望维持者，惟请减轻关税，并广筹销路，等语。考其制品，除华盛工场所制腿带与外货不相上下外，其余各家所制，精良不及外货，而密实耐久，价目低廉，足可与之争衡。此本埠各工场之内容及其现状并所制货品之大概情形也。至维持方法，自应依照所请减轻关税，并广筹销路二则，为之筹画推行。

查海关征收寻常物品税率概有定章，惟该各工场开张未久，据称每值货之出口，必待关员临时估征，其所估价目，往往高乎应值之上，由此行销他处，尤须重征，等语。查洋货行销吾国仅有进口值百抽五之税，该商等既受估税之重，复遭重征之烦琐，双方比较，与洋货已无同价竞卖之能力，应请转商海关为之酌量变通。至所以估征较重之故，非海关之过苛，盖向章凡出口货每重七十斤，估征关平银五两，进口每重七十斤，估征关平银二两五钱。该工场所制腿带质微粗硬，每打实重十八两，日本行销吾国之腿带，每打实重十二两。轻重不一，纳税即因之多寡不同，而出进口税率尤不一致，双方比较，已无同价竞售之能力。第我国工业艺术欠精，夫复何尤！现值国货萌芽时代，但能减轻一分

输纳，便为一分维持。如能按日货每打十二两从轻估征，再加以渐求精致，则杜绝外货之日，正可拭目而待，等语。

查海关征税向循定章，难容请求更变，惟现值维持国货之时，该工场所制腿带出进口，可否转请按日货每打十二两从轻估征之处处理，合详请鉴核，等情。道尹当以进出口货海关征收税率，具有定章，本不容请求更变，唯念详称本埠华商工厂所制之腿带，比之日本行销吾国者，质地轻重不同，关税多寡有别，遂失其竞争之能力。今为维持工场起见，应否准如该厅所请，将本产腿带按十二两估征。抑另有他法可以维持之处，咨行山海关监督查核去后。兹准咨复内开，准咨维持工场提倡国货一案，现已咨经税务司复称，本埠工场织造之腿带出口时，本关系照时价估计。原估每担计关平银六十八两，本年从减估值六十两，按照值百抽五征收出口正税关平银三两。大连、安东两关，于出口时所估价值，亦随本关一律。若运赴通商口岸，则由他埠海关征收复进口半税一两五钱。并查该项腿带系用洋纱织造，原料进口亦曾完纳税项关平银九钱五分，则该腿带每一担约计二百四十七打，共计抽收税银五两四钱五分。其日本腿带进口，本关估值每担计关平银一百两，征收正税关平银五两。如由安东进口，则有减收三分之一之利益。且此项腿带销售于东三省，各商埠例不重征。以本埠工厂所织之腿带相比较，每担税银已重于日本腿带四钱五分，况其需用染料之税银尚未估计在内。今准来文内称，营埠工场所制之腿带征税多寡有别，遂失其竞争之能力，等语。如为维持工业起见，凡系机器织成之腿带，似可援照其他机器制造之货物成案，一律准其只完正税一道发给执照，免其重征。似此办理，当与维持国货、提倡工艺之处不无裨益矣，等因，前来。

查税务司咨复营埠工场所制之腿带只完正税一道发给执照，免其重征办法，核与机制货物成案相符，如以为然，则请详请巡按使转咨税务处查核办理，等因，前来。复查部定维持工场办

法，本有改良用费由地方长官酌予补助之条。今海关拟议将本产腿带援照其他机器制品成案，只完正税一道发给执照，免其重征，当与维持工场、提倡国货之处不无裨益，核诸部章亦无违背。是否可行，理合详请鉴核，转咨税务处查核办理，并乞批示施行。谨详奉天巡按使张。

（奉天省公署档）

11. 王永江等为创办东三省兴利公司事

给奉天巡按使张元奇的禀文

（1915年7月20日）

具禀，王永江等为禀请事：窃维富国之术，亦曰尽人力、兴地利而已。东三省疆域广袤，土脉沃衍，天产之富，不独为全国之冠，亦各国所涎而视也。如森林、矿山、垦荒、畜牧等项，均为大利所在，搜无尽藏。徒以众情涣散，民力单薄，不足以尽地之利，虽于各项实业有所经营，多因资本不充，中途废止，以致利权坐失，束手让人。势非萃群力结财团，以巨资长期经营之，则东省实业前途无望振兴之一日也。现由绅商等发起，拟招集股本二百万元组织公司，办理东省森林、矿产、银行等实业，以六十年为期，名曰兴利公司，纯然商办性质。现已集股款洋五十万元，一切均遵部章办理，以兴实业而保利权。除禀农商部外，所有组织东三省兴利公司缘由，理合缮具章程，禀请鉴核，准予咨部注册施行。谨禀奉天巡按使。

王永江 刘尚清 赵鸿鹏 朱仪庭 辛寿培
高毓衡 程昌鑫 张之汉 张慎修 鲁宗煦

附：东三省兴利公司章程

第一条 本公司以兴办各项实业为宗旨，定名为东三省兴利

公司。

第二条 本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遵照公司条例，稟请地方长官咨陈农商部核准注册。

第三条 本公司于奉天省城设总公司，于各营业地方设分公司。

第四条 本公司暂设筹备事务所，一切职务由发起人担任。

第五条 本公司系单纯商办性质，关于营业事项，概遵照公司条例办理。

第六条 本公司所拟兴办实业之种类如左：

- 一、领采森林并造林；
- 二、开采矿产；
- 三、垦殖田地及荒山；
- 四、办理畜牧及园艺；
- 五、设立银行。

第七条 本公司于前项实业中开办某项时，遵照公司条例随时报部核办。

第八条 本公司专招华股，规定股款总额为二百万元，分为二万股，每股一百元。如营业发达，认为必要增加股款时，经股东会议决，再定加招股数目，稟请地方长官转咨商部核准。

第九条 本公司股票为记名式，分一股、五股、十股、百股四种，凡买卖让与，另以细则定之。

第十条 股份总额收足四分之一开始营业。

第十一条 本公司营业期限六十年，限满如须展期，由股东会议决，呈请农商部批准。

第十二条 本公司应设总理、协理、董事、监查人等职务，均由股东公举，其选举法及额数另定之。其他办事人员，由总理、协理推任之。

第十三条 总、协理非有一百股以上，董事、监查人非有五

十股以上之股东不得选充。总、协理任期三年，董事、监查人任期二年，期满后得连举连任。

第十四条 总、协理及董事、监查人之权限于办事细则规定之。

第十五条 本公司开幕时开股东总会一次，以后每年开股东总会分通常、临时二种，其会议细则另定之。

第十六条 关于股东议决权，悉遵照现行公司条例一百四十五条办理之。

第十七条 本公司出入账日月结一次，年终总结，除开支股息暨一切经费外，分派赢余时，先提存二十分之一为公积金，其余分配。股东应享之利益及办事人应得之报酬，由董事会议决，另以章程规定之。但公积金以达于资本四分之一为止。

第十八条 本公司发起人应享利益，以其所认股款于收股第一期缴纳之数，照普遍红利加一倍分给为限制。如普通红利一元，发起人第一期所交之股款得分红利两元。

第十九条 本公司营业章程及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二十条 本公司简章未尽事宜，于会议增订之。

（奉天省公署档）

12. 复县同益粘土有限公司章程

（1915年11月30日）

第一条 本公司为开辟地方利源、振兴工艺以杜漏卮而保主权起见，采卖粘土，并仿造浙闽等处所制之瓮坛等皿暨烧洋式钢砖，已先在复县创办，俟有成效再向各城埠村镇推广排窑试烧，以资扩充。定名曰“同益粘土有限分司”。

第二条 本公司仍拟逐渐调查精研方法，添配适当材料，试造粗质瓷皿，以为振兴国货之基础。按部颁证明书化验成绩第二

项载，通常磁质多由纯粘土及长石、硅石三成分而成，故拟俟将长石、硅石调查有著，仍行试造通常粗瓷，以副部批。

第三条 本公司拟仿照普通各公司刊用图记一颗，以便钤印股票，而昭信实。

第四条 复县产土地均已调查清晰，兹先由五湖嘴全部等处作为范围，与各产土地户均立合同，永远租用，不许卖于他人。

第五条 本公司采挖各地之粘土时，均按照采出时价给与地主一半作为土金，载在合同。

第六条 粘土非日用必须之品，不能经常采挖。如有购用者，始能开采，其不开采时地层上之权利仍为地主所有；如该土采用完竣，地还原主。

第七条 取用粘土可由地面直下采掘，非他矿可比，毋庸凿洞。如因堆集矿质、土石、矿滓暨取土车马行走有使用他人地时，即遵照条例第四章用地各条酌以相当之租金；如有损失，亦酌以相当偿金，该地主或关系人不能阻止使用行走。

第八条 本公司所烧之瓮坛等皿，均系仿照浙闽等处所产之货制造，暨所炼之钢砖，均为东省所无，事属创办，调查研究煞费苦心。拟俟将寻常股款招齐，再禀请注册，试办三年再请给予专办年限。惟试办、专办期不准他人在复县境内设厂争办，以示维持而资鼓励。

第九条 本公司于民国三年五月始改造瓮坛、钢砖等物，即请于斯月作为试办开始之日。

第十条 本公司招集股本一万五千元作为优先股，先行试办，每股十元。俟办有成效，事业发达，再添招十三万元为寻常股。惟招股时，仍尽旧股东认付，不足，再招新股。

第十一条 本公司专集华股，不收洋款。倘有非中国人资本由中国人出名替代影射，一经查出，由本公司呈部将此项股票作废，并不退给股本，即将此项股本充作公积。

第十二条 优先股系属创始，有意外之危险，即有特别之权利，将来配分红利时以十分之一为优先股之特别红利。

第十三条 本公司股款按周年五厘给息。凡交股在初一日以后，由十五日起息；交股在十五日以后，由下月初一日起息。

第十四条 本公司收股，先印连单收条，由妥实商号代收代给。俟注册后，股票印妥，由本公司报告股东各执收条换领股票、息折，为永远收据。

第十五条 本公司所收股本以本地通用小银元为准，如在外埠交股者，亦照此核算，以归划一。汇费由股东自理。

第十六条 凡本公司股票，股东有欲出卖者，须先函告本公司总理认可后，准予转卖，惟须仍卖于中国人。

第十七条 如股票有遗失、火烧等事，即函告本公司登载报张，过二月后无人过问，寻妥妥保，本公司仍补给股票一纸，作为执据，惟报费由失票股东自理。

第十八条 本公司股票用双联票，一掣给股东收执，一留本公司存根。每股一纸，或数股或数十股一纸，均听各股东之便。票内详注股东姓名、籍贯、号数、年月日，由总理签名及钤用公司图记为凭。

第十九条 凡在本公司入股者，其股票即交于注明股册之人；其用行号、公司名目注册者，交与行号、公司总理人；用堂记等名注册者，交与当时缴款之人，并标明缴款人姓名。

第二十条 本公司每年年底结账，次年二月开股东会议，三月凭折付息。其交款前后不齐者，按月截算。每届期不领或汇不知处所者，即须次年三月再付其利钱，即作为公司之浮存，不另起息。

第二十一条 本公司除官息、料价、人工伙食及各项费用外，所得余利作为二十成，以二成为优先股特别红利，以三成为公积，以二成为发起创办人红利，以十三成配分股东。

第二十二条 本公司开办伊始，所有总协理、董事、查账人暂由创办人先行试办，俟公司事有头绪，再开特别会议照章公举，惟开办前必先开股东会议，斟酌一切。

第二十三条 本公司年终所结之账，应俟查账人核对无讹，即缮刻账略报告于各股东。

第二十四条 本公司股东会议分寻常、特别两种。每年二月开会一次，宣布上年盈亏情形，预算本年营业方针，是为寻常会议。如有紧要事件，由总协理随时招集，股东路远不能到会，由本公司将应议事件在会期二十日前凡五十股以上股东先行函告；或股东迁移不知籍贯住址，无从通信，或通信未复，或复信而会期已过，皆作为认可，不得再生异议。

第二十五条 以上各条系创办大概情形，如有未尽事宜，俟开股东会议，再行增删。

(奉天省公署档)

13. 东边道尹方大英为孙克愷等拟在安东设火柴厂事

给奉天巡按使段芝贵的详文

(1916年1月31日)

详为商人孙克愷等拟在安东设立三合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专办十年，据情转详，谨乞鉴核事：案据安东县知事程廷恒详称，据安东双合栈经理孙克愷、天津华昌公司理事孙淦、北京丹凤公司理事王宝书禀称，为创设公司制造火柴恳请准予转详立案事。窃维近年以来，安东商业凋敝情形，大有江河日下之势，非改良营业之方法，搜求新辟之利源，何以挽经济之危局，而拯一方之民生。查火柴一项，为日用必需之物品，安东进口每年计逾一万余箱，约值银三十万元左右。倘能自造，则不但塞此巨额之漏卮，又需工人甚多，可藉以拯一方之穷民，计莫有得于此者。商人等

爰拟集资十五万元，创设三合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制造各种火柴，以便供给当地之需要。兹谨拟开办章程二十条，恳请县长鉴核，准予转详立案，俾便着手进行，一俟股本招足，公司成立，即行稟请注册。

再，吾邦人士，企业思想未甚发达，往往艰于图始。凡诸工业当未有人兴办之时，彼此观望不前，或有人不憚缔造经营，开其先路，彼见有利可赢，则又接踵而起，自相竞争，自相蹂躏，遗害实业，莫此为甚。爰拟援照内地各火柴公司成案，请予专办年限，在安东县境内专办十年，俾便悉心经营，而无后顾之忧，恳请县长准予一并转详施行，以资保护，实为德便，等情。据此。查该公司拟在安东设立，援照内地各火柴公司成案，专办十年，县署无案可援，惟有据情转详，俯准核转。除飭该公司按照条例一切手续如法具稟到县，由县派员检查注册另文详报外，理合具文详请鉴核转详，等情。据此。复查该商请援各火柴公司成案专办十年之处，可否照准，道署亦无案可稽。除批县转飭该公司按照条例备具手续，稟请派员检查注册具报外，理合具文详请，仰祈钧鉴核示。谨详兼署奉天巡按使一等公段。

（奉天省公署档）

14. 李恒春、郭渭经营营口实业节略

（1916年4月8日）

李恒春于民国元年被选为商会总理，在营埠续述先业，经商历三十余年。其所办实业，一为创设机器油坊。该商为西义顺油坊号东，自清道光二年成立，先用土法制造油饼，嗣经该商迭次改良，于宣统元年始，全部改用机器制造，俾与洋商相抵抗。前年春，该油坊榨油机器模型送赴美洲巴拿马赛会，特蒙农商部颁给四等奖章。一为创办自来水管。营埠滨临辽海，土咸水涩，河

水尤形秽浊，俱不适于卫生，商民饮之，易酿疾疫。前数年夏秋之间，埠内每有疫症发生，商民苦之。因于光绪三十二年，纠同东永茂号东潘达球集资创办自来水公司，俾营埠商民皆食自来水，自此饮料清洁，全埠获免疾疫之劫。一为组织轮船公司。营埠为东省门户，又系通商巨港，山东、直隶两省人民经商于东三省者，不下数百万人。前皆搭外国轮船以渡，备受外人虐待，苦不堪言。该商于宣统三年集资创办肇兴轮船公司，俾直东两省商民便利航运。该公司轮船对于贫民概行捐免船资，藉便商运，而挽利权。

郭渭于民国三年被选为总商会协理，在营埠经商十六载。所办实业，一为设立源成昌机器油坊，以机器制造豆饼、豆油，仿照新法，逐渐改良，与洋商得相撷抗。一为开办火柴公司，东省日用各物仰给于舶来品者十九。民国二年由该商发起创设关东火柴公司，集股经营，用本国之原料，采安东之木质，惟硝磷等药本国格致尚未完备，不得不购之泰西东洋。开办以来，适欧洲战端及青岛开衅，风涌浪激，影响所及，几经困难。幸折而未回，至今始见出货日旺，销路愈推愈广，足抵舶来品之一种，虽不能全挽利权，藉可稍塞漏卮。

(奉天省公署档)

15.1916 年盖平县公司一览表

公司名称	设立年月	资本总额(元)	营业种类
恒盛德	1913	3,000	缫丝
永兴盛	1915	3,000	缫丝
聚成福	1916	2,000	缫丝
源记号	1914	2,000	缫丝

公司名称	设立年月	资本总额（元）	营业种类
利源长	1915	2,000	缫丝
富 记	1915	1,000	缫丝
裕厚成	1916	1,000	缫丝
恒裕堂	乾隆年	3,000	水笔
文胜堂	道光年	3,000	水笔
和馨公	1896	5,000	神香
常馨永	1910	4,000	神香
复馨泰	1901	3,000	神香
德馨成	1909	3,000	神香
德盛兴	1915	1,000	毛头纸
公顺胜	1914	1,000	毛头纸
永成盛	1909	1,000	毛头纸
天兴成	1914	1,000	毛头纸
义顺和	1891	10,000	油、饼
震源洪	1914	10,000	油、饼
会隆海	1916	10,000	油、饼
万聚泰	1912	3,000	靰鞡
万发声	1910	1,500	靰鞡
三益栈	1908	1,500	靰鞡
万源聚	1916	4,000	毡鞋毡帽
万和德	1916	3,000	毡鞋毡帽
德盛祥	1912	3,000	花绸

（根据奉天省公署档整理）

**16. 署复县知事程廷恒为报送张鑫源等创办
实业事实清册请予奖励事给
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呈文
(1919年7月31日)**

呈为张鑫源、王承谟历办矿业卓著成绩，造呈事实，拟恳酌予奖励以示倡导事：窃维创兴实业，端资地方得人，而劝示来兹，尤贵及时奖励。查县属迤南五湖嘴地方，紧临渤海，接近强邻，所产粘土质优矿富，外人多垂涎之，并不时勾结奸商假名报领，交涉迭起，莫由制限。历前知事为挽回主权计，曾令县绅张鑫源、王承谟于五湖嘴地方集资创设粘土公司，并将所有粘土各地悉数收归自办，以示抵制。该绅张鑫源、王承谟能秉承斯旨，联络各界，筹设同益、义和两粘土公司。由前清宣统年间开办以来，以迄今日，该绅等苦心擘画，竭力经营，对外杜觊觎狡谋，对内获裕民生计。知事迭经考察，均属成绩卓然，若非优予奖励，殊不足以资观感。除分呈财政厅外，理合分别造具事实清册，备文呈请鉴核，俯赐从优请奖，实为公便。谨呈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

计呈送事实清册二份。

(1) 同益粘土公司经理张鑫源事实清册

署复县知事谨将同益粘土公司经理张鑫源经过事实分晰造具清册，恭呈鉴核：

计 开

同益公司经理张鑫源，现年四十岁，奉天复县人，历办农商学自治各项地方公益，素具热心。

县境南九十里五湖嘴一带地方，向产有一种粘土矿质，俗呼

曰白泥。该处与金县日本租界仅一衣带水，帆船往还，颇称便利。宣统二、三年间，有日人川上好治郎勾通天津人刘吉甫与该处土人李殿才、李公浦，缔结私约，采运粘土。民国元年三月间，川上与刘吉甫发生纠葛，涉讼复县。斯时，该经理正在复县农会总理任内，闻悉此事，深恐利权外溢，拟发起对待，以保主权。遂携取此种土质亲诣奉天劝业道署请求化验，并请给咨驰赴吉林劝业道署，转饬该处瓷业公司代为试制瓷皿，能否成器，以便进行。此中情形又为南满铁路公所访悉，欲行一网打尽之举。当该经理由奉赴吉之际，南满铁路公所遂致公函与前奉天交涉司，内称：复州五湖嘴含有粘土之土地，即由该处三棱山，经丁家屯、缸窑亘、李家屯、迟家屯、赵家屯、罗家屯一带之地，向来各种铁道工事上有使用该粘土之必要时，均托包工人收买。此后拟改归本社直接采掘，务请按照东清铁路合同第六条关于该区域内粘土欲采掘时官地仍由官给与，民地由敝社出相当之价，等因。函请许可，并由司委员协同南满公所委员到复县查勘。此缴到县，陈前知事亮功惧利权外溢，当行文农会会同各界筹议对待办法，以保主权，等因。经农会电达吉林，该经理遂即星夜回县，联络各界，将该公所函内所指各村屯凡粘土发现地点，官地由同益公司备价报领，民地由公司租用，订立契据，赶办妥协。迨交涉司委员协同南满公所委员来复查勘时，此项粘土土地已完全归于同益公司范围，系属民有权利，该公所亦无可染指。一面由县呈复交涉司据理驳复，一面由该经理招集股本，拟定章程，以粘土制造瓷皿为宗旨，呈请劝业道核准转呈前奉天都督札行交涉司知照各在案。此为该公司保持粘土权力，创兴地方工艺第一步之事实也。

斯年七、八月之间，即招足优先股现洋一万五千元，购地建场。二年春间，聘用磁州江西各处工匠十八人，并募集工徒多人，从事制造。卒因工人程度窳败，此种土质对于制瓷亦少差

池，因而亏折资本数以万计，此犹其小焉者。该公司既将粘土归入范围，该南满公所之贪心未已，则仍于暗中怂恿川上好治郎带领中日工人多名并日本警察数人，执持刘吉甫与土人李殿才等私结之契约，于二年一月前赴该公司所租之地内强掘粘土，阻之不听，喻之不理。该经理一面据理抗抵，呈请交涉；一面对于制造勉强支持，筹划进行。迭经呈县交涉，无如该日人始终未肯停止。后以交涉不得结果，迭奉司县各长官函牒交驰，劝令由该公司售卖，以资解决。嗣经该经理于三年五月及十一月两期将两起交涉筹商妥协，加价以货物性质售卖，当于该日人订立合同，呈请立案。交涉二年，由此解决矣。此为该公司解决粘土交涉，创兴地方工艺第二步之事实也。

该经理于三年四月间辞退农会总理职务，勉尽竭蹶之力，专意制造。兹用化学学术将粘土暨其他副料配合分量，试制浙闽古式坛瓮，以济普通社会之需。甫经制有成品，又有县民汪庚亭以粘土报作磁土，肆意破坏，复经该经理申请化验土质，旋于四年八月间奉农商部颁给化验证明书，内载确系粘土。自兹以往，该公司专意制造坛瓮等品，颇蒙社会欢迎，并将前折资本恢复原数，各股东获利甚丰。前于六年十一月间，由该公司开具配合原料分量以及制造方法，并送坛瓮标本两件呈县，转呈省署咨部考验，旋奉农商部颁给该公司工字第四十一号褒奖状一纸，以该公司所制之品耐暖耐寒，复能耐酸，颇合实用，故特奖励之。此为该公司制造粘土坛瓮，创兴地方工艺第三步之事实也。

矧该公司自开办以迄今日，交涉叠起，波折横生，虽经历任知事极力倡导，如非该经理苦心孤诣，始终罔懈，曷克臻此。现在所制之品日渐畅销，而规模亦极完备，正拟加筹资本力图扩充。现筑大窑三座，工匠多至百人，工场面积用地二十余亩，询属成绩卓著，有益地方。须至事实清册者。

（2）义和粘土矿厂经理王承谟事实清册

署复县知事谨将义和粘土矿厂经理王承谟经过事实分晰造具清册，恭呈鉴核：

计 开

义和粘土矿厂经理王承谟，现年三十八岁，奉天复县人。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由奉天师范学校优等毕业，蒙前提学使张派充高等小学校教员，复于三十四年考入法官养成所肄业，于宣统元年创办复县五湖嘴煤矿。是矿远在光绪二十四年即经票商刘春溥、陈柏昌等私租与俄商利倭夫及汝华托扶斯克等，开采已十余载，获利甚巨。该经理为挽回主权计，爰邀同地方士绅向俄商力争，为时一年之久，始经前奉天都督赵、交涉司使于将此矿完全收回自办，计集资本金三万元，另组大业公司着手开采。不及三年，获利至十三万元之巨，前后纳交国税不下三万元。民国五年，又于五湖嘴发现一种粘土，日人乘势垂涎，遂以重利诱引地方士痞刘庆元、王恩喜、王建功等，私结契约，许其开采。经该经理查知，立时报明复县苏前知事与日人严重交涉取消前约。复由该经理集资两万元呈准前奉天巡按使张开设义和公司，计四年中获利六万余元，每年以余利项下拨助地方公益捐款四百余元，四年计共捐款两千之有奇。八年春，又与日人佐志雅雄合资，在金州普兰店创设粘土窑业公司一处，资本金三十万元，制炼各式钢砖，成效大著。近更拟逐渐制炼瓷器，以广用途。惟以计画未定，现正着手实行。此该经理办理各矿经过之情形也。复经考查内部设置，诸称完备。须至事实清册者。

（奉天省公署档）

17. 黎伯奋为锦西通裕路矿公司被盗卖事
给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禀文
(1919年8月19日)

大帅钧鉴：

敬禀者。窃以土地为国家之宝，私卖乃奸贼之犹罪，固无可遁，国人皆曰可杀者也。溯锦西通裕路矿公司初本华商自办，缘陈应南为总理，侵吞资本，埋没账目，预存私卖国土之心，以至连年亏折，势遂不支。乃于民国八年，私与日商安川敬一郎订约合办，得日商股本银一百五十万两。事成以后，股东方知，然已挽回无术矣。不惟所得日商股本悉入应南私囊，我股东利益毫无，且表面上虽名为合办，其实则卖断与日商无异。主权一失，领土随之而亡。

又，本公司原有自筑铁路本系随同煤矿，与日商合办后，为前京奉局长徐廷爵察觉，以路权让诸日人，后患何堪设想，乃通禀交通部、外交部。幸我外交部与日本公使严重交涉，得日使帮忙，飭日商将合办铁路成案取消，并具有证书证明该铁路全系华股，并无日股，呈部备案，此赖我外交部出全力以保全国土者也。惟是陈应南奸贼，私卖国土之心未尝稍息，遂于八、九、十三年间，复以厚利向日商先后共借现银百余万两有奇，名为先收日商大宗运费，实则与私卖之代价无异。缘该日商每月运费仅千余元，安肯以小费而垫巨款，此宗借款，均系应南一人中饱，更不待言。

合两事而观，非卖路矿而何？非私卖国土而何？犹忆此事发生后，各股东责之，京津人士莫不攻之，冀其悔悟，或有转圜之术，彼乃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股东之资本不足惜，国家之命脉已受伤矣，其肉尚足食乎？且商人血本被其侵吞，罪之小者也；

大帅辖内受其欺朦，罪之大者也。商等愤填胸臆，迫得沥诉于公前，事虽明日黄花，而国家与股东均受损失，彼独拥昧心钱，作富家翁，谓谓然自以为得计。愿我公派员查办，得其贪劣实迹，执法如山，惩一以警百焉。倘商等挟嫌诬罔，事属子虚，甘受反坐之条。如蒙早日彻底查究，矿权虽失，路权或可挽回，商等亦不至血本无归，实为公德两便。迫切陈情，无任屏营待命之至。敬颂勋安。

广东香港锦西通裕路矿有限公司股东共股一千六百七十五股、驻津全权代表黎伯奋谨稟

（奉天省公署档）

18. 复县五湖嘴地区民族矿业的沿革

（1920年）

五湖嘴煤矿之开采，始于清乾隆时。操某利权者，为曾充郑亲王家仆陈嘉璟、刘俊二人，各由户部领龙票一份，每份五张，照章每票准开一洞，洞五人，外二内三，限制极严。然承办者希出货之多，往往额外开采。值官司查禁，则赂以金钱，饰词回护。其矿区则陈东刘西，双方对峙。陈界东至三棱山，西至界石，南至蔡家山，北至白家口；刘界东至界石，西至朝海庵，南至台子山，北至白家口。故有东柜西柜，东栗头西栗头之称。彼时海运未开，所出煤斤仅供当地燃料。乾隆五十三年各国通商，煤产销路甚宽，获利至溥，因有日进斗金之谚。两姓由是富甲一郡，遂竞尚浮华，挥金如土，甚至各修戏楼，同时演剧，自春涉夏，恒三阅月，亦云豪矣。陈、刘身歿，其子孙承继先业，浮荡侈靡染于习惯。并建筑老君庙，立碑颂德（碑立庙内，今尚存），夸大其词，卒为魏宗贞、李言恭二绅所告发，连年争讼，家道中衰，今已子孙式微，贫无立锥地矣。嗣有孙天法、李尚志等人，

乘刘姓穷蹙，引丹麦人老雷、俄人伊阿逊士科啖，以微利攫取西柜矿权，接办其事，置备汽锅、吸水机、轻便铁路，铺张极大，声势炎炎。其结果以办理不善，亏累甚多。光绪二十四年日俄战后，工人全体辍业，席卷而逃。时日人虽有拟为接办者，未果行也。继而东柜后裔陈柏昌，当贫困无聊时，为山左人王兴源等所卖，亦将祖遗矿权与西柜合租与俄商海满，定期二十五年，此华裕公司所由立也。不数年间，获利巨万，而扰害地方之弊端，则层见迭出。

民国元年春，国会议员焉泮春、省会议员王明潜，痛利源外溢，主权损失，乃会同当地士绅王承谟等，谋所以挽回之者。适于公冲汉司交涉，因由奉交涉署担保立案，将该矿区租回，以三年为一期，期满赓续租办，年给海满抽分金大洋九千元，遂改组为大业公司，以王承谟为经理，继之以徐成钧、高伟，最后又推焉泮春出而主持其事。三年之间，未收实效。其中因款项辘轳，且与海满辗转缠讼，几经交涉，幸王明潜等苦心孤诣，大费经营，未致失败。五年冬，焉、王二经理以国事劳人，不暇兼顾，将该公司出兑与曲宗泰等办理。近以出煤甚饶，运转较便，事业发达，有蒸蒸日上之势。

当陈、刘创业时，并有高某、李某等三人与某宗室有瓜葛亲，亦曾领有票据，在五湖嘴一带，分区开采，惟年代已久，遗迹无存。

此外尚有清宣统时发现之粘土矿，经办数年，今已获利，实可与数十年前之煤业相辉映。当粘土矿发现伊始，有某外人涎之利，诱土民之不肖者，捏造合同，意欲强制开采。幸有前农会总理张鑫源募集股份，倡率同益瓷业公司出而抵制，其谋遂寝。民国成立后，前大业公司经理王承谟，复组设义和粘土公司，专以售土为业，出产既富，获利尤多，义和公司之名，遂噪于远近。近来办理粘土矿者，如大东、天合成、天兴、大

顺各公司相继成立，所获利益，虽较轻薄，然亦见人民之趋重实业焉。

（摘自《复县县志》）

19. 奉天省实业厅长谈国桓为盖平缫丝同业公会 成立事给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呈文

（1921年9月9日）

呈为具报缫商代表李绍白等拟设缫丝同业公会，请鉴核汇咨备案事。案查民国九年五月间，据盖平县呈称，案准盖平县商会函称，兹据缫商代表恒盛德、执事李绍白等呈请为设立丝业公所暨拟定规章恳请转详立案事：窃查奉省出产山茧，惟盖平为最优，而盖平出产山茧，向多以原货行销南省，出售西洋，极大利权，竟至外溢。良以工艺不讲，提倡无人，坐弃事业，诚为可惜。前十余年，历任长官力劝商民倡办缫丝厂，迄未举行。近数年来，代表等仿照安东、烟台等处缫丝手续，创办丝厂二十余处，现今缫丝日多，获利日厚，相继筹设丝厂者，不一而足。由是丝业发达，利权藉之而挽回，捐税藉之而多征，贫民藉之而谋生，商务藉之而起色。但思丝厂所用工徒数千余人，均系未受教育之青年，若不设法约束，而一般无知工徒，往往暗结团体，明起风潮，罢工休业，在所不免，丝业前途受莫大影响。代表等有鉴于此，拟设丝业公所，以为提倡丝业、约束工人及众丝厂会议之机关。为此，召集众缫商核议，公同认可，当即公推所长一人，经理妨害丝业一切事宜。代表等为振兴实业，防患未然起见，谨将拟定规章三十五条合并呈请立案，以便永远遵行。理合备文恳请贵会转呈监督案下核准转详，实为公便，等情。据此。相应函请核夺，准其转详立案。计函送拟定丝业公所章程一纸，等情。准此。知事察度情形，该商等系为盖平丝业一项，近年日

见衰颓，特谋挽回之策，设立公所，拟定章程，端为整顿行规，振兴实业。查核所拟规章，亦尚妥帖，自应准予转请，理合抄录章程，一并且文呈请鉴核立案，等情。据此。当查该代表等所请组设丝业公所，纯系维持同业起见，节经指令按照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改定名称，备具各项手续去后。兹据盖平县呈称，该公所业已遵照同业规则，改为缫业同业公会，并备具规章、总董履历、发起人名表、同业姓名表、商会证明书等件，送请核转前来。职厅覆查所送各项手续，核与同业公会规则，尚无不合。除指令外，理合检同各件具文呈请钧署鉴核，准予设立并汇咨备案，实为公便。谨呈兼奉天省长张。

附：盖平缫丝同业公会规章（略）

20. 关于奉天八王寺啤酒汽水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文件

（1922年3月20日）

（1）创立会决议录

民国十一年三月五日上午十二时，奉天八王寺啤酒汽水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招集创立会。到会股东十八人，计有股份总额半数以上，以每一整股有一议决权，共计二千八百五十六权。由众股东公推单宝珊君为主席，宣告开会。所有报告及决议事项如左：

一、发起人张惠霖君报告本公司成立经过情形（后附报告书）。

一、主席提出章程，经股东讨论，一致通过。

一、主席宣言公司章程既已通过，应即选举职员，俾负责任。但本公司创设之初，首崇节俭，故不用投票，以免糜费，众赞成。又言，本章程规定，须独认百股以上之股东方有董事资

格，并请各股东注意。当经公司推举，分列职名如左：

董事长一人 张惠霖（志良）

董事十人 彭相亭（贤）、单宝珊（有珍）、李少农（炳勤）、沈彝青（可象）、金哲忱（恩祺）、王国辅（富臣）、孙述唐（宗尧）、刘镜涵（致中）、孙会元堂、刘湘堂

监察人二人 董泽民（广久）、郭重安（尚文）

理总一人 王枢垣（衡文）

协理一人 夏秀亭（景文）

一、主席提议，本公司制造啤酒须聘一外人为技师，而发明科学制造物品以德人为最精良，故拟聘用德人，以图优胜，不知大家以为可否。经各股东讨论，有主张聘用日本人者，最后取决，以德人在奉并无制卖啤酒汽水者，彼此商务上不生抵触，遂议定聘用德人为技师，由总经理径行接洽办理。

一、主席提议，制酒机器向日商购买，需价在金票八万元之巨。若由天津北洋公厂订造，不但价可轻减，且能派工人来就公司制造，则运费、关税均可免去，省费较多，何去何从请各股东决之。经全体表决，以北洋公厂订造为宜。

一、主席提议，本公司章程并未规定股息。查公司条例，载有股息，即各处集股营业者亦皆有股息一项，不过多少之差，但本公司事属创办，力求基础稳固，诚使营业发达，股东定获厚利，不在乎区区官息。虽与条例似有不符，要亦不为违背，未知大家意见如何，请详为讨论，以决可否。时到会股东有主张核定低额股息，或按年或按月计算者。最后以多数同意，谓同人公认三年结帐分红为适宜，无非谋资本之充裕，以期营业广宽展。在投资者原以红利为最大希望，三年之期转瞬即到，股息一节，现在不必规定。俟三年后，察看情形或仍照章程办理，或各议支給，修订章程亦无不可。此为折衷之说，各股东遂一致可决。

一、董事监察人报告依例调查事项（后附报告书）。

一、主席询问各股东别无建议事项，遂宣告散会。时正午后三钟半也。

（奉天省公署档）

（2）发起人报告书

民国制定公司条例，凡组织公司者以发起人担认全数股额或招股足额之日，即为公司成立。现在本公司已告成立，故特依例召开创立会，所有议立公司经过情形应即报告如左：

一、公司股本定为一万股，每股奉大洋一百元，按四期分缴股额，现已招齐，股款已收足四分之一。

一、八王寺之水，为省城第一甘泉，驰名已久。而该处并无住户闲房，故由该寺租地为公司建筑之用，寺僧出立永租契约。现已盖造工厂一所，粗具规模，俟营业发达，基础巩固，再议扩充。

一、本公司本拟先制汽水，缓制啤酒，现在股款足敷应用，故兼程并进，以供社会之需要。

一、发售啤酒、汽水以玻璃瓶为大宗用品，现在暂行购用，将来销路畅旺，经济宽舒，须由公司筹款设厂制瓶，以塞漏卮。

一、本公司出品拟用金铎为汽水商标，八王寺古迹及金星为啤酒商标，并随案声请注册，以昭信用。

一、仿造洋货例得声请免税，本公司仿照外洋物品，制造啤酒、汽水，即为有例可援，应俟呈准注册后，提出免税之请求。

一、本公司现设总店一处，将来扩充营业分设支店时，当开董事会议决实行。

发起人：张志良、单有珍、沈可象、
李炳勤、魏象临、杜赓尧

（奉天省公署档）

(3) 董事监察人报告书

本公司组织照公司条例股份有限之规定，今日开创立会，举定职员，所有董事监察人应行调查事项，分别报告如左：

一、查得公司股本额定一二大洋一百万元，以百元为一股，分作一万股。股数业经招齐，股款按四期分交，第一期四分之一亦已收足。

一、查得公司股款由奉天储蓄总会代收，均系缴纳现款，并无以银钱外之财产作抵。

一、查得发起人并无特别利益及何项报酬。

一、查得公司并未开支设立经费。

一、公司开业前并无利息分派。

董事：张志良、孙宗尧、金恩祺、彭 贤、

单有珍、孙会元堂、刘致中、

李炳勤、沈可象、王富臣、刘湘堂

监察人：郭尚文、董广居

(奉天省公署档)

(4) 公司营业概算书

支出之部

一、建筑工厂及事务所经费 楼房、瓦房、平房共 164 间，合小洋 196410.18 元；

一、地租 每月 60 元，合小洋 720 元；

一、各项机器 大小共 7 架，合小洋 89805.35 元；

一、全厂铺垫器具 一切用具并牲畜均在內，合小洋 64806.45 元；

一、职员薪津 月均小洋 1171.76 元，合小洋 14061.1 元；

一、工役给资 月均小洋 1216.96 元，合小洋 14603.55 元；

一、膳费 月均小洋 994.12 元，合小洋 11929.43 元；
一、各项杂费 月均小洋 395.47 元，合小洋 4745.7 元；
一、电费 月均小洋 34.34，合小洋 412.08 元；
一、运输费 月均小洋 579.67 元，合小洋 6956.05 元；
一、啤酒原料价 月均小洋 6479.63 元，合小洋 77755.65 元；
一、汽水原料价 月均小洋 4242.98 元，合小洋 5915.70 元；
一、啤酒木箱价 月均小洋 515.29 元，合小洋 4183.48 元；
一、汽水木箱价 月均小洋 417.99 元，合小洋 5015.87 元；
一、啤酒瓶价 月均小洋 1566.75 元，合小洋 18801 元；
一、汽水瓶价 月均小洋 881.42 元，合小洋 10577 元；
合计 小洋 572898.59 元，按一二折合奉大洋 477415.49 元。

收入之部

一、股本 1 万股，每股四分之一计一二奉大洋 25 万元，合小洋 30 万元；
一、啤酒售价 每箱 15 元，每售 10020 箱，合小洋 18 万元；
一、汽水售价 每箱 9 元，年售 11000 箱，合小洋 99000 元；
合计 小洋 579000 元，按一二折合奉大洋 482500 元。

统计 收支相抵，共盈余奉大洋 5084.51 元。此为第一年营业预算之额，至逐年扩充盈余自不止此数。合并声明。

(奉天省公署档)

21. 1922 年铁岭工业概况表

行业	厂名	设立年月	资本(元)	合资独资	年产量	年产值(元)	营业状况	行销处所
(5) 机器油房	德润	1921.8	15,000	合资	油 120,000 斤 饼 20,000 片	60,400	出入相符 生意和平	本地、奉天、 营口、大连
	福承湧	1918.7	18,000	独资	油 810,000 斤 饼 130,000 片	364,000	出入相符 生意和平	本地、奉天、 营口、大连
	成聚增	1905.5	48,000	合资	油 300,000 斤 饼 50,000 片	145,000	出入相符 生意和平	本地、奉天、 营口、大连
	荣庆	1921.8	20,000	合资	油 550,000 斤 饼 100,000 片	320,000	出入相符 生意和平	本地、奉天、 营口、大连
	泰记	1992.9	10,000	合资	油 1,000,000 斤 饼 200,000 片	620,000	出入相符 生意和平	本地、奉天、 营口、大连
(2) 铁工厂	义成厚	1869.10	5,000	独资	铎 20,000 片, 炉 300 个 铁轮 400, 药碾 200 个	9,000	稍有余利	本地、山城 镇、海龙
	义顺铎炉	1912.3	2,500	独资	铎 6000 片, 炉 300 个, 铁轮 4,000 个, 车钢 7000 根	3,750	平平	本地、山城 镇、海龙
(2) 酱油	玉兰斋	1914.9	1,000	独资	酱油 50,000 斤	7,500	稍见起色	本地、吉林 长春一带
	泉胜发	1902.3	3,000	独资	酱油 80,000 斤 香油 10,000 斤	20,500	稍见起色	本地、吉林 长春一带
(1) 织布	兴华工厂	1921.1	20,000	合资	大尺布 15,000 匹 花其布 3,000 匹	67,500	平淡 稍有赢余	本地、长春

(根据奉天省公署档整理)

22. 营口关东火柴公司概况呈报单

(1924年5月)

兹将本公司组织规模及产量销数呈报于左：

公司名称 关东制造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地点 营口县东青堆子街

开设年月 民国二年七月

资本金 奉小洋五万圆整

公积金 奉小洋二万圆整

制造种类 红头火柴、黑头火柴、安全火柴

全年产额 五千箱，每箱六件，每件二百四十包

全年销额 三千五百箱

销货地点 东三省内地，直隶、山东

存货数目 每年终积存一千四五百箱

价目 按全年平均每箱奉小洋五十一元

经理人姓名 李展云

职员技师人数 技师一名，职员八名

工役人数 男工一百二十名，女工二百名

工作时间 每日十时间

机器架数 十六架

制造法术 人力

消费煤额 每日烘燥用炸子一吨

营业状况 一渐进步

(营口县公署档)

23. 营口姓姓火柴公司概况呈报单

(1924年5月)

兹将本公司组织规则及产量销数开列于左：

公司名称 姓姓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地点 营口南青堆子

开设年月 民国十一年四月

资本 小洋十万圆

公积 小洋三千圆

制造种类 红头、安全火柴

全年产额 四千五百箱

全年销额 三千六百箱

平均货价 五十元

销货地点 奉省界内，山东、直隶

存货数目 九百箱

经理人姓名 孙荆堂

技师 一人

职员 十五人

工作时间 每日十点钟

工人 男工九十人 女工二百人

机器架数 十台

制造法术 人力

消费煤额 每日用煤半吨

营业状况 日有进步

(营口县公署档)

24. 大连中国私人资本铁工厂简介

(1924年10月)

大连华商所办之铁工厂，现计有五十余家，多在西岗子一带，兹择其规模较大者，分述如下。

一、顺兴工厂，在西岗子大龙街，宣统元年四月开办，资本六十万元，专制油房机器及轮船用家具。民国十二年度，制品价值在六十二万元以上。原动力有电器机三座（五十马力、二十五马力、二十马力），蒸汽机一座。水汽由满铁会社电气作业者供给。现有工人二百六十名，两年前营业兴盛时，营口、哈尔滨均设分厂，工人达一千三百余名。工值每人每日四角至一元二角不等，食宿由本厂供给。

厂内作业共分六部：（一）木型部，依照图式制造模型，工人十余名；（二）翻沙部，工人三十余名；（三）合钳部，组合成品，工人四十余名；（四）锻工部，工人四十余名；（五）铆锅部，剪板穿孔曲铁，工人八十名；（六）熟铁部，制造各种零件，工人二十余名。

原料分生铁、圆铁、钢板三种。生铁购自鞍山制铁所，每吨日金四十八元至五十元及五十二、四、六元不等（运费在内）。特等生铁每吨六十元。圆铁为制造各种零件之用，来自大阪，由日商铃木及登喜和等商店代办，价值以贯（合中国六斤四两）计，每贯四角八分乃至五角（运费在内）。大号圆铁每贯八角。

出品为汽罐（锅炉）、榨油机器、油囤（盛豆油用）、碾碓（油房轧豆用）、起重机（俗名稳车，矿山用）等类。销行东三省及山东之济南、龙口，江苏之海州、青口。但近因市面不振，又兼受日本造船厂之竞争，轮船需用器具订货无多。货价如下：

汽罐之价格，视马力之大小而定：

一百马力，四千五百元；
八十马力，三千五百元；
五十马力，二千五百元；
四十马力，二千二百元；
三十六马力，二千一百元；
二十六马力，一千四百元；
十六马力，九百元。

以上均系每部价值，以小洋计算。此次汽罐多为各油房所订做。

榨油机器分两种：（一）冷气榨，每部售价三百八十元，（二）人力榨，每部售价一百三十元。

油囤之价格依容量之大小而异：

七十万斤者，六千元；
六十万斤者，五千四百元；
四十万斤者，四千五百元；
三十万斤者，三千二百元；
二十四万斤者，二千八百元；
二十万斤者，二千四百元；
十三万斤者，一千七百元。

碾米之价格亦因形状之大小而定，分列如左：

径寸	长寸	价 格
二十四	四十五	一千三百五十元
二十四	四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十四	四十	一千二百元
二十二	四十五	一千元

二十二	四十二	一千元
二十二	四十	九百五十元
二十	四十五	九百五十元
二十	四十	八百五十元
十八	四十五	七百五十元
十八	四十	七百五十元
十六	三十八	六百五十元

起重机有十五吨之能力，每部售价五千元。

此外兼营复县五湖嘴无烟煤矿及抚顺阿金沟煤矿。自置轮船两艘，一华兴（一千一百吨），二隆兴（一千吨）；浅水轮一艘。运输煤炭至营口、天津、烟台、青岛等埠销售，每年获利甚厚。

二、盛发铁工厂，在西岗子北泰公街，民国元年四月开办，资本三万元。原动力有电动机二座，一为十五马力，一为十马力，工人一百零六名，铸造金物、油房冷汽榨、锅炉机器及油椿、油碾等类。

三、大鑫铁工厂，在西岗子北财神街，民国八年二月开办，资本三千元，有五马力电动机一座，工人三十名，制造油房机器、精米机、磨面粉机、弹棉机、碾高粱米机、切面机等类。精米机一日有三千斤出品能力，每部售价一千七百元。磨面粉机器一日能磨面三千斤出品能力，每部售价一千七百元；磨面粉机器一日能磨面三千斤，每部带自动磨罗，价四百元。弹棉机四百斤能力，每部价四百五十元。碾高粱米能力五百斤，价二百五十元。切面机价一百七十元。

四、永兴铁工厂，在寺儿沟，民国六年十一月开办，资本六千元。有电动一座，工人一百零八名，制造钢铁等机器。

其余工厂尚有四十余处，其中较著者，表列如左：

名 称	开办年月	资 本
洪兴炉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	八百元
鸿增工厂	民国九年八月	八百元
复聚炉	民国十年	一千元
震兴隆	民国九年四月	四万元 ^①
天成炉	民国七年三月	五百元
万兴炉	民国二年五月	四百元
裕兴炉	民国二年三月	七百元

（摘自《奉天总商会月刊》第1期）

25. 南北满火柴联合会章程

（1925年6月15日）

兹为保全南北满同业权利起见，特组织联合会，规定简章，互相遵守，以六个月为期。今将规定各条分列于左：

一、南北满共同贩卖地之界限，定为开原、四平街、公主岭、范家屯以北，不准南满火柴销售，违者以违章论。

二、共同贩卖价值，南北应取一致行动。但日清工厂来福，吉林工厂之招财两牌，得较其他各厂制品每箱减价三角，甦甦工厂耕田减价一角出售之，再不能销售额外，不准跌价，违者以违章论。

三、南北满各厂在共同贩卖地内销售火柴，代理事宜应归各方自行办理。

四、双方代理佣金统按价值百分之二计算，务求划一，不得另外再加津贴、补助等费用，倘有暗中变更者，以违章论。但营

^① 此处四万元疑为四百元。

口各公司同在本埠售货，特别仍照旧例百分之三扣佣。

五、自本章程实行之日起，双方应即派员赴各处代理家，实行调查火柴数日，规定价值，方准出售。提涨价格，须于一星期前，由代表以函电通告，以归一律，不得迟误，致有两歧。

六、在联合会期间内，各工厂皆有互相调查违章之权。

七、本章程实行期，仍以六个月为限。

八、本章程规定之后，双方应各觅本埠商会或领事馆，出为保证，担任清理违章罚金责任。

九、双方同意改价之际，各代理所存火柴应以报告表为标准，自宣布改价日起，不准再以前价留货，违者以违章论。

十、自此章实行后，三明公司应派专员在哈住同昌隆内，与北满贩卖处互相监视销售火柴价格，并得随时检查帐目。

十一、双方销售火柴牌口，应以下列数种为限：南满规定惠临工厂麒麟、关东工厂进步、甦甦工厂耕田、三明工厂剪印；北满规定金华工厂兄弟、增昌工厂长城、吉林磷寸工厂招财、日清工厂来福。各牌价值期取一致，但耕田、招财、来福三种，均照本章程第二条规定评价。

十二、以上规定各条，如有违犯，照售出火柴每箱罚奉小洋两圆，多者递加。

十三、各工厂所制小盒安全火柴，现在仍不准在公共贩卖地界内销售。

十四、安全火柴实行改造，应遵政府命令为转移。如实行制安全时，每大盒内装由九十五根至百根，每小盒内装由七十根至七十五根，不得随便增减。

十五、黄磷火柴成品原料多寡，须按各厂库存匀配分制，同时停造，不得各自延长，居奇出售。

十六、公司议决南北满联合会每年常会两次，于二、八两月由南北满代表定期行之。

十七、南北满各推定代表一人，随时商议进行。遇有重要事件，得由代表定期招集临时会议决之。

十八、南北满代表因公赴各处调查，需用旅费、交际费，由各同业分担之。

十九、分担费用，由南北满代表招集本范围内同业自行核定之。

二十、奉票、日金、现洋价格涨落无定，各同业本位币及行销各处货币亦各不同，每月须由代表按照市面情形商订标准价格，于月之初旬通告各公司查照，如有特别涨落时，得随时议定通知之。

二十一、本章程由南北满联合会各执一份，以资遵守。

二十二、本章程自各厂及承保盖章后实行。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之。

推定：南满代表奉天惠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协理金哲忱

北满代表吉林磷寸株式会社专务取缔役佐藤精一

吉林磷寸株式会社

长春日清磷寸株式会社

以上二厂承保人驻长日本领事馆

吉林金华兄弟火柴工厂

吉林增昌火柴工厂

以上二厂承保人吉林总商会

营口甦甦火柴有限公司

营口关东火柴有限公司

营口三明火柴公司

以上三厂承保人营口总商会

奉天惠临火柴有限公司

承保人奉天总商会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日本大正

(营口县公署档)

26. 奉天火柴同业联合会总董金恩祺为请求奉省

不宜再设火柴厂事给省实业厅的呈文 (抄件)

(1927年6月)

呈为恳请维持幼稚实业以固根基事：窃本会鉴于东省火柴业出品多，社会上需要少，供过于求，互相争卖，遂致均亏成本，形将衰闭，不得已于十四年七月间，由奉天惠临、营口关东、姓姓、三明四火柴公司发起组织奉天同业联合会，呈由奉天总商会转请钧所核准立案。所有供给社会需要，御防货品过剩情形，曾经沥陈，业蒙鉴察。自核准后，遂即改弦更张，先由奉省着手组设批发处于省城，分批发处于营口、四平街、开原、洮南、锦县等处，俾广推销，而杜外货。复联合吉林各火柴公司订立售货公约，共同遵守，以昭划一。事经二载，营业方见转机，获得微利。正期日见发达，挽回已失之利权，乃近闻外人勾结中国商人，拟合资设立火柴公厂于安东，刻已招工制盒从事开办，冀在鱼目混珠，以图分润。倘若任其开办，不加阻止，非惟吾奉各厂势必先受影响，即前蒙钧厅维持之成绩，亦恐渐形消灭。

据最近调查统计，东省所有各厂每年生产量总在四十万箱以上，而三省需要不过二十七八万箱，所余尚作少数，正苦销路无由，设再增开工厂，制造火柴，则货品充斥，轧轹将生，不但新营业推销匪易，旧公司保持愈艰，交受痛创，两无裨益。是直接妨害原有公司之营业，即间接阻碍吾国实业之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前途，实堪顾虑。且公司之设立，一方为营利着想，一方亦须以社会需要为标准。现在，东省自制火柴既不患缺乏，同等营

业似无再增设之必要。况有外人勾结情事,将来危害不知伊于胡底。夙谕厅长以提倡实业为怀,既然保护于前,必能维持于后,是以不揣冒昧,敢恳厅长俯准,咨请东边道尹训令安东县知事查明取缔,伏乞通飭各县重申前令,明定年限,不准中外商人再设火柴工厂于省境,以维幼稚实业,而便巩固根基。理合具文呈请厅长鉴核施行,实为公便。谨呈奉天实业厅。

(安东县公署档)

27. 关于东三省火柴同业联合会呈请成立的一组文件

(1927年10月22日)

(1) 镇威上将军张作霖给奉天省长刘尚清的训令

案据奉天惠临火柴公司协理金恩祺等呈称,窃维东省地大物博,蕴蓄宏富,只以工商未能振兴,利权因而外溢。即以火柴一项论之,为人生日用必需之物品,而国人原无单独首创之者。先是中日合办之日清磷寸会社成立于长春,日办吉林磷寸株式会社开设于吉林,应社会之需要,乘欧战西洋制品无暇东输之际,营业大为发达。乃实行扩充,既设分场于长春,复于民八收买民五日人所办之东亚磷寸会社作为奉天分场,于是东省火柴几为其专利。国人沉沉大梦,始一警醒。营口关东、三明开设于前,吉林增昌、金华兴办于后,开国货之先轨,挽利权于万一。沈阳为东北大埠,商业中心,人烟稠密,需用浩繁。商人张志良等为应社会之要需,促实业之振兴,乃发起组织奉天惠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呈准立案,业业兢兢,与日人相颉颃。吉林磷寸株式会社鉴于大势之推移,乃表示让步,于十三年十一月将奉天分场以日金十万元之代价全部出兑于惠临公司。经惠临公司改组为制造总厂,以原立于小西边门外者,为制造分厂。同时,复有甦甦公司设于营口,鲁昌公司设于龙江,皆为国人所兴办者。

惟工厂开设既多，出品因以充斥，供过于求，互相竞卖，遂致均亏成本，形将衰闭。不得已于十四年七月间，由奉天惠临，营口关东、三明、牲牲四火柴公司，发起组织奉天火柴同业联合会，呈由奉天总商会转请奉天实业厅备案。所有供给社会需要，御防货品过剩情形，曾经备陈，业蒙核准。遵即改弦更张，先由奉省着手组设总批发处于省城，分批发处于营口、四平街、开原、洮南、锦县等处，经理售货。复联合吉林各火柴公司，订立售货公约，共同遵守，以昭划一，而谋匀衡。事经二载，不无成效。但团结不坚，不足以御外侮；范围狭小，不足以成大谋。况近今瑞典火柴公司拥有巨大资本，实怀垄断野心，因欲左右世界火柴市场，故与美国钻石火柴公司相提携，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投资增至一万八千克洛尼（每克洛尼约合华币五角余），并于印度之加尔各达、孟买以及南洋阿拉梯、马得拉斯、科仑布、仰光等地之旧有火柴工厂，多数被其收买，攫得利权。复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乘日本火柴工厂尚未组合，互相竞卖之际，乃实行收买，于是日本火柴业数十年之努力经营，强半归其掌握。近始组织联合营业，方见转机。复以瑞中洋行名义谋在华设厂制造，冀图垄断，而资压迫。吾华火柴同业，尚在幼稚，若不合力抵抗，势必受其荼毒。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既然呼吁于前，吾东省火柴同业乌可不自卫于后？抑尤有进者，据最近调查统计，东省所有各厂每年生产量总在四十万箱以上，而三省需要不过三十万箱，所余尚非少数，正苦销路无由，设再增开工厂，制造火柴，则货品充斥，轧轹将生，不但新营业推销匪易，旧公司保持愈艰，交受创痛，两无裨益。是直接妨碍原有公司之营业，即间接阻碍吾国实业之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前途实堪顾虑。于是乃由奉、吉、黑三省已办之火柴公司联合组织东三省火柴同业联合会，草拟章程，以联合同业，维护利权，矫正弊害，力图营业之匀衡及协力抵制外货之侵入为宗旨。

夙谗钩座洞烛时势，关心实业，是以不揣冒昧，敢请特别维护，准予备案。并恳令行奉、吉、黑三省省长公署，转饬实业厅通令各县查照，限制中外商人不准再有火柴工厂之增设，破坏联合大局，致有物品过剩之虞，实业前途，实利赖之。所有组设东三省火柴同业联合会缘由，理合备文检同章程呈请鉴核施行，实为公便。附章程及人名单表，等情。据此。查该商等请组设火柴联合会，并限制中外人不准增设火柴公司，因为维护利权，抵制外货。惟火柴一项，为日用物品之大宗，于民生颇有关系，该商等所请有无妨碍，是否可行，亟应详细核议。除分令外，合行检发原件，令仰该省长即便查照所拟章程详细核覆，以凭察夺。此令。

（奉天省公署档）

（2）东三省火柴同业联合会发起人名单

鲁侯东	奉天惠临火柴公司总理，五十三岁。
金恩祺	奉天惠临火柴公司协理，三十三岁。
秦嘉勤	营口三明火柴公司经理，四十岁。
孙家树	营口铎铎火柴公司经理，四十四岁。
刘天荣	营口关东火柴公司副经理，五十一岁。
佐藤精一	吉林磷寸株式会社专务取缔役，四十四岁。
前田伊织	长春日清磷寸株式会社取缔役，三十八岁。
孙光烈	吉林金华兄弟火柴工厂经理，四十九岁。
孙锦英	吉林增昌火柴公司经理，二十九岁。
谭法周	黑龙江鲁昌火柴公司代表，三十四岁。

（奉天省公署档）

（3）东三省火柴同业联合会章程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本会由东三省各火柴公司组织之，定名为东三省火

柴同业联合会。

第二条 本会设事务所于奉天省城。

第三条 本会以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之弊害及协力抵制外货之侵入为宗旨。

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 本会会员以现在已成立东三省各火柴公司为限，每公司为一会员，并应于该各公司现任董事或经理指派一人为代表。

第五条 会员入会，须填具入会愿书，连同章程及营业报告书，由本会员二人以上介绍，经会长许可，或董事二人以上承认，始准填具介绍保证书，交纳会费，正式加入本会，享受及担负本会一切权力、义务。

第六条 入会同业，如更换商标牌号，或改派代表人，均须报告本联合会注册。

第七条 会员有不正当行为，致妨害本联合会名誉、信用及违背规章者，得由会长或本会董事二人以上请求会长议罚之。

第三章 会 议

第八条 本会会议分为左列两种：

一、定期会议：年会，每年一次，于阳历十二月间举行之；职员会，每月两次，于每月一日、十五日举行之。

二、临时会议，无定期，于必要时由会长或董事二人以上，或会员五人以上请会长召集之。

第九条 开会于会期前一月以专函通知各会员，遇有紧急事项，得改为十五日。

第十条 同业因商行为有必要之请求，本会得转函商会，陈请官厅，或转函各埠商会，或迳呈官厅维护之。

第十一条 各工厂制品限制数量及发售规则，以公约另定之。

第十二条 本会会员皆有提案权，但需于开会会期前五日送达到会，以便列入议案。

第十三条 本会开会须有会员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得到会者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能决议。

第十四条 凡开会因事不能到会者，得委托本会会员为代表，由该公司出具委托书，鉴盖公司图记及代表人名章。

第十五条 凡会员于开会时，既未亲自出席，又未委托代表，对于本会议决各案即为默认；事后发生反对，概作无效。

第十六条 会议于必要时，得以书面表决之，但来函须盖公司图记、代表名章，并须于开会期前五日到达，方为有效。

第四章 组 织

第十七条 本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董事五人，皆名誉职。

第十八条 本会董事由会员选举之，会长、副会长由董事互选之。皆用单记名投票法，依次当选。票数同者，抽签定之。董事被选为会长后，董事之资格仍然存在。

第十九条 本会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选定后不得藉词推却。

第二十条 每选举时，一选举人有一选举权。

第二十一条 职员之任期均为二年，其中途补充者，须按前任者之任期接算。

第二十二条 会长、副会长及董事任期满后，再被选者得连任。

第二十三条 新选之职员就职，旧职员方得解职。

第二十四条 本会会长综理会务，对外为全权代表。副会长补助会长，襄理会务，如会长请假或不能执行会务时，由副会长代行之。

第二十五条 本会事务所设事务员二至五人，由会长任用

之，分任会内一切事务。

第二十六条 本会职员有违背章程之重大情事时，得由公会议决除名。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七条 本会经费以会费充之，会费分入会费、常年会费、特别会费三种。

一、初入会之会员，须纳入会费现大洋二百元。

二、常年会费，各公司按制出成品每箱提缴现大洋三分，每年分四期缴纳，于一、四、七、十各月初旬征收之。

三、特别会费，于本月有特别支出之时，由会员分担之。

第二十八条 入会费于入会缴之，常年会费每年分四期缴之，特别会费于征收期内缴之。其愿汇总缴存或捐入者听【便】。

第二十九条 本会全年预算之成立，由会长编定，于本会开会时提出请求承认之。

第三十条 本会除常年经费外，并得征公集金。各公司于每年一、四、七、十各月初旬，按制出成品每箱交纳现洋两分。

第三十一条 储蓄此项公集金，专为兴办地方公益，捐助慈善团体，或建筑会所、办理会务之用，并得弥补同业因公共售货之损失。如未动支，须存放生息，集有成数，得不征之。

第三十二条 本会为保持永久及互助起见，均应力谋实业进步，互通生息。倘有贪小利而坏大局者，一经查出，搜得确证，除斥退出会外，其公集金概为充公。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未经明定各事项，或应修改事宜，得由会长编定，提出决议。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自呈奉核准之日施行。

(奉天省公署档)

章太炎在南洋行迹钩沉

汤志钧

说明：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始得出入自便”。6月24日，他接岑春煊电：“预期与公一夕谈为至快”，遂至肇庆。这时，岑春煊正与龙济光混战，不以“国是为重”。章太炎“见南方无可与谋者，遂出游南洋群岛”。9月29日，由香港抵达新加坡，又由新加坡而槟榔屿，由庇能而怡保、吉隆坡、爪哇等地，多次发表演说。

章太炎“游南洋”，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只有“余见南方无可与谋者，遂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数语，对他的“出游”情况，不知其详。1991年，我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前往星洲，蒙王慷鼎先生介绍，得识叶晓铃先生。叶先生以《国民日报》、《振南报》所载见示，因仿拙撰《章太炎年谱长编》之例，辑成此篇。

1916年9月29日 章太炎由香港抵达新加坡。当地报载：“章太炎先生为中国文豪，耳其名者无不倾倒崇拜。此次共和再造，厥功甚伟。今于国事一大段落之后，特由沪至肇庆，会晤岑、李诸公，并游览名胜后，复往香港搭卑因荷火船南来，意欲游历南洋各埠，视察华侨情状。至昨午后六点钟抵埠。时由陈楚楠、简英甫、胡仲选、张永福诸君二十余人同往该船，迎迓登岸。旋往南洋烟草公司内，该公司设筵洗尘。筵毕，复本坡西北门王振璜君之住宅，（前者陈君武烈旧居，岑西林曾寓此）为其

驻节。所闻先生在寓会客时间，系早8时起至12时止，而下午则为出门拜客时间。闻此次偕行者有严濬宣、廖仲任、萧韵珊、曾稚南、方光五位先生云。”（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9月30日，《大文豪南来》。）

10月2日 简英甫宴请章太炎于南顺会馆，章氏“演说，发挥化除党见、振兴教育各事”。报载：“大文豪章太炎南来，耳其名者莫不欲聆其伟论，瞻其丰采。昨天，南洋烟草公司司理简君英甫大开筵会于单边街南顺会馆，款待章君，并邀请埠中各界知名人士齐集一堂，赴会者约八十余人，车水马龙，确极一时之盛。晚八时许，太炎先生演说，发挥化除党见、振兴教育各事。听者动容，既醉以酒，又饱以德，吾为此会咏也。”（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3日，《宴会章大文豪志盛》。）

章太炎的演说词是：

鄙人自投身革命以来，于南洋同志，通讯已多，而皆未尝晤面。此次南来，以简君英甫之介绍，得与诸君子相见，诚属幸事。惟近数年来，国事纷繁，难于详数，鄙人又不谙闽粤语言，深恐心所欲言，不能尽出诸口；口之所言，又不能悉达于诸君子之耳，是又一大憾事。兹于国家利益，且置不顾，但专为南洋谋进步耳。若得改良，则前途希望甚远。今以二事望于诸君：一，人在异乡，本有同舟共患之势，南洋各地，本无所谓朋党也，以康长素及孙中山、陶焕卿等，迭次南来，渐有所谓党会，而一般热心之华侨，各以爱国热忱，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其后有保皇党、同盟会、光复会三派。辛亥以后，保皇党已无复存，其余承内地党员之嘱咐复改组为国民党、共和党，最后又有进步党入其间。在发愿入党者各有深心，然争端亦因之而起。夫各党并立，彼此以政见不同，互招异议，此固无可讥议者。然前此南洋各党之机关报所攻讦者，与国家大计，或有〔无〕重要之关系，往往于个人私德上，指摘谩骂，致使此党彼党，化公愤而为私仇。且

人之私德既无实证，初则指斥小过，终复加以诬蔑，而是非混淆，黑白挠乱，此于道德智慧皆进步阻碍之最深者。兹幸共和再造，凡我华侨，无论属于何党，要其愿入党会之心，皆因爱国而起耳。目下党见已渐消除，有互相提携之望，斯则鄙人惬意慰志之事也。抑鄙人犹有言者，消除党见，非即不党之谓。盖欲消除各党之畛域，而成一大民党耳。兹北京议会中，各党已渐联合，此间各党苟能联合进行，则南洋各岛，当永为吾中华民党根据也。

二，南洋各岛华侨，不下数百万，谁无子弟，谁甘奴隶，欲子弟不沦为奴隶，则教育尚已。近知华侨所设小学，已达百余所，毕业亦颇有人，但小学知识，究属有限。今欲高大生徒之志趣，非筹设中学不可。中学生徒额设二百名，每年经费不过三四万，事尚轻而易为。其校长及教员，须敦请祖国学行优长者为之，所有课程，可就教育部规定者，斟酌地方情形，略为变通办理，而于本国历史、本国地理及普通法学，尤宜注重。盖海外办学与内地办学不同。内地办学，务使生徒知世界大势；海外办学，并宜使生徒知国内情形。故中国地势物产、风俗人情，与夫历代之治乱兴亡，及圣贤豪杰各事业，均宜深晓。知前者则不至视归祖国为畏途，知后者则能发起志愿，不甘下就。至于普通法学，更为自为保卫所必需，有此知识，人自不敢以非法加我矣。诸君子热心爱国，对于教育一项，如能筹设中学，俾底于成，则为福南洋子弟当非浅鲜。鄙人近闻南洋各学校隶闽者有派，隶广者有派，隶潮、嘉者又有派，此虽以各方异语，不得不暂为区分，而终不可长久也。总之，吾南洋华侨宜以大公无私之热心毅力，化除偏见，消去畛域，凡关于政党、学校诸端，联络进行，将来吾中华民国之隆隆日上，当为诸君子是赖。鄙人谨拭目俟之。（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4日，《章太炎先生演说词》。）

以上演说词，新加坡《振南报》也于1916年10月3日、4

日、6日分三次连载，署“在座者笔录”。其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其后有保皇党、同盟会、光复会三派。辛亥以后，保皇党已无复存，其余承内地党员之嘱咐，复改组为国民党、共和党，最后又有进步党入其间”；《振南报》则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其后有秘密之各派。辛亥以后，又承内地党员之嘱咐，始明组为国民党、共和党，最后又有进步党”。“入其间”三字无，其余与《国民日报》尽同。

10月3日 新加坡《国民日报》载《定期筵宴大文豪》云：“章太炎先生南来，大为侨界欢迎。兹曾生江君又定明天下午四句钟宴会章君于昇生园，该园在马厘士爹律（即往双林寺之街）云。”

10月4日 新加坡《国民日报》载新加坡领事胡惟贤《欢迎章太炎先生词》：

“惟贤识先生于海上二十年矣。先生少有大志，不屑为举子业，故能博览古今群籍。及长，愤清政之不纲，设‘爱国学社’于上海，同时兼主《苏报》席，为清廷忌，下令逮捕，囚禁三年。既出狱，往日本设帐授徒，鼓吹改革，从游者达数千人。同志敦请先生主持《民报》，一纸风行，舆论大振。辛亥民国成立，先生之志愿实已遂矣。癸丑，先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终以信任不专，不数月决然离去。时同志亡命海外，而先生独以党事北上，其幽于京师者几及三年。先生矢志不挠，益以扩世界之眼光，济人群于进化，夫诿他人之所能及耶？兹幸共和再造，先生得还其自由之身，来作南游，凡我僑胞，无不以得瞻先生丰采为幸。先生讨论侨界之状况，侨业之情形，侨学之程度，他日归去，行将笔之于书，垂之于后。即今闻先生一话一言，实足以针砭流俗，灌输文明，疏濬智慧，尊崇德性，非独南洋群岛党见为之消融，学风为之一变，且能使海内有志之士，闻风兴起，感动奋发于不自己，则先生此来为有功也。”

章氏在新加坡演说后，当地报纸曾有评论，如《振南报》1916年10月4日载《欢迎章氏余谈》云：

“章太炎先生之抵叻也，商、学界开筵欢迎者连日不绝，亦有多持冷观态度者。其言曰：‘章氏为同盟会、国民党一派人物也。’记者闻人言此，因告以‘公等毋乃误会（请观今日胡领欢迎词便详大略），且本坡向无同盟会，若国民党则取消解散久矣。去年帝制潮流，进步党团体无闻，职此故也。’闻余说者始为之意解。

或者又疑章氏与老孙同气味，记者曰：‘否。徐锡麟尚不肯为孙逸仙下，况章炳麟乎？章氏主《民报》时，谈佛学，与孙异趣；《民报》受困二百元，屡电告孙，孙不之应，《民报》以停，又坡商之所知也。’谈至此，或益恍然。”

《振南报》又于1916年10月7日在“来函照登”栏，刊载《对于章先生演说之质疑》，署“景堂稿”云：

“一昨见报载章先生在南顺会馆演说词，鄙人方读至篇首十数行，即曰：异哉！吾所闻也。先生语中，指事本坡，不歇有保皇、同盟两招牌。鄙人寓此数十年，尚未知所谓保、盟者究在坡中何所？领袖何人？而先生到此未满星期，便知之耶？或曰：以前皆秘密会，非正常会。若然，则吾又始终未闻有保派在坡秘集者也。先生又云：‘自康、孙接迹，始有党派。’此又倒果为因之说矣。康来虽在孙先，然实庚子之岁。溯自戊戌，坡人士已倡维新，废清纪，用孔纪，行剪发，设女校，明组‘好学会’，逐期演说，会员五、六百人，（按例立会必有案，非可空指）斯时不识孙亦不识康也。至于近组共和党，及改组为进步，其远因由黎公自武昌特派员之来，并有直授陈喜亭以委任状之据，而后存案成立，以至今存，与保派何涉？此等道听途说之言，若出于忧思痛一辈，（钞集日本人书稿改名南洋）可免置议。章先生闻人也，君子也，一言为智，一言为不智，鄙人故敢贡其诚悃焉。先生素

与激派游，耳饫激论久矣，非激之言，亦有公道在焉。辛先生听之。”

《振南报》在文后加“按语”云：“敝报按：日前章氏演说，似非章之自作，不过旁座者笔录。敝报鉴知其然，故于录说中之显违事实者，为之抹去，以免俗说或为圭玷。而在他报，照稿执刊，均所难免，景堂氏右稿之所以作乎。此是事实佐证问题，不是理想论辩问题，凡以征信而已。”那么，上揭章氏在南顺会馆演说，《振南报》之所以较《国民日报》稍异者，即原于此。

10月7日 章氏由新加坡去槟榔屿。报载：“章太炎先生蒞叻，已经多日，各处欢迎宴会，殆无虚时。兹闻先生已定于本日午后起节赴埃城云。”（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7日，《章太炎之游踪》。）

10月10日 章太炎在槟榔屿“武昌首义纪念”庆祝典上演说。报载：

“（槟城）武昌首义纪念，槟城阅书报社诸君，特举行庆祝之典。社之内，装饰辉煌，门前点缀绿草香花，国旗招展，旁悬联云：‘国基肯构思经始，庆典光荣祝共和’。至午后三时，特设茶会，并延章太炎先生欢叙。越一旬钟，全体社友同往花园摄影，闻共拍照二次，首用为国纪念，次用以表示欢迎章太炎之意。是夕八时，则请章先生在社内演说，到听者座位皆满。演说中间，适提灯会游行及门，军乐歌声，喧闻堂内，演说因而停止。殆至提灯已去，听演说者尚端坐不散，众请章先生继续登台，再伸前说，至听者尽欢始散，诚近来演说会所未有者也。兹将所言，摘录如后。章先生云：

国庆纪念，本属惯例，但今日之国庆纪念，实非容易得来，而海外之国庆纪念，尤鄙人所难常见。漫游至此，蒙诸君子竭诚相招，躬逢盛事，欣幸之余，复有感于中，愿为诸君子言之。民国元年，举行国庆纪念于武昌，兴高采烈，各国一致。袁世凯闻

而忌之，乃以大总统正式受任事，移置于国庆日，冀得人民祝贺。故民国元年之举行庆典，非为国庆也，实袁世凯借以自庆也。其后国庆纪念，遂寂寂无闻。今者共和再造，国庆纪念复行于海外，稚女黄童，皆知感奋，与民国元年之事正同。而即有不能不虑者，元年举行之国庆纪念，即为武昌倡义发也。武昌倡义，南军奄有十二省，组织政府，当时若乘势率师北伐，扫除满清旧僚，则袁氏不至乘机袭取，而中华全土，握于民党之手。今日举行之国庆纪念，犹是纪念武昌倡义也。然非有云南护国之师，则斯举已不可得。护国军之兴也，奄有八省，组织军务院，当时若乘势进攻，师抵武汉，要求惩办帝制余孽，则今日之国庆纪念，亦可以永远保存。惟清亡而袁世凯在，一类亡国大夫，得附袁为逆；袁亡而帝制党在，一类阴险反侧之徒，或仍附帝党为恶。且今之帝党，其仇疾民党，有甚于清之亡国大夫矣。清之亡国大夫，虽无禄位，犹足自保，不必与民党为难。今之帝党，自知恶积罪盈，永难齿于人类，非与民党相仇，急图报复，必无存活之理。试观现时政界人物，虽有民党，亦多帝孽，将来权势偏倚，借压人民，吾人民何以自处？是不得不于最欣喜之国庆纪念日略为虑及也。吾中国人之特性，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每作一事，略有成效，即将前此艰难困苦情形淡然若忘。民国二年之失败，正坐此耳。从今以后，遂永无民国二年之复辙耶，则不能保也。要知‘中华民国’四字，断绝之日已久，使袁氏至今尚在，八十日后，即是帝国纪念日矣。今日所以复睹中华民国者，皆从流血拼命而来，譬爱子失而复得，手足断而复续，既得既续之时，不能不追念方失方断之苦。惟愿诸君抚今追昔，不忘疮痍，毋使今日之国庆纪念，复为民国元年之国庆纪念。庶几庆祝不在一时，而可与千古矣。”（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17日，《章太炎先生演说录》。）

10月11日 章太炎在槟榔屿益智书报社演说，强调：“第

一须联合诸党以抵制余孽，第二须振兴教育以为政治知识之根本”。报载：

“檳城函云：章太炎先生之来檳，都人士咸愿望见文旌以为荣。国庆日，延之演说于檳城阅书报社，已载昨报。而益智阅书报社诸君，又备茶话会邀之，先生在席间有所发表（演说词录下）。午后，先生往极乐寺游览，全体僧人大为欢迎，关于佛学，多所质证。今午十一时，陈新政君导之参观时中学校、中华学校、同善学校、丘氏学校，及璧如、务内二女学校。闻今夕八时，教育研究会特请先生演说，先生业已允之。先生原定本日启程往游怡保，刻将行期更改矣。兹将在益智书报社演说之言，先录如后。章先生云：

鄙人前在石叻，初接见同志数十，一昨到屿，又日与诸君子相晤谈，无任欣幸。吾国内政，将来能改良与否，实不敢知。惟南洋同志苟得一其意向，自可为国家动力，而联合意向之要旨，不外二端：一，宜对于各党，不分畛域；二，宜注意教育之进行。何以言之？教育不良，则贫富之阶级攸分，语言之隔阂益甚，故贫者力谋改革，而富者不愿也。一方競谋爱国，而他派不知也。于是有党，于是有派，于是有党中之党、派中之派。若教育兴，则贫富无阶级，语言不隔阂，而党派自泯其意见。此间本无所谓党，自康长素来，而保皇以立；自同盟会发生，而革命党先后戾止；自光复会兴，而革命党自分为二，遂为国民、共和二派之基本；自立宪派加入，而进步党又起。党派愈多，意见愈歧，究其实在，要皆阶级不除、语言不通有以致之。现在保皇党名目已经取消，而进步党之在内地者，多以官僚为中坚。檳城无吾国官僚，则檳城进步党人亦不过挂名党籍而已。袁世凯窃国，消灭国民党、解散国会，势焰所及，各党敛迹。迨袁氏称帝，国民党急起声讨，而共和、进步二党，亦同时并起。故由吾人观之，此次革命成功，三党均与有力，而国内各党鉴于前此之纷

争，为袁氏乘机利用，几被消灭，此番既同心协力，推倒袁氏，已各泯意见，互相联合，京师、上海几渐就绪。此间党中情形，虽尚未知，当亦无不乐从也。以鄙人观之，有一事最定阻挠党务之进行者，即嫉妒心与狭隘心也。盖革命成功，人之争权夺利，各不相下，故成纷扰之现象，辛亥以后是已。兹则诸党要人，幸无争兢，故得有调和之希望，国内如此，海外可知。设诸党仍纷争不已，则前之为袁利用，貽患犹浅，今后若为帝制党利用，其害尚有不忍言者。故今日诸党自息争端，实为联络之最好时机。时机一去，争端又起，虽欲调和，不可得矣。此鄙人对于党事之微旨也。何以言联合各党必从教育入手也？良以革命党有知识优长者，有知识短浅者，程度不齐，物议以起。世人谓革命党人但知破坏，不知建设，盖有由来也。兹吾人欲从事建设，当高其知识；欲高其知识，当注意教育一项。尝见往古开国良才，其始亦祇有马上事业耳，则以功成以后，仕学兼营受其常识充足之教育也。是以草泽英雄，素不识字读书，其后为国宣劳，亦颇博人嘉许。近世如清之刘坤一、蒋益沣一流，皆属草泽英雄，亦未尝不可勉强办事。何也？以事后稍受教育。故能破坏者，苟稍加以知识，未有不能建设者。此种人之品格，较诸官僚，实有过之。盖官僚中虽有贤良公正者，与帝制党或系旧交，未必能断绝关系，而廓清腐败政府之观念亦弱。革命党人素与帝制党相抗，而廓清腐败政治之念较深。故曰欲改良政治，非使破坏者谋其建设不可；欲使破坏者谋建设，非注重教育不可。一党之中，受教育者多，则党势坚定；受教育者少，则党势薄弱。国民党之健全分子皆曾受教育人也。至于海外，则渐不相及矣。鄙人在石叻，曾倡议设一中学，其办法稍参酌地方情形而变通之。大概南洋一带，办理中学，不必注重实科，应以普通法律及本国历史、本国地理为其主要。应使学者得知本国情形，而发生爱国之真忱。其风土人情，物产地势及古今往来英雄豪杰之事业，了然于心，则政治

改革，不难参与其事也。总之，今日所宜知者：第一，须联合诸党以抵制帝制余孽；第二，须振兴教育以为政治知识之根本。事果实行，即南洋同志可为国家之助，而国家亦惟南洋同志是赖。十年来之苦心经营为不虚矣。”（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18日，《章太炎先生演说》。）

同日，章太炎游览槟榔屿极乐寺，演讲佛法，以“平等之义，举诸教以与佛法比较”。报载：

“（槟城函）国庆之后一日，章先生往游极乐寺，从游者达数十人。主持本忠迎入客堂，互谈佛法。本忠禅师演讲佛法平等，并言小乘与大乘之区别，在四谛十八缘生六度等等阐发妙旨，闻者动容。继由章先生起而言曰：

三岁十二部，丈旨浩繁，难于陈数。今就本忠禅师所讲平等之义，举诸教以与佛法比较，则平等之真，惟在佛法矣。请试言之。佛法自称有大乘、缘觉乘、声闻乘三者，而天乘、人乘，通于外道俗士，合为五乘。今所见各家宗教，大抵皆天乘也。基督、天主二教以为人皆上帝所生，信仰上帝，遵行戒法，死后可以升侍上帝之旁，而终不能成为上帝；若加毁谤，便堕地狱，亦永无超脱之时，此未为平等也。稍进则印度吠檀多教，立梵天王为本，亦与上帝不甚差殊，而此教权说，以情界器界皆出梵天王，不须归化，是说较之前者二教，平等之真渐露。而终谓世界有报，说尚沾滞。又进则印度数论，不立梵天而立阿德摩为本。阿德摩者，译言神我，而神我为忧喜暗所迷，不能自见，而情器界以著，舍迷就悟，则神我自现，本无情界器界之纷纭也。是说较诸建立梵天者更为知本，亦终不免执着有我，我之为名，与彼相对，彼我对待，则犹未为平等也。数论本无升天之想，而列于天乘也。盖最初二教，其果欲在界天。吠檀多教，其果在色界天。数论虽能不堕色界，而终不免堕落色界天，至于此而天乘已圆满究竟矣。更进则惟有声闻、缘觉二乘，不立神我，而以无明

为本。无明者何？即不觉是。不觉者谁？则此心是。于是十二缘生之说出，扫荡一切世界缘起，独以因果钩连，为万物所由出，不立神我，则我见亦空。以此较诸数论，平等之真益著。然而情界、器界犹是对立，人我之见已除，而法我之见未破，犹未为平等之至极也。何谓法我？曰：认有主体是也。如见地水火风，而认地水火风为有本质，此即为法我见，于是又进而为大乘。大乘之说，以为真如本觉，即是一心，绝对无二，故不仅自见，即此不能自见，谓之不觉，谓之无穷，于是四生六道大地山河，宛然如梦境之现前矣。若识本心，即称始觉，渐渐修习，还于本觉，即谓之佛。是故情、器二界，等是虚幻，惟心是实，心迷即是众生，心悟即是佛果，佛非新成，本来是佛而自不见耳。一切皆有本觉，则一切等觉作佛，但其觉有迟速，终有且阙，故不得一时成就，亦犹稻熟，虽为早晚，而皆当结实一也。无物非心，故不隔情、器；无心非觉，故不闻圣凡，此乃平等之至，而非小乘、大乘所可并论者矣。要之，人所信仰，莫过于心，上帝、梵天王等，知其名始信之，不知其名则不能生信也。唯心不然，虽至婴儿鸟兽，无不以感觉所得为真，信此所感觉者，即由信此能感觉者，故欲人不信心，势不可得。以此观之，则心为三界万法之本，断可知矣。此又大乘最坚之义，而非矫造名词引人信佛也。”（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19日，《章太炎先生演说》。）

章太炎在槟榔屿后，有人询以“选举副总统之时期”及人选，章氏发表意见，报载：

“（槟城函）太炎先生自蒞屿以来，侨人往访者甚众，章先生在屿演说伟论，亦先后登录。闻徐洋溢君曾在谈话间，询章先生以副总统问题，章先生答云：“现在先定宪法，后选副总统，故选举副总统之时期，大约当在新历年终。以国内人民之心理观之，副总统之选举，凡有三派，各有其欲选者：民党派则属意于岑春煊，帝制派则属意于徐世昌，非民党亦非帝制派则属意于冯

国璋。”（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21日。）

10月14日 章太炎由庇能到怡保。演讲“注重教育，化除党见”等。报载：

“(吡叻函)章君炳麟为我国文学泰斗，闻其大名者，咸欲睹其丰采。十四号，章君由庇能附车到怡保，由埠中知名之士迎至乐林俱乐部驻节，由该部设筵款待，各界人士均开欢迎大会。是日一点钟，章君到学会，与各职员致礼毕，暂坐片时，即与其随员严君相继演说，当时大发伟论，约有二小时之久，洋洋万言难以尽录，要不外注重教育、化除意见等。语多动听，切中华侨兴利除弊之旨。演毕时，钟已三鸣，旋茶会而别。闻章君又即赴国民党及进步党之欢迎会云。”（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20日，《怡保欢迎章太炎》。）

10月16日 章太炎抵吉隆坡。报载：“章太炎先生此次南游，由叻而庇能而怡保，所至大抒伟论，其所以饷我侨胞者，可谓语重心长矣。月之十六日下午，抵吉隆，埠中同志均切欢迎，以中国青年益赛会地较雅洁，遂为先生下榻焉。即夕八时，赴国民党支部演说。”（新加坡《国民日报》10月31日，《章先生吉隆演说记》。）

10月17日 在吉隆坡。“午前，往游安邦万发公司，考察矿务。是晚，在青年益赛会演华侨教育之要旨，发挥靡遗。男女来宾，几及千人，座不能容。虽骈肩鹄立，而秩序肃然，盛会也。”其演说词为：

兄弟南来，虽为日无多，亦略识此间状况。今日所切望于南洋侨胞者，大兴教育是矣。何者？非教育不能养成侨胞子弟之永固爱国心，非教育不能破除资本家贫富阶级之陋习，非教育不能作在外谋生之保障，非教育不能望享外国法律平等之看待。夫教育之道非一端，而以国民教育为要素。海外侨民之教育与国内平民教育又稍殊。近年南洋教育虽略有进步，然尚须研究一个完全

办法，方不负出资兴学者之苦心。凡教育之最要者，莫如多设小学，而侨民小学之最要者，必须用普通语为教授。而尤其要者，则宜从速筹办中学，诚以中学乃国民教育之人才制造厂也。我国人尚有一种天然之积病，在乎言语不能统一，交通上既形窒碍，感情上亦生出许多误会。在国内南北省如是，在海外各埠亦然。至南洋侨胞，以闽粤人为最众，惟常以方言不同，交接亦不甚亲洽，广府音与客语差别，甚或有谓客家非广东人者，此团体所以不能固结，而社会与国家，亦均受情形之牵累也。查马来半岛所设之小学，不下数十，各以方言为教授尚多，苟循此不改，终难望多得普通知识之侨民。故今日欲改良教育，非从小学入手，一律以国语教授不可；欲造成共和国民资格，非从速筹办中学不可也。

吾向闻南洋华侨子弟偏重西文，多有不识祖国为何名，本身为某省某县人者。此非其子弟之过，实为父兄者不讲国民教育之过。惟设立中学，则有地理、历史之教科，使知其身与祖国有密切之关系，自能感发其爱国心，而养成其国民之资格也。前时革命党人南来，提倡救国主义，虽已唤起一般华侨之爱国心，然热诚为党人所唤起者在一时。若今后少年人之爱国心为中学所养成者，则永久不变也。吾故谓非教育不能养成侨胞子弟之永固爱国心者此也。

我国已改建民主政体，本无贵贱阶级之可言，惟贫富之阶级，有非法律所能破除者，如资本家之对于伙伴，大都颐指气使，总不免骄矜之陋习，此便是有贫富阶级之见存。夫南洋创业富人，其财产多非由祖父传来，赤贫儿忽然暴富，理当无贫富之阶级。惟闻若辈富人，多不识祖国文字者，望其富而无骄，戛戛乎难矣。然吾人须知世界人犹有胜于金钱者，道德学术是也。如教育大兴，侨民后进之英，多有道德学术，即可以与富人争衡，至是而资本家自不能骄矣。且富人子弟，既受此完善教育，亦必有道德学术，

更不屑为骄矜之言动矣。吾故谓非教育不能破除资本家贫富阶级之陋习者此也。百数十年来，华侨之在南洋起家者，固不乏人，然未必尽由学术而来，不过借天时地利之助，幸获机会耳。如办矿者具一种冒险性质，挖得锡米仓，即作富翁。试问其曾肄业于矿学诸书否乎？如业种植者，全靠此南温带之好天时，园艺稍事整理，即获厚利。试问其寓目于植物学等书否乎？

然或者曰：此间马拉人，亦同享此天时地利，其计何以不发达？此则由于我华人之知识，略优于彼族故也。倘有别种人，其学术较胜于我者，与我竞争，侨胞不及今力图振作，难保将来不落人后。英国虽素来主张自由营业，然英商在南洋所设矿务、种植各大公司，气雄力厚，实足以垄断我侨民之利权。试回想前几年，炒树乳股份之投机家，良可惊也。又如日本人之南洋种植事业日益展发，复以其经验成绩，著为树乳专书，为饷其国人，极力研究。其近年组织南洋种植社会，尚赅赅不已。二十世纪为商战时代，苟无营业之实学，生计必有穷促之时。惟有中学，则农工商矿植物诸学，均有切实之教授，吾故谓非教育不能为在外谋生之保障者此也。

更如我华侨现在居留地法治之下，究竟能与白人同受法律平等之看待否？其大原因虽关乎国势，然亦缘于多数侨民无普通法律之知识，又何怪外人不以平等待我？苟吾人皆识普通法律，外人有不另眼相看乎？吾故谓非教育不能望享外国法律平等之看待者此也。

是知上举四事，必改良小学教授，始足为制造国民之根基；尤必速立中学，斯足以扩张巩固侨民之大业。然而更有进者，办学之道，必须有办学之人才，乃得良好之效果。窃闻南洋学董，常有妄行干涉校长、教员之权限者，此或由于地方习惯使然。吾谓学董既已尽捐资兴学之义务，已足享受名誉矣。若夫用人与教法，则校长、教员之责也。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耕织小

事且然，而况为教育之职务乎？吾甚望兴学者一切须切实改良，则教育前途必日益进步，固侨胞之福，亦中国之幸也。（新加坡《国民日报》1916年10月31日，《章先生吉隆演说记》。）

11月9日 《国民日报》载《章太炎在爪哇言论》曰：“（爪哇）章太炎先生到爪哇后，演说甚多。兹有李君铁夫与章先生话祖国要点，特志之：余（李君自称，下同）请教先生曰：‘元凶已殒，共和复兴，吾国前途之景状，以先生高见测之，将如何耶？’先生曰：‘斯次革命之结果，与辛亥同出一辙，定非佳兆，望各党消除意见，组合一强而有力之民党，庶足以敌彼帝制党耳。’余曰：‘广东方面，得陆督镇守，秩序谅不难渐次恢复。’先生曰：‘然。广东方面，目前所可靠者，只陆督一人耳。若陆督能久于其任，是则广东之福也。’余又曰：‘省长民选制度，究宜行于今日之中国乎？’先生曰：‘省长民选，本极良之制度，若人民程度高之国，用之则利莫大焉；若人民程度不足，往往供党援以蹂躏选举，则反为不美。要视其民之程度如何，则效果如何耳。’廿六晚，予又与梁君诣先生所，先生谓梁君曰：‘余此行以联络党派为最大宗旨，拟将旧之国民、进步共和各党，组合为一大团体，名曰中华民党联合会。会中设三大本部：一设于北京，一设于上海，一设于星洲。设支、分部于各处，而三大本部之中，复设一总机关以统辖之。所以要设三本部者，因恐将来有第二袁氏出而解散其本部，则支、分部同归于尽。癸丑之役，可为前车。若有三本部，则北京之本部，纵令为野心家所解散，而上海、星洲之本部，固无恙也。上海之本部，万一不幸又被解散，则星洲之本部，系中国势力所不及之地，仍无恙也。本部无恙，则支、分部不致同时瓦解。’”

陈立夫谈三青团“C·C系”

鉴 岗 译

说明:1995年3月28至30日,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教授菊池一隆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需要,在台北访问了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长的陈立夫。会见中,菊池向陈立夫提出了“C·C系”的称呼、三民主义青年团、对第三势力和民主党派的评价等30个问题。陈立夫就其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C·C系”的称呼以及对日本人的建议等问题作了回答。会后,菊池将会谈内容以《访问陈立夫》为题,发表在日本《中国研究月报》592号(1997年6月)上。今征得菊池教授同意,译成中文在本刊发表,希冀对民国史研究有所补益。原文附有较详细的注释,今因篇幅所限,作了删简。

前 言

在考察抗战时期的中共、第三势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之际,作为阻碍、镇压它们的国民党特务的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率领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即所谓的“C·C团”是经常登场出现的。重庆国民政府是由中统、黄埔系(军统)、欧美系、政学系以及地方军阀等构成的。分析当时的国民政府,决不能忽视作为两大特务组织的中统和军统。但是,与被弹压的共产党、第三势力方面的很多历史资料相比,因为是特务这样的

秘密机构,其组织、指挥系统、行动原则等方面不为人知晓的地方是很多的。而且特务机构臭名昭著,因而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视。其中军统(“蓝衣社”、“复兴社”)抗日意识是强烈的。如众所周知,1935年共产党以“八·一”宣言呼吁统一等,从中国革命史方面是相对容易评价的^①;与此相对地,中统反共意识强烈,抗战期间显示出在“反共”与“抗日”之间动摇,有不得其要领之一面,研究无疑是落后了。最近好不容易出了几个充实的研究成果,但只不过仅限于中统对电影和文学的限制等局部性问题。因此,研究特务史,特别是抓住解释中统的线索,有必要首先直接会见陈立夫。但是,会见方法没有想好,七八年前想,是在美国呢?还是在台湾呢?当时还不确定。1994年在须磨召开的孙文研究会上,与陈鹏仁先生相识,承蒙他介绍,数月后,我很高兴去了台湾。在党史委员会一边收集、调查史料,一边等待着会见的日子。

在这里,先说一下陈立夫的略历(1950年前略)……1950年去美国,在美呆了19年。这期间,整理完成了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四书道贯》。陈立夫尽管长期在美国留学、生活,不可思议的是他几乎未受美国和西洋文明的影响,宁可确信东洋文明和中国传统的优越性,并为其理论化而奔走。1968年回到台湾,就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进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他一贯表示出比起经济来更加重视精神的姿态。引伸来说,是一种十分重视肩负教育未来青年的作用的思想方式。

现在陈立夫并未完全从政界引退,而是出任台湾“总统府”的“资政”(可以说是最高政治顾问,在各种政治问题和政策立案上参

① 作为与“蓝衣社”有关的论文,在日本有(1)八卷佳子《围绕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季刊·社会思想》第2卷3号,1972年;(2)今井骏《抗日民族主义和“蓝衣社”的思想体系——对刘健群著〈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的一个考察》,《中国研究月报》134号,1983年;(3)徐有威(小平邦阳译)《力行社的日本观研究》,《中国研究月报》586号,1996年12月。

与与李登辉的商量、辅佐),被看作是超保守派的国民党元老而被政府重用。在两岸关系及统一问题上曾有许多见地。1988年7月,陈立夫等34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关于把中国文化作为杠杆实现和平统一的议案,并且向邓小平直接提出了促使共产党缩小,设立“中国大同社会党”的建议。在政坛上活动频繁。中国政府虽然不同意他的主张,但似乎对他承认“一个中国”为前提的基本姿态给予很高评价。^①

我于95年3月28日和30日与陈立夫进行了两次会谈。28日是礼节性的拜访,正式会谈是30日。地点是在位于台北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中居住地的陈氏的宅第内。在护士陪伴下出现的陈立夫,似乎脚有点不太灵活,但94岁高龄的他精神非常好,头脑也很清晰。因为年龄和身体关系,会见限制在1小时左右。我要提问的问题已经译成中文,并由陈立夫预先过目。内容有(1)“C·C”的称呼,(2)三民主义青年团,(3)对第三势力、民主党派的评价,(4)“反共抗日”的主张,(5)中统与军统的关系,(6)特务活动的意义和界限,(7)第二次国共合作,(8)对战争时期日本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评价,(9)对汪精卫南京傀儡政权的评价,^② (10)蒋介石的意义和界限,(11)美国留学时期的经验对思想形成的影响,(12)对日

① 石川照子:《陈立夫》,山田辰雄编《近代中国人名辞典》,霞山会1995年。再有,在《问题和研究》(日文版)一书中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时,陈立夫就中国统一问题写信给邓小平,提出提案,希望以邓为首组织“中国大同社会党”,呼吁共产党员加入该党。根据陈的提议,共产党仍然保存,但规模变小,从而使中国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大同社会党”的两大政党制。但是,邓对此提案只能回答说“很难”,此事就过去了。再有,书中还写道,陈在数年前公开提议,应该给共产党提供100亿美元,用于统一事业。

② 根据《事变后的重庆“C·C团”》(《东亚》第13卷8号,1940年8月),汉口陷落后,汪精卫展开了以反共政策为骨干的和平运动,“C·C团”的上层干部周佛海、梅思平等许多人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件事,在特工人员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不满分子打算加入到汪精卫的伞下。这是针对这件事提出的问题。

本人的评价和将来的希望,(13)理想等,共30项。其中,陈立夫主要选择了三民主义青年团,“C·C”称呼的由来以及对日本人的建议等问题,从头到尾,直率地,有针对性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关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全部都能得到解答。例如,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并没有回答其武装问题等。再有,关于第9个问题,与其说是汪精卫自身的问题,莫如说是南京傀儡政权中有许多中统系的人物参加,中统分裂成“抗日”和“亲日”两派。本想提出有关中统思想方面更深入的问题,但因时间所限,只好放弃了,十分遗憾。也许还有些难于回答的问题。因此,为考虑使读者容易理解,笔者在文中用()加以注释。

(一)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

菊池:我正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想要弄清楚中国对于日本的侵略是如何应战、如何取得胜利的。我想,要把这个问题正式地搞清楚,没有先生的思想和活动,是无法考虑的。因此特来访问,拜托了。

陈立夫:从三民主义青年团说起吧,可以吗?因为问题非常多,想一个一个地论述。以前,中国国民党的先进党员全部都在全国的小组训练。因此,如果要成为党员,应该做些什么,是要进行教育的。他们各自被派遣到各区分部的小组,在小组里得到训练。这种方法成功与否,与这个小组的“健全”与否有很大关系。如果小组是“健全”的,训练顺利进行,小组“不健全”的场合就不是那样了。训练期间不决定(是否成为党员),区分部判断作为党员没有问题时,就成为正式党员。换言之,希望入党的人必须经过一定的训练阶段,在这个训练阶段里的人称作预备党员。与学校毕业一样,他们也经过这样的阶段成为正式党员。

菊池: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

陈立夫:这个做法非常简单,其原因是在全国有区分部,想成

为党员的人首先必须经过预备党员时期,一定时期后,区分部再作为正式党员承认。训练方法随区分部而不统一,训练的程度也根据区分部而不同。

菊池:请问一下有关三民主义青年团设立的契机,以及国内、国际的背景。

陈立夫:日本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北方。中国人逐渐开始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一般的中国青年责问国民政府:“为什么不立即抗战?”“必须马上和日本开战。”但是,作为国民政府不能轻举妄动。日本的国力比中国强,中国必须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战。但是,苏联的政策是让日本攻击中国。苏联希望在东方是日本和中国打,在西方是法国和德国打。这就是苏联的政策。苏联自己保持中立,让他国人民去打仗,自己得渔翁之利。

菊池:与中共的关系如何?共产党派,或者第三势力、民主派系的青年运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中国的青年运动中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处的位置如何?

陈立夫:中共以苏联的政策为基础。苏联要求中国战争。当时,中国的青年运动受共产党的影响,责备国民政府为什么不和日本开战,因为日本欺侮我们。当然,国民政府必须战争。但是,不能以意气用事来开战。反过来说,因为日本的国力比中国强大,必须等待时机。我们向青年指出:“受共产党的影响是错误的。”在日本,一部分青年军人主张与中国战争,造成中日战争,其背后有苏联在策划。苏联煽动日本一部分青年军人与中国开战,还要求中国也与日本开战。当时,我们遇到了接二连三的困难。我们对青年说,“你们不要骚动(急躁)为好,我们一定会战斗的。”对青年不能说“不能战斗”,也不能说“现在战斗还没有准备好”,即使说“准备好了就战斗”,他们也不信。

菊池: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对青年运动的政策也有种种议论,都有些什么样的意见?

陈立夫：这件事在国民党内部不能直接议论。（其意思是否是党内有政敌，在青年运动问题上摆出其弱点是否给政敌以可乘之机？）这些学生表面上喊着救国，实际上是不听国民政府的命令，等于是骚乱。让他们“不要骚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想去苏联，与苏联进行联系，想要取得苏联的支持，使学生运动平息下来。当时我向蒋介石建议了此事。没有苏联的支持，不可能与青年进行交流。我们真是十分苦恼。必须与日本开战，因为日本欺侮我们，必须战争。但是，为什么不能马上开战又不能对青年说，什么时候战争也不能说。因此，我对蒋介石建议，“让各大学的校长陪着学生来南京召开秘密会议”。我们和校长、学生会聚一堂，表面上称为“秘密会议”，实际上不可能是秘密的。蒋介石亲自在学生面前发表讲话说，“为了不发生混乱，要信任我。日本必定会来攻击的，如果日本来攻击，我们一定应战。但是，在此前不能主动去开始战争。”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中，说了“战争不到迫不得已之时，我们不开始战争。为了战争，必须等待最好时机的到来，大家必须相信我。”因为中国是弱国，必须尽量多一些、尽量好一些作好战争的准备。基本的东西全部都对他们说了。蒋介石亲自所说的“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我们一定战争。但是，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那就是我们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时候”的这些话，要求学生们回去向大家传达。这样，骚乱平息了。

菊池：是否可理解为为了对抗[付]要求抗日的青年运动而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陈立夫：为了对付青年呼吁抗日的局面是非常困难的。蒋介石在黄埔方面组织了“复兴社”，吸收了这些青年。其原因是国民党不能与日本开战，“复兴社”主张与日本开战，因此，能够把这些青年收容进来。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件）正式宣布了中日战争，到这时对青年什么都可以说了。国民政府不能说的话，什么也没有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预备党员，把抗日青年组织起来。

因此,国民党废除了预备党员制度,国民党决定把“复兴社”中一部分激烈主张抗日的人吸收进来,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中一个(原因)是预备党员制度的废止,另一个是吸收激烈主张抗日的青年,使他们不与共产党相结合。

菊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章”和“规约”的草案主要是由谁来制定的?有那些要点?

陈立夫:国民党决定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政策,让我起草组织章程。是蒋介石让我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如果不能顺利地运作,就会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两个政党的危险。因此,在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是训练国民党员的团体。当时,我周密地考虑了。而且,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训练机关,是作为国民党的“学校”,它不是和国民党相区别的组织。全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到25岁时自动成为国民党员。于是乎,青年团自然而然地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其原因是团员25岁时自动成为国民党党员。^①

菊池:有没有争论呢?如果有争论,具体是谁与谁对立呢?其主张的不同在哪点上呢?

① 蒋介石指名的团章起草人除陈立夫外,还有康泽、谭平山等。团章在陈诚召集的研究会上进行讨论,6月在筹备委员会确定最后的草案,经蒋介石的审查和承认,在16日正式公布。因为有“当时少数同志有25岁,主张规定团员最高年龄”的附言,“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38年6月16日公布)的第三条规定:“凡中华民国的青年满18岁至38岁,不分性别,由团员二人介绍,填写志愿书,由当地的分队通过、分团部审查,再向中央团部提出申请,经承认成为本团团员”,“但是,青年团各级干部,以及经特别许可入团的人员不受上述年龄限制”(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三民主义青年团史资料》第1辑初稿上编,1946年8月,3—4页,党史委员会所藏史料)。这样,三民主义青年团是由陈立夫发起,但起草人也有康泽、谭平山,并且团员年龄不是“25岁”,而是“38岁”。对这件事情陈立夫极为不满。但是蒋介石感到要尽量避免三民主义青年团只在中统势力影响之下,要保持均衡的思想加强了。再有,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矛盾、对立和抗争的具体史料很遗憾还没有发现。

陈立夫：蒋介石的做法是首先主动承担。关于此事虽不能说是有很深的意义，结果是，蒋介石亲自就任团长，任命陈诚为书记长，虽位于团长之下，但实际工作由书记长进行。康泽是组织书记长^①。这两人的位置极其重要。这两人有野心，他们向蒋提出，团员“即使到25岁，也不能必定成为国民党员”。蒋介石批准了这一点。这是蒋介石自身的失策。因为这样的话，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两个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不听国民党命令，采取独立行动）成为“一个政党”。蒋不应该批准。如果到25岁还留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就成为两个政党了，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① 1938年6月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有陈诚、朱家骅、陈立夫、贺衷寒、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谭平山、谷正纲等9人。干事31人，除上述9人外，他们是：梁寒操、康泽、李任仁、周佛海、李扬敬、曾宝荪、严立三、王世杰、张道藩、刘健群、郑彦棻、黄仁霖、胡宗南、王东原、黄季陆、甘乃光、卢作孚、何廉、陈良、叶溯中、程沧波、章乃器。这个阵容包括了国民党重要干部、青年运动指导者、学者、社会事业者、无党无派和反对党派组织者，概括为“期望把全国人材网罗到这个中央机构中来，以寻求全国青年意志和力量的集中。”（《三民主义青年团史资料》第1辑初稿上编，第20页）根据上述可以见到，与军界关系密切、抗日色彩强烈的军统进出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但是，为了要控制在军界影响较强的以陈诚为首的，并且得到蒋支持的军统的专断独行，陈立夫似乎想要由中统单独地指导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他很不满，但他也明白要保持一定的势力。不但如此，从国民党内各派系来的可以说是少数，可以看出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上呈现出人材广泛出现、摸索超派系的人事的样子。可以说是反映蒋介石的意向，把三民主义青年团构建在国民党各派系的均衡之上。还有，为了对第三势力表示有所关照，让谭平山、卢作孚、章乃器加入，但也仅仅是三人而已。与共产党有关的人物则没有。从以上情形根据现在的观点进行分析，三民主义青年团不仅保持着军统的抗日色彩，而且加强了与军界的关系。因而三民主义青年团不但援助军队，自身也参加战斗。想把第三势力的青年卷入进来，但并不十分成功。加之“反共”要素根深蒂固地残留着，虽然也有过与国民党对立的事情，但不可能从国民党的青年团这样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在扩大团员方面可以说是有限度的。

菊池：可否问一下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呢？如果可以，请说一下其具体的内容和事实是什么。

陈立夫：事情发展正如所说那样。结果，“两个政党”的争论开始了。蒋没有办法把三民主义青年团拉回到国民党里。这不是因为我要批判蒋介石而要说这样的话，因为蒋自身后来也为此事而后悔。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在组织规程里明确记上到25岁时自动成为国民党员，就没有问题了，论争也就不会发生了。蒋取消25岁这一条，批准陈康两人的建议是有问题的，这样就全部变质了。就这样，三民主义青年团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组织，与其他人进行斗争。后来蒋想把三民主义青年团拉回到国民党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其原因是三青团已经成为一个政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反对国民党向党复归的方案也被取消。

菊池：蒋对这样的事态是怎样考虑的呢？

陈立夫：蒋认为党和团都应该听取自己的意见。党和团即使有分歧也没有问题，认为最终不能不听他自己的意见。我们不能批判蒋。蒋曾经十分惊奇地说“青年团全都抗日吗？”

菊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资金从哪儿来？由国民党还是由国民政府给？还是有独自的资金来源？

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资金从哪儿来呢？当然是由国民党给的。国民党作为预算计入，在党内批准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训练机关，与国民政府没有关系。在组织规程中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训练机关。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实际上脱离了训练机关的作用。

菊池：中统、军统、欧美系、政学系等与三民主义青年团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再有，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如何？

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统没有关系，与新生活运动也没有关系。宋美龄想利用新生活运动来纠正社会的弊病。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战的意义在于扶助民族气概。

(二) 关于中统与军统的关系

菊池：请问一下关于中统和军统在主张、活动上的共同性和不同性，以及分担的作用。

陈立夫：中央调查统计局我是创始人。1928年在组织部设立调查科，我就任科长。它主要是为对付共产党而成立的。另外，在蒋身边配置了戴笠，好象是“侍从副官”、“侍从参谋”的职务。戴笠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蒋是组织部长，我是科长，位于蒋之下。蒋说只有中统是不够的，起用了戴笠，因此，特务机关分成中统和军统两个。作为中统是不满的。其原因是，有必要再要一个特务机关吗？不知道戴笠的机构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对中统全体人员是这样说明的：“我们中央调查统计局和戴笠的军统，可以说是耳目。耳目各有两个。耳朵是两个，眼睛是两个，为什么要互相牵制呢？这是没有必要的。”对我的解释中统人员都同意了。我们的组织是正式的机构，但戴笠的组织是非正式的。后来，逐渐地采用分工体制。军队方面戴笠负责，社会方面我们负责。后来工作范围扩大了，蒋要求我统辖这两个机构。根据蒋的意见，形成一至三科，徐恩曾在第一科，戴笠在第二科，丁默邨在第三科。其结果，两机构开始联合。蒋把两个机构分开，这次又合并，并要求我统一安排机构的工作。

菊池：1938年先生就任教育部长是怎么考虑的呢？打算以什么作为教育目标呢？它与你在中统的工作的关系如何呢？

陈立夫：中日战争开始后，蒋要求我就任教育部长。当时，我对蒋说“不能担当两个相反的职务”。这就是说，“如果就任教育部长，就不能再继续特务工作”。可以说，教育部长是要以“笑脸”做工作，特务是“怒脸”（凶脸）的工作。我不能有这样两个完全相反的面孔。我说，如果就任教育部长，就必须辞去中统的工作。

(三) “C·C系”的名称

菊池：关于“C·C系”和“C·C团”的名称有各种说法，请具体说一下其名称的由来和背景。

陈立夫：所谓“C·C”是不存在的。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后，我和兄长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一个提案。就是说，以前在张宗昌、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统治下，国民党不可能公开活动。因此用了别的名称，如山东的“大同盟”，湖北的“兴中社”和“实践社”，江西的“A·B团”等。这些实际上是国民党，只是没用国民党的名称。现在中国统一了，应该取消这些，统一“国民党”这一名称。因此，提出要废止一切别的名称。其原因是没有必要了。这个提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是，采纳时北方的几个小组不同意废除。共产党也挑拨说：“没有必要废除，国民党中央自身只不过是一个小组织。”共产党这样主张的目的是为了挑拨、离间小组织。共产党鼓吹没有必要废除北方的“兴中社”、“实践社”的名称。因此，国民党中央把我派到北方，我说服小组的领导说：“不可以被共产党所欺骗，国民党已经统一了，因此你们要废除其名称，没有必要再组织小组织了。”这样，就决定废除了。后来共产党以我们兄弟（陈果夫、陈立夫）两人的姓（陈的发音 chen）为根据叫我们“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简称为“C·C”。这是共产党给加上的称呼。以后，兄长作为蒋的代理成为组织部长，我是中央秘书长，国民党内的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两人负责。因此，共产党又把“C·C”改为称呼“二陈”。这以后，共产党在一切场合，使用捏造手法加以人身攻击，连一般的共产党员也逐渐地采用这样的手法。

(四) 关于“反共抗日”

菊池：可以问一下先生一贯主张的“反共抗日”吗？再有，

“反共”与“抗日”的关系如何？“反共”和“抗日”没有矛盾、对立的地方吗？对国共联合抗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怎样概括呢？

陈立夫：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之前，也就是这年的春天，日本派了15名国会议员到南京。他们来会见我，我在家接待、欢迎。当时，我向他们提问，“为什么来会见我，你们不是把我看作反日的头目吗？”他们都笑了。我继续说：“我是‘反共’的，‘反共’是根据理智提出的，我不认为在中国，共产主义是必要的。中国不应该让共产主义出现。与此相对，‘反日’从感情而产生，不是从‘理智’产生。日本欺侮中国，因此，我反对日本。‘反共’是永久不变的，‘反日’是一时的。如果日本对中国表示友好，我首先成为亲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为了和日本战争，我和周恩来交涉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也是由我实际处理的。抗战以前，周恩来寄来书简，是1935年9月的事情。周在给我和兄长的信中写道：“不应该继续讨伐共产党，希望一致抗日。”

（五）关于日本

菊池：你对过去和现在的日本，以及日本人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再有，你希望将来的日中关系如何？

陈立夫：我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我愿意日本和中国联合，振兴亚洲文化。这些是我的真实想法。中国和日本必须联合起来，一起发扬东方文化。这是我的真正的理想。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作了“大亚洲文化”（大亚洲主义）的讲演，这些实际上和我的想法相同。为什么蒋（介石）在日本战败后没有要求日本人赔偿呢？全都是基于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思想。日本人攻击中国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次犯错误。我们是“兄弟之邦”，不应该战争。这就是蒋不追究过去日本的错误的理由。日本人错了，可我们不想纠缠于（拘泥于）这一点上。希望你们日本人都发扬亚洲文

化，蒋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因此，日本必须充分检讨，根本改变对中国的姿态。中日战争后，如果蒋不采取（放弃赔偿）的宽大政策，今日的日本将成为怎样的状态也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应该把有关国家的事情看得稍微远些。日本必须要象发扬亚洲文化、发扬亚洲和平文化那样指导亚洲。日本人和中国人都非常聪明。今日日本的工业也许比美国还要进步一些。日本人指（领）导亚洲，有必要对抗资本主义的缺陷。日本没有大的志向。几十年间，日本在工业上追上了美国，但是，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要有追求。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发扬亚洲文化吧。我们的文化是“王道文化”，不是“霸道文化”，利用这个文化来领导全世界。英国的大哲学家（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说：“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中国文化的时代。”也就是说，是“王道文化”的时代。以“仁义道德”为依据来行动正是必要的，以枪炮、飞机、炸弹来行事没有必要了。

菊池：受到许多启发，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启示，感谢得到您的各种教诲。

陈立夫：谢谢。

后记（略）

朝鲜策略

黄遵宪 撰 郑海麟 校订

说明：《朝鲜策略》是清末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写的一部重要外交文书。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称该书为对近代朝鲜的开放“影响深远之书”。^①《朝鲜通史》的作者亦认为《策略》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朝鲜起过一定的影响。^②国外有关朝鲜近代史研究的论著，几乎都提到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一书。这种对外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交文书，在近代中国人著作中是十分罕见的。

然而，这部小册子的全文在中国国内一直未曾公开发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亦未收录，因而未引起史学研究者的重视。相反，《策略》全文却被《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收录，国外学者广为征引。笔者近年在大陆搜集黄遵宪佚文时获得《朝鲜策略》全文抄本，细读之后，觉得该书确是一篇极有思想见地的外交策略文书。它无论对我们研究近代中日朝关系史、近代史或黄遵宪的外交思想，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第210页。

② 参看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下卷，第57页。

笔者最初所据的《策略》为黄遵庚（黄遵宪堂弟）传抄本^①，研读之余，笔者将此抄本与在英、日文著作中广为引用的《日本外交文书》本互校，发现出入颇大。之后，又找到金宏集《修信使日记》中的《朝鲜策略》，此为黄遵宪送呈朝鲜国王的正本。三种本子互校后，发现《日本外交文书》本脱、错、漏最多，此本只可供参考，不可供研究引用。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篇重要的外交文书，有重新校订发表之必要。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踰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其中亚细亚、回鹘诸部，蚕食殆尽。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小，往往合纵以相拒。土耳其一国，俄久欲并之，以英法合力维持，俄卒不得逞其志。今泰西诸国，若德、若奥、若英、若意、若法，皆眈眈虎视，断不假尺寸之土以与人。俄既不能西略，乃幡然变计，欲肆其东讨。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踞高屋建瓴之势。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

① 笔者最初所据抄本为古直先生所抄，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所藏。古直与黄遵宪堂弟黄遵庚为同乡好友，后又一同任职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古撰有《黄遵宪研究》一文，材料多得自黄遵庚，故知《朝鲜策略》为黄遵庚传抄。另笔者在日本时，又得到友人张伟雄氏（黄遵宪研究专家）所赠《朝鲜策略》的两种抄本。一为明治十五年春三月（一八八三年）中村庄次郎抄本；一为一九七七年建国大学校出版部抄本，内附日文译文并注释，题为黄遵宪原著，赵一文译注。但细读之后可知以上两种本子仅抄自金宏集本，且笔误之处不少。

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嗟夫，俄为虎狼秦，力征经营，三百余年。其始在欧罗巴，继在中亚细亚。至于今日，更在东亚细亚，而朝鲜适承其弊。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何谓亲中国？东西北皆与俄连界者，惟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据亚洲形胜，故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著，而中国所爱之国，又莫朝鲜若。朝鲜为我藩属，已历千年。中国绥之以德，怀之以恩，未尝有贪其土地人民之心，此天下之所共信者也。况我大清，龙兴东土，先定朝鲜而后伐明，二百余年，字小以德，事大以礼。当康熙、乾隆朝，无事不以上闻，已无异内地郡县。此非特文字同、政教同、情谊亲睦已也，抑亦形势比连，拱卫神京，有如左臂，休戚相关而患难与共。其与越南之疏远，缅甸之偏僻，相去固万万也。向者朝鲜有事，中国必糜天下之饷，竭天下之力以争之。泰西通例，两国争战，局外之国，中立其间，不得偏助，惟属国则不在此例。今日朝鲜之事中国，当益加于旧，务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朝鲜与我谊同一家。大义已明，声援自壮。俄人知其势之不孤，而稍存顾忌；日人量其力之不足敌，而可与连和。斯外衅潜消，而国本益固矣。故曰亲中国。

何谓结日本？自中国以外，最与朝鲜密迩者，日本而已。在昔先王遣使通聘，载在盟府，世世职守。至于近日，则有北豺虎同据肩背。日本苟或失地，八道不能自保；朝鲜有一变故，九州、四国，亦恐非日本之所有。故日本与朝鲜，实有辅车相依之势。韩、赵、魏合纵，秦不敢车下；吴、蜀相结，魏不敢南侵。彼以强邻交迫，欲联唇齿之交。为朝鲜者，自当捐小嫌而图大计，修旧好而结外援。苟使他日者，两国之轮船铁船，纵横于日本海中，外侮自无由而入。故曰结日本。

何谓联美国？自朝鲜之东海而往，有亚美利加者，即合众国

之所都也。其土本为英属，百年之前，有华盛顿者，不愿受欧罗巴人苛政，发奋自雄，独立一国。自是以往，守先王遗训，以礼义立国。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其与中国立约十余年来，无纤芥之隙。而与日本往来，诱之以通商，劝之以练兵，助之以改约，尤天下万国之所共知者。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故不利人有。而立国之始，由于英政酷虐，发愤而起，故常亲于亚细亚，疏于欧罗巴，而其人实与欧罗巴同种。其国之强盛，常与欧罗巴诸大，驰骤于东西两洋之间，故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义，使欧人不能肆其恶。其国势逼近大东洋，其商务昌盛大东洋。故又愿东洋各保其国，安居无事。即使其使节不来，为朝鲜者，尚当远泛万里之重洋而与之结好，况其迭遣使臣，既有意以维系朝鲜乎。引之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吾故曰联美国。

夫曰，亲中国，朝鲜之所信者也；曰结日本，朝鲜之将信将疑者也；曰联美国，则朝鲜之所深疑者也。

疑之者曰，日本自平秀吉兴无名之师，荡摇我边疆，凌夷我城郭，荼毒我人民，赖明师攻守而后退。近年日本变从西法，鹰瞵鹗视，益不可测。江华之役，西乡隆盛志在生衅，亦因岩仓、大久保诸人，力争而后已。彼其志，曷尝须臾忘郢哉。条约之结，亦要盟不得不从耳。反与之睚，是何异开门而揖盗乎？曰西乡之议攻朝鲜也，二三大臣，独排众议，执不可。彼非不欲荐食边鄙，以厚自封殖，顾度德量力，有所不能，则不知其已耳。朝鲜立国数千年，未尝无人，未尝无兵，无论攻之，未必胜。即万一获胜，撤兵则复叛，留兵则无力。况日本有事朝鲜，中国势在必争（尔时日本遣其使臣竭李伯相，伯相告以必争，又劝以徒伤和气，毫无利益，故其谋不行。）。彼知以日本攻朝鲜，既难操必胜，况加以中国之助，左提右挈，东征西讨，则日本必不支。故西乡之说，卒不得行。既不敢行，又以朝鲜密迩近邻，存无滋他

族，实逼处我之心。故汲汲然讲信修睦者，其意欲朝鲜自强而为海西屏蔽也。揣时度势，为日本计，必不能不出于此。况又今日之日本，外强中干，朝野乖隔，府帑空虚，自谋之不暇乎。兵家有言，知己知彼。故必知日本所以结朝鲜之故，而无所疑，然后知朝鲜之结日本，亦可无疑。

疑之者又曰，绘图测地，我险既失，仁川一港，乃我帷閤，容彼往来，藩篱尽撤。非志图人国，安用测沿海之暗礁，侵畿辅之要地为哉。曰古有禁贩卖地图于他国者，杀之无赦者。右有引外国使臣绕道往来，不使其知我险要者，今非此之谓也。今天下万国，互相往来，近而中东，远而欧美。凡沿海暗礁，皆编为图志，布之天下，以便航海。而远则海滨，近则国都，皆有外使，终年驻扎，此通例也。盖力不足自守，虽拒之户外，法取越南之边鄙，英与缅甸之国政，亦不克自保。力足以自强，虽延之卧榻，英之民偏居彼得（俄都），俄之民偏居伦敦（英京），亦无足为害也。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日本之所为，乃万国之通例，非一家之诡谋也。况日本既不能谋人，则俾熟吾道，乃可以资救援。朝鲜素未知航海，则自识其险，亦可以资守护。从前日本因兵庫开港，使臣驻京，抵死坚拒，至于一战二战而后，幡然改图，今行之亦十余年矣。王公守国乌系乎此哉。

疑者又曰：朝鲜风气，未与外熟，见彼东人异言异服，或群聚观看，或偶尔诟辱。惟彼日人，志在恫喝，至于管理之官，亦敢拔刀以杀。苟和好出于真诚，岂漫无约束，竟肆恶以呈毒哉。曰日本性情好胜而不让，贪利而寡耻，见小而昧大，往往如此。特如此事，则往两国细民猜嫌之未泯，非彼政府之意也。从前草梁一馆，虽曰通商，而朝鲜所以固辱而禁制之者，实无所不备。彼心怀愤怒，非伊朝夕。加以釜山所居，类多对马穷民，彼辈无赖之徒，只求自利，安知大体？斗毆琐事，固非约束之所易及。观日本政府于拔刀一事，撤去山之城，亦知其志矣。为朝鲜者，

但当恪守条约，于彼之循理者，力加保护。然后于彼之无礼者，严请究办。庶政情谊意相孚耦，俱无猜矣。苟拘之于薄物细故，不能捐弃而坐失至计，非智者之所宜出此也。

疑者又曰，日本与我壤地相接，种类相同，子言结日本，吾固信之矣。若夫欧米诸国，去我数万里，饮食衣服不与我同，嗜币不通，言语不达，彼亟亟然欲与我结盟者，非鄙利而何？彼利则我害。而子妄联美国，此鄙人之所大惑者也。曰美之为国，分国施政，而合三十七邦，为合众国，统以统领，故得土不加广邻。其南邦有名檀香山国者，意求内附，彼且拒绝。而其国尚多旷土，其土多产金银，其人善于工商，为天下首富之国。故得土不加富，其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此天下万国之所共信者。而愿与英、法、德、意诸国，迭来乞盟，此即泰西所谓均势之说也。今天下万国，纵横搏噬甚于战国，而列国星罗棋布，欲保无事，必求无甚弱、无甚强，互相维持而后可矣。苟有一国焉，行其并吞则力厚，力厚则势强，势强则他国亦不克自安。欧洲一土，群雄角立，彼俄之眈眈虎视者，既无间可乘，故天下知其志将东向，东必自朝鲜始。俄苟有朝鲜，则亚细亚全势，在其掌握。惟意所欲，而挟亚细亚全局之势，反以议欧罗巴，势殆不可敌。泰西公法，无得剪灭人国，然苟非条约之国，有事不得与闻。此泰西诸国，所以欲与朝鲜结盟也。欲与朝鲜结盟者，欲取俄国一人欲占之势，与天下互均而维持之也。保朝鲜，即所以自保也，此非独美为然。英、法、德、意，以朝鲜地瘠，必赖战胜攻取，迭有创伤以劫盟约，尚非其所愿。惟美国，自以为信义素著，久为中东两国所信服，欲以玉帛，不以兵戎。故其来独先。然则美国之来，非特无害我之心，且有利我之心。彼以利我之心来，反疑为图利，疑为害我，是不达时务之说也。

疑之者又曰，朝鲜国小民贫，而与诸大国结盟，诛求无厌，供亿无度，盖不将疲于奔命乎？风俗既殊，礼节亦异，接之非其

道，不将疑而滋衅乎？曰古所谓牺牲玉帛，陈于境上，以待强国，以庇吾民者，古人以小事大之礼也。而今则无是。今之小国，若比利时、若瑞士、若荷兰国，皆自立，未闻诸大国督责之苛求之也。即使臣聘问，领事驻扎，资粮靡屡，皆彼自供。初至不过一朝见，终岁不过一宴饷。举凡效劳赠贿，皆无有也。既无所供，安有疲应。至于仪文之末，酬应之细，彼亦有人情，但知我无轻漫鄙夷之心，彼尚有何督过。况朝鲜贫瘠，无所利于通商。彼今者但欲缔盟而已，尚未必遣使臣设领事乎，而又奚疑焉。

又曰，传教之士，煽诱小民，干预国政，稍稍以法裁抑，则动启哄争，或激事变，既与结约，应许传教，后患安有穷乎？曰天主教之横，天下所共知。顾其敢于横行者，恃法兰西左袒之耳。自法败于普，撤归护卫教主之兵，意大利遂以偏师，取罗马，逐其教主。教主失所依倚，势遂骤弱，至于近日，法亦屡抑教主，国势变而教门益衰矣。但于立约之始，声明传教之士，须遵国法，若有违犯，与齐民同罪。彼教士不得肆恶，则吾民不至滋事。至于美国所行，乃耶苏教，与天主教根源虽同，党派各异，犹吾教之有朱、陆也。耶苏宗旨向不干预政事，其人亦多纯良。中国自通商以来，戕杀教士之案层见叠出，无一耶苏教者，亦可证其不为患也。彼教之意，亦在劝人为善。顾吾中土周孔之道，胜之何啻万万。朝鲜服习吾教，渐摩既深，即有不肖之徒从之，万不至下乔木而入幽谷。然则令其传教亦复何害，斯又不必疑也。

疑之者又曰，诚如子言，天下有疏欧亲亚，素称礼义之美国，联以为交，未尝不可。顾英、法、德、意从以效尤，接踵而至，而若之何？曰苟欲防俄，正利英、法、德、意诸国之结为盟约，互相牵制耳。且朝鲜即不利诸国之来，能终禁其不来乎？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

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者必矣。万一不幸俄师一来，力不能敌，则诚恐国非己有。英、法、德、意不愿俄人之专有其土，则群起而争，溃坏决裂，殆不可收拾。前此有波兰一国，俄、德、奥取而瓜分之。去年土耳其之役，俄师未撤，诸国交起，亦割分边地，与奥，与英，与德而后已。朝鲜苟为之续，非吾之所忍言也。即曰，仗先王先公之灵，群神群祀〔祇〕之福，天祚朝鲜，必无此事。而英、法、德、意迭遣兵船，要劫盟约，不战则不胜其扰。战而不胜，则如缅甸受制于英、安南之受制于法，亦事之常有。幸不至此，则结一不公不平之条约，百端要求，百端剥削，非经历十余年兵强国富，不能更改，亦不知何以为国。正为防俄之并吞，惮英、法、德、意之要挟，联美国乃不得不亟亟哉。诚使趁美国使者之来，而议一公平之条约，则一例泰西之友邦，即可援万国之公法。既不容一人之专噬，又可为诸国之先导。为朝鲜造福，即为亚细亚造福，此之不为，尚何疑乎哉。群疑既释，国是一定。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亟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而即奏请陪臣常驻北京，又遣使居东京，或遣使往华盛顿，以通信息。而即奏请推广凤凰厅贸易，今华商乘船来釜山、元山津、仁川港各口通商，以防日本商人之垄断。又令国民来长崎、横滨，以习变迁。而即奏请海陆诸军，袭用中国龙旗，为全国徽帜。又遣学生往京师同文馆习西语，往直隶、淮军习兵，往上海制造局学造器，往福州船政局学造船。凡日本之船厂、炮局、军营，皆可往学。凡西人之天文历法、化学、矿学、地学，皆可往学。或以釜山等处，开学校，延西人教习，以广修武备。诚如是，朝鲜自强之基基此矣。盖于无事时结公平条约，一利也。中东两国，与泰西所缔结条约，皆非万国公例。其侵我自主之权，夺我自然之利，罅损过多，此固由来谙外国情形，抑亦威逼势劫使之然也。今朝鲜趁无事之时与外人结约，彼自不能多所要挟。即曰，

欧亚两土，风俗不同，法律不同，难遂令外来商人，归地方管辖。然第与声明，归领事官暂管，随时由我酌改，又立定领事权限，彼无所护符印，即不敢多事。而其他绝毒药输入之源，杜教士蔓延之祸，皆可妥与商量，明示限制，此自强之基也，于通商亦有利焉。或亚细亚居天地正带，物产甚富。中国自唐宋以来，设市舶司，与外人通商，所用金钱，皆从外国输入，数百年来，不可胜数。至于近日，金钱稍有流出，则以食鸦片烟之故也。日本受通商之害，则以用洋服用洋货之故也。苟使不食洋药，不用洋货，则通商皆有利无害。朝鲜一国，虽曰贫瘠，然其地产金银、产稻麦、产牛皮，物产固未尝不饶。吾稽去岁，与日本通商之数，输入之货值六十二万，输出之货值六十八万，是岁得七八万矣。苟使善为经营，稍稍拓充，于百姓似可得利，而关税所入，又可稍补国用，此又自强之基也，于富国亦有利焉。英国三岛，止产煤炭，法国止产葡萄，秘鲁止产金银，皆以富闻于天下。他若印度之丝茶，古巴之糖，日本之绵，皆古无而今有，以人力创兴之，竟得大利。朝鲜土尚膏腴，物亦饶有，其人又多聪明善工作。彼极南之澳大利亚，极北之监察加，皆从古人迹不到之地，尚可开辟蓁芜，化为沃壤，况于朝鲜之素居正带者乎！苟使从事于西学，尽力于务财，尽力于训农，尽力于惠工，所有者广植之，所无者移种之，将来亦可为富国。又况地产金银，人所共知，若得西人闭矿之法，随地寻觅，随时采掘，地不爱宝，民无游手，利益更无穷也。此又自强之基也。于练兵亦有利焉。中国圣人之道，不尚武，不尚巧，诚以自治其国，但求修文守质，以期安静，不欲以器凌之习、器械之巧，导民以启争也。然但使他人不挟其所长，我亦可守旧而不变。今强邻交逼，日要挟我，日侮慢我。同一乘舟，昔以风帆，今以火轮；同一行车，昔以骡马，今以铁道；同一邮递，昔以驿传，今以电线；同一兵器，昔以弓矢，今以枪炮。使两军有事，彼有而我无，彼精而我粗，不

及交绥，而胜负利钝之势既判焉。朝鲜既喜外交，风气日开，见闻日广，既知甲冑戈矛之不可恃，帆樯桨櫓之无可恃，则知讲修武备，考求新法，可以固疆圉壮屏藩，此又自强之基也。既可以固利又可以图强。国无寡小，但使有人、有财、有兵，即足以自立。彼瑞士、比利时，犬牙交错于诸大之中，尚能为国。况以朝鲜之素称名都，独当一面者乎？朝鲜既能强，将来欧亚诸大，必且与无合纵以拒俄。苟其不然，坐视俄师之长驱，坐听他人之瓜分瓦解，而害可胜言哉！语有之曰：两利相衡则取其重，两害相衡则取其轻。况利害相去之甚远，而可不早决计乎。

嗟乎！朝鲜一国，三面滨海，占称天险。惟西北壤地与我相接，数千年来，仰戴声灵，倾慕德化，惟知有中国。中国为政之体，极不愿疲中以事外。凡在藩服，惟冀其羁縻勿绝国，服我王灵，但不敢箕踞向汉，即不愿损一兵折一矢以立威。而朝鲜固是之故，朝野上下，皆修文教守礼义，中国之衣冠礼乐，屡世恪守，而莫敢失坠。老子所谓，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诚天下一乐国矣。譬之家有慈父，其子饱食安居无所事，此朝鲜之大幸也。而不幸至于今日，乃忽有一古莫强之俄罗斯，与之为邻，而海道四辟，又无险之可扼。然犹赖其国，僻处东隅，民贫土瘠，故未至如印度之纳土与英，如越南之割地与法，如南洋、加喇巴、小吕宋诸国之并于荷兰，并于西班牙。彼俄罗斯者，又立国偏西，有诸大国与之牵制，未暇东顾，遂得如天之福，世世相承，以至于今日。至于今日，防俄之策，其不得不亟亟然竭朝鲜一国之力以防俄。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而又幸而有中国可以亲；有同受俄患，力不足制朝鲜之日本可以结；有疏欧亲亚，恶侵人国之美利坚可以和。斯盖自先世箕子以来，迨乎今代，世宗立国，群后在天之灵所呵护而庇佑之，乃有此一机也。期所以乘此机者，其正在今矣。前此三十年，中国以焚烟故，议

罢互市，而一战于广东，二战于江宁。今此通商者十九处，结约者十四国矣。前此二十年，日本以劫盟故，志于攘夷，而一战于马关，二战于鹿儿岛。今则遍地皆西人，举国学西法矣。当二三十年前泰西诸国，船舶犹未坚，枪械犹未精，英、法、美诸国之所要求者，不过通商。故虽战而败，败而成和；虽所缔条约，所伤实多，而尚无大失。今则俄人之所大欲，专在辟土，其船坚炮利，又远胜于前（俄国近将桦太洲屯兵，移驻珲春；又于长崎购煤五十万银，运往珲春；又遣大兵船二十余号，派来太平洋）。而朝鲜锁港之说，仍与二三十年前之中国、日本相类。苟不知变计，恐欲求战而败，败而和不可复得也。嗟乎！嗟乎！时势之逼，危乎其危；机会之来，微乎其微。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举五大部或亲或疏之族，咸为朝鲜危。而朝鲜切肤之灾，乃反无闻知。是何异处堂之燕雀，遨游以嬉乎？惟智慧，能乘时；惟君子，能识微；惟豪杰，能安危。是所望朝鲜之有人急起而图之而已。急起而图之，举吾策所谓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实力行之，策之上者也。踌躇不决，既忍而需时。亲中国不过守旧典，结日本不过行新约，联美国不过拯飘风之船，受叩关之书。第求不激变，第求不生衅，策之下者也。尔虞我诈，自翦其羽，丸泥封关，深闭固拒，斥为蛮夷，不屑为伍，迨乎事变之来，乃始卑屈以求全，仓皇之失措，则可谓无策矣。朝鲜立国千数百载，岂谓无人能悉利害，而愿甘于无策乎？决计在国主；辅谋在枢府；讲求时务，无立异同在廷臣；力破积习，开导浅识在士夫；发奋兴起，同心合力在国民。得其道则强，失其道则亡，一转移间。而朝鲜之宗社系焉。亚细亚之大局系焉。夫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岂故为危悚之言，以耸人听哉。吾借箸而筹此策，非吾心所忍，顾以时势之所逼，不得不出于此，乃不惮强颜以代谋，撻怒以苦诤。若夫吾策既行，济之以智勇，持之以忠信，随时而变通，随事而因应，下孚其群黎，内修其庶政，斯又

环海生灵之庆，非此策之所能尽者矣。

附记：笔者在搜集资料和校勘《朝鲜策略》的过程中，曾得到日本东洋文库山根幸夫教授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由衷之谢忱。

《近代史资料》总 98 号要目

审判细菌战诉状（上）

日本鸦片侵华大事记

日本在华北的劳务统制

西方关于太平天国报道资料选译

翁同龢《随手记》（下）

孙文先生名字号考述

第三次旅法华工情形报告书

宋元珍本《天禄琳琅正编》究竟毁于何时？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 (1924 年—1927 年) (续二)

司马文韬

1925 年

8 月

8 月 3 日 新委之广宁县长李绮庵接印视事。(《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8 月 8 日)

8 月 4 日 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在广东大学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各界团体代表到会者数百人，由廖仲恺主持。会议听取了省农民协会代表报告中山县农民被土豪勾结英国兵舰炮击，死伤数百人，村庄被焚者无数；广宁农民被地主劣绅勾结匪军杀害者 40 余人，情形极惨；花县农潮久未解决，农民受害非常，请各界代表加以援助。各界代表一致通过援助各地被压迫农民，由对外协会执行委员会分电军民政机关为农民呼吁。(《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8 月 5 日)

同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接到省农工厅第 28 号训令，遂即发出布告，并将发来广宁乱事处分委员会议决原案宣布。(《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8 月 8 日)

同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第 15 次会议，议决广宁伤亡农民应由地主从优抚恤，着令广东省政府转饬遵照。为此广东省政府 8 月 12 日下达第 487 号令，令民政厅长、农工厅长即便遵照转饬该县查明办理。(《广东省政府公报》第 6 期，1925 年 8 月 15 日)

8月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4次会议鉴于各地驻军干扰地方民众情形日益严重，决议广宁、中山、台山、江门、东莞、增城六处，将现有驻防军队撤离，另派混合军队前往。混合军队中设立政治部，负责解决当地民团与农团军的冲突，保护农民，维持地方治安，对农民协会中之不良分子亦应淘汰。全省匪患，应于本年10月以前一律肃清，其绥靖计划五日内由军事委员会提出报告。对现行农民协会组织法，由该委员会审定后交各地驻防之混合军队政治部执行。

8月6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农民部秘书罗绮园撰写的《如何解决广宁之农潮》。文称：“广宁风潮方兴未艾，政府非以革命手段以处理之，则将来善后问题，必更费踌躇。所谓革命手段者，即：一、解散改编土匪收集流氓之莫国华军队。二、新县长李绮庵不洽当地舆情，应即收回成命，至旧县长蔡鹤朋故意纵容地主摧残农民，应即明令查办。三、解除地主之武装交农民自卫，严办违令苛抽农民之民团。四、广宁农民因租重无以为生，应扶助农民减租，并取消以前田主与佃户间之一切不平等契约。五、惩办此次屠杀农民之不法地主冯月庭等。六、派得力政府军队，剿平啸聚在江屯、潭埗、汶水一带之股匪。七、再行严令通缉在逃犯官李济源。八、责令地主赔偿农军之损失，并优恤死者。以上八项不过就目前广宁问题最迫切之解决办法而已，能行与否是在于政府诸公能否以吾党党纲为政策决之耳。”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花县农民协会请缉办张祺电。电称：“敝会自成立以来，事事遵章办理，并无法外行为。乃田主维持会魁首分子张祺，竟敢冒用番花联卫约名义，四出通告，谓敝会屡向该约勒交双毫六百元。查敝会并未有此种行为，显系该恶造谣生事，破坏敝会进行，核与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第二次宣言，及广东省政府宣言大相违背。敝会除布告本县各界周知以免误会外，特此通电陈明真相，万请我广东省政府依照宣言，

下令通缉该恶归案惩办，以维农会。”

8月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5次会议听取军事委员会关于广宁农民被镇压一案的处理情况。

8月11日 广州各界团体5万人于第一公园召开统一广东全省运动大会，由胡汉民主持，省农会代表彭湃、天津妇女促成会委员邓颖超等人演说，全场高呼统一广东全省、歼除陈贼余孽、解散土匪式之不法军队等口号。会后举行大巡行，所到之处，皆万人空巷。（《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2日）

8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议，推鲍罗廷、胡汉民、廖仲恺负责审定农民协会组织法。

同日 中山县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到会各区代表78人，农民部代表罗绮园、省农民协会代表何友述、县长黄居素等出席。会议进行三天，议决之议案有：要求政府迅派大军剿匪案，解散联团案，解散土匪式军队并严禁收编土匪案，规定划一捐额归农民自筹自卫案，严禁民团阻止破坏组织农民协会案，请政府从速严办横档乡事件案，通电援助广宁农会案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7日）

同日 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江光鼐奉命赴中山县剿匪并查办横档乡案件，率所部两营抵泊石岐、长洲一带。（《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

8月13日 广宁驻军莫国华部奉命调防。从7日起，先将分防江屯、潭埗部队调回县城集中，其余继续调回，至本日止，全部调离县城，由第三师第九团接防。田主声威一时顿觉消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1日）

8月15日 顺德县农民协会执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到会代表百余人。省农民协会组织部主任阮啸仙报告政治状况及省农民协会最近进行情形，中央农民部驻顺德农民运动特派员亦有演说。各代表报告各该乡事件甚多，不外本身所受贪官污吏、劣绅

土豪、地主压迫之痛苦，对于肃清革命政府底下一班摧残农民之反革命派极表赞同。会议决议表示：“我们极端赞成前日统一广东大示威运动，我们更是主张收复东江，肃清南路，解散革命政府底下摧残农民之暴军，援助广宁、中山、五华等处农友，援助省港罢工工友。”（《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2日）

8月16日 应中山县党部及中山县农民协会等20余团体所请，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两个营在团长蒋光鼐的指挥下，断然将收编土匪残害人民的第三警备司令吴泽理所部全数缴械解散。缴械之后，蒋团长即出布告安民，县党部亦发宣言，说明真相。全邑欢腾，标语满街，共庆革命军之真能扫除匪军，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各团体烹羊载酒，慰劳者络绎道路。（《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19日）

同日 驻广宁粤军第三师第九团奉命悉数调回石龙，集中听候检验，该团长即将所有部队集中县城。县农民协会为免拉夫扰民计，代在农友中请50名夫役，并议定挑至广宁城为限。该团至县城后，强令该农夫等为永久夫役，遂致农民家待哺无人。省农会遂函请军事委员会飭令该团长将农民即日释放。（《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5日、9月5日）

8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8次会议同意廖仲恺辞去中央农民部长兼职，决议推陈公博为农民部长。

同日 蒋光鼐团长特召集中山县各团体代表在崇义祠开会，报告解散吴泽理部经过，并将缴得长短枪300杆，悉数送与中山全县人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9日）

同日 中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为解散吴泽理部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等称：今蒋团长独能恪遵党义，毅然应人民之请求，以为大元帅故乡除此大患，欢欣鼓舞者盖不独敝县而已。伏望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省政府诸公，厚加奖擢，以鼓励革命军人，使闻风兴起，益奋忠勇，以为人民造

福。（《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9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专访称：广宁农民协会代电省政府，要求撤退莫国华全部军队，将县长李绮庵免职。经省政府令民政、农工两厅办理，民政厅决将该县长李绮庵撤换，并遴员提交省务会议请委。

8月18日 花县县长徐式度召集县农民协会和田主维持会双方继续开和平会议，中央农民部特派韦启瑞出席。这次会议终于接受了农会方面提出的解决花县惨案条件，即：通缉凶手，赔偿损失，抚恤遗孤，由县长重新挂回农会招牌并出示保护农会，劝谕各乡以后不得仇视农会等。双方既经签约之后，不得违背条件。（《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1日）

8月20日 廖仲恺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通告谓：“廖部长仲恺先生生平努力国民革命及扶助农工团体之发展，其为国为党奋斗及帮助工农阶级之精诚与其成绩，素为海内外同胞暨农工界所共仰。”“我们哀悼廖先生之死，是哀悼我们被压迫农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今廖先生虽死，而奋斗的精神不死。吾人惟有继续廖先生之志，努力前途，愈加团结，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广东省农民协会亦发出通告，表示沉痛哀悼，并盛赞他“是国民党的柱石，是信奉国民党孙总理遗嘱而为民众利益奋斗的好党员”，“尤其是能够根据国民党拥护农民利益的政纲之实行家，是我们农民阶级的好朋友”。通告号召“革命的农民团结起来，继续廖先生奋斗的精神，冲破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联合战线”；“集中农民力量到国民党来，发展革命派的势力，打倒反革命派”。（《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4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国民党粤军特别区党部执委会通告云：“年来农工群众参加种种国民运动，使本党势力日臻扩大，迭著勋绩。本党努力于国民革命，对内务去军阀，对外力抗

强权，方期唤醒民众，共同奋斗，是农民工人实为本党国民革命阵线上之战友，我武装党员正宜竭诚培植援助之不暇，更何有加以摧残、使革命军中损失劲旅之理。乃查各地驻防军队，每与当地农会工会发生冲突，各方报告，亦有同样情形，双方虽各有是非，而我军人同志亦难尽辞其咎。夫农工保障，明载党纲，孙总理、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政府及许总司令又已先后再三申说。此次特别区党部成立，我粤军同袍一致加盟，决心为党国效力，自应恪守党章，仰副总理救国爱民之挚望，对农工运动推诚援助，以期完成国民革命之丰功。至谓农工运动与赤化共产有关，此则反革命者挑拨中伤之胡言，同志对于本党主义既有坚确之信仰，自不应受其蛊惑。总上所陈，敢与诸同志约：（一）本革命军人智、仁、勇之精神，爱护农工群众，保障农工运动；（二）与农工同在国民革命战线上合作，以完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之重要工作；（三）勿信谣言，致误会农工运动为赤色运动；（四）勿因小事向农工群众开衅。上列四事，凡我同志，务宜服膺勿忘。”

8月21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一）昨省农会派梁凤池、刘胜怡前赴曲江县组织农会。两旬以来，经报告成立农会者有80余乡，人数达9000余人，成绩之好，实为近日所未有。（二）新会县经由省农会派关仲前往组织各乡农会，数日间报告成立者10余乡，其余各乡未得该员到乡指导深以为憾。闻该地农民风气正开，惟驻防军队苛抽各捐，农民殊感其苦，故进行颇为阻滞。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省民政厅第112号指令称：“查中山县沙田，准由农民自筹自卫，本厅原定办法，已声明由当地正当农民组设协会，妥拟章则，呈候核准。现该东海等处农民协会，并未拟订章则呈报本厅核准，遽向该处收费，甚至将国课所关之沙捐，亦擅行并收，殊属不合。”“候行中山县查明，责

成该协会迅行停止征收所有沙田收费事宜，并须依照本厅所定各节，由该县详拟妥善办法呈候，会同财政厅核定飭遵，毋许擅便。”

8月22日 新会农民协会筹备处，为第二区水南乡农会会员潘明、潘运被土豪殴掳一案通电称：事经函请新会县长缉凶严办，“乃迄今月余，既不拘凶究治，亦无追赃起掳，现在农民群情愤激。窃思在此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有此凶暴不法行为，若非严办，后患何堪。除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广东农工厅、广东省农民协会核办之外，伏乞各界同胞一致起来援助，以免冤沉海底，农民幸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8日）

8月23日 中山县农工商学团警各界2万余人，在旧学宫开热烈欢迎奉命来县之粤军第一师第一旅蒋团大会。即席议决挽留蒋团驻县办理绥靖地方事宜，使剿匪得竟全功，为此电呈有关方面俯允，使人民得享安居乐业之福。（《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8日）

8月26日 廖案发生后，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之特别委员会发表辟共产反共产谣言布告，内称：“至于农工运动进行之始，经验未丰，幼稚之病，间不能免，惟当极力扶助其发达，而矫正其阙失，使全国大多数民众之幸福日益增进。”（《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8日）

同日 中山县农民协会为廖部长被刺逝世发出宣言云：“国民革命之领袖孙中山，薨世不及半载，而奋斗最为努力之廖先生仲恺，亦竟随暴徒之枪声，长舍我农民兄弟而去。元良摧折，悲痛莫名。”“我农民兄弟今后益当努力奋斗，团结起来，以竟廖公未竟之志。”（《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3日）

8月29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近年来各地农民受地主及土匪之压迫以致危险非常，现在各地农民一方面为自卫计，

一方面为效力革命计，以是有农民自卫军之组织。现在东莞农会第三区，根据政府第一次宣言，依照农民自卫军编制，挑选会员中之精壮者，先于本月 23 日组织成立农民自卫军一小队，经由省农会准予备案。第二区农民协会亦于 8 月 20 日成立农民自卫军一小队。

同日 东莞、宝安二县农军为肃清反革命军队以固革命政府计，于凌晨 4 时集合，6 时开始向反革命军队进攻，逆军不支。旋有劣绅文冠臣等纠合附逆乡团，将农军一部包围，致伤麦姓农友一名，因是各乡农友益努力奋战约二小时，终将被围之农军解围，乘胜克云霖、松冈之地，获俘虏多人。内有营长谭金、书记谭士茂，枪支 22 杆，已将一千人犯解卫戍司令部。（《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9 月 5 日）

8 月 30 日 曲江县第一区大莲花乡农民协会曾致函农民部，指控该乡钟姓、丘姓两村土豪钟依仁、丘树培、丘石荣等约别处数村结成一秘密会，警告入秘密会之人日后入农民协会者，一概不许借银谷与他。乡中所有已入秘密会之人闻该土豪言，无一敢再入农民协会。夏历五月间，旧谷又无新谷未熟，贫困会员不得已哀求该土豪钟依仁等借谷度日，不特无与而且将其辱骂逐出。六月天灾流行，禾稻收成只有五成，该土豪钟依仁等频来催征，无一稍肯减租者。农民部为此致函农工厅长：据称该土豪钟依仁等种种压迫农民及有破坏农会进行情事，如果非虚，殊属不合。兹据前情相应函达贵厅长查照，即希飭县分别拘传讯究，并切实保护农会，以符党纲而恤农艰，并希见复。农工厅长陈公博接函后，于本日下达第 66 号令，令曲江县长即便遵照，分别查明严办。（《广东省政府公报》第 13 期，1925 年 9 月 10 日）

8 月 31 日 惠阳县淡水鹧鸪岭农民协会曾致农工厅函称：拟组织农民自卫军，可否恳为转请政府领枪械 50 杆，俾便自卫而保农权。农工厅长陈公博即呈报省政府：查该会组织农民自卫

军系为保障农民利益起见，揆诸党纲尚无不合，惟请领枪支一节事情重大，是否可行，理合具文呈请察核令遵。据此当经省务会议议决，广东省政府于本日发出致军事委员会第752号公函，请其核复。（《广东省政府公报》第9期，1925年9月1日）

9月

9月1日 宝安县蔡屋围乡农会开幕，到会会员100余人及各界来宾300余人，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率队员出席并演说。大会决议拥护中国国民党，根本扫清与廖先生案有关系的不法军队、官僚、政客，为廖先生报仇。（《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5日）

同日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毕业。

9月2日 海丰县农民协会为廖部长被刺通电称：“伏思廖部长奔走革命十余年，对于工农群众，尤见爱护，方期从此以后，为我国民政府扫清妖孽，大扶工农之发展，孰意革命未成，受害先殒，嗟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我海丰二十余万农民，有如丧失怙恃，除电慰廖夫人暨其家眷外，谨竭力拥护革命政府铲除一班反革命派，以继廖部长未竟之志。”（《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2日）

9月3日 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7次会议，就政治委员会函称廖委员请辞去农民部长兼职，经决议推荐陈公博同志为农民部长请公决案，又邹鲁推荐陈公博为农民部长案，决议通过。（《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7日）

同日 汪精卫在特别委员会宴会商界时说：“农工运动在初期的时候，不免有幼稚的毛病，不但我国如此，世界各国亦莫不如此。但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只有尽力去扶助他们，使归正轨。农工团体是各国都有的，不能说扶植农工团体，便是共产。”又说：“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农民多来帮助革命军，革命军也帮

助他们，但这非革命军助农民打田主，这是军队与人民结而为一。像广宁的事情才是可惨，田主及土豪以为农人成立农会，必定于他们不利，所以勾结军队压迫农人，解散农会。照此看来，农工运动应不应该扶助呢，实在不能不扶助的。”许崇智亦在宴会上说：“今全国人口，农工占最大多数，百人中有八十五人为农工。若果革命运动不能得到这百分之八十五的农工帮助，仅有少数之学界、商界或军人之力，试问可以成功么？所以政府要扶助农工的运动，顾存农工的利益。此事并非俄国人教我们做，先大元帅的遗训本是如此。试问农工是否我们的同胞？农工的利益是否应该注重？所以我们可以说农工政策并非共产政策。”（《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7日、10日）

同日 自花县惨案解决后，县农会即积极进行，本日上午10时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大纲。计各乡区出席代表50余人，会员到者千余人，农民自卫军亦有百余人全副武装赴会。先举行恢复典礼，由县长挂回农会会牌。参观者人山人海。省农民协会代表彭湃、县党部代表和县长均有演讲。大会特为廖仲恺先生遇害发表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5日、7日、10日、12日）

同日 南海县农民协会与佛山市党部、工人联合会等团体共同举行追悼廖仲恺、陈秋霖（与廖同时遇刺，重伤不治，于23日逝世）大会，南浦、深村、蔗围、乐从、水部、石湾、顺德第五区等农团出席。（《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9日）

9月4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对反革命派诬蔑廖仲恺领导农工努力国民革命为实行共产予以驳斥，谓：“廖部长为甚么要带领无产阶级的农工去努力国民革命？这就因为无产的工农群众，乃是真正的革命中坚。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全人口，是那一个阶级最占多数呢？不是工农吗？我们又看一看，被压迫的，以那一个阶级为最苦呢？不是工农吗？故此，我们不说革命

则已，如说革命，必先要从农工阶级说起。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便是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农工阶级著全人口的十分之九几，我们若不为农工设想，便是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便是反革命。这种推理，最显而易明。而廖部长之带领农工，努力国民革命，也是真真知道革命的真义和革命的真正力量，故才这般奋斗。”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紫金县已成立19个乡农会，5个区农会，共有会员3000余人，并已设有县农会筹备处。惟该县县长罗军达，与驻防潮梅军警备第二司令张杰、第三司令孙统纲等，勒提军饷，乡中劣绅彭作堂等更推波助浪，以致农民苦无宁日。尤其是孙统纲、江兰甫、陈洪九3人，挂起国民党紫金县党部筹备招牌，极力压迫农会，所有农会宣传，被该三人破坏，以致农民信疑参半，不敢表示加入农会。第三区烂徒黄泗合竟勾引陈逆匪军统领马建韬，率其匪徒数百到第三区解散区会，捉捕职员，现匪军已蔓延至第二区。同时又苛抽捐税，钱粮已征至民国十六年。又兼各区乡民团为土豪劣绅所盘踞，诸多破坏宣传，该县农会受此恶劣环境，进行非常困难。

同日 清晨，顺德县大洲乡劣绅何祝连督率团勇，勾结福军第三十四团第二营营长李建宏（该营长是前数日曾经摧残过第五区理教乡农会及第六区裕涌乡农会，奸淫抢掠之匪军）与顺德民团总局吴近所部共百余人，将大洲乡农会四面包围。该乡农民惊惶失措，狼狈逃避，卒被捉去农民10余人，并拘去农会委员梁成有和会员何就成等4人，各农家衣物尽行劫掠，省农会宣传员梁贤亦被打伤。事后县农会闻悉，乃请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顺德特派员黄泽南赴第二营交涉及保释被拘农民，不料该营长不由分说，喝令兵士将他用枪头痛殴，打得遍体鳞伤。黄君仍忍痛请求该营长先放人然后谈判，该营长笑着说：“你不要管我放人与否，你快走罢，不然就打死你，你们的部长廖仲恺被打死了，今后看

你有何方法和我对抗。”黄君无奈何退出，由农民数人扶返县农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2日）

9月5日 《广州民国日报》专访云：昨日省务会议，民政占厅长提议各县农民自卫军应受各县长之节制、指挥、训练。省务会议决定备函致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决定之，俟决定具体办法，一方面由中央党部转各农团遵守，一方面由省政府通令各县知照。

同日 佛山石湾水埗乡农民协会开幕，南浦、深村、蔗围、白鹭等乡农民自卫军，及顺德何村、人墩、理教、桂圃、沙滘、新庄、新隆等乡均有到会。会议当众通过的决议案有谓：“我们为自己利益而去革命，为促进革命之进行而加入国民党，竭诚拥护国民政府，但对于国民党内压迫我们农工的反革命派，我们应共同起来肃清，不能容他们在内残害我们。”（《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0日）

9月6日 汪精卫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学生会上演说，谓：“什么叫做唤起民众呢？民众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工人。在未唤起的时候，农民工人绝不知道国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唤起以后，则农民工人必成为国民革命之最大势力。”又云：“俄国大革命的当初，托尔兹基一派，专注意工人运动，而轻视农民运动。列宁则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农民运动，则农民必与工人阶级分离，使革命的势力为之薄弱。所以他注意农民运动，引他们参加革命，遂做成俄国大革命绝对大多数的势力，使革命的基础坚固不可动摇。这样的革命办法，是我们所当以为法的。”（《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9日）

同日 中山县潭洲区农民协会召开追悼廖部长大会。上午9时开会，下午4时为开祭时间，各届来宾及会员到祭者3000余人，地方各机关局所均有挽联致祭。（《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4日）

9月7日 广东省政府就省务会议关于各县农民自卫军应受各县县长之节制指挥训练一案，正式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希为查照迅赐会议决定见复”。（《广东省政府公报》第12期，1925年9月7日）

同日 番禺县农民协会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会场，举行追悼廖部长大会。全县各区乡农会均派代表赴会，由主席郑千里追述廖部长生平和农民运动功绩。（《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6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东莞县农民协会为廖仲恺逝世宣言。内称：“当中国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激烈时期，工农阶级要求解放最逼切日子，为国民革命最努力最奋斗最负责的廖仲恺先生，竟被帝国主义者走狗反革命派狙击逝世，元良摧折，民众同悲。在廖公个人，为党国而牺牲，死应无憾。当此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工农团体尚属幼稚，在本党失一中坚人物，在农工失一良好导师，这是中华民族巨大损失。”

9月12日 广东省政府第34次省务会议鉴于中山县盗匪猖獗，议决函军事委员会请即派兵剿办。（《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

同日 省农民协会代表阮啸仙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23次大会上，报告顺德县农民近来迭受大地主、劣绅、土豪及其所勾结之不肖官长与军队肆意掳杀、摧残农会，要求各工友代表予以实力的援助，使农会得尽量发展。大会听了阮啸仙报告后，一致决议通电政府严办摧残顺德农民之大地主、劣绅、土豪及不肖官吏与军队，并予实力之援助。（《工人之路特号》第87期，1925年9月19日）

9月13日 顺德县农民协会开追悼廖仲恺先生大会，各乡农会会员到会致祭者2000余人，农民部特派员李民智、黄泽南等演说。会后30余乡农民自卫军及与会者列队巡行大良城。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5日)

9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0次会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省政府组织委员会调查各地方民团农团实情。

(《广东省政府公报》第20期,1925年9月29日)

同日 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主任为彭湃。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请各界援助顺德农民书。内称:“顺德县农民迭次受劣绅土豪、地方长官及驻防军队之掳劫,惨无天日。盖顺德为全省富庶之区,而一般贪官污吏、不法军队均视为肥美之肉,平日专靠剥削农民血汗供彼享乐挥霍,一旦农民不堪痛苦,起而自卫组织团体,彼辈遂无一事不与农民协会为仇,非使农民永受鱼肉压迫不止。故理教乡血未干,李地基、高赞围、聚胜围、裕涌乡各案即随之而起。”对于近日发生的大洲乡案,“本协会为代表农民利益计,自不能缄默,故呈请政府迅速秉公办理此案,以免地方人民生命财产涂炭外,特再泣告政府及各界同胞,如果该县民团、福军犹不悔过,再来压迫我顺德农民者,则当号召全省农民一致声讨,望各界同胞速起予以援助。”

同日 顺德县第五区荷村乡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出席开幕典礼的有党军第一师一团三营代表罗谷荪、佛山市党部兼南海县农会代表钱维芳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9日)

同日 中山县农民协会秘书兼农民部特派员冼雄标与其父中山县党部监察委员冼达沅,擅自出动农民自卫军,将解职回乡之姚观顺(前大元帅大本营卫上队长、广东警卫军团长、广州公用局长)拘捕,押回农会,殴致重伤,诬以反对革命、破坏农会等罪名,锁解县署。中山县长黄居素以冼氏父子私擅逮捕,滥用私刑,与党章法纪均大违背,提集双方质讯。由姚观顺指证冼氏父子擅捕滥刑罪状,黄县长验明姚遍体鳞伤,并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何友逖、李华照、卢达云等到堂,证明此次捕殴姚观顺并未

开会议决，洵系冼雄标等个人行动，我等决不负责等语。黄县长以冼氏父子擅捕滥刑，既触刑律，且未开会议决，更属大悖会章，即将冼氏父子押候讯办，并函请中央农民部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冼氏父子职务克日停止，并依党律分别惩戒。（《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22日、28日）

9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8次会议据政治委员会来函所称，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省政府组织委员会，调查各地方民团农团实情，请查照办理案，议决通过；另对广东省政府省务会议来函所称，关于各县农民自卫军应受各县县长之节制指挥训练一案，经决议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具体办法，一方面由中央党部分饬各处农会，一方面由省政府令行各县分别遵照案，决议交农民部长核议具复，候下次联席会议时讨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24日）

9月16日 番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省政府、省农民协会等电称：“敝县横沙乡农民协会，于本月12日晨刻，突被粤军第五警备司令部队，藉口入村围捕，恣意搜掠财物，不分良歹，任意捕人。至会员罗进佳、罗润田、罗华根、罗炳恒四名，雇农黄留文一名，妄遭拘押。老农罗旺仔、罗景云二人，因往请保，复被扣留。农会证章，又被该军姿意抛毁。会员罗润稣，以不甘该军抢掠，致为凶殴，击伤头部，剑伤左腿。同时掠去乡中自卫长短枪支，情形惨怛，暗无天日。在政府整饬军队之中，竟有此弁髦法令者；人民供养之军人，竟有残害人民者。在我无权无势之农民，惟有电恳政府执行惩办擅捕令，以留我素受鱼肉之农民一线生机。敝会为完成革命工作卫护农民计，凡有再事危害我农民者，当号召全县农民共弃之。临电悲愤，伏希援助。”（《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8日）

同日 番禺第二区农民协会在鱼珠墟开会追悼廖部长，黄埔

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及省农会、县农会、各乡会均派代表到祭，人数约 500 余人。军校政治部代表、省农会特派员及各乡代表相继演说，词极悲愤，全场感动。（《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9 月 19 日）

同日 署名中山县东海区农民代表萧耀廷等，具呈农工厅，申报设局自卫，并附缴简章，请予立案。农工厅当以该民等是否该区真正农民代表，所请设局自卫是否可行，现拟简章是否妥洽，特咨行广东省农民协会、中山县长，分别查明，妥拟具复，再行核遵。（《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9 月 17 日）

9 月 18 日 曲江县农民协会联合工农兵学商各界万余人，在韶关南较场开追悼廖部长大会，中央农民部与省农会均有代表出席。（《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9 月 23 日）

9 月 20 日 中山县各界 4 万余人举行追悼廖仲恺、陈秋霖大会。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粤军第一师第二团全体士兵到会，黄居素县长、中央农民部秘书罗绮园、蒋光鼐团长相继演说。会后农民自卫军约 7000 余人举行大巡行，游行通衢，高呼口号，极为壮观。（《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9 月 28 日）

同日 留守潮汕之粤军第四、第九旅，在陈军的压迫下节节退却，悉数退至海丰。海丰县农民协会乃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议决：（一）农民暂守沉静态度，自援军反攻时起而策应；（二）农军为保全实力起见，由陆赴省请援；（三）留下部分职员秘密团结各乡区农民相机活动；（四）侦探敌情向已退农军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17 日）

9 月 21 日 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09 次会议，由政治委员会提出请将农民自卫军问题由政治委员会讨论报告案，决议照准；由秘书处提出请派员与省政府组织委员会调查各地方民团农团实情案，决议由农民部、军事委员会、省政府各派一人组织委员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2 日）

9月22日 粤军第四、第九旅与农民自卫军退出海丰。陈军一到海丰，即将彭湃家乡全村焚毁，男女号哭，惨不忍闻。（《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6日、17日）

同日 中山县第四区濠涌乡农民协会呈送农工厅，指控严在燊等督率民团搜捕农民，请飭县解散民团以维农会。本日农工厅长陈公博批示：“呈悉。据称严在燊等督率民团擅行搜捕农民严燊章等十余人，如果属实，殊属不法，应令行中山县长查明，分别究办具报。”（《广东省政府公报》第22期，1925年10月10日）

9月23日 下午1时，番禺县钟村特别区农民自卫军队员卢发在乡内茶楼午饮，突有驻乡福军将卢发捕去，同时没缴左轮枪一支。县农会派出代表卢庆堂偕同会员前往查询，竟遭拒绝。（《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日）

9月24日 广东军政学农工商各界团体6万余人，在广东大学操场开会，表示人民团结与政府合作实行统一广东之意义。省农民协会阮啸仙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汪精卫、谭平山、邓中夏等人演说。会后举行大巡行，沿途高呼“肃清反革命，广东将太平”等口号。（《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26日）

9月26日 番禺县钟村特别区农民协会代表往见驻乡福军连长伍家炳。该连长即谓有人控告卢发在民国十二年暗杀乡人邵旦，今邵旦之妻到连指证。代表即以邵案发生在二年前，当时死者尸骸发觉在被刺之翌日，且倒毙地点为黑庙竹林里，由采樵妇瞥见，走报乡人，始行知晓，亦非邵妻当场目见行凶，实非卢发可知。该连长复云，此案本年7月已禀军长，因卢发在逃，至今乃就捕。代表交涉无结果，乃回会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日）

9月28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补充第二团团团长张我东，以“奉蒋军长命令”，派第二营营长钟尧光率兵两连，偕同

宝安县县长梁树熊入驻宝安西路云霖地方，即与当地劣绅土豪陈炳南等人勾结，派兵包围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9日）

9月29日 中国国民党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关于征集重要议案方法，谭平山提出除政治问题应由政治委员会负责外，应将各种实际运动分为若干种，每种应推定委员3人起草，并登报征求全体党员意见。会议议决农民运动议案由陈公博、罗绮园、谭植棠负责起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9日、14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广东省农民协会对中山县农民协会秘书冼雄标违反纪律的通告。内称：“据本会驻中山专员何友逖报告，谓秘书近日愈来愈凶，竟于14日盗用县协会名义，妄发命令，率众逮捕姚观顺，复滥行体罚，擅解县署，实属不法已极。至姚观顺有无破坏农会行为，自应侦查确据，会同讨论，何得不经干事局会议，遽行私擅逮捕，背叛会章，违反纪律，非严加制裁，何以杜假名行私之风。且农民协会能否统率农民向前奋斗，全视协会之组织是否坚强，协会之分子是否一致而定，断不容有不肖分子从中利用妄为，徒授反对者以口实，故非根本肃清内部，整饬纪纲，协会前途，将陷绝境。故本会决议，函请中山县长黄居素同志，从严究办，依法解决。现准黄县长来函，谓已将冼雄标扣留讯办，并请本会将其秘书一职撤革，以为藉会招摇者戒等因，自应照办，除函该县协会遵照办理外，特此通告。”

同日 广东省政府遵照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6次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8次会议的决议，经省务会议议决，由民政厅、农工厅各派一人会同调查各县属民团农团状况。为此省政府于本日下达第1139号令，令民政厅长古应芬、农工厅长陈公博遵照办理。（《广东省政府公报》第20期，1925年9月29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郁南县地处偏僻，县民多务

农，现闻政府设立农会，为农民自己谋利益，免除一切压迫之痛苦，异常欣悦，拟组设分会，特联合选派代表钟某、龙某二人来省，向广东省农民协会呈请成立。省农会特派陈钧权，偕同该代表返县，着手组织，现到第六区及第四、五区宣传。该区农民，闻解放之声，无不鼓掌，大有恨晚之感。计入会者已有数千人，不久必普及全县。

同日 番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为会员卢发被福军连长诬陷一事发出通电称：“查邵旦在民十一年与著匪彭二麋聚钟村，四出行劫，其被杀在民十二年改正受编于商团后。邵旦前既为匪，危害多人，则含恨报仇者势必环伺。邵旦取死之由，在其带有匪迹。今以人皆可杀之匪，妄入会员以罪，直莫须有矣。且该连长又云，卢发七月时在逃。查区协会自去年八月成立，卢发在区会，于七月筹备时，已签名加入，迄今年余，服务会内，并无别徙，乡人共知。其为砌词诬陷，以遂伍连长吞械勒饷之欲，忍而空捏事端，构陷成案。但该连长竟敢私擅捕人收械，搁延多日，久羁不解。尤于军纪法律，污毁无遗，对农民团体，意存破坏。敝县各区乡协会，迭遭福军仇视摧残，实未知获何罪戾。究竟农兵结怨殊非地方之福，迫得电呈政府执行整饬军队令，责令该连长伍家炳迅将擅捕之卢发一名吊放，并将在缴之团枪一并发还，交给农会。我农会尊崇法律，敢负责任，如卢发于邵案有关者，随传随到。须知我人民控告官吏，非好为多事，只求冤伸苦除而已。”（《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日）

同日 宝安西路云霖地方各劣绅土豪声称，要农军于24小时内将西路联团局交回，否则火烧。张我东部营长亦逼迫农军一概退至茅洲河以北（云霖在河之南），将驻所交出，以免误会。县长梁树熊则向县农会职员声言，此来是要恢复西路联团和警察筹饷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9日、22日）

9月30日 早晨，张我东团两个连在云霖各乡土匪民团百

余人配合下，向农民自卫军发动袭击，农军被迫抵抗。（《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3日、24日）

10月

10月1日 东江警卫军司令林海山，纵容部曲，摧残农会，收缴农枪，勒索农款，经中央农民部助理何友述审查属实。改造惠州同志会在惠州会馆开会讨论，因林氏身为长官，所部摧残农民各节行为，林氏应为负责，经众决宣布将林氏会籍解除，并由秘书处备文，将林氏摧残农民事实呈报中央党部，请将林氏党籍革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日）

同日 宝安、东莞两县交界之大浦涌、邵边等处地方，聚有大帮土匪散兵，声势汹汹，图谋不轨，驻防宝安第一区农民自卫军立即率队驰赴剿办。但土匪散兵声势颇大，农民自卫军为速行剿灭匪党起见，立即飞报政府及东莞第一区农民自卫军派队赴援。附近防军派队帮助协剿，东莞农民自卫军即派出大队分头包击。（《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6日）

10月2日 在宝安西路云霖地方的张我东团，又增兵一连进攻农军。农军战败，死5人重伤7人，部分枪支被缴。云霖及各乡农会会所概被抢劫，农民亦伤亡多人，被掳勒赎者50人。匪军攻入各村，大肆淫掠，妇女老幼纷纷逃往东莞。匪军复派队尾追屠杀，渡河不及而死者数十人。案发后，宝安县农会急报省农会并发出通电。省农会为此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函称：“该团长张我东是东莞莲溪联团团长，怀德厦岗惨杀农民血案，即其手演。今又偕同该县长梁树熊，勾结反革命派的劣绅土豪地主及东莞逆党，武装屠杀农民，恢复联团各种，实属不法之至。据报前情，相应函达贵部长烦为查照，转请政府，迅派大队，驰赴剿办。”又另函称：“宝安此次发生事变，该县长梁树熊有到宝安县农民协会称：张我东部军队到宝安西路，是奉国民革命第一军蒋

军长命令而来。究竟该张我东部军队是否归蒋军长编管，是否得蒋军长命令到宝安西路，如此屠杀农民是否有令，应请蒋军长对于此次事变特别负责维持。敝协会除直函询蒋军长外，相应函请贵部函转蒋军长，请其特别负责维持，是为至盼。”（《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9日、14日、24日）

10月3日 海丰农军及农会职员等共500余人，奉省农会密令退抵广州，驻扎惠州会馆。（《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7日）

10月6日 奉命随军出发东征的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学生，在石滩之冈贝村石州寺门前开大会，农民到者约200余人。农民曾培演说，力数杨刘军队驻石滩时之残暴，并谓此次革命军纪律严明，与暴军真有天渊之别。（《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9日）

同日 在陈军压迫下之海丰农民屡起反抗。上午8时，第三区银溪乡农会执行委员胡汉南统率附近各乡民400余人，与陈军激战，但因枪支不良，子弹缺乏，遂致失败，是役被杀者50余人。经此次失败后，农民为妥善防卫起见，一律主用守势，养精蓄锐，待革命军救兵一到即齐作内应。（《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7日）

10月8日 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在石龙召开各界联欢大会，出席者有国民党区党部和石龙农民协会等约千数百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演说谓：“我们此次东征，都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一家兄弟一样，互相提携，帮忙去打敌人。”农民协会代表何友逖等相继演说。（《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2日）

10月9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革命军为东征事告农民书，宣布“不拉伕、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三个口号，号召东江农民各尽所能帮助革命军。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农民部部长陈公博为宝安西路云霖惨杀案致国民政府函称：“查该团长张我东、县长梁树熊，身为国民党党员，兼任党政府军队及地方行政长官，职责綦重，应如何奉公守法，保卫闾阎，以期毋忝厥职。乃胆敢串同勾结当地劣绅土豪地主逆党，以武力压迫农民，肆意屠杀。且查该团长张我东，即东莞莲溪联团团长，前次惨杀怀德厦冈农民有案，似此凶横不法，微特违背党义，更属触犯军律，自应严行惩办，以儆效尤。除函请蒋军长查明严办外，相应函请贵政府迅派大军，驰赴该县剿办，并将惨杀农民之团长张我东、县长梁树熊等，扣留解省讯明，依法惩治，以安农民而肃军纪并希将办理情形函复过部，足纫公谊。”

10月10日 《广州民国日报》随军记者来函谈进兵博罗沿途见闻谓：“8日早6时向凤屯进发，是日途中亦涉水一次，3时许抵龙潭墟附近之下寮乡。到下寮时，人民闻有军队到来，若惊弓之鸟，扶老携幼，争相走避。后由宣传员找着乡中老父，告以革命军不比从前军队，并不骚扰民间一草一木，解释一番。是时人民方逐渐归来，出其货物贩卖。在凤屯宿营一宵，翌早（9日）微明即拔队前进，途中经一村落（村名忘却），乡民用大缸烹茶路旁，以备我军就饮，亦足见人民对革命军之好感也。”另一函称：“乡人因前受滇桂军之骚扰，以致一闻军队开至，即纷纷走避。于是我军每次出发，均派出一部政治委员，会同宣传队先军队20分钟出发，沿途散发传单，张贴宣传品，及对乡民演讲革命军东征主旨。乡民聆悉之下，复见军队谨守纪律，并无借住民房等事，于是纷纷宰杀猪牛及来营盘附近贩卖什物，荒落之墟，又顿成热闹之市。一般乡民，亦极其疑讶，以为此次之革命军，何以绝无骚扰情事，几疑此等或非军队，必为学生，否则无此严明之纪律也。”（《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

10月11日 番禺县车陂乡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

400余人，黄埔军官学校及农民部、番禺第二区农会、珠村、长洲、玉树、沐陂等乡农会均派代表参加。（《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6日）

同日 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开联欢大会，农民部长陈公博、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秘书罗绮园到会并演说。（《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10月13日 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向农民部报告宝安县农民协会被梁县长、张团长摧残详情，建议应向政府提出办理此案之条件：（一）拿办团长张我东、县长梁树熊，并解散不法军队；（二）通缉劣绅土豪陈炳南等并抄封其家产；（三）剿办沙井、大步涌、新桥之土匪民团并解除其武装。（《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2—27日）

10月14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复农民部长陈公博函云：“顷奉大函，备悉。张团长我东派出第二营长钟尧光到宝安西路，假长官命令，种种摧残农民自卫军，闻之令人发指。查张我东原属粤军第四师团长，此次奉政府命令编为敝军第三师补充第二团长，正在从事整理，并派出西路保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之令。如果所述非虚，自应严为撤究。除令行第三师长派员密查具复外，相应先行函复，请烦查照是荷。”

同日 南海县棉花围乡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出席代表300余人，向总理遗像及国旗、农旗行三鞠躬礼，由省农会代表受旗印，农民部代表宣读训词。（《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

同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在永湖墟开军民联欢大会，到会乡民几达千人以上。第三十一团团团长余汉谋演说革命军此次东征之意旨，及革命军与军阀之异点，人民应与革命军合作之理由，听讲者大为欢迎。（《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

21日)

10月16—22日 第五军李群旅在南海县九江镇围剿土匪民团吴三镜部期间，军队与土匪乘机焚杀抢掠。九江镇大部及各村惨被焚毁，失踪与伤毙者过万，难民不下10余万人，财物损失无数可计，实为九江空前巨劫。军队更仇视农团，农会会员被捆扎曝于烈日之下。六社乡农民协会纪律裁判委员陈健卿被第五军5人劫持至附近雷霆庙后便被枪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6日、29日）

10月16日 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4次会议，听取农民部报告派阮啸仙出席组织委员会调查各地方民团农团实情案；改造惠州同志会报告，林海山摧残农会，经决议开除会籍，并请开除该员党籍案，决议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7日）

同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召开预备会议。此次大会特别注意农民运动，决议设立农民运动提案起草委员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7日）

同日 花县黄竹湖乡农民协会开幕，到会来宾与会员约500余人，农民部特派员陈道周、县农会委员长侯立池等相继演说。（《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

10月17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农工团体假座旧省议会大礼堂开会，欢迎出席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邓中夏致欢迎词，中央党部代表谭平山、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阮啸仙、彭湃等人演说，最后高呼口号而散。（《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

10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召集广州市女党员大会，对海丰农民自卫军被逆军摧残问题，决议通电及派代表慰问，制备寒衣送农友。（《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

10月20日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典礼。会议决议彭湃、阮啸仙及各地一人参加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1日）

10月21日 平山一带28乡农民假座平山三王宫开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到会农民合工商学界约3000人。何友逖担任大会主席。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发表演说谓：“诸君知道革命军何故从事革命，因现在农工商学各界，被压迫于军阀如陈炯明辈之下，革命是要为各界解除痛苦的，所以革命军就是农民的军队，工人的军队，也就是商学各界一切人民的军队。百姓对之总该视同家人，爱如兄弟，尽力帮着革命。要是兵士稍有骚扰等情，请来报告，定即枪毙。革命军原是保护人民的，行军时候，如要请人带路及雇用挑夫，人民便应该出来帮助。革命成功之后，各界人民方有幸福可享。”又谓：“革命军惟恐人民无权无力，尽力帮助人民自治，人民若果善自固结，组成真正完善的农会，将来可向国民政府请求枪弹，政府便将收缴陈逆的枪械发给，总要使农民的实力日益扩大。”俄国顾问罗加觉夫亦发表演说。（《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东江前敌专访员报导：此次东征军出发，每团俱有宣传队员五六十人随军宣传。故虽久被军队蹂躏之东江乡民，一经宣传队之劝谕，知我军纪律严明，无不箪食壶浆，以迎我军。故连日军行所至，已不如滇桂军时代被乡民断绝粮食之虞。

同日 南海县农民协会与佛山市工会联合会通电云：“佛山义仓及大魁堂，乃系佛山公共之财团，久已被一般劣绅、退职官僚、亡清遗老，任意侵吞，霸占产业，踞为私有，尤复藉此钱财，勾结贪官污吏，压迫民众，欺凌孤寡，其罪恶实令天怒人怨。今我农工谨遵先大元帅民权主义，为民众争回主权，财政公开，杜绝侵蚀，亟应将佛山义仓及大魁堂历来一切簿据数目，召

集人民大会审查，乃于 19 日农工民众呈报佛山市党部派员到仓监视，查核数目。该劣绅抗不与查，迫得协同第五警区扭解劣绅莫如拱、冯熙猷、卢宰和、高吉云等，解赴佛山市政筹备处监视核数。詎料市政专员沈崧，翌日派出保安队多名，拥入仓硬将各簿据银单搬清，并责成谓应由行政机关办理，不应农工机关参加办理等词，显欲一手抹煞，糊涂敷衍办过。用此威迫手段，令我农工誓不承认，务达到社会之财，办社会之事，由人民公开办理，但使旧弊革除，以符党义。用敢电恳援助，实深感激。合众陈词，伏惟亮鉴。”（《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22 日）

10 月 23 日 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第一次政治会议致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欢迎词：“希望贵会各党代表，对于农民问题以及国民革命军之编组之需要，与夫一切之政治工作，加以特别帮助。盖农民之于民众，实占大多数，而国民革命之成功，又须赖农民与国民革命军同站在一条战线上得之也。”（《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26 日）

同日 中山县劣绅沙棍违抗省务会议迭次取消一切沙田自卫费和撤消护沙局的决议，假官办为名，在顺德大良设东海十六沙护沙分局，越境征收中山东海沙费，并串通中顺沙捐兼护沙局，拒不撤消，妄图规复护沙，压迫农民，破坏党治。本日中山东海各沙召开全体农民大会，议决誓死力争，如有破坏党治规复护沙，全体农民一致武力对待。（《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26 日）

10 月 24 日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继续开会。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议决案》提出，党员要“协力扶助被压迫阶级农工团体，造就坚固的自卫能力，打倒贪官劣绅”。（《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26 日）

同日 国民政府令：着广东民政厅长古应芬迅遴干员前往九江，安抚商民，妥筹善后，俾盗藪廓清，居民安堵。（《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公报》第13号，1925年10月）

同日 东莞县第四区劣绅朱少彬等压迫苛剥农民，近又藉其民团式之厂勇，四出作恶，且扬言铲除农民协会。是日竟掳去东瓜屿乡委员谭寿宗、招合仔。后招合仔得人说情以40元赎回。26日又掳去芦湾村会员温胜、卢喜2人。（《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1日）

10月25日 早7时，林警魂、袁带等率领土匪千余人，攻陷中山县城石岐。守军大部投降，小部无力抵抗，仅罢工纠察队与县农民协会职员一度死力抗拒。（《中国农民》第1期）

10月26日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其最重要点为取消各属民团及严格不良驻防军队。代表在发言中对决议案极表赞成，请早日切实执行。另在会议通过的《各地党部报告议决案》提出：“各县党部应特别注意农民生活之改良与地位之提高，引导之加入国民革命战线，特别是现在已有农民协会组织地方，本党同志应以其全力助其发展，并尽量介绍其入党，使成为本党之广大的革命基础。”（《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之经过》，1925年10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9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本党自去年改组后，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党纲努力于农民运动，以求农民组织之发展，以巩固国民革命之实力，特由农民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造就农民运动干员，以充各县农民运动特派员，担受到各地乡村宣传农民工作。两年来成绩大著，计已成立农民协会者33县，农民协会会员已达50万。兹当东江指日肃清，南路亦快要平靖，农民运动将有极大之发展，该农民部预筹全部计划及各地进行方针，特召集各地特派员来省，开一全省特派员大会，分别报告各县农民运动状况及讨论会后进行计划，定期本月廿七八两日在中央党部开会。届时除由陈部长出席报告之外，并函请汪委员报告

最近政治，鲍顾问报告国际农民运动状况。

同日 东征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李侠公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称：“海丰已推举林临时县长接印视事，农会及农军均已正式恢复，成立党部，正召集党员筹商恢复中。惟此间自被钟谢诸逆啸聚后，凡我同志走避一空。现在百废待举，各方面均感人才缺乏之困难，乞转知海陆丰同志迅速归里，俾兴灭继续之会，收入存政举之功。”（《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8日）

10月27日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闭幕。汪精卫在训词中称：“此次大会各地报告决议案及农民运动决议案，是非常之好的。各位回乡村去报告此种决议案，及依照此计划而实现之。因国民革命对于农民运动是非常之重要的，而农民之要求，积极方面是求幸福，消极方面是扫除一切障碍物，各位须向这两点切实做工夫。所谓一切障碍物，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奸商市侩六种。”谭平山在训词中称：“大会十日之内，能讨论得良好的政策，尤对于农民运动得一良好政策，而农民解放，为现在农民所急切要求的，今后必能满足农民之要求。现在兄弟所希望的，此后党的组织益加严密，农民运动益加发展。”（《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8日）

10月28—29日 农民部召集的全省特派员大会一连开会两天，出席报告者有汪精卫、鲍罗庭、谭平山、陈公博、何香凝等。海丰、陆丰、惠阳、增城、东莞、宝安、花县、曲江、清远、广宁、高要、四会、顺德、中山、南海、番禺、新会等县特派员均有详尽之报告，对于各县农民运动之经过、农村情况、防军民团、贪官污吏、土豪地主之压迫，言之甚详。大会最后通过《请训令本党党员忠实执行本党对农民政策的决议、严申党的纪律并请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农民运动宣言决议案》、《刊行中国农民月刊决议案》、《请发给特派员手枪俾资自卫之决议案》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中国农民》第1期）

10月28日 广东省农民协会为九江兵匪焚杀抢掠案发出通电称：“查此次九江为匪盘踞，致被军队痛剿，人民生命财产，同受波及，报章所载，触目伤心。兹复据前情，敝会有为农民利益奋斗之责，苟非未雨绸缪，难免再演惨剧。窃以为善后之方，急宜实行者有五：（一）此次陈炯明、魏邦平煽动土匪，扰乱内地，麇聚九江小榄地方，为肘腋大患，政府下令痛剿，实为大局起见。但剿匪军队，每有不分良歹多所屠戮、劫掠、焚杀，不守纪律，拟请政府责成该军，不可残杀良民，致失政府维持地方之意。并请政府即派员查办，以明真相。（二）九江民团勾引匪类，图谋叛逆，罪状昭著，无可讳言。查各属民团，多属反动分子，不为劣绅土豪把持，即归土匪地痞盘踞。此辈不特不能防盗，且为引盗之媒，不特不能护乡，且为乡党之贼。近年以来，农民苦民团之扰，甚于天灾。拟请政府从此解散该地民团，不得再予改组。（三）九江所以常有匪徒混迹之故，实因该地赌饷烟捐每日千有余元，军匪垂涎，时起冲突，致启乱源，拟请政府禁绝该地烟赌。（四）民团解散，不再改组，防卫之责，厥在农民。故对于该地方农民协会及自卫军之组织，政府宜竭力扶助之，扩充之，俾成为一种巩固的自卫团体，匪氛自靖，地方自安。（五）该处人民，自经此次事变，流离失所，为状甚惨，亟宜召集流亡，妥为抚恤。以上五点，均为办理九江善后切要之图，尚希柄政诸公，采择施行，九江人民，庶其有豸。”（《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9日）

同日 海丰农民开联欢大会，到会者约3000余人。大会主席郑志云报告谓：“我农民自逆军入境以来，日任其摧残压迫，痛苦万分。现在国民革命军已将逆军赶走，我农民得重见天日，现在我们谁不欢喜呢？我们于喜欢之余，尤应感谢国民革命军为我们出力的热忱。”（《中国农民》第1期）

10月30日 出席农民部召集的全省大会后之各特派员，分

别出发东西北江及南路各县工作，并特别组织东江南路宣传队，唤起农民帮助革命军，实力拥护革命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

同日 东征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李侠公致电上海《民国日报》，内称：“沿途农民对我军极为欢迎，自愿为向导者络绎于途。我军在河婆举行联欢会，到者达千人以上，军民交欢，已征实际统一广东实行三民主义之期不远也。”（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1月11日）

10月31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汪精卫撰写的社论《什么是反革命》。文称：“有人说道：‘农工运动，我本来是赞成的。只是现在的农工运动，太过幼稚，有许多不良分子夹杂在里头，所以我不能赞成。’这些话，只可算是废话。农工运动里头，如何能说没有不良分子？只要日加努力，组织工夫做得好，宣传工夫做得好，那些不良分子，自然渐渐淘汰，这有什么值得摇头叹气的呢？而且人类一切运动中，有谁能说没有不良分子夹杂在里头，何独农工为然。以此藉口来反对农工运动，我没有别的话说，只说他是反革命。”又称：“反对帝国主义，与提倡农工运动，虽是两件事，实是一件事。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必然与农工运动结合一致，谋农工的解放，即以谋国家及民族的解放；谋国家及民族的解放，即以谋农工的解放。反之，凡献媚于帝国主义的人，必然厌恶农工运动，甚至藉帝国主义的势力，以践踏农工。他的目的，无非欲将农工有限的脂膏血汗恣意挥霍，以纵他无限的奢侈欲望。所以中国国民，今日只有两条路，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

同日 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致电党代表汪精卫、政治训练部主任陈公博，内称：“海陆丰五华人民已完全认识我军为人民军队，我军胜，遍山野均助战之人；敌军败，农民更燃土炮土枪以乱其后。军民一家于斯可见，总理之言验矣。”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1月14日）

11月

11月1日 广宁反革命派首领李济源，赴港受陈逆委为会宁边防司令后，是日返抵广宁县罗锅李宅。李逆回乡后，连日召集旧部土匪散军民团不下一千五六百人，妄图占据四会广宁，骚扰西江后方。（《中国农民》第1期）

同日 番禺县第二区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学生参加。（《中国农民》第2期）

11月2日 汪精卫在各级党部纪念周大会上报告一周政治称：“九江方面则实传闻过甚，因九江土匪临走时放火大烧民居，以阻军队之追剿故，九江人民之损失，实由土匪之骚扰。至军队方面如何，现民政厅已派人前往调查。”（《工人之路特号》第132期，1925年11月3日）

11月3日 顺德县第六区石涌乡农会会员邝洪章，因事往龙眼乡，返至中途，被该乡民团梁锡、梁迁、梁显等无故拦途开枪，击中两足，伤势颇重。后经县农会函请顺德县长派员验伤并请拿凶究办。（《中国农民》第1期）

11月4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第1次会议推彭湃为省农民部长。（《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载《彭湃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月8日 海丰县第二区农民协会在公平车站行恢复典礼，出席农友、会员共约3000余人。县农会代表郑志云、农军大队长吴振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员林修雍等相继演说。更有农友，自行上台演讲，大骂农贼劣绅及军阀之罪恶。语极激昂，全场均被感动。（《工人之路特号》第153期，1925年11月26日）

11月9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发表通电，矢口否认所部军队10月16日前赴九江剿匪有焚掠铺屋及杀害农民情事，反指省

农会 10 月 28 日电为诬捏谬妄。(《中国农民》第 1 期)

11 月 10 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亲统 11 营大兵，朦朧巨舰 10 余艘，兵不血刃地克复中山县城。据随同军队入城之中央农民部秘书罗绮园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该军上午 9 时平安克复县城后，“乃即屯大兵于石岐，即未衔尾穷追，又不下乡围搜，竟令贼党逍遥，从容布置”。(《中国农民》第 1 期)

11 月 11 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报告于 10 日收复中山县城，敌由水陆两路纷向城外西南方逃走，现在追击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 15 号，1925 年 11 月)

同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 3 次会议，农民部长彭湃提出该部所用特派员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

同日 宝安县沙井乡劣绅陈炳南等，偷运粮食、人客往香港，屡与工人纠察队为敌。是日早，工人纠察队第三大队总教练富恩助、第九支队副邓柏烜、十一支队长罗光华 3 人，带纠察队 3 人、农军 10 人，到沙井乡拘拿殴打纠察之凶手陈协容等。事前已先通知该乡乡团，但一到该乡，即受四面包围，放枪轰击，幸先退出，仅伤农军 1 人。晚，该乡团复围攻云霖纠察队及农军，抢去纠察队部及农军部一切物件，并焚更寮一大座。(《中国农民》第 1 期)

11 月 12 日 由中山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等团体发起，在东门外学宫举行祝捷大会，欢迎第五军将士。中央农民部秘书罗绮园主持大会，并谓：“人民现在已有觉悟，谁能行使革命策略，谁能拥卫人民利益，谁非革命，谁反革命，已有深著比较之认识，此大会即可为之证明。”李军长、黄县长、县党部及县农民协会等各界代表相继演说。会后各乡农民自卫军整队游行全城一周而散。(《中国农民》第 1 期)

同日 为宝安县沙井乡乡团围攻云霖纠察队及农军事，省农民协会秘书黄学增于虎门通电各机关称：“真（11日）晨农军帮纠察队往沙井查办劣绅陈炳南等偷运粮食人客往港，被该乡民团包围轰击。真晚，云霖农军纠察队又被该乡民团围攻。已请张贞团长解围，望速请政府令张团严办。”就近虎门防军张贞部允派兵一连到宝了解围。（《中国农民》第1期；《工人之路特号》第142期，1925年11月15日）

11月13日 早，黄学增与蔡日新带同张贞部队一连由虎门赶到宝安，10时到云霖。农军及纠察队共约百人，见军队开到，军威大振，齐向沙井民团猛力进攻。不料张贞部队连长极力主张调和，同时沙井民团亦派人来求和，纠察队与农军严词拒绝。但张贞部队始终不肯助战，说只奉命到来调和，未奉命助战。农军及纠察队乃不得不提出条件：（一）罪魁陈炳南、陈伯苏、陈耀仔须交出惩办；（二）沙井民团武装全付解除，交农军使用；（三）赔偿损失。条件提出后，沙井民团不能照办，双方仍在相持中。（《中国农民》第1期）

同日 新会县礼乐乡于本日成立乡农民协会，选出谭毅成为执行委员长，区吉森为副执行委员长。该乡人口众多，地方广大，计有9000余户40000余人，围田300余顷，乡人多以农为业，十之八九是佃农，连年被兵匪骚扰，苛税杂捐，农民苦况，不堪言喻。自经特派员驻江门办事处派员到该处宣传后，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已有千余人，另新会县第三区庐村乡农民协会亦是日成立，选举苏金为正委员长，苏柏良为副委员长。（《中国农民》第1期）

11月14日 中山县之土匪仍然气焰万丈，越货杀人，绝无忌讳，一若不知县城驻有重兵。是日在离县城10里之白沙湾地方，匪首萧杰率众百余人勒收黑票，各乡农民自卫军闻警赴援，激战移时，土匪掳农妇6人而去。（《中国农民》第1期）

11月15日 中山土匪又在离县城8里之峰溪沙港口之下掳去农民80余人，分乘长龙载往大南方面。该匪所经途径，必须经第五军兵舰及港口炮台防线，但竟能载被掳之人从容而逸。（《中国农民》第1期）

11月16日 惠阳县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各乡所派代表共133人，黄埔军校入伍生两连及50余团体代表出席。会后举行大巡行，数千群众极形热闹。（《工人之路特号》第161期，1925年12月4日）

11月17日 惠阳县农民协会举行代表大会，到会者132人。是日会议通过关于农民经济、政治、教育、自卫军等议案，选举朱观善为委员长，戴云昭为副委员长。（《工人之路特号》第161期，1925年12月4日）

11月18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五次会议，对中央交下顺德县第六区、第三区分部呈报黄麻涌劣绅造谣禁人入党案，决议函顺德县长查禁，并出示保护党员，以后如有劣绅禁人入党，当严重惩办。（《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

11月19日 早，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120人，在主任彭湃及教练统率下乘火车赴韶关。此行目的是为参加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借以调查该处农民状况。（《中国农民》第1期）

11月20日 曲江县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各乡区代表到会者共112人，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生员列席。散会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分组赴城厢内外及附近乡村演说，并调查农民状况。翌日返回广州。（《中国农民》第1期）

同日 中山县烟州乡被匪百余人前来围攻，农军抵御数时之久，匪械犀利，农军不支，被匪焚去农户数间。下午，中山县第二区涌头乡农民自卫军护割收队回来时，路经该乡民团局门首，

突被民团长李嘉永、李水轩等督率数十人包围，劫去长枪3支、手枪1支、子弹百余颗、农旗1面。（《中国农民》第1期）

同日 中山县东海十六沙护沙分局长邓家仁，纠率安平沙局中队长梁有带、管带吴祖，联合大冈著匪李顺等，勒收红黑票，率匪到东流沙围攻农民自卫军，骑劫会员禾船，被第九区潭洲区农民自卫军截回。（《犁头旬报》第1期，1926年1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1日）

11月21日 邓家仁等率匪围攻北流沙，劫去禾船1艘，掳去农会会员梁和珠1名，勒交黑票2元，护沙费、护沙局军费、附加军费等8毫，沙捐、特别军费尚不在内。（《犁头旬报》第1期）

同日 中山县第二区涌边乡农民自卫军，突被第一区联团队长李公藩督率所部数十人分三路猛攻，农军势弱不支，被重伤1名，所有枪支旗帜全被掠去。（《中国农民》第1期）

11月22日 中山县农民自卫军自派队保护农民收割以来，迭遭匪徒仇视攻击。是日峰溪乡农军又被匪徒率众围攻，农军不支，被匪占据炮楼，农军损失甚巨。同日，中山县五埗、绩麻等乡集合农军百余人，前往白鲤沙地方保护收割，路经西盛围附近，突被预先埋伏之匪徒数百人用手机机关枪及犀利枪械猛烈截击。农民不敌，所有枪支旗帜等物尽被劫去，农军失踪者数十人，生死未卜。（《中国农民》第1期）

同日 邓家仁乘坐安平沙局轮船二艘，武装驶入潭洲区河面，分派安平沙局、东海十六沙局勇队联同土匪式民团，制止农民收获。除勒收红黑票外，再勒收民团费5毫，始准割禾。是日在田工作农民吴祥、孔有成2人失踪。邓复使其心腹之袁带旧部著匪林炳及沙棍罗宗来，勾串乡内地痞，连日潜到区内各沙勒吓农民，不许收割。（《犁头旬报》第1期）

11月23日 中山县峰溪乡农民自卫军再遭匪徒围攻，农军

尽力抗御，与匪剧战数时，始将匪徒击退。是役农民伤1名，损失长枪3支。驻防该处福军竟不救援。（《中国农民》第1期）

11月25日 胡汉民自俄致电汪精卫，表示对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之意见。内称：“保护工农阶级利益，改善其生活，扶助其组织运动，以谋其解放，此大旨也。革命本为大多数利益，工农自是革命基础，当应有由国民革命到社会革命之觉悟。”“对内政纲，应就工农利益更加明晰具体的规定，教育普及应加注意于工农阶级，其他与最近政治经济组织不均合者，可以从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8日）

同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第7次会议，对上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交下各种提案作如下处理：南雄县代表提出将各县现办之民团、商团及乡区之保卫团一律裁撤，饬各县长及县党部各委员、农会委员迅组农民自卫军，即将原有之商团经费拨充案，决议交农民部办理；东莞代表莫萃华、莫月江等提出严办土豪枪伤农会会员及强霸会员耕田案，决议函省政府办理；东莞代表郑鸿光提出撤销农村警察将该款拨充农民自卫军案，决议函东莞县长照案撤销。（《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

同日 海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郑志云等恢复农会，进行一切。（《中国农民》第1期）

同日 中山著匪林炳、沙棍罗宗来，带同连长吕贺春，并武装军队数名，到潭洲区农民协会，勒令停收农军、农会及县自治各经费，大言恐吓。民情愤激，几酿巨变。（《犁头旬报》第1期）

11月28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8次会议，对代表大会交下宝安代表提出撤办县长梁树熊，查办团长张我东及劣绅陈炳南等10余人案，决议函军事委员会及省政府，将处分该案原委见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

11月29日 南海县罗格围乡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有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梁伯輿、南海县农民协会蔡奕山，及县属各乡农民数百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日）

11月3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廖仲恺先生百日纪念会，汪精卫致辞谓：“有人说全民政治是不用农工的，我真是不解。在中国百人之中农工实占八十五人，农工既然占人数之大多数，若不提倡使其觉悟起来，扩大起来，何能打倒帝国主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日）

同日 第四军政治部与阳江县党部筹备处召集各界代表大会，讨论地方兴革问题，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为会议主席。第四军政治部与县党部筹备处联同提案16条，略经讨论，代表等一致赞成。其中有：阳江官吏应扶助农民协会成立，改良农村生活，组织农民自卫军；阳江境内应请政府禁绝烟赌；阳江苛捐杂税应请地方官吏一律取消；地方官吏应协同来往各军并督率警团于最短期间肃清两阳土匪，等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9日）

同日 东莞县牛角朗乡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有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郭剑华，石龙市党部代表何耀斌，东莞第六区区长袁少岐等数十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5日）

12月

12月1日 甘乃光等人在设于阳江之广东南路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内会议，讨论将来之党务进行。会上林丛郁报告：江门之农民协会，于最近成立者有七八所。阳江第一区所立之农会，为一班土豪所把持，有名无实。江门礼乐村之民团，与农会不合，时起冲突。西门乡之民团，亦与农会不相合，但自革命军到后，该民团则纷纷请求加入农会。甘乃光提议：以后各同志凡到一个地方，系调查其党部、工会、农会之组织如何，并指导其工作之

改良，其未有组织者，则调查清楚应如何组织为妥当。（《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0日）

同日 九江各乡农民协会通电驳斥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之11月9日电，内称：“敝会农民身历其境，耳闻目击，据实呈报，李军长竟谓诬捏谬妄，盖所据又即此次亲司焚掠九江指挥官之呈复。呜呼，天下宁有真是非耶。吾侪小民，处武力之下，本不敢有所辨驳。惟自李军长佳电发出后，本区各乡农民身受其害者，莫不抢地呼天，咸谓既遭兵祸，已属惨痛难堪，今再加以诬捏谬妄之罪名，若不辨正，其何以雪不白之冤。”通电依据事实，逐条辨驳，证实该军在九江事件中，犯有焚杀抢掠并奸淫妇女。（《中国农民》第1期）

12月3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总报告，叙述出发东江破敌之经过情形，内称：“东江人民在东莞地方以从前被滇桂军蹂躏，闻军队至即纷纷逃避，经各宣传员之演讲，即非常喜悦，安居如常。惠阳各属以被敌军盘踞久，为敌所濡染颇深，士绅表示不合作，即欢迎亦非诚意。就中如惠阳与紫金间袒敌尤甚，有时即觅一向导及带信而不可得。余则沿途均烹茶相饷，并以食物出售。盐坪居民担粥及蕃薯相饷，给值不受，尤为难得。五华农会对于我军颇尽力。真正表示热烈情感者，则为饶平党部及农会。其余大概人民对于我军，多怀好感，士绅则多怀疑或袒敌人。”

同日 顺德县理教乡农民协会开幕。开幕前先公葬该乡2月1日被福军惨杀之死难农友。农民运动讲习所派10余学生参加。（《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7日）

12月5日 中山县第九区潭洲区农民协会暨各乡农民协会全体会员发表反对西山会议通电，内称：“近阅报载，挂名党籍之反革命派，违背中央党部议决案，在蛇鼠窟穴之北京，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显系受人主动，反对革命，破坏本党。近

竟敢在《上海日报》登载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之通电，尤为荒谬绝伦。敝区会爰于支日开全体大会，金以国民党为中华民国灵魂，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命脉，为农民工人学生保姆，当速起联合实力拥护，勿使有丝毫动摇。凡非本党或挂名本党之反革命人等，如有破坏中央执行委员会举动者，当以实力扑灭之。经全体议决，一致实行。”（《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1日）

12月7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番禺县属罗岗洞内30余乡，土地肥沃，农品出产极多。现该处农民，为联络乡情，交换知识，力谋自卫起见，纷纷组织农民协会，计成立者，有岗头园、岭头、小坑、小壩各乡。

12月8日 《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复农工团体函云：“东江底定，实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及诸将士奋勇用命，而农工同志效劳亦多。辱承褒称，殊深惭作。此次我军所过地方，对于农工团体，莫不竭力援助。前被逆兵摧残者，多经次第恢复。兹再饬属妥为保护，务使充分发展，以符吾党拥护农工之旨。”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五华县农民协会致五华青年同志会函云：“本会至六月间被军阀摧残之后，各同志转徙流离，会务因之中断。幸我东征各军驱除逆贼，还我山河，诸同人继续奋斗，成绩颇有可观。如近日拿获勾结军阀蹂躏农会著匪陈建旺一名，就地枪决，万人称快。会务进行日形发展，即减租一事，亦着手实施，龙村一区尤为兴高采烈。无如邑中顽劣豪绅，倡联乡联姓之邪说，以抵御我蓬勃方新之民气。”

同日 中山县第九区潭洲区农民协会通电称：“敝区地方，被劣绅沙棍大地主邓家仁，纠率安平沙局队长梁有带、管带吴祖，联合著匪李顺及上匪式民团，勒收红黑票，围攻农民自卫军，连日骑劫禾船，掳去会员梁和珠、农民吴祥、孔有成三名，

经于养（22日）电、梗（23日）电通告。该沙棍复用安平沙局广州、平济两小轮，拖带护沙军队到敝区骚扰，逼勒农民，分布党羽林炳、罗宗来勒收防务馆保护费，伤毙馆伴谢元；又令陈柱石、罗丽廷、罗子猷、谢渚军督率安平沙局广州等小轮，乱枪轰击商场，当堂轰毙胜记店茶居工人孔昭成，伤毙过路东莞人押排农民，并勒收渔船保护费，亦经于俭（28）日、东（1）日通电各在案。现在该沙棍之护沙军队，仍未调防，连日纷往各沙田亩，霸收农民禾埤秆埤，抢掠各沙农民柴秆，终夕焚烧取暖，复于深夜不时放枪向商场及渔船轰击，以致敝区内渔船百余艘，多驶往别处，以避其锋。现又勒收各渔艇保护费，自十余元以至三元不等。”“敝区为农民计，为工人计，为地方人民计，为本党党军名誉计，理合电请迅赐严飭冒称党军之护沙军队，立即离防，免害地方；将劣绅沙棍大地主邓家仁严拿惩办；将掳勒农民之吴祖即吴常发拘案押令；将掳去之会员梁和珠，农民吴天祥、孔有成刻日交回，以免瘦毙；将勒收保护费轰毙工人之林炳、罗宗来、陈柱石、罗丽廷、罗子猷、谢渚军缉获惩究，勒交凶匪；将轰击商场伤毙农工之安平沙局广州、平济两小轮，及安平沙局、东海沙局枪械船只，没收充公；将压迫农工之安平沙局、东海十六沙局解散，免留后患；并请援照南海九江成案，将敝区段内烟赌一概禁绝。”（《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1日）

同日 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学生举行毕业礼，中央农民部秘书罗绮园、中央党部代表阮啸仙、农讲所主任彭湃出席并致训词。（《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0日）

12月9日 东江行政委员周恩来，为办理解散违法之农民运动宣讲团事，致电国民政府称：“冬电敬悉。惠来农会系何贺之组织，冒称奉廖前部长之命，在汕头设立农民运动宣讲团，分遣劣绅，四乡滋扰，所称农军，类皆匪徒。经已查觉，将该何贺1名拘押汕头公安局待办。该何贺在惠来强占县党部地址，旧县

议会屡经电饬迁移，皆不遵办。民间控案纷至沓来。复于县警前往劝谕时，开枪示威，但力不支，被警获去土枪 1 支，弹 800 余，存留县署，并将该会分别遣散。现惠来农会已派邝纪黄、唐学溥二员前往暂时维持。谨电复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 18 号，1925 年 12 月）

同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 11 次会议，农民部提出派人参加海丰死难同志追悼会案，决议由农民部派人赴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

同日 新委东莞护沙局长邓显谟，率领军队百余人，突然入驻麻涌乡莫族鯉沙围田，占驻农屋，肆行搜掠，强将刚收割待售之价值 10 余万元存谷全数封禁，声言将谷投卖抵偿积欠税捐，声势汹汹，全沙骚然。该沙农民已具呈财政部及省农会、农民部等，请查撤该护沙局长。（《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14 日、19 日）

12 月 10 日 南海县第一区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有中央农民部代表廖有源、广东省农民协会代表罗顺球等，暨各乡农民协会会员、农民自卫军共 3000 余人。会后，农民武装列队巡行。（《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15 日）

同日 淡水农会召开各乡农会执行委员长联席会议，议决：（一）本区协会曾宪文系受协益、大成两店贿赂 50 元，除呈报县农会外并请县署严办；（二）油榨捐请政府当从速归依民意撤销；（三）会员如有截获仇货不报而私受贿者，拿案重办或枪毙。（《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22 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日前农民协会筹备主任冼连，因事行经龙地村边，竟被匪首李烟屎纠党多人白昼截杀。昨增城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冼应先，将情形呈报国民革命第一军部，请求派兵围剿。军部据报前情，以该著匪李烟屎等胆敢白昼截杀农民协会筹备主任，实属罪大恶极，应即严予剿办，以彰法

纪，已令就近防军第二补充团长，查明匪党，派队获解惩办，以儆凶暴，以保地方公安。

12月11日 中山县神湾乡护沙局绅陈作舟、陆志，勾串恭都、谷都护沙队长吴逊守，率队持械进入第五区古宥乡，捣毁农会，旋分两队围攻碉楼。自卫军以众寡不敌，且战且退，被抢去长枪1支，失去3支，自卫军1人不知下落，碉楼遂被占据，楼上银物搜掠一空。乡农会副委员长梁荇池之父和胞弟被掳去，勒索120元方允放赎。（《犁头旬报》第1期）

12月12日 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解散汕头农民运动宣讲团事复周恩来电称：“佳电诵悉。办理甚善，至为佩慰。”（《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4日）

同日 南路联军第四路副指挥俞作柏由灵山行营来电称：“钦廉二属，久为邓军占据，压迫农民，而对国民党尤所仇视，故属内完全无党之动作。此次我军克复，广派宣传员下乡宣传，唤醒乡民，使知三民主义之要旨，及大元帅建国方略之大要，而各乡民亦大加觉悟，收效甚伟。”“钦廉农工阶级，久处军阀积威之下，可谓绝无生趣，故关于联络合作之事，绝无端倪可观。今我军克服，即派员宣传三民主义，故该二属之农工，已觉非实行联合，与军兵合作，不可以图存。现已纷行组设农民协会及工会，而灵山附近农民，尚有农民自卫军之组织，请我军派员前往指挥训练。”（《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2日、24日）

同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12次会议，就军事委员会函复对于宝安代表王信等请撤办县长梁树熊及团长张我东办理情形、省政府函复宝安县四、五两区代表王信等请撤办该县县长一案办理情形，决议交省农民部办理。会议对省农民部提出南海第四区罗格围乡农民协会请函第五军李军长通令所属保护农民协会会员案，决议函军事委员会转第五军李军长办理。会议就顺德县党部擅令该县农民协会令农民自卫军协同围捕谭十二，同时

将他击毙案，作出如下决议：此案经本会第六次会议决议，送监察委员会办理在案。查党部本属政策运用及宣传机关，不能行使政治权力，该县党部此次行动，实属不明党义，除交监察委员会议处外，该县执行委员全部皆行停止职权，并由组织部派员组织临时县执行委员会，权理党务。（《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5日）

12月13日 顺德县裕涌乡农民协会会员范明，日前被乡劣绅潘鸣鹗挟嫌枪杀，该农会即向大良农民协会报告，请予缉凶伸雪。该农会据情即函顺德县长邓刚，票传该绅潘鸣鹗赴案质讯，分别究办。曾由县公署票传三次，该凶绅竟抗传不到。该农会以凶绅畏罪抗传，非派队拘拿，其冤沉莫雪，乃于本日派出农民自卫军数十名，并调裕涌乡各农军，驰赴拘拿，归案解究。詎为乡绅范勇开闻悉，先行通知潘鸣鹗，立将乡闸严闭，纠率多人，在各炮楼抗拒。双方激战多时，潘匪逃遁。事后该地劣绅派人邀请土匪无赖回乡帮图报复，拟先攻桑麻乡农会，后攻范地寨农会。事为农民协会探悉，即函请顺德县署设法制止，并呈报中央农民部及省党部设法保护，以免各乡农会惨遭蹂躏。（《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7日）

12月14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东莞县农民协会、虎门太平工会联合会、国民党虎门市党部之联合宣言，反对县长毛秉礼召集莞绅筹办自治局一事。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五华农民自前次革命军克复潮梅时，成立县农民协会，加入会员异常踊跃，对于民众利益积极进行。6月间因抵抗田亩捐，反对筹军饷，被陈逆解散，备受惨祸。此次东征军复肃清潮梅后，该县农会旋即恢复，着手进行，日形发达。一般土豪劣绅恐农会之发达，不能行其所欲为之剥削欺凌手段，乃四出活动，冀欲谋得农会，以肆行其荼毒农民，压倒民众运动。近闻有陈某、张某等勾结一般土豪劣绅，向

汕头蒋总指挥要求伊等改办该县农会。闻蒋总指挥以其人之恶劣，且屡为陈逆爪牙，实行拒绝，大加伸斥。陈某等因被蒋总指挥拒绝，近日到省向各同乡散布谣言，尽力诋毁农会，并唆使败类一般地主、资本家联乡联族，举办民团，预备与农会对抗。

12月15日 东莞县党部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68人。大会通过了反对邑中劣绅包办自治，致函省政府请克日肃清全县土匪，凡农会及农民自卫军已成立地方不必再有民团应致函省政府解散之免致冲突等项议决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8日）

同日 第四军政治部召开化县各界谈话会，到会者有李军长代表政治部主任张善铭、南路行政委员代表邹桂堂、化县党部筹备处代表董载泰及各界代表共20余人。一致通过由政治部与县党部提出的20条议案，包括：设立剿匪委员会，于最短期间肃清县内土匪；请总指挥命令严禁各军收编土匪；请总指挥禁烟赌；化县官吏应扶助农民协会成立，改良农村生活，组织农民自卫军。（《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5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广东农民运动正当萌芽之时，近来有劣绅及失时政客，阳假组织农会之名，实则剥削农民，压迫农民。近有曾颂祺、王霭君2人组织兴宁县农民协会，致互相控告。广东省农会查得该会系不按章组织，且职员亦不合资格，故下令解散，特派彭湃前往组织。

同日 乐昌县第一区西门口及老虎头两乡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到会者除两乡全体会员外，并有省农会代表丘鉴志、陈德钊，县党部代表谭军略、朱节山，湘军第一团团附金国昌及兵士30余名。（《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9日）

12月16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南海镇安乡农民协会成立未久，就发现反动派来破坏农会的行动。11月某日，该会执行委员卢林，突被团丁20余人闯进住家，大行骚扰，且说已

办有民团，不应再有农会组织，吾人不准农民协会写出镇安乡的名义。当时适有农民部特派员经过，按理排解而息此风潮。

同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 13 次会议，农民部报告部长彭湃因公赴广宁，部长职务暂由秘书何友逖代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录》）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龙门遍地土匪，各乡民团，多介于兵匪之间。而劣绅土豪，皆以盘剥农民为能，彼稍裕之农户，莫不受其择噬，搜括殆尽，直至无一农民不赤贫如洗，然后遂其发财之私心。该县原设有辅安局，农民有事来局受理者，事妥必按款每 10 元须抽收局费 4 元，其他所谓绅士派之机关局所，其性质多与此大同小异。至于驻防军队，其横行更不待言。如驻永汉墟之某部，原为袁虾九旧部，现改装某军旗号，他们日间在墟截收各项捐税，夜则择乡村之较富者，施以劫掠。若闻诸官府，即捕而毙之于永汉墟。他如驻麻榨墟之某部，还挂起潮梅军的旗帜，而麻榨原为龙门交通水道，该部则派人径要险扼守，大收行水，晚上亦明火打劫。最近该部复藉办案为名，抢掠麻榨附近之王宅，掠去耕牛家畜金银等无数，墟人莫不侧目。要之该县已无正式军队驻防，且交通阻塞，遂使土豪劣绅与病民之土匪式的军队，勾结为虐，而农民竟无辜受殃矣，执政者亦当系念之。

12 月 17 日 省农民协会接到中山县农民协会急报：第九区溜步乡数被第五军新编营长何柱摧残。何为九区著匪，平日无恶不作，于今更藉势披猖，竟于 13 日夜率匪数十人拥入协会职员郭连有家，将郭乱枪轰毙。现在各职员畏势引避，人心异常震动，观此情形，祸无了日。本日省农民协会为此通电，呼吁有关方面察核严办。（《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18 日）

同日 中山县第八区黄梁镇护沙队长赵杰，驾轮掳去虾山乡赖玉良待售之谷 1950 石，枪杀盖山乡农民自卫军周细苟 1 名，夺去自卫军旗帜和枪弹。次日，又亲驾匪轮两艘，截掳小托乡吴

家安、吴家良和湓涌乡何能郁等人雇船运载之谷 2620 石，搭客小托乡吴章买、湓涌乡何牛、黄长礼、梁德荣等数名，及振兴火轮，一并掳匿小黄洋。随将谷在匪乡大赤坎悉行起沽。（《犁头旬报》第 1 期）

同日 省农民部据顺德县农会急报，谓该县裕涌乡劣绅潘鸣鸮，勾结逢简乡李姓土匪，进攻桑麻农会，情形非常危急。农民部据报，已立即转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迅速派军队前往援助，以救农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18 日）

同日 新会第二区瑶村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有各农工团体代表及各县农民自卫军共 700 余人，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梁坤行授旗印礼。（《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22 日）

同日 番禺县小坑乡，族小人稀，屡受邻近火村土豪压迫，偷果抢物，无所不至，因特组织农民协会，力图自卫。不料大触火村土豪钟豆、皮龙、钟寿添、钟汝谋之怒，竟于本日率带凶徒百余，破闸拥入小坑乡，拘拿农会秘书龚进禧及耆老龚桂芬等，将其毆至重伤。（《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12 月 25 日）

12 月 18 日 承耕东莞县麻涌乡莫族鯉沙围田农民百余人到省，为被东莞护沙局长邓显谟藉口积欠税捐、派队封谷事前往各机关请愿，并沿途散放传单云：“伏查沙田应缴税捐，共有四种，一为沙捐，一为护沙费，一为登录费，一为特别军费。沙捐、护沙费两项，本沙向例每年分两季缴纳，头季在旧历八月，尾季在旧历十二月。本年头季沙捐护沙费早经清缴，尾季时现在新谷甫经登场，距应缴之期尚远。登录费一项，照章全由业主负担，与佃户无涉，农民无代为负责之理。特别军费一项，去年虽曾布告开办，然东莞沙田 1500 余顷，力能完缴者，十不一二，未经催交，自无延抗可言。然以谷既被封，只得隐忍迁就。当经请求邓局长将尾季沙捐、护沙费、特别军费三项，先期缴纳，即行撤兵放谷。邓局长执意不允，硬要连同登录费四项，一齐全缴。强人

行无义务之事，已触刑章；农等处威压之下，无可奈何。对于未到时期，未按手续之税捐，尚隐忍先期预缴，自问已属万分守份，可告无罪矣。登录费照章固全由业主负担，本沙承耕向例，系上期交租，此时沙中存谷，全属佃户所有，与业主无涉。邓局长前经承耕本沙数十年，岂有不知。今邓局长对于其他之沙田欠缴沙捐、护沙费者，无此办法，对于其他之沙田欠缴特别军费、登录费者，又无此办法，而独对于鯨沙农民，欺压凌迫，实属故意为难。”（《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9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新会农会成绩颇好，计现共有农会22个，会员约2000余。今各乡农民见农会日形发展，自动的起来组织，有争先恐后之势。至该属民团，以其原为土豪劣绅的工具，故对于协会，时启仇视，此自不待言。最可怪的，那班劣绅屡造谣言，想破坏协会，但不成功，他们有一部份人遂变计也出来组织农会，以为拉拢农民入会之方法，可是农民始终拒绝，他们真是谋拙计穷了。

同日 乐昌县第四区大坪、岐岗、洪连、策篱四乡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4日）

同日 郁南县第六区民团驻石塘村常备团丁10余人，进入古同乡罗同古庙。是日适逢醮期，有古同乡、福留乡之农会职员多人在场理事，遂被该团丁诬指农会职员岑献等为匪，登时即捆绑岑等6人，沿途殴打，极为横暴。后解至该六区团局，将此6人手拷脚镣，任意侮辱。经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前往交涉，与劣绅辈大施辩论，始将被捕农友释放。（《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4日）

同日 省政府训令民政厅云：“现准广东省党部函开：现接惠阳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份到会，查该案关于纪律第一项，系请政府严办勾结奸商包运货物入口之曾宪文，业由敝会将其开除会籍及第二区协会副委员长职务。分别函饬知照存

案，相应函达。希即令县迅将曾宪文被控三案查明严办，至纫公谊。等由。准此。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厅长遵照，即飭惠阳县查明查办具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9日）

12月19日 第五军长李福林致军事委员会电称：“顷阅报载广东省农民协会筱电，谓第五军新编营长何柱，率匪数十人，拥入中山农民协会职员郭连有家，将郭乱枪轰毙等语。查本军营长并无何柱其人，近日更无收编土匪之事，想系匪徒伪冒。用特电请察核，碍军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2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紫金县属龙窝墟一带之农会，素以勒索会员为名，最近自制农会会证，派人取至交通道路如该乡风门凸等处销售。过路农民定受强迫售卖，每会证一枚，计银五六毫或一元不等，或将货物扣留，农民受扰不堪。此等农会，非特不能为农民谋利益，而专以剥削农民为能。闻该处农民已联络呈请省农会惩办解决，而省农会亦经拟有取缔办法矣。

12月20日 第五军长李福林通令所属各部队：“凡属本军防地，所有农工团体及农工协会等，亟应随时联络；倘遇围捕，对于农工团体及农工职员，尤宜格外注意切实保护，以副我政府扶助农工之至意。”（《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1日）

同日 海丰县各界开追悼大会，悼念被陈军屠杀之农民自卫军团长李劳工等53名死难烈士，到会民众约万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9日）

同日 中山县白鲤乡农民协会会员吴善标，被该乡大盗梁东纠率土豪枪杀毙命。为此中山县农民协会函请县公署、县分庭诣验缉凶究办。（《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3日）

12月21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汪精卫撰写的社论《我们应该怎样的努力》，提出：“所谓全民革命，一定要以大多数之农工民众为基础。”

12月22日 《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

复李福林电称：“皓电悉。仰仍飭属将假冒该军营长之何柱，严拿究办。”

同日 番禺县火村土豪钟豆、皮龙等再次率带凶徒多人拥入小坑乡，捉拿龚华登数人，诬称斩其风水树，勒令赔银600元，限第二日11时交款，否则实行焚村，并派出凶徒将该乡重重围困。该乡农民纷纷来省，往各机关请求处理。（《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5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中山县第八区月坑、盖山、南澳、虾山、铁山、小托、湓涌等乡，平素受土豪劣绅鱼肉，土匪与驻防军凌虐，农民每日无不在痛苦中过活，因此其需求解放之程度亦愈高涨，故为团结计，遂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已先后宣告成立。

12月23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15次会议，省农民部向会议报告11月份工作经过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6日）

12月24日 国民政府据民政厅长古应芬呈复，遵令派员查明农民协会原拟九江镇地方善后办法及核明议各缘由请示遵，批示如下：“呈悉。九江地方前次遭祸情形，至堪悯念。筹维善后，自属切要之图。应由民政厅督飭该县长厉行禁绝烟赌，以清本源。民团既经改组，董率有人，仍责成该县长认真考核，切勿任有庇匪及欺压平民情事。一面提倡农民自卫军，俾早成立，藉资捍御。仰即转飭遵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9号，1925年12月）

同日 广东省政府第61次省务会议，据东莞鮑沙乡农民莫连开等呈称：新委东莞护沙局长邓显谟率队来沙强封存谷，声称奉令投卖抵偿税捐。惟民等应纳税捐早经清缴，请迅令放谷撤兵，并将该局长撤差查办。农工厅长陈公博提议：查此案经本府令行财政厅核办具报在案，议令并案办理。会议议决照办。（《民

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宝安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通电,请政府即明令将宝安全县各乡区民团、乡团、乡巡联团一律解散,并取消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

同日 花县农民协会电请政府从速开筑花县公路。电称:“顷阅报载蒋军长电请政府速筑由省市至花县马路一则,敝会阅悉之余,殊深欣喜。盖敝邑交通素不便利,以致实业无从发展,文化又不开通。今得政府提前兴筑此路,不特敝邑之实业得以发展,文化得以开通,而敝邑之农业亦将随之而发达也。故敝会认为此路之兴筑,实刻不容缓,请我政府从速开筑,以便交通,以利农业之发展。”(《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5日)

同日 中山县小榄护沙分局长麦湘南,勾结九堂著匪林才、郭求等,并驻小榄防军约600余人,火轮1艘,攻入第三区高沙乡,放火焚烧700余家,并将童子30余名掳去,轰毙农民2名。(《犁头旬报》第1期)

12月2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129次会议,就农民部函送关于中山县被袁林各匪攻陷时之战事经过及善后计划书,决议交广东省财政厅参酌办理;广东省农民协会函请查办第五军新编营长何柱摧残农会案,决议复函何柱系冒充营长,已函第五军拿办;农民部请特别补助中山县中山乡农民协会开幕费200元案,决议照准。(《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日)

同日 五华县党部开第14次会议,东征军总政治部特派员宋青、魏国谟、古云章、刘志英及宣传员张任才列席。会议对鲤鱼江张某倡办家族自治会,希图破坏农民协会,阻碍革命进行案,决议用快邮代电呈报周主任,取消该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5日)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宝安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禁绝烟赌宣言,内称:“现奉广东省农民协会命令,务须实行禁绝烟

赌，本会更当遵行。兹大会一致议决，各乡区一律禁绝烟赌，务使千年不拔之毒祸扫除净尽。”

12月26日 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开第16次会议，复议第7次会议东莞代表郑鸿光提出撤消农村警察将该款拨充农民自卫军案，决议函广东省农民协会查复：（一）该乡有无农民自卫军之组织及名额若干；（二）该乡农村警察经费每年千余金之来源如何。省农民部提出：责令本省各级党部，切实调查各县区乡一切庙宇公款、公产，报告来部，经政府审查无误，即将该款指定为该地农村教育经费，同时函请省农民协会转令各级农民协会负担调查责任。会议决议通过，并由农民部制订调查表发给各级党部及省农会调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7日）

12月27日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中山县得能都区农民自卫军队长、张家边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吴兆元，被该乡劣绅贿使凶徒杀害。事后经由吴母孙氏及吴妻陈氏赴法庭诉冤，吁请缉凶究办。（《犁头旬报》第1期；《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12月28日 顺德县墟边乡农民协会开成立会，赴会者百余人，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朱植民演讲，阐明农民协会旨趣及农民应有之觉悟。（《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2日）

12月29日 中山县绩麻乡农民协会正委员长颜喜就路经横栏沙，被该乡劣绅梁社串同民团长麦关纠率团丁拦截轰毙，埋尸灭迹。为此中山县农民协会函请县公署、县分庭诣验缉凶究办。（《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3日）

公家与会牌

——四十年代云南呈贡县村落基层组织调查

胡庆钧

说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基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着以血缘共同体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这种以一家一姓为核心的宗族组织，相当长时期内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是，1945—1947年，笔者在云南呈贡县从事基层地方权力结构调查时却发现，在该县的河村与安村，由于包括不同的姓氏，不存在以村落为单位的宗族或家族组织，取而代之的是公家与会牌一类的基层组织。公家与会牌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规约，在河村和安村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注意和研究。今将当时的社会调查整理后发表，供社会史研究者参考。该文作于1948年。

在云南省呈贡县，无论是龙街乡的大河口村（以下简称河村），还是中卫乡的安江村（以下简称安村），^①由于居民分属不同的姓氏，不存在以村落为单位的统一宗族组织，因此出现了公家与会牌一类的基层组织。以安村来说，会牌原来只有牌，后来才发展成为会。所谓“会”，原本是个体家庭遇有婚丧喜庆，由参加者汇合在一起的集款组织，用以解决经济方面的急需。在1945—1947年我们调查期间，全村共分成十个会，这就是大村

^① 大河口村在滇池东侧呈贡城郊，安江村在滇池西南，现属晋宁县。

八会与小村二会。大村八会分别被称为土主庙、地藏寺、龙王寺、五谷寺、关圣宫、观音寺、大佛寺、清真寺。不言而喻，除清真寺为回族居民参与的组织之外，其余七会分别以佛教某个教派有关的名目命名。小村二会即大围、洪山为一会，大、小河尾与郎家尾为一会。根据清嘉庆八年（1803年）《经会牌公产》碑刻的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就有大村八寺的名目，表明八寺至少建立在这一时间以前。小村二会成立的年代则在同治、光绪年间。据调查，同治十年（1871年）已经有了郎家尾村，光绪十年（1884年）以后才有洪山村。表明小村还没有来得及像大村那样采用某派佛教或回教有关的名目，因而只得沿用本来的名称。

一、发展过程

在会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已建立会的组织由于人户增加，又进一步分牌。如大村八会中，土主庙、龙王寺、关圣宫各拥有七八十户，分别分为四牌。而户数远远超过上述数字的地藏寺分为三大牌，每一大牌下面又分为三小牌。自然，不是所有的会都有必要分牌，如大佛寺、五谷寺各只有三十余户，观音寺、清真寺各只有二十余户，都没有分牌。

由于各会的户数多少不一，它们所处的地位不是完全平等的。如1944年大公家召集的一次全村各会代表会议中，只有二十余户的清真寺会代表便有“只尽义务而没有多少权利”的感叹。

大村八会均有各自的集会活动期即会期。以被称为上半村的四会来说，除清真寺会自有其特点即每三年把斋一个月外，地藏寺的会期为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大佛寺为四月初八，土主庙为九月初三。而被称为下半村四会的会期是：观音寺为二月十九，龙王寺为三月十五，关圣宫为五月十三，五谷寺为五月二十六

日。至于清真寺的把斋，则是逢到斋月时，全会各户回族群众每日清晨三至四时吃早饭，夜晚七时吃晚饭，白天不吃饭。其间每日要到清真寺礼拜五次。把斋的意义在于追悼先人。

在这种情况下，安村的公家与会牌形成为以村落为单位的传统地方权力结构。这就是在会牌之上形成主管全村公众事务的大公家组织。按照这种权力结构的定制，在大公家的统属下设立两名乡约。即将大村上半村四会与下半村四会分成两组，每年两组各推出一名乡约，也就是各会每隔四年应推出一名乡约，小村二会不推。而分牌的会这项推选工作便落到牌上，不分牌的会落到会上，最后实际上按门户轮流。

乡约除主管全村一切事务外，还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上粮，亦即完粮纳税；二是伏役，包括修沟补路与差徭。所谓修沟补路，就是修建通往滇池号称海沟的沟渠时要征用民伏。办法是先期丈量出所修沟渠长度，然后按会分派所应承担段距，再在会内按户平均摊派。以后再发展为各户按产业多少分甲、乙、丙、丁四等摊派，丁等一伏等于甲等四伏，意即产业多者多派，产业少者少派。所谓差徭，就是遇有“大人”亦即政府官吏过境，要提供伏役为其服务。全村的两名乡约，一个留在地方招呼，一个常去呈贡县城打听，遇有差徭赶回村连夜派伏。据说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由云南省城的“抚台”即巡抚潘鼎新下令取消这项差徭，自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差徭的豁免或者革除。

乡约承担差徭需有各项支出。虽然大宗款项的支出乡约可按户摊派，小项开支便得另外想法贴补。除小村二会没有公产也不派充乡约外，在大村八会，一般分牌的会以牌上公产贴补，不分牌的会则以会上公产贴补。此外乡约还有杂项开支要另加津贴。按照规定，海宝山地面虽归私人所有，每年所产茅草却归公作为乡约津贴。外加每年给予二千小钱作为个人津贴，可用以购米四斗。

在传统的基层地方权力结构中，公家与会牌的组织并未完全定型，与安村在大公家下面分成会牌或会下无牌并在乡约下设有管事协助处理事务不同，河村就不是在大公家下面分成会牌，而是以大公家与小公家并立，分设有大管事与小管事，他们各自会同乡约履行着不同的职能。除大公家的大管事协助乡约处理全村事务外，在小公家下面，则分成头、二、三、四共四个会，并由小管事负责管理会上事务，会下不再分牌。此外，河村的会也不一定有固定的会址，如二会便没有会址，每遇开会便在本村茶馆举行。

二、公产

作为基层地方权力结构的安村，大村八会各自占有部分田地，作为自己的公产。其中，有的会公产较多，如最大的地藏寺与土主庙各有公产二百余工（每工约相当0.88市亩），最小的清真寺只有公产八十余工。这些公产有的包括会下分牌的部分，如土主庙就是这样。此外，大公家也有四百亩左右的公产。总计全村约共有八九百亩左右的公产。

公产最初主要来源于各路的冲积田，这是与位于滇池边缘、各河注入滇池入口处的逐渐淤积以及湖面日益缩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安村大佛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立下的一块石碑有如下的记载：

需广学立户绅士乡耆为请照勒石永远遵守事。

安江公田总记：安江呈贡县一隅，义学本有曾公祥设立于本村之大佛寺，……但□□四十余里，伏役来往，不无拮据，闾村捐款，制买淤泥河尾，报垦请照，分于九寺收息。前有不敷粮额，官为代纳者，请查明抵消之。随于梁王河尾之荒滩，请领二十亩，遵照官分，九寺赔补垦种。至于所征之田粮数，一柱分为

九柱，未免输纳不均。父老绅士公议：淤泥河尾，梁王河尾，所垦粮数，照每寺轮护之年，公共趸为完纳。学田一柱，仍归义学上纳。合勺收升之弊既除，俾食德者知有小利。

乾隆四十一年新正上浣

上面的记载，是借义学的创设，说明安村的淤泥河与梁王河都各有冲积田，淤泥河尾的冲积田未载明亩数，梁王河尾的荒滩亦即冲积田则载明二十亩。碑文中所说淤泥河尾，报垦请照，分于九寺收息；梁王河尾所垦粮数，照每寺轮护之年，公共趸为完纳，说明两地冲积田都已收为公产。至于碑文中所说的九寺，是在前述八寺之外加上玉皇阁，但是通常所指的大村八会不包括玉皇阁。

公产的次要来源在于私人的捐献。下面的碑文就记载了这样的事实：

安江村公田碑记

呈贡离城三十里许，有村名曰安江，始有吴姓者居之，又名大吴垄。元初隶呈贡千户所，及至元中置归化县，而吴垄附焉。至康熙圣主登极之七年，裁归化并于呈贡，而呈贡之差徭派及安江，自此始矣。且呈贡路当孔道，差徭分为十门，安江应归化北门差徭之事。……当盛明之时，人户殷盛。……雇请贫者，则负载担当。……头人之苛索，势所不免。有僧海润者，本村玉皇阁住持僧，为村人纪氏子，目睹其事，而极知其弊，心殊悯焉。于是谋及村中绅士耆老共议，春则醴其麦，冬则醴其稻，遇可采之时，出而巢之焉，易银生息，收而藏诸。如是者数岁，积□得白金五十两，置买公田一分，秋粮一斗五升，尽□公田。……每岁租粒，除纳粮条公□外，剩者作闾村差徭之费，可谓盛举矣。盖自此之后，村人之安居者，斯无骚扰之公差、科索之头人。……

呈贡县正堂加三级□□□撰文

所有田粮，并录于后：

一、阎村备价银五十两，置得曹扬田一分，秋粮一斗五升。

二、原有陈会安置办二斗田，辟淤出荒田壹分，村人培置，尽作门差公田。

三、公粮豆麦，积得银三十六两，借村人，按月行利二分收息，以应门差。

四、募化海宝山园林坟茔草木，得银十九两，已借村人，照前行利。

五、曹扬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施田一段，……永免门差，任其培植。

雍正八年立

上引碑文表明：玉皇阁住持僧纪氏子置得的曹扬田一分，秋粮一斗五升，加上陈会安置办的二斗田，辟淤出荒田壹分，这时都移作公田，以应门差之费。这就不只是前引碑文所载的冲积田作为公田，还加上了私人的捐献。

公产的第三项来源是绝户田的归公。按照父系继承的传统，田产称为祖业，只能由父系尊亲属按父死子继的原则给卑亲属。绝户就是在直系卑亲属中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有女无子者均是绝户。因为女儿要嫁给外姓，没有在本姓内继承父系田产的权利，传给女儿就意味着田归外姓，因而要受到族人的干涉。在安村大佛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立下的石碑记载了如下的事实：

绝户田壹分，坐落清水河边，秋粮三石二斗，无人顶应，因而分归各寺输纳，世代相沿。其田下水道，阎村士庶共为。壅冲沙滩渐出，于乾隆二十八年报垦田二十八亩……仍归本村九寺常住输纳。

这里记下的是一份绝户田归入各寺，实即收归全村大公家公产的事实。所说的这份田下水道范围内冲出的沙滩，表明滇池水位日益下降淤积地递增的事实，因而在乾隆二十八年得以报垦二

十八亩。

在安村城隍庙，另有一块光绪十年（1884年）立下的石碑记载了如下的事实：

邑始于元代，而庙盖于明初。自吴堃祈官设而庙斯有焉。曾与地藏寺以红山产业发生争执，后与九会绅耆踏勘立石。

施主王 施松山 一块 施田壹分七合 银陆两 田壹坵四升
壹坵一斗 海肥一百五十索 三两 一坵粮一升
六两 山一分 豆升四合 垦田一分 二亩五分
九升八合三勺 田一分九斗 田五分 山地一坵
五升八合

光绪十年立

这里记下的是另一份绝户产业归入会牌的事实。所说的施主王即绝嗣户，归牌亦即归入城隍庙会的某牌。这里列举了归牌产业的若干项目。它与前面一份绝户田归入大公家不同。至于为什么归牌，上述碑文提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绝户亲属之人来争立嗣，小公家无力压住，遂将此产归入大公家。但这份绝户产业归牌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城隍庙也不在大村八会的范围。

除冲积田、捐献田与绝户田之外，公产还有其他的来源。按照嘉庆八年（1803年）的碑记，安村还有如下项目的公产，这就是前面曾经提及的经会牌公产：

乾隆五十九年阎村士庶重集款，公产列后：

一、经会田三工。

二、原有秧田一分。

三、买得李姓田。

四、捌寺每寺借过会内钱三十千文，每寺每年纳租米三斗。

五、社长田壹坵，计五工，又壹坵二工半。此二柱田原系贴补社长，日后社长复兴，仍旧归还。

六、魏家沟塘壹个，归入经。

所有捐积功德钱文，赎回阎村公田一坵，价三十九两；又赎回一坵，价七两五钱。

嘉庆八年 岁任癸亥正月立

上引碑文，表明清嘉庆年间安村公产有不同的名目。其中经会田、原有秧田、社长田以及赎回阎村公田，应包括本村原来几种不同来源的公产。另外还有买得李姓田以及归入经的魏家沟塘，当系原有私产新归入公的部分。表明直到嘉庆年间，公产仍有进一步的扩大。

虽然嘉庆年间的碑文列举了安村这样一些公产，到了清朝末年与民国初年，公家与会牌的公产却处在日益支绌的局面，只得依靠典当或出卖公田予以解决。如1946年修建学校需资，计无所出，大公家只得典当田地一部分。各会因为开支增加，四十年代以来都在卖田。在拥有公产的大村八会中，卖得最多的是五谷寺与龙王寺。即使卖得最少的土主庙，也卖掉了十多工田地。

尽管清末民初以来公产不断出卖，新入会者的捐献却使公产不断有所补充。凡属新从外村迁入本村的人，如不加入某个会牌，大家不会认他是本村人，并且加入某个会牌后就不能更换。那些新入会牌的人，照例先要捐献田地给公家，即一般每户捐献七工田地。有关事宜应与准备加入某个会牌的负责人商议，具体问题可以讨价还价。由于会牌组织并非严密，有的地方新迁入户为了逃避责任，也可以不加入。如河村有个龚铁匠一户便是如此。

三、职能

拥有公产的大公家与会牌履行着一定的职能。这就是对当地群众来说，要承办教育、水利建设及一切所谓“地方自治”事项；对上级政府来说，则要承办田赋、兵役等一类负担。这种职能主要通过乡约所承担的任务予以体现。乡约之外设有管事。当

时的乡约会同管事主办一切。对当地群众来说，教育以及水利建设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据 1945 年制订的《呈贡县安江镇水利生产合作社业务计划书》所述：位于“东有梁王山”的安村，“根据本村下层螺丝壳之研究，若干年前仍属海底，乃逐渐淤积而成之。其层厚亦不过三数尺，极易漏水，又乏堰塘设置。平时既不能加以蓄水，预防万一。一旦天久不雨，万亩田地，则无法耕种”。在这种情况下，民国二年（1913 年），本村缙绅秦梓繁，就发起筹组“水龙公司”，拟以招股的方式购置抽水机，从滇池抽水灌溉本村田地。后来感到“以公司组织办理地方水利，性质不合，难期进展”，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被称为“陈处长”的陈吉庭“退休返梓”，会同有关方面，于三十年（1941 年）将水龙公司改组为水利生产合作社，并按照计划，于原有两部抽水机之外，再添置七十五匹马力及三十五匹马力抽水机各一部，“前者装置于机房，后者则轮流转水，提高水位，如此则业务区域内不感乏水之虞”。

此外，在业务计划书内列举了堰塘、分水沟、闸坝涵洞之建筑，森林之培置，技术人员之培养诸项。

安村重视教育已有相当长时期的历史，前述清乾隆四十一年所立之碑刻，就有本村绅士乡耆为“广学立户”请照勒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在本村绅士秦梓繁主持下开办高小与初小两级学校，至 1947 年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上述水利生产合作社的业务计划书，也列出合作教育之推进一项，内称拟于五个年度农闲之期，分别举办讲习会各一期，每天二小时，以一个月为度；同时拟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举办小学一所，暂收学生五十名，三十七年再收十名。虽当时尚在筹办之中，可以概见教育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然而本村农民，至少须有三十亩田地以上的产业，别无嗜好，才有可能送子弟一名继小学毕业后去昆明上中学。至于衣食不周的贫苦农民，教育只是难以充饥的

画饼。

在公家与会牌履行的职能中，对上级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首先是承办田赋亦即向人民征派钱粮，这是公家与会牌最沉重的负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征收县级公粮，安村所在的中卫乡就须缴付谷子五百石，按时价约合三百万元。当时谷未收齐，到四个月上交时，竟须付出七百四十万元即外加四百四十万元的利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二月，为请求政府减免钱粮一项，由安村领头绅士陈吉庭出面招待前往省城昆明请愿的县绅十余人及省田赋处有关人士，向昆明某金铺借现款一百三十五万元，拖欠至当年十一月归还时，本息即达三百万元之多。

在对上级政府承办的负担中，最受群众怨恨的是兵役的征派，由此激发的矛盾也最尖锐。以龙街乡河村的腰湾、黄家庄、山尾巴三小村为例，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腰湾、山尾巴各已出丁二十名，黄家庄则仅出七名，因此发生争执，议定抽签解决。结果黄家庄中签，理应出丁。然而该村代表人李某因曾任乡长，家资富有，买通关系，以老弱加以搪塞，未能合格，时腰湾村民杨小村当场揭露，说李某的儿子、侄子均合格，理应服兵役，遭李怨恨，竟而暗中约人开会，阴谋将杨弄死。

安村于1915年成立了乡规会，由本村绅士秦梓繁、秦凤池、张大池与水利生产合作社一道发起，目的为调解地方一切是非口角。遇有典当田产，均须加盖乡规会会章，否则无效。而由乡规会分别按所得百分之零点五与百分之一收费，以用作地方公益事项。这就缓解了乡约与管事在这方面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期内维持着较好的村风。加之会有公产，每年除粮草派款外，如有剩余，就用来贴补会众，保持着敬重长辈，瓜熟送瓜、果熟送果的传统。及至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随着云南的日趋开放，村风也有重大的改变，有事送礼、无事不管的风气也日益流行。

四、绅士的权力

在考察呈贡基层地方权力结构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考察隐藏在公职人员即乡约、管事之后的权力，这就是绅士的权力。过去凡地方一切征粮、派款、伏役都不会找到他们头上，而地方一切权力却由他们掌握。比如安村绅士陈处长，就是这样一个在当地很有势力的人物。

陈处长曾经在滇军队里担任过上校军需处长，他的社会关系较广。如安村兴办水利时曾通过陈处长向县合作社毕经理贷款，后来又由陈致函请求缓期偿还，极大地缓解了安村在经济上筹措的困难。又如陈处长和当时呈贡县的县长倪之桢也有往来，为了杜绝安村三百余人抽大烟每月九百余万元的耗费，陈曾致函倪县长请予严禁，但格于当时社会恶势力的滋长，县长束手无策。尽管禁烟一事未成功，陈却因此使自己获得了公正的名声。

安村一切大小公事都须取决于陈，这充分体现了陈卸任回乡作绅士后的活动能量。陈曾对笔者自陈本村之人好赌，他在闻到风声后，亲自出面抓赌，1945—1947年笔者来村调查期间已予以禁绝。

在安村，从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声势最为显赫的绅士还是马军门父子。父亲马军门本名忠，字培芝，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有兄弟三人，本人居长。当时家境匮乏，全家只有十二工田地。马忠本人自幼未读过多少书，至三十多岁时，曾参加当地哥老会，为太岁。马忠有六个儿子。长子幼年早逝，次子马柱后来成为二军门。

1856年，杜文秀率众在蒙化起义后，活跃于云南西部，攻克大理，旗帜尚白，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号令。马忠所在的呈贡虽地属东部，也深受杜文秀影响。马忠本人于同治元年（1862年）左右到海口，召集了一些回民，与马如龙（原名马宪）一道打着

白旗，成为杜文秀部，并与马榕联合，杀了被称为“老爷爷”的回族教主。当时“老爷爷”被汉人请去保省城，马忠曾隶于其下，随同前往。时值形势的发展不利于起义军，马忠阴谋背叛，指使他的第二子马柱伺机进入“老爷爷”卧室，（当时此人正睡在床上，呼之不应）马柱拔出床边利刃直刺其胸腹，老爷爷立时气绝。衙内大乱，马柱趁机逃出，将砍得的头颅送至清军邀功。及至杜文秀于同治六年（1867年）率众围攻昆明，马忠已与马如龙联合，改打黄旗，向清军投降，到代理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麾下，成为参将，与杜部展开战斗。当杜文秀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失败，在大理被杀后，马忠以参与平回有功，被授予鹤丽镇总兵。

光绪年间，马忠又到洱镇办了傣族刀土司的案子。当时刀土司辖有云南南部思茅、普洱等地，号称九江王。当土司去世时，其弟陆顺篡夺乃兄本应传与其子的职位。马忠及时将陆顺诱杀，稳定了当地的局势。

在安村人的传说中，马军门的权势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上：第一是少报钱粮。光绪十二年（1886年），地方举办田地清丈。当上级政府派来的清丈员到达安村时，马军门传出话说：“你们要好好的丈量，否则我要扎了你们的猪脚！”清丈员害怕了，清丈工作做得很马虎。比如本为三亩田只报作二亩，本为上熟田，报作新垦田（按：当时规定新垦田无粮）。从光绪十二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再次清丈前，安村田粮只有八十多石谷子。外村如中卫乡广济村，亩数只有安村的一半，却需缴纳九十多石谷子。1932年再次清丈得到纠正之后，广济村的田粮只有安村的一半。第二是修建玉皇阁。在云南回民起义期间，安村玉皇阁于咸丰七年（1857年）被毁，迄未修复。到了马军门声势鼎盛的时候，他命人到晋宁地界的淤泥河西岸砍下柏树数百株，由当地自行送来，分文未付；而玉皇阁旁侧小阁所用的白果

树材，则系自玉溪强夺来的旧料，只稍加油漆。可是同治十二年（1874年）玉皇阁修复后，其旁新立下一块石碑，公然载明马忠父子在重修玉皇阁中曾经捐助了二千四百两银子，实际只是他曾经命人强伐了晋宁地界的数百株柏树并夺取了别人的白果树料。

马军门还从多方面显示自己的权势和富有。每年阴历正月十六，他命人在村里扎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花灯，并将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公开陈列，任人参观；凡前往其家者，都以松子、糖果招待。他作为回族，憎恶养猪人。某次有人赶猪从他的面前经过，他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养猪人杀了，被杀者之家也不敢声张。

尽管马军门如此作威作福，子女却多不肖，爱抽大烟。他们任意挥霍，把家产卖光，到了1946年，其后人已完全破产。

附：呈贡县安江镇水利生产合作社业务计划书

（民国三十五至三十九年）

（一）绪言

本村形势之恶劣，于第一次五年计划中，已经分别详述。根据本村下层螺丝壳之研究，若干年前仍属海底，乃逐渐淤积而成之。其层原亦不过三数尺，极易漏水，又乏堰塘设置。平时既不能加以蓄水，预防万一。一旦天久不雨，万亩田地，则无法耕种。东有梁王山、有梁王河过本境。因河流狭小，不足以导其水源。每遇山洪暴发，全村极时竟成泽国，如同秋风落叶，一扫尽。为害于本村者，莫如以上述两者为尤甚。民二缙绅秦公梓繁有见及此，特发起筹组水龙公司，藉资灌溉。赵兰浦、秦凤池诸先生负责经营，多年辛苦，终以技术不曾得人，几致失败。民国九年，陈吉庭、余明、张道生诸人商请秦公梓繁同意，另聘工程师招增新股，重事修改。民十一年始沾水利之效。但以公司组织办理地方水利性质不合，难期进展，江河日下，几于破产。民二

十七年，陈吉庭先生退休返梓，睹此惨状，如不改进，难望奏功。乃于三十年商同前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呈贡实验区，将水龙公司改组为本社。并得省库杨经理之协助，与各同仁惨淡经营，始有今日之基础也。本社自成立以来，迄今已届五年。对于一切设施，已粗具规模。因数年来遭受物价波动，预计应举办事业，如纺织厂、子弟学校、医药卫生等等，均不能如愿实施。兹就实际情形，以及今后工作推进顺利效率起见，再拟定五年计划（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而为事业之目标。

（二）业务区域之扩充

本社原定业务区域，为安江、古城、腰湾三村、大围、郎家尾。第一、二年因采办海口煤炭，其质过劣，每开水三五小时即需停止，排除煤渣。不惟浪费时间，其水量亦微。虽有两部机器同时并用，然对原定灌溉区域内水量供给，不无遗憾之处。该两年仅灌溉四千工亩。最后二年鉴于往年复辙，数度研究，改用木柴，结果成效最大，不但水量充足，日夜可开，无须停顿。故该两年灌溉田亩，较第一、二两年几增加二分之一。

本社为今受益社员之要求，业务区域势必加以扩充，兹就实际情形将进度表列于后。

灌溉区域五年进度表

旧有数	35 年度			36 年度			37 年度			38 年度			39 年度			备考
4100	增加数	地点	合计	增加数	地点	合计	增加数	地点	合计	增加数	地点	合计	增加数	地点	合计	以亩计算
	200	仓后首	4300	600	孙家嘴	4900	400	大围	5300	1000	孙家嘴	6300	1000	三家村	7300	每亩二工

（三）抽水机之添置

原有两部抽水机，照第四年之使用，已发挥其最大效能。如

业务区域再加扩充，非另添置不可。以所拟灌溉亩数，再添置七十五匹马力及三十五匹马力各一部，提高水位，如此则全业务区域内不感乏水之虞也。

(四) 堰塘之修筑

业务区域内，需水之期，大致不相上下，仅靠机器，日夜源源供给，实有顾此失彼之势。不惟对受益田亩，不能预计给水；且于收获上，影响亦大。如利用蓄水池，事先储蓄水量，以便各处需水时，同时加以开放，不但纠纷可望免除，灌溉田亩亦大为增加也。截至去年止，所完成之堰塘，大小已达九处，分布于大围山、后首、腰湾官田、仓后者。其容量可供给三千余亩面积之灌溉。今业务区域，既已扩大，其蓄水池自必随之添设：拟于第一年建筑一个于九路田，第二年建筑一个于孙家嘴，第三年建筑一个于南冲河之东北岸，第四年建筑一个于郎家尾，第五年建筑一个于大围堰塘。五个又可供三千余亩之灌溉。

(五) 分水沟之建筑

分水沟已筑上下两道，依其地形已环绕各处。今后为便利灌溉计，应添分水沟。扩充业务区域内，沟道基础毫无，势必重新建筑，故其工程较大。兹就实际情况开列于后：

建筑新旧沟道进度表

年份 区域	35 年	36 年	37 年	38 年	39 年
旧有区域	15 丈	15 丈	20 丈	20 丈	25 丈
扩充区域	150 丈	150 丈	250 丈	350 丈	400 丈

(六) 闸坝涵洞之建筑

旧有分水沟之闸坝与涵洞，因本社应举事项过繁，均未能

如预期办理。仅建筑者有闸坝三十座（大闸两座、中、小闸二十八座）、涵洞二十五座。在此五年计划中，因旧有分水沟之延长，扩充业务区域，新沟道应筑闸坝与涵洞不下数十起。兹就各沟道所需拟定进度表列于后：

建筑闸坝涵洞进度表

年份 区域	35 年		36 年		37 年		38 年		39 年	
	闸坝	涵洞	闸坝	涵洞	闸坝	涵洞	闸坝	涵洞	闸坝	涵洞
旧分区域	4	2	3	4	5	2	1	3	2	4
拟定区域	5	3	5	4	6	7	9	5	1	4

（七）森林之培植

查本社附近虽产煤炭，其质甚劣，不堪应用。因可利用海口电力，然距离较远，又隔水面，其设备之巨，自非本社力量所能举力。根据最近两年来利用木柴，结果效力甚大，不过每年消耗数量在一百四五十万斤，以附近所有燃料木柴，亦不过仅供数年之需。今后为永久计，培植树木，实为稳固本社重要工作之一。预计每年种树尤加利一万株，五年后则五万株，每株以二百斤计，每年耗一百四五十万斤燃料，亦不过六七千株，足够应用。如此一面种植，一面砍伐，五年后则不感燃料缺乏之憾矣！

（八）技术人员之培养

本社开水期间仅两月，因属短期性质，故对于技师之聘请，最属不易。为奠定永久基础，于民国三十一年选定社员子弟陈建明、王思礼，保送中央机械厂训练，今已期满归来。该两员尚欠纯熟，本期开水后，再送他厂深造。关于技工方面之训练，本社亦未疏忽，均采用分别方式，加以指导，俾成熟手。并随时选送社员优秀子弟，继续保送学习，俾免聘用技术人员之困难也。

(九) 合作教育之推进

为灌输社员合作常识,及社员子弟读书起见,拟于五个年度农暇之期,呈请主管机关,派员协助,分别举办讲习会各一期。每天二小时,以一个月为度。由校方发给纸张笔墨及讲义。目的则使一般社员提高读书情绪,灌输一般智识,而免闲荡无事,流入歧途。关于社员子弟方面,本社早有计划,成立子弟学校一所,以供一般贫穷子弟社员有读书机会。终因局势关系,迟至于今,尚未实现。今战事已告结束,正属百业待兴之期,本社拟于三十六年举办小学一所,暂收学生五十名,三十七年再收五十名。以后三个年度,再尽量设法扩充校舍与设备,俾能使所有社员子弟,均有求学机会。在校毕业后,如成绩最佳,因家庭无力深造者,拟由本社酌给津贴,并全数供给,但其人数不得超过二十名。

(十) 社员之福利

就目前情形,对于社员福利而应举办者,有两点不可迟缓:一是环境卫生及医药,二是利用农暇使其增加生产。前者本省数年来已在办理中,可惜限于人力财力,不够充实。今后对于环境卫生应先加注意,一切病痛莫不由此起。而年分四期(三月一期),务期最后一月举办清洁比赛(其办法另订之)。另外由社聘请技师一人,常川驻此,办理医务。后者本社已曾顾及,终未实现。查本社社员每逢冬暇之季,大多无所事事。本社拟采用家庭生产小手工业方式,购买棉纱及织机。每户可领一部,或二户合领一部均可(视人事多寡而定)。五日来社领纱缴布各一次。收集布后,由社方统筹运往省城或附近街场出售。所得利益,除提出少数作教育参观外,余皆按各社员织布多寡而分配。本年内可实现。容交通便利后,再设法向外购买小型机器,择定地点集中生产,使其达到可为附设工厂之目的。

孙中山先生佚文 ——《大光报》年刊题词 刘蜀永 整理

编者按：这是一篇新发现的孙中山先生佚文，原载1920年出版的《香港大光报庚申增刊》，现整理标点后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大光报》发行年刊，征词于余。《大光报》之立，至今八年。持正义以抗强权，于东方诸报中，能久而不渝者，惟此而已。故余乐为之词。

光明之为人类所爱也，实为有生具来之本能之发动，不假教导而能者也。推其所肇，盖人类由动物之有知识能互助者，进化而成。当其蒙昧，力不如狮虎牛马，走不如犬兔，潜不如鱼介，飞不如诸禽，而犹能自保者：能互助，故能和弱以御强；有知识，故能趋利而避害也。夫趋避之事，以能知为前提。而动物之所恃以知者，第一为光明。惟有光明故，于猛兽之来袭，可以力御之，可以智避之；于自然之现象，孰可利用，孰能为阻碍，可得试验而知也。惟有光明故，人与人可以相识相亲，而后互相之实可举也。故光明者，知识之源泉，互助行为之先决条件也。故有知识能互助之人类，习与性成，遂对光明而生爱恋，对于黑暗而怀恐怖，遗传浸久，遂不知其然而然。孩童初生，未有利害之见，未知合群之义，亦乐光明而恶黑暗。而不知利用此光明，以得知识、行互助，则其人虽年长体硕，自其能力观之，无异始生之孩。以视原人之能由光明，以渐得知识，组成社会者，抑又不

及矣。光明固供给人之知识者也，而人若摈知识不求，则光明等于虚设。夫今日之为人类利害者，固非一事，绝不如原人时代之简单，而其须为研究始可应付者正同。故今日之人类，不但需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惟此种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趋向。而凡旧社会之迷忘偏执，一一须以此光明照临破除之。障碍既除，然后此所谓互助者可得实现。盖光明者，不外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一具。苟有其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惊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尤重。苟其挟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之义，而祸害将由之以胎。大光之名，余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因书此遗之。

中华民国九年（1920）一月 孙 文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97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近代史資料

近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

JINDAI SHI
ZILIAO

(京)新登字 030 号

260/4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97 号/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8

ISBN 7-5004-2548-1

I. 近… II. 近… III. 近代史-史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666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8.00 元